

# The Steed



南京圖書館藏

# 平民生計

平民生計之說尙矣今政府有平民生計會之設以爲之

倡雖然欲謀平民生計必先使一般人民有所儲蓄尤須人人選擇儲蓄

之法人壽保險者平民生計之要圖也節省些須所儲蓄者厚月計不

足歲計有餘養身養家固有依賴一遇意外且獲賠償則投保

壽險與生計之關係可以見矣人壽保險公司之最有信用

最能通融者厥惟金星公司總局設上海四川路一百廿七號及香港比

六號

血為人身至寶血足則身強力  
 健以血補血為至要自來血為近  
 不補血強身之聖藥七日可見  
 世碑載道功効神速七日可見  
 口患心虧血虛神疲精衰胃呆  
 凡弱筋痿骨痛手足無力腦髓  
 脾弱者幸勿交臂失之



每小瓶 一元二角  
 每大瓶 二元

# 良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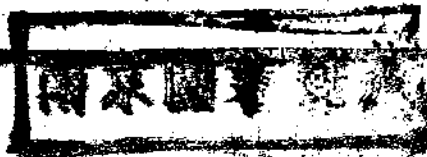
主治

四時感冒 中暑傷寒 胸膈痞悶 鬱結痞頓 宿酒不醒 口臭牙痛 積食不化 大便閉結 心神煩亂 頭暈目眩 舟車暈浪 霍亂吐瀉 赤白痢疾 肚腹絞痛 子午吊脚 時痧惡疫

價目  
 最小包五分  
 中包一角  
 小包二角  
 大包六角

▲各省各埠分店經售  
 ▲郵批往來原班回件

●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發行●



# 海甯醫院

本院在虹口海甯路二百九十八號  
分院在法界霞飛路二百四十二號  
本院電話北二九零八  
分院電話四九三五

陳謨君及其令弟虞光君前留學日本帝國醫科大學畢業後再事研究有年歸國來歷任軍醫要職現設海甯醫院於滬之海甯路求治者莫不立奏奇功嗣復增分院於法界霞飛路以便留醫僕等求診均獲安痊感激之餘用為介紹

岑春煊

唐紹儀

孫洪伊

景定成

譚人鳳

同啓

溫宗堯

王寵惠

陳燭明

夏之時

汪彭年

附醫例

門診

初診一元  
覆診免費

出診

初次六元  
覆診減半

住院

一等三元  
特等五元  
二等二元

時間

本院下午  
分院上午  
科

目

內科外科產科婦科小兒科眼科花柳病科

德國六零六

及血清

等注射

按照原價  
收費受戒

烟另有簡章

顯微鏡化學等檢查其術費應難易而收受本院特聘各國專門人員應用最新器械最新藥品病室寬潔看護周到本院置備汽車出診異常迅速

院長陳謨

醫長陳虞光醫生

黃郁敦王沃性醫生中村梅子助手石原市一陳炳林產科婦長何所求一司藥長莫性

芸看護婦長坂田村子



# 售報 價目

本國及日本境內○全年九元○半年五元○三個月三元○其餘外國各埠○全年十六元○半年九元○以上均照大洋計算郵費在內匯款匯費由定報人自付郵票以一二分爲限概須先惠

本館設上海法界三洋涇橋四十三號

振替貯金口座番號福岡八一六二一

# 中華新報

CHONG HUA SIN PAO

電報簡碼〇〇二二

電話號碼四六一二

# 廣告 刊例

長行三行起碼第一日每行大洋四角第二日至第七日每行大洋二角五分第八日以後每行大洋二角新聞中縫加半封面加倍兩行起碼 短行五十字起碼第一日每字大洋五厘第二日至第七日每字大洋四釐第八日以後每字大洋二釐五毫多則以十字遞加



親善云何

沈泊塵畫



戊午雜誌第一期第二號目錄

調和與國會.....黃花

國民政治與武人.....雪聰

近代政治之民主的傾向.....惠公

煤與鐵之支配力.....麟生

鐵與鋼製鍊之大要.....華楮

民主國首領之模範.....邵鎡

英法聯軍理想之錯誤.....德彰

俄國新政府首領屈祿子吉之小史.....邵鎡

赫德君之俄國革命觀.....錫禾

第一義諦上編 續一號.....石士

原羣 續一號.....建閔

安福國會選舉現形記.....樂天

中國磁業復興記.....德彰

目 錄

二

俄國探險記 續一號

夏生

籬厂撫談

賓祺

新唐詩

明父

貧民語

老談

## 調和與國會

黃 花

護法軍興以來。調和之議。即隨之而起。為時將一載。北方主戰之聲。乃愈唱愈高。雖靈巧之政客。出其如簧之舌。鑑別各方心理。動以利害。牽此合彼。屈彼就此。以促進和平。卒無成效。權謀術士。多以為梗阻在舊國會。於是倡法律折衷說。以期除此調和之障礙。而圖雙方之溝通。其說為何。即彼此相割相讓。另以舊法召集新國會是也。愚初聞此說。頗疑為滑稽之談。以法律折衷。僅適用於立法。非適用於行法。當法未定時。國人如持有不同之意見。各是之。理論立法者。冀滿國人互異之希望。折衷相歧之意。以制法律。名曰法律折衷。此吾之所聞也。若法律既定。行法者。惟依法施行。除法律規定。與行法者。以伸縮權。外。行法之人。實毫無折衷之餘地。蓋折衷之義。係從有對待的言。若法則絕對的折衷。何自耶。今以非法與法。為對待。取而折衷。豈非滑稽之甚乎。頃梁君家義著時局解決問題一文。主張此說。其言曰。『西南派宜犧牲恢復舊國會之主張。雖按約法嚴格之解釋。大總統權限。採列舉主義。無解散國會之權。則當約法施行時期。國會不能解散。然中央政府既取責任內閣之制度。則苟遇內閣與國會政見衝突之時。非內閣辭職。即解散國會。以訴於再選之國會。而見國民之真意。此等慣例。不可不遵也。故西南責國會解散之後。而不依法再選可也。責國會不當解散不可也。』

此洋派宜取消參議院代行國會職權。或依參議院修改之國會組織法。召集新國會之主張。國會組織

(一)見北京出版微言雜誌第一集

調和與國會

法非不可修改。然必由法定機關。不能任造一機關而修改之。故北洋派主張修改國會組織法可也。任意選派參議員以修改之不可也。欲以參議院修改之國會組織法以召集新國會。或逕欲以參議院代行國會職權尤不可也。

雙方退讓而依舊國會組織法召集新國會。未經法定機關修改以前。不能發生他式之國會。凡屬法律問題。不能絲毫出入。法律而可任意出入。則國基動搖而禍無已時矣。『愚閱梁君之文。愚決不敢存菲薄之心。謂梁君曲學呵世。以梁君處於北京積威之下。言論或不自由也。但此種主張。不啻以紫奪朱。以莠亂苗。愚爲國家前途危險計。不得不假梁君之言辭而闢之。』

梁君固知約法無解散國會之條文。當約法施行之期。不能解散國會。又知法律問題。不能絲毫出入。萬難於法律上爲解散國會者。曲予解釋。乃引責任內閣制之慣例。以自圓其說。愚姑不深究梁君所指之慣例。成於何國。彼國是否有成文憲法。此種慣例。是否由甲國可移於乙國。卽云有成文憲法之國家。可於憲法之外。採用他國慣例。亦必其制度相等。試問梁君我國果爲責任內閣制乎。所謂責任內閣制者。必具二種要件。一、內閣由國會多數黨組織。二、國會能行使不信用投票。以明內閣之責任。我國所謂責任內閣者。不過一名辭耳。事實上無非予武斷總理。假以爲總攬國家大權之憑藉。內閣既非由國會多數黨組織。又不對國會負責。更無所爲不信用投票。立法行政兩兩對峙。與今之立憲國家所行之責任內閣制。絕不相似。更何慣例之可言。歟。白芝浩英之大政治家也。其擅發內閣制之義。最爲精詳。彼不有



云乎。『立法部不任組織內閣之勞。決不爲解散說所動。』（一）以行政部決不能有解散立法之權。內閣制之可以解散國會者。以內閣爲國會所組織。卽爲國會一委員會。委員會與大會政見不協時。以解散之法。訴諸國民。乃不啻國會本身所有之權也。况梁君所謂慣例。亦惟僅見於君主國家。若共和國。除憲法上有特別規定外。決無大總統有自由解散國會之慣例。愚且爲梁君讓一步。言凡爲責任內閣制之國家。無論爲君主爲民主。皆可不根據憲法行解散國會之慣例。中國既名爲責任內閣制。不問其實質上如何。卽可依他國之慣例。解散國會。然亦必須內閣與國會衝突兩不相下。大總統不改組內閣。而解散國會。梁君曾聞內閣與國會衝突。內閣既倒。可由武人擁戴。既倒之總理出而強迫總統解散國會之慣例。否耶。愚言至此。愚亦不欲爲梁君再進駁議矣。然愚對於今之顛倒沉迷於武人肘腋之下。不能自有主張。日以逢惡媚權爲旨。強作似是而非之法律談。以謀調和南北者。尙不得不加以警告。政治尙調和。此吾人所公認者。今日國內紛爭無已。調和尤爲必要。然調和之義。乃去雙方之非。而折衷一是。所以明曲直伸公道也。岑西林最近之宣言有云。『相忍爲國。亦自有其限度。限度者。何民意與公理是也。越此度而悍然蔑視者。謂之殘暴。不及此度而僅想望和平者。亦非中庸。』實具有至理。章君行嚴前著調和立國論。精深透拔。亦有言曰。『調和者。實際家之言也。首忌有牢不可破之原則。先入以爲之主。』又曰。『調和云者。貴有公心。尤貴有遠識。』今奔走調和之輩。使果屈于北洋武力。挾一犧牲舊國會之

（一）見章譯白芝浩 Walter Bagelhot 內閣論

成心以謀南北息爭。是公心既無。遠識尤缺。卽西林之所謂殘暴是也。是種調和。必難獲效。何也。南方之興師動衆。國人不以爲叛逆。而目爲義軍者。以其擁有極鮮明之獲法旗幟也。假使并此而不爭。則南方卽陷于叛逆矣。明達如陸唐諸公安肯靦然承認。設曰南北之爭。皆爲私人權利。果能將私人權利分配均勻。再以舊法召集新國會爲條件。其調和必可告成。愚恐此類調和。不啻庸醫治瘍。急治外表。引毒內入。久而毒深。潰及全體。無可救藥矣。

夫一國之治亂興衰。其來也必有主因。不求其主因。專自現狀上敷衍牽就。以求治。未有不愈。治而愈亂者。民國七年來。變亂疊出。其所以致亂之由。雖極複雜。推其主因。不外失去國家之信仰中心也。蓋以簡人之情感利害。各隨其境遇爲變遷。欲結此慾望不同之分子。而成立國家。且須使之各各相安。無形中非有一強有力之物。維繫於其間。卽如世界最小之共和國賽麻令哪 *Samaritanos*。面積不滿三十方哩。人口不滿八千。亦未有不立時迸裂者。所謂強有力之物。爲何卽信仰中心。是古昔神權時代。信仰中心歸之於神。帝王與宗教家皆藉神以立信仰。而制服羣衆。漢劉明朱輩起於草莽。能以統治全國者。以人民視爲天之子也。蒙古活佛西藏喇嘛。御民如奴隸。無敢背叛者。以人民視爲神也。基督之興。一匠人耳。忽變而爲萬能上帝。歐西二千年來之文明。多假其名。以成立天方之興。不過部落數族。一但起自沙漠。乃舉希臘羅馬舊有之版圖。而占領之。以建偉大之帝國。於其上。皆藉神之信仰力也。近世文明進步。神權衰。退神之信仰力弱。君主專制國家。因而不能存在。以人民之信仰變遷也。然繼神而立。有信仰者。爲何厥

爲法此種治國要道非僅昌明於近世歐洲學子當我之戰國時代周失信仰諸侯各憑其武力以自立強侵弱衆暴寡紛爭不已韓非輩洞明當時情狀知非伸法無以範圍羣衆而謀統一於是力以法治遊說於秦其言曰「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強者國強奉法弱者國弱」又曰「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兵強而敵弱」(一)秦用之卒獲統一之效辛亥革命國民趁世界之潮流努力鏟除舊之信仰因以推翻帝制翹造共和然當新舊信仰變遷之際人民思想浮動國家最易陷于紛亂而我國南京政府制定約法召集國會暨起此法信後國家隨即統一在表面觀之頗覺我國人民可以媲美合衆早含有一種法之信仰心故破壞建設之間并不經若干紛擾之階級抑知我國共和成立之主因與北美合衆國迥異美之人民具有法之信仰者以盎格魯民族生于英之政治之下已養成法之觀念加以各州未獨立以前本持法爲信仰中心併州爲國除脫離英國外毫無信仰上之變遷故憲法告成守之惟謹從無越軌之舉即南北戰爭南被征服于北而戰爭之後南方一切權利自由仍尊重如前絕無不平等之處以其法之信仰心深而且固也若我國共和成立之速由於民爲邦本之說早入人心一經革命家之提示自然全國響應加以袁世凱從而巧弄其權謀故瓦解之清國不數月即成統一之共和至所謂法之信仰實未曾深入人心也蓋凡一種信仰力發生必經若干時期之培養扶持逐漸開展逐漸鞏固及其根基既立則雖有移山倒海之力亦不能輕易動搖決非如電力然

(一)見韓非有度篇

秒忽之間可以彌滿太空秒忽之間即可消滅迨盡假使項城能鑒及此於國家建立以後尊重約法竭力護持此方萌芽之信仰則人民經三五年之陶冶無形中刻印此法信於腦筋則我國之信仰中心立定早免除數年來之紛擾乃袁氏不能保之育之并從而摧殘之袁固蔽于私慾欲假人民汰除未盡之舊信仰以帝制自爲也故其郊天祀孔力謀喚起國民神權上之觀念孰知既失之舊信仰無以再吸收已去之人心袁之自敗理所必然而民國所恃以維繫羣衆之具因其此一念之差亦卽爲之掃蕩無遺矣黃陂繼任恢復約法國民信法心賴以振作果能從此保持不墮則政入常軌國家何難日進昇平段氏惑于宵小復藉武力推倒國會破壞約法從此國人如脫羈之馬任意奔放爲慾是趨年餘來一般武人獸性勃發舉凡人類所不可缺之具如道德廉恥等同時隕滅使長此以往不但無以立國卽社會秩序亦無以維持今賴南方之爭藉挽狂瀾於萬一使調和者將此立國要素一概沒殺卽使南北解兵試問此後將恃何物以統治全國之民昔法國自一千七百八十九年革命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止變亂達八十餘年其國體政體迭爲變更者十一次主因所在卽由其自初次革命後不能依法律手續逐漸改進動以武力強迫致使國民之新舊信仰同時喪失及至普國兵臨城下法民被激刺而覺悟汲汲建立法信共同維護國事乃定故法儒魯滂有云『普通信仰者乃撐柱文明必不可缺之物以民族信仰之變遷未有不波及其文明之原素者非俟存亡危急紊亂無紀或既有普通信仰爲其民所容受時則改革之進行必不能已』又曰『寰球各國中慮無不知普通信仰之足以興亡人國者昔羅馬之興也

以其民有至熱誠之信仰及此信仰亡羅馬即衰蠻族趁之起而破壞其文明而此蠻族之能互相聯繫以脫於紊亂之象者亦以其有共同之信仰也。(一)

今我國所處之時代較法國進化革命最初之建設較法國完善欲求改良決不須用革命手段致使國家陷於危亂乃當局者不以法國爲前車之鑒動以武力毀法以爲區區數十條約法亦不過出于少數人之制造耳今我既有權我何妨另行制造之如云信仰彼之法可以使民信仰我立之法豈不能使民信仰耶殊不知剗造與繼續迥然不同當剗造共和之時南京政府制定約法國民如不公認比時能以其他方法得國民之公認而另造之可也若既公認以後則成爲剗國之信條除非推翻民主立憲政體另行剗造進步的國家可以廢此約法若繼續此政體進行尙以革命手段任便毀法造法則此後之循還革命永無已時矣設如此時段氏憑其武力之所至不顧約法之破壞另行召集國會舉總統制憲法國人無力抵抗任其快意爲之而舊國會之幻影依然存在約法依然不滅無論延至何時武力少有變遷則舊國會與臨時約法之幻影又實現國之變亂又作矣昔項城解散國會召集約法會議修改約法時重民君著中華民國新體制一文(二)其有言曰「此次改造約法之程序合法與否現在當不生何等問題所可懼者惟將來耳後來之苦心者如認爲不合法者自當一切推翻後來之苦心者如認爲合法

(一)魯滂說見本誌所譯原羣 The Crowd, a study of Popular Mind 即日本譯本之羣衆心理

(二)見甲寅雜誌

亦可準此合法之程序推翻一切不能謂現政府可以毀國會而改臨時約法後來之政府便不可毀國會而改現政府所改造之約法或其約法所生之憲法也何則現政府有現政府之苦心後來之政府亦自有其苦心現政府之苦心吾人苟諒之後來政府之苦心吾人又安得不諒之然政府雖望吾人諒其以此程序毀法造法恐政府亦不願後來之政府復以此程序毀其所造之法而吾人亦諒之也故政府要求於吾人者在此一諒而吾人所懼者後來尙有無數政府皆將援例而求吾人之諒則其所毀所造者舉不足以言法吾人特諒不勝諒且無以爲諒國人思之政府思之此何景象此何國家斯一諒者害豈有窮耶故以此程序毀法造法政府縱有望吾人相諒之苦心吾人亦自有其斷不敢相諒之苦心正無論政府所毀之法如何惡劣所造之法如何完善也語極激切沉痛至法何以能引起國民之信仰以法爲國家無上之權力神聖不可侵犯凡吾人之生命財產及一切自由皆爲法是賴且非依法不能廢法牛法也使法而可任意毀造則法爲無足輕重之物法之外尙有一絕大權力在尙何信仰之可言歟

或曰項城毀法造法甫及身死毀者卽興造者復毀皆爲國人所親見故此派中亦多反對臨時參議院并反對由參議院修改之選舉法組織國會若以舊選舉法召集新國會并不破壞約法卽未可以袁氏之毀法造法爲比擬也然愚竊以爲新法選舉舊法選舉其非法一也其爲國家種禍根一也其與袁氏之行爲亦毫無區別也解散國會既爲根本錯誤則此後無論用何種手段用何種方法皆無非本其奢

侈之慾念放縱之野心以徇私作僞也此種指鹿爲馬之行爲卽專制政體之國家亦未有不陷於危亂者漢苟悅有云『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一日僞二日私三日放四日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能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一)足徵古今治國其法雖殊其道則一使政不由正而專尙詐欺國奚以立昔袁氏尙譎國人不能加以糾正因而流毒至今且復愈演愈進前猶託以民意今則并此而不知乃不急圖挽救反出而巧爲粉飾以濟其奸則後此國家尙堪設想乎。

或又曰恢復舊國會於法爲適當調人之所願也但北洋武人對於舊國會惡感甚深果欲執此爲條件卽無調和之餘地北方利用此輩督軍不受調和竭力主戰并利用此戰爭期間無國會之監督卽可任意與外國訂不利之條約攫取私利擴張私權如共同防敵也電報借款也礦山鐵路借款也販賣公魚也包賣烟土也喪權利失國體遺國家無窮之患設再多延長一日國家卽多受一日之害與其求恢復舊國會而不得無寧讓一步以舊法召新國會尙有一國會爲彼輩之監督徐圖補救似爲勝算此種議論頗足動國人之聽但就事實上詳細觀察實屬不然督軍鮮知國會爲何物對於國會每加輕侮此或有之其故由於袁世凱竭力毀壞國會之信用以造成共和不良之輿論俾其便於實行帝制武人識短

(一)見申鑒政體篇



中其流毒致發生此種現相但此輩督軍與國會少直接之關係亦無直接上特別之惡感聯名迫總統解散國會者無非受人之愚弄耳段氏何以必欲解散國會以舊國會份子多強項難以利誘威逼實足防其把持政權攫取總統也當黃陂繼任國會恢復所有兩院議員無論何黨何派莫不一致擁護段氏段任國務總理得國會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副總統久缺不選以留補段氏國會固尊重段氏者也及至段信用徐樹錚實行武斷政治國會議員猶以段爲誠篤之流一切行爲或受徐之矇蔽凡事皆爲段諒攻擊之點盡集中於徐乃段不能容納善意竟因之而痛恨國會并結合國會之少數派力謀破壞國會無奈黃陂奉法惟謹難以償彼輩之願遂由徐樹錚電召各督軍至徐州會議密謀倒黎國會得此消息（一）恐國家生絕大變故急舉馮爲副總統以破其奸而段派與國會從此勢不兩立矣但黃陂不去國會終無可以解散且不但國會不能解散而內閣之地位并不鞏固梁曹輩乃獻勾結外援策一方派曹至東許其利益乞與援助一方由梁聯西藉德爲餌要其歡心不意曹爲國會所拒不能成行對德問題又梗於國會致受國民打擊計無所出遂不得不用卑劣手段以乞丐之公民團爲威逼國會之舉孰知國會不爲威屈反因此被黃陂免職段窘依附者卽不惜倒行逆施勾結督軍以武力摧殘國會矣據此事實督軍團之解散國會不過受少數人之愚蓋當時彼輩以北洋派督軍地位不固說煽動之也彼蠢頑之武夫其終日迴旋腦海不能去者惟其箇人之利祿竊恐大樹一倒狐猴無依故敢於冒此不韙推究其目的不過在擁護其私人之權利假使能保障其私人權利段氏之倒否國會之恢復與否皆

可不聞不問。今若對彼輩箇人權利無有安全之保證。不僅舊國會為其所不願。即以舊法召新國會。亦為其所不欲。且安福俱樂部包辦之國會。其議員不啻為段氏之欽派。一切各為段命。是聽某君目為軍隊編制的國會。左右進退。憑指揮官口令。是趨實不誣也。段氏有此私人的國會。又安肯輕易放棄。而狗調人之意。另以舊法辦新選舉。耶。即使為他方勢力牽制安福國會。不能成立。萬不得已。段氏俯就調人主張。再依舊法召集新國會。而地方勢力未曾變更。武力與金錢依然如故。將來選出議員。仍無非安福國會所舉出之流品。如督軍之子弟。洋行之買辦。奸滑之市僧。腐敗之官僚。無恥之政客。試問此種國會。欲求其監督政府能乎。不能聞之魯滂有言曰：「羣衆辯難之方。其最特異之處。乃舉外貌之相似者為牽繫聯絡。而將特殊之情事概括之。」又曰：「謂羣毫無推考之力。且不可以理喻者。斯言固妄。然其辯難之方。與夫所以左右其心理之說。則卑之無甚高論。被以推考之名者。無過類似之談。勿徵實之言也。然持論雖卑。而立說之基於聯想者。則與高等之理論無異。特貌似而神遺耳。如哀司基摩人 Makim 以冰為透明物。入口而解。遂謂玻璃為透明物。亦將入口而解。」愚今驗諸主張以舊法召集新國會者之心理。益信魯滂氏之研究羣意。確有真見也。夫吾國人羣。尚名不務實。乃普通之心理。凡舉一事。每於名辭上之美惡。嗷嗷爭辨。不問其實際。是否於名辭相符合。但求得一美名辭。即心滿意足。如辛

- (一) 徐樹錚致各督軍赴徐州會議圖謀推倒黃陂之密電。由江西抄呈黃陂。當時徐東海王士珍陳遠光及國會議員多由黃陂處得閱此電。
- (二) 舊國會已經召集北京新造之國會。又開再有主張舊法召集新國會者。國會大多難以分別。以此京最近所組之國會。乃安福俱樂部一手包辦。故以安福國會名以便區別。
- (三) 安福議員之流品。詳本雜誌安福國會選舉理形記。

調和與國會

亥革命爭得共和二字國人莫不額手相慶以爲中國共和矣至實際上無論如何與共和相背鮮過問者故當袁氏實行狄克台拖 Dictator 政治國人多安之及洪憲帝號出乃舉國嘩然起爭共和殊不知自民國二年解散國會後共和卽已隕墮豈自洪憲始耶今國人知共和國家必須有國會無國會則不成共和但所爭者亦不過國會之名辭再進一層國會議員必須出于選舉亦所必爭至國會之作用如何議員是否出于真正民選選舉是否合法則注意者又甚鮮然愚初以爲此種心理不過僅限於一般之缺乏政治知識者不料主持言論之學子調和國事之政客心理亦復如是其或明知故昧利用國民之弱點藉以欺騙國民耶而羣衆中覺者有人愚民政策終不適用於今世也

或有起而與愚爲難曰屈法調和國多後患此固然也然今者國基不固民業蕩然使必以恢復舊國會爲條件勢非以武力解決不可試問南方果有此實力否卽有此實力亦決非短少之時期可以取勝使長此戰爭不但吾民之犧牲過大牛機將絕而外人趁隙謀我國命亦將不保矣謀國者固不能如醫之治瘍急治外表引毒入內致遺後患然安可但知醫治內疾力投猛劑而不顧體質虛弱不能承受耶愚曰然此謀國者所應鄭重籌思者也但愚有一極簡單之言反詰難者假使南方立時拋棄一切主張降服段氏國家大權悉拱手而讓諸三五武斷軍人是否我國卽可不亡吾民卽可安樂乎愚想難者必無以應夫立憲國家全恃法治法信既失無論何人皆無以治國愚已一再言之今段氏之所以結合武人者惟在於勢利某也許以副座某也許以陸長某也許以督軍某也許以師長引伸彼輩之私慾趨而爲

竊國之謀現當南方抵抗之時各抱一種希望努力前進設南方解甲息兵則彼輩之與段有契約者固須照契約要求權利即無契約者恃其偉大之功羣起而索酬報段若不與倒戈之舉勢所不免段若按約按功給與權利之酬報而有限之權利安能應無限之要求分配不勻爭端又作且人民之于國家所得權利極難平等而能各各相安不至侵越者以有法維持秩序也如總統一席既非受命于天有志皆可為而多數人所不敢作此妄念者亦非出自諸法為無效今果棄法而取則挾有相當之武力者孰不可取而自為現曹張倪以魄力尚弱志在其次及既得焉勢益發展逐黎之謀何妨再舉降及督軍多憑武力要挾而得擁有一師即具資格張敬堯勇猛作戰在取湘督吳佩孚以同一之目的而往吳欲不達張氏即危秩序既失等而下之亦莫不皆然前撲後興循環爭奪仇殺相尋變亂迭作南方果即退讓段氏總統自為段之自身恐亦不保違希望其救國保民耶調和國事諸賢如具遠識當痛陳利害力促段派反省蓋現時陷吾國於風雨飄搖之境趨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實段派之武人也乃對于造亂之輩不敢加以警告日以危言強聒于南方責南方退讓在調和之輩以為段派主要之目的厥惟另組國會南方對此能諒則一切解決愚竊以為此點可讓則繼此點而責讓於南方者必層出遞進及其結果讓無可讓國家仍出于亂哈蒲浩曾與愚理論上一佐證其言曰「苟惡政府為縱一時之欲而後受其弊須一一有以償之則此種救濟容或足以解決難局而當視為酖毒而勿飲之以飲之有害於全體筋絡也嘗聞人之言曰「事既不正惟有不為亦既為矣信用所在必終恃之」凡好為權術者其為此說了

無。足。怪。以。權。術。之。學。開。宗。明。義。卽「取。爾。之。的。能。以。正。取。正。取。之。不。能。則。逕。取。之。」以。此。證。其。所。言。絕。無。不。合。但。有。他。義。亦。爲。彼。採。者。曰「爾。其。公。平。以。求。成。功。縱。不。成。功。仍。須。公。平。」此。則。有。不。可。解。者。矣。以。札。斯。惕。斯。Justice 既。爲。彼。念。慮。所。及。而。又。不。肯。以。其。念。慮。施。之。事。實。也。其。言。曰「事。誠。不。當。作。始。既。作。始。矣。惟。有。進。而。無。退。以。其。爲。威。信。所。存。也。第。一。步。誠。大。愚。但。其。詰。果。吾。要。不。可。避。」此。其。最。足。促。吾。注。意。者。則。每。有。一。級。求。一。說。以。證。明。再。進。一。級。之。必。要。者。其。說。乃。無。不。同。於。是。其。級。既。至。每。有。號。稱。溫。和。派。者。來。告。曰「採。茲。惡。策。其。初。大。屬。冥。頑。但。事。已。至。此。雖。足。悲。觀。惟。有。忍。受。之。而。已。」是。其。爲。說。乃。吾。人。既。行。至。甲。不。得。不。更。行。至。乙。謂。吾。人。始。終。不。當。至。甲。其。理。誠。惟。已。至。矣。」迨。已。至。乙。而。不。得。不。往。丙。又。已。至。丙。而。不。得。不。往。丁。其。所。爲。說。仍。同。輾。轉。相。往。輾。轉。相。說。質。而。言。之。亦。適。如。最。初。構。煽。者。之。所。期。而。已。矣。彼。固。始。終。一。貫。者。也。彼。固。於。衆。說。紛。呶。之。中。獨。戰。勝。以。取。利。者。也。此。吾。人。之。自。有。其。權。利。者。當。知。所。警。矣。彼。以「不。可。避。」以。及「太。遲。諸。語。」奔。走。而。呼。號。者。自。將。日。在。夢。中。而。無。由。自。覺。惟。深。以。公。益。民。祉。爲。懷。者。敢。決。言。曰。知。其。惡。矣。而。不。遽。舍。斷。非。所。以。改。善。之。道。不。僅。此。也。初。步。已。入。岐。途。循。其。途。而。不。失。勢。不。至。與。正。道。絕。端。儼。馳。無。可。挽。救。不。止。夫。以。惡。濟。惡。亦。未。始。不。收。所。期。之。利。而。國。民。自。重。心。由。是。墜。前。代。之。流。風。餘。韻。由。是。耗。舉。凡。國。之。所。以。樂。所。以。大。者。皆。由。是。破。毀。此。所。得。又。寧。足。償。所。失。也。」(一) 哈。氏。之。言。雖。非。爲。我。而。說。實。不。啻。越。重。洋。而。來。爲。我。告。戒。奔。走。調。和。者。如。果。心。地。潔。白。認。理。真。確。設。法。使。段。派。悔。過。北。洋。不。乏。明。達。之。士。一。但。痛。改。前。非。與。南。方。相。見。以。誠。相。攜。而。趨。正。軌。國。事。尙。有。可。爲。否。則。徒。責。讓。于。南。方。無。非。以。

惡。濟。惡。國。家。危。亡。終。於。不。免。至。云。國。有。戰。爭。民。多。犧。牲。此。事。所。必。然。但。爲。求。幸。福。與。免。危。亡。而。與。強。暴。武。人。戰。爭。其。犧。牲。亦。所。不。惜。以。所。失。者。小。所。求。者。大。所。失。者。暫。所。求。者。久。也。南。北。美。爲。人。道。戰。爭。費。時。五。載。其。人。民。犧。牲。之。大。幾。十。百。倍。於。吾。國。而。當。時。林。肯。輩。誓。非。達。目。的。不。止。者。以。國。家。公。道。不。伸。國。無。以。立。吾。國。現。時。所。爭。者。其。問。題。較。美。爲。重。安。能。爲。暫。時。之。犧。牲。遂。置。立。國。之。要。索。於。不。顧。耶。今。國。人。固。日。日。以。亡。國。爲。懼。互。相。警。告。也。須。知。國。家。者。乃。自。由。人。民。爲。公。益。而。結。爲。一。體。以。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于。他。人。者。也。(一)反。是。則。失。國。家。資。格。外。人。奪。去。我。之。主。權。謂。爲。亡。國。國。有。少。數。強。暴。份。子。將。立。國。正。義。完。全。滅。棄。國。亦。云。亡。國。于。外。人。民。痛。苦。國。失。其。道。而。自。亡。其。人。民。之。痛。苦。有。時。較。被。外。國。滅。亡。者。爲。甚。曠。觀。世。界。無。主。權。之。國。家。如。印。度。安。南。朝。鮮。等。國。其。人。民。與。英。法。日。之。人。民。同。一。生。存。并。無。歧。異。所。不。平。等。者。權。利。耳。反。觀。我。國。公。道。毫。無。人。民。所。享。之。權。利。尙。不。及。印。度。安。南。朝。鮮。此。種。痛。苦。若。能。忍。受。又。何。惜。不。亡。於。外。人。美。之。老。儒。吳。汝。雪 *Woolsey* 曾。先。我。有。言。曰。『國。家。者。宜。有。公。道。者。也。國。無。公。道。非。適。於。人。類。社。會。之。組。織。也。勉。強。稱。之。是。辱。其。名。此。種。國。家。直。無。存。立。之。資。格。亡。之。可。也。』

(一)見哈蒲浩 *H. T. Hobhouse* 所著民政與反動之權利章

(二)美大理院所定國家之定義

則。已。如。救。亡。也。非。求。得。公。道。不。可。公。道。爲。何。各。有。其。應。有。之。權。利。是。權。利。何。自。而。生。生。於。約。法。權。利。何。由。

而保障保障于國會約法者權利書也。人民總義之所發表以求協乎公道者也。國會者民意機關也。人民公意之寄託特以保持公道者也。約法不伸國會不復吾民有絲毫之力未竭當與之抵抗不息。人類一日不亡公道終不磨滅。最後勝利當屬於主持公道者。彼岸非遙渡登在卽幸毋爲非法之法所愚致萌墮志可也。

附言 愚患痔月餘就醫於病院所著經濟定國論以待調查及參攷之處甚多未能繼續前作

容當勉成此稿刊於下期讀者諒之



## 國民政治與武人二

雪 聰

愚於本誌前號揭題『國民政治與武人』主以國民勢力代武人勢力而歸結於國民之自覺心不起。但思處置武人任何良法美制皆等於不食之果不能實現。閱者於此將疑愚論徒屬於消極悲觀一面。國民勢力至何時始發達。國民之發達無期。即武人政治之打破無期。且國民必有開其路徑以促之發達者。不從一切人爲之法制入手。是將委心任運聽其無辦法無希望而止。此等反詰愚作此論時固已逆料其必有。今正借此以爲明辨之資。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愚並非欲縛立法改制者之手。置目前現狀於不顧。所謂發達國民之事多端。如教育言論演說觀感等以及虐政外禍之反激。皆足引起國民之感覺。即整理法制亦未始非促進民力之一助。但其根本作用不專恃乎此。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雖與今日法治之義不合。然從政治運用方面言之。實有至理之存。不過今之所謂治人不在一二聖君賢相而在多數國民耳。前述墨西哥及南美諸國固與美國同爲聯邦制。豈獨聯邦制一端已也。此等國家皆成立於美合衆國之後。創制顯庸一以美爲藍本而成。所謂新大陸式之法系。凡所有立法行政之組織殆無一不與美相似者。至其結果則幾無一不與之相反。嘗記墨西哥胡爾泰之奪取總統以兵力支配選舉。而管理選事者。即爲胡氏之弟某。屆時僅宣布胡爾泰當選總統。並未報告票數。其國民運用憲政之能力。與我當不相上下。亦何怪武裝爭奪之未有已時也。

今之國民政治。曰多數政治。多數政治者。對於一人政治少數政治而言。其數額原無一定。然必大部分

## 國民政治與武人

二

人民有國民的常識。而後能相爲競合。以運用此公有之政權。否則必爲大力者攫取以去。此徵之歷史公例。無可逃者。吾國以專制古國。一躍而爲共和。名爲民國。而人民有國民的常識。可認爲政治分子者。每省至多平均可得千人。開通較早之省。或不止此數。而邊遠蔽塞者。猶有不足之嘆。以二十二行省計之。可得二萬餘人。無論此二萬餘人中。因信仰之分歧。情勢之牽制。固未能固結一致。即使一致。而所謂保持共和信仰立憲者。不過四萬萬人中之二萬分之一之最少數耳。宜乎非共和的並非立憲的勢力之猖獗也。吾嘗謂袁世凱之帝制。張勳之復辟。督軍團之解散。國會果令全國民投票。取決則贊成者必居大多數。然而帝制復辟。終歸失敗。而解散國會。且不免於護法之師。蓋世界潮流之所趨也。閉關時代之政治。其波動僅限於國內。開通時代之政治。其波動關聯於世界。已往歐洲之宗教革命。政治革命。其發端有何優勢。然終無能遏之者。則世界潮流爲之也。即吾國當滿清維新。其初不反對者。能有幾人。革命之事。贊成此者。抑又少矣。然而卒有今日者。則亦世界潮流爲之也。惟世界潮流所至。國內多數人應之。其勢順。可以平穩進行。而無所於阻。一部分人應之。而多數人拒之。其勢逆。則原有與新起之兩勢。方互相激盪。必且釀極大之紛擾。此法蘭西之共和。反覆八十年。而始定。而墨西哥。葡萄牙。及吾國。所以轉相爭亂。而未有艾也。吾嘗默計目前武夫橫行。紀綱掃地。求所以挽救之道。不出兩途。其一則以政權公之國民。而實行共和。其一則以政權歸之一人。而復還專制。夫然後國家庶可有一夕之安也。由前之說。自以多數國民之自覺心爲符。由後之說。則有必要不可缺之三條件。如左。

一並共和之名義廢去。北洋系人之贊成共和且樂與維持之者。以爲吾之實力固在。借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僅僅中華民國之招牌無害也。然天下之事。無實不立。無名不成。名不符實。不特無以服他人。抑且無以令所屬。故袁之總統大權主義。能打倒國會。而不能收束各省。段之總理大權主義。稱責任內閣以行獨裁政治。其實責任內閣者。乃對國會負責任之意。彈劾及不信任投票。即責任二字之注腳。責任乃義務非權利也。今段之責任內閣。應謂之總理大權主義。能箝束總統。而不能號令軍人。昔者一專制皇帝出。不知費若何智力。將所有功臣悍將。誅戮排屏殆盡。始能得數年或數十年之無事。今但有一師一旅之衆。卽爲無上天尊。竭國家之金錢官秩。博所謂經略使總司令副司令。及前敵諸將領之歡心而不足。今所惡者西南。就令西南蕩平。其能一日安乎。今相爭者馮段。就令馮果能去段。抑段果能除馮。又能一日安乎。則以共和行專制。其結果不但不能共和。且並不能專制。袁世凱之稱帝。雖曰一時之野心使然。亦自顧智取術馭之窮。而欲別尋自固之策也。

二將革新分子斬滅淨盡。年來國內之紛擾。一言以蔽之。則爲新舊之爭。此新舊兩派之思想。絕對的相反。與他國所謂進步保守兩黨之僅爲相對的相反者不同。進步保守兩黨之主張。雖有緩急之異。而方向則同。譬之由某地往某地。一主車載。一主舟行。塗徑不同。而期達目的地則一。不似吾新舊兩派。則南轅而北轍也。如對於國會一事。他國兩黨意見。卽有不同。不過關於選舉方法及國會權限等之爭論。而吾舊派則絕對不要國會也。督軍團之稱兵。豈真爲憲法而爭哉。特假此以掃除國會耳。此

次新選舉之指派收買。亦欲變議員爲官吏。以消除立法機關之對峙性質耳。此外種種見解。殆無一不與新派如冰炭之不能相容。必無溝通之餘地。自非以新派征服舊派。俾如法國王黨之失其勢力。則必以舊派剷除新派。一復吾數千年政治原狀。蓋新派之主義。固無征服之可言耳。年來國內有調和新舊之論。自袁世凱以來。亦嘗聯絡新派。而新派亦間與舊派接近。而樂與提携。然皆不旋踵而復歸破裂。當民國四年。有鄂人某以道尹覲見。詢其履歷。以留學生對。袁氏作色曰。數年來國中禍亂。皆留學生爲之。欲天下治平。非將此輩殺盡不可。不過吾執人道主義。未忍出此耳。此中消息。袁氏蓋知之而猶未盡實行也。

三實行鎖國主義。古者國界限隔。老死不相往來。故各保其固有之習慣。固有之政制。而不相融通。吾國蟄居亞東大陸。墨守數千年專制政體。而無所於變者。皆不與他國接觸之故。自世界棧通。各國民互相濡染模倣。有合大治而鑄於一爐之勢。千七百八十九年法蘭西革命。不數十年風靡歐大陸。又不數十年侵入日本。以至我國。所謂世界潮流是也。今欲遏此潮流。非如日本幕府時代杜絕海口。通商嚴禁學生出港不可。民國四年。復古主義盛行。參政院參政嚴復。提議禁止外國學說輸入。以保存國粹。今日門戶洞開。天涯咫尺。學說之流行。不脛而走者。捷如影響。如嚴氏之計。必並彼此交通往來。全行斷絕。一還吾數千年鎖國之舊。而後可也。

以上三條件。互相連帶。有一不具。則所謂真正專制政治。不能辦到。蓋共和乃革新派所造成。北洋系人

所以不敢毅然撤此標識者。亦以有革新派在耳。一方欲去之。一方欲存之。洪憲之前車可鑒也。顧革新派世界潮流之產物也。吾能盡力剪除國內反對分子。而不能禁遏國外潮流之來。前仆後繼。此往彼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此一絲僅屬之共和亦終不可得去。此專制者猶應視其能否實行第三之鎖國主義以爲斷也。第一第二兩條件。袁氏皆嘗行之。而未能如志。第三條件。則自義和團扶清滅洋失敗後。國內一般人已無有敢存此奇想者。今不特鎖國主義不能實行。而彼武力派之政府。因遏於世界大勢不能暢所欲爲者。且往往而有焉。（如洪憲帝制迫於外交而取消政治犯格於國際法不能要求引渡及國內新法新政不能施行一二以爲點綴者皆因顧忌國外之輿論也）如此則共和名義。革新分子皆將永爲厲行專制者之梗。不可撲滅。而成兩兩對峙之形。而今之一派統治主義。發皇武力。東征西討。亦徒戕削民生。消耗國力。爲將來操史筆者多添幾許波瀾而已矣。民國五年某月日日本大阪朝日新聞。有論中國憲政之前途一則。極爲精警。吾國民可引以自鑒。略謂

中國現雖號稱共和國。而其政樞常絀於北洋派舊官僚之手。此舊官僚之腦筋。與民主立憲主義之政治。絕對不能相入。欲求感化其頑鋼之腦筋。殆如挾泰山超北海。爲萬萬不可能之事。故表面上亦或贊成新政。然因格於其固有之思想。必不肯力行。且不旋踵而故態復萌。徵之已往事實。歷歷可證。雖數年來國內亦有所謂改革派。今之中華民國牌號。卽此改革派所製成。惟因全國大多數人民。仍同情於舊官僚。而改革派在社會上無深穩立脚之地點。故屢次乘機與北洋派爭取政權。試行其民

主立憲之理想。皆不旋踵而歸於泡影。夫北洋派舊官僚。苟能挾雷霆萬鈞之力。將改革派一掃淨盡。使政權固定於一派之手。未始不可爲國家求一日之安。惟此改革派挾有進步主義之使命。乘藉世界潮流。必能保其與北洋派舊官僚常爲政敵之地位。且將投閒抵隙。而一試其奮鬥力於宛如死海之政爭場。而未有已。故觀察中國之前途。則憲政絕望。革命循環。其結果惟與近時之墨西哥同一運命而已。

觀大阪朝日新聞之所論。其要點在舊官僚與改革派。即新舊兩派。永不能相消。則永相軋轢。舊派與民主立憲主義絕不相容。而新派不得大多數人民之同情。又必不能行其志。而其結果則終於憲政絕望。革命循環。與墨西哥同一運命。我國民盍一深長思之也。

國家之政象既如此。將聽其支離潰決而付之無可如何乎。抑別有術策以爲根本補救乎。吾則謂仍以大多數國民之自覺心爲準的。天下萬事萬物。無不由人之心理造成。政治何莫不然。政治者。國民心理之結晶也。吾國儒者論治。千言萬語。必歸本於民心。民心之向背。足以左右政治而有餘。即專制政治。表面由武力造成。實亦民心造成也。今人皆懾於北洋武力。然強秦威加海內。其成也。實由於人民一時厭亂之心。及其敗也。兵力固猶是也。何竟土崩於一旦耶。惟專制國家之民心。爲消極的。必待專制者罪大惡極。然後離而叛之。立憲國家之民心。爲積極的。能自成一種勢力。運用政治。且可遏阻專制無由發生。而其爲國家之中心點則一也。美今總統威爾遜氏所著政治汎論。關於此有極精之言。

曰。既爲政府。必不可無治者及被治者。治者之權力。不問直接間接。其歸極則在強力。而政府所組織之強力。非以其所組織之兵力而言也。

又曰。近世最良政府。不依賴治者之兵力。專以被治者之自由意思爲其根據。而政權運轉之際。決不有強力之現於表面者。蓋此等政府之所以存立。乃在於以國民多數意思爲制裁爲源泉之憲法及一切法律。而其背後之強力。非一朝廷一少數右族之強力。乃一致國民多數之強力也。

云云。循威氏之意。政府之基礎。必立於真實強力之上。而所謂真實強力。則在多數民心。即國民之心理是也。國民心理之表現。是爲輿論。今之立憲政治。曰輿論政治。輿論不特立憲政治有之。即專制政治亦有之。關於此威氏則又有所論焉。

曰……如此政府。君主權力所依以成立之真實強力。畢竟爲社會之輿論也。明甚。而其輿論與近世民主政體所通稱之輿論。殆無以異。蓋當時之法律。由一般人民意思之中而生。而君主權力之基礎。即此法律也。君主不能盡反一般人民意思而爲政。則自來習慣。必不可不尊重之。因而潛伏於一般人民意思中之勢力。一面擁護君主之權力。一面即限制其權力焉。

由此觀之。可知輿論之威權。而民心即國民心理之勢力。爲不可侮也。蓋無論如何政府。其政治必有以適應當時人民之生活需要。得大多數之承認或默認。而後可以相與維持於不敝。即所謂獨裁政體。寡頭政體。貴族政體。亦以其時一般人民生活低下。需要簡約。與此一二人或少數階級者之權利利益。衝



突傾軋之點極少。而此一二人或少數人之地位能力道德。又足以鎮服當時之社會而有餘。故得相安無事耳。今吾中華民國。果獨裁政體寡頭政體貴族政體乎。吾中華民國國民之生活需要。果爲何物乎。彼武力派之一二人及其少數人之地位能力道德。猶足鎮服今時之社會乎。武力派者固舊君主時代之遺物也。乃辛亥之役。彼等不能不舍其奉如神明尊如帝天之滿洲皇室。而投身共和。洪憲稱帝。彼等同聲勸進。是歸誠民國而又背叛也。乃終不得不棄其數十年恩主之袁世凱。而復歸共和。督軍團之變。乃彼等圖窮匕見。與民國之最後一大決裂矣。然又不能不借途於滑稽之復辟一劇。而復歸共和。然則彼等始終不肯忠於共和。始終不能脫離共和。是其精神早已屈服於國民意思之下。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亦自絕於國家而已矣。卽以新陳代謝之理言之。亦當然在淘汰之列。吾國民亦何所畏忌而尙認其爲政治上之一大勢力哉。

吾國名爲民國而國民自覺心不能興起者。其遠因固由於數千年專制政治之結果。而其近因則有一深固之障礙力。潛伏於國民之腦裏。牢不可破。而其受病亦在十數年以前。言至此蓋不得不令人嘆息痛恨於今之所謂穩健派也。吾國國民運動。實肇於種族革命。蓋應歐洲近世民族主義國民主義而發生。乃當時有保皇黨者。借膚淺模稜之君憲說。力排種族主義。以爲但能維新立憲。則無革命之必要。夫民族爲立國基礎。今日領地團體之國家。固不必以單純之民族組織。此組織於事實上亦殆無之。願所謂不單純民族之組織。必有優秀極多數之一民族爲中心。以多率寡。以大字小。如斯刺夫之於俄。條頓

之於奧。盎格魯撒遜之於英。皆有足以統馭模範其國內各小族之地位能力。故雖有衝突軋轢。而不至根本動搖。滿清者。以五百萬至少數之民族。加於四萬萬神明漢胄之上。重之以征服歷史之悲感。雖能支持於閉關專制之時。而必不能維繫於民智開明之日。故如此君主不足爲統治一國之重心。其結果非以國家歸之公有。而彼此必不能相安。假使當時君憲之說果行。彼愛新覺羅氏之皇帝。能安然作大不列顛之模範國王。日本之萬世一系天皇乎。滿漢傾軋之事。遂能消滅於無形乎。果爾則比利時之於和蘭。希臘及巴爾幹各國之於土耳其。以革命之力。要求立憲。亦可幾於成功。美與英並無種族嫌怨。且英已爲立憲政體。但爭得殖民地自治權。未始不可爲今之坎拿大也。然而之數國者。必血戰數年。或數十年。而僅僅博得一自立者。不且爲多事耶。吾國人今日固猶有追恨苟無辛亥革命。則憲法已成國會。已開可無今日之爭擾者。不知凡政治更化之初。必有由歷史及當時情事。作成之結核。非除此結核。必無著手之餘地。種族問題。乃與專制政治。抱合之一結核。不經過種族革命。必無進於政治革命之途。推之世界史例。莫不如是。譬如戰事。非攻破第一要塞。必不能進攻。第二要塞也。迨至武昌革命告成。彼所謂穩健派者。見其所擁護之北極朝廷已改。而中華民國。木已成舟。不可復抗。乃一變而爲將計就計主義。適當時有一強有力之袁世凱。以爲奇貨可居。與之結合。欲奉爲變形之皇帝。倡開明專制之說。其理由則謂中國人民程度不足。國體雖爲共和。而政體不可不爲專制。以反抗人民主權主義。且謂共和僅總統選舉。此外皆無特殊性質。於是促成袁氏之推倒國會。變更約法。浸淫汎濫於洪憲改號。及袁氏既

死。而其嫡派之北洋軍系猶存。彼等以此特別勢力。猶可束制吾國民也。乃特上一尊諡曰中心勢力。倡言國家賴有中心勢力維持。去此則國必潰裂。於是有督軍團之變。國家政權。乃由一專制魔王分散於各強力武夫之手。而有一人政治變為多頭政治。貴族政治之觀。夫共和國家之中心勢力。在國民。即君主國亦仰一君主為中心。未有置國家於三數軍人勢力之下者。是直否認吾國民人格。而夷於生番黑蠻之列也。夫彼派之所以顛倒國是。猶是其曩日反對君主革命之心理也。開明專制中心勢力之說。不啻打消共和本義。而所謂中華民國。遂淪於若有若無之間。以致今日反對共和者。既不可究詰。即保障共和者。其心理上亦以共和本非必要。惟已成事實。去之不可。故不得已而保持之。夫以一國根本之國體。徒寄於不必要不得已之上。故共和不尊。即國民信仰實行共和之精神。亦不固。段祺瑞以北洋派統治全國之宣言。即由開明專制中心勢力之謬說而來者也。段且嘗語人曰。吾探德意志之軍國主義。普魯士以武力統一德國。中國亦非一有統系之強有力軍隊。不能統一。是即根據某名流素所持之五年軍政說。而隱然以北洋派為中國之普魯士。夫所謂德國之武力政策。乃就其對外侵略主義而言。至其內政。則固立憲已久之國。且為今世最進步之法治國。模範德意志皇帝於憲法上無立法權。及各君主國之多種君主特權。言政者。謂為不選舉之大總統。而以德為立君共和國。試問德國有軍人干政之事乎。有不經法律手續破壞國會之事乎。有不待國會通過而與外國結約濫借外債之事乎。有不循司法手續而任意鎗斃人民之事乎。以普魯士統一德國歷史家。誠有此擬論。但亦專指以普魯士國王為皇

帝。一。事。其。實。新。帝。國。之。成。立。乃。源。於。十。九。世。紀。以。來。之。德。意。志。自。由。統。一。主。義。自。由。統。一。主。義。者。一。面。求。人。民。之。立。憲。自。由。一。面。求。德。意。志。民。族。之。統。一。故。千。八。百。二。十。年。前。後。以。至。千。八。百。四。十。九。年。而。德。意。志。各。小。邦。暨。普。魯。士。之。憲。法。均。次。第。制。定。及。千。八。百。六。十。六。年。及。七。十。年。普。奧。普。法。兩。戰。爭。之。結。果。而。新。帝。國。乃。於。真。正。之。國。民。的。基。礎。之。上。而。告。完。成。如。以。德。為。統。治。於。普。魯。士。之。武。力。則。彼。普。魯。士。者。曾。剝。奪。各。邦。之。自。治。權。乎。亦。以。普。魯。士。軍。隊。駐。防。各。邦。如。今。北。洋。勁。旅。之。密。布。全。國。乎。嗚。呼。自。袁。世。凱。以。來。所。謂。穩。健。派。者。附。會。似。是。而。非。之。學。理。以。迎。合。強。權。袁。氏。欲。行。專。制。而。若。輩。則。以。中。央。集。權。之。說。進。袁。氏。欲。攬。大。權。而。若。輩。則。以。總。統。制。之。說。進。邪。說。誣。民。辯。言。亂。政。其。禍。比。於。洪。水。猛。獸。而。于。今。為。烈。非。武。力。派。之。為。患。乃。此。偽。政。治。家。偽。黨。派。之。為。傳。翼。以。遏。絕。吾。國。民。之。為。患。也。吾。國。民。無。自。覺。心。則。已。如。有。自。覺。心。必。自。放。息。此。生。心。害。政。之。邪。說。詭。詞。始。

然則吾國民今日第一須認定中華民國為吾人民之國家。第二須認定中華民國之政治以吾人民為主體。因此二前提。而民權擴張。乃當然之結果。不似君主立憲政體。猶有君權與貴族之階級的勢力以爲對待。自袁世凱以來。執政者日與吾民爭權。不曰議會之權力過大。即曰政府被限制太甚。夫立憲政府。當然受一定限制。所以別於專制者在此。而民主國以議會爲主權代表機關。議會權力。即人民權力。又有何過大之可言。蓋此等半通不通之論。皆彼君憲黨人。即前所謂穩健派者。掇拾君主政治之唾餘。而欲施之吾民國。以致今之北洋派統治全國者。遂公然以中華民國之皇帝及貴族自居。此皆共和

之真義不明。而國民放棄責任之使然。並非武人之可畏也。且夫多數之屈服。少數乃物理之自然。今之武人與全國國民較。則極少數也。而其勢力則物質的勢力也。國民爲極多數。而其意思則精神的勢力也。以少數之物質勢力制馭多數之精神勢力。此野蠻半開時代或有之。且此不過一時之現象。必不能久容於民意政治公理昌明之世。歐洲中世各國之藩兵何等強大。以歷史根據言之。豈今之北洋軍系所能望其項背。然而卒隨立憲政治潮流而淘汰以盡者。亦優勝劣敗之公例然也。吾國今日正國民與武人奮鬥之時。願以武力征服武力。則事暫而力浮。不若以民心征服武力。則事常而力固。民心所至。輿論從之。輿論之勢力雖十萬毛瑟不如也。英國自千六百八十八年以後。並未有激烈革命。而所謂議會內閣之確立。君主暨貴族院勢力之減退。皆不知不覺漸次推移於冥冥之中。又況吾國目前之野蠻武人。其智識程度尙在歐洲二三百年以前。萬無生存於今之世之理也。哉。特在吾國民心理一轉移間耳。

## 近代政治之民主的傾向

美濃部達吉著 惠公譯

是篇爲日本美濃部博士所著。載於本年六月份太陽紀念增刊號者。美濃部博士之意。在以近世民主主義之思潮。警告其國政府。反覆陳說。於民政之精義。闡發無餘。惟其處於君主國體之下。未敢暢敷其旨。故特分法律政治兩方面立說。而置法律上之意義於不顧。以避與彼國國體衝突之嫌。用意良苦。夫日本一君主國也。其學者於民主主義之政治思潮。尙不憚曲譬詳說。以規其執政有如此。今我國固號稱民主國者。而政治上之設施。乃轉與民主主義日相懸遠。由官僚政治而復趨武人政治之途。逆世界之潮流。斷國民之能力。民國前途。誠有不寒而慄者。余故譯是篇以爲國人之借鏡。不識我國民讀此。其感想爲何如也。

譯者識

民主主義之術語。其意義隨所用而各殊。然今之持民主論者。恒抱與我國體（日本）相抵觸之感。至以官憲之力強制之。實無理解之至者也。茲欲正此誤解。須先釋民主主義之所詮。果爲何物。蓋民主主義者。不可不區別法律的或形式的意義與政治的或實質的意義之兩極者也。在法律的意義。則民主主義者。乃謂國民全體於法律上。應爲國家最高之統治權者。即通常所謂主權在民之說也。此思想導源於社會契約說。以國家成立之起源。在於人民之互結契約。隨而國家權力之源泉。亦不可不在人民。是

近代政治之民主的傾向

一

## 近代政治之民主的傾向

## 二

固國家共同必具之條件。無問其爲君主國與民主國者也。法國革命當時所發布之人權宣言書。明定主權必屬於國民。卽表此思想。然當日在君主政體之下。何以尙不失有主權在民之說。蓋君主之權力亦基於人民之契約。而委任其素所保有之主權於君主者。由是而言。則所謂主權在民說。其元來之意義。敢謂非對於國家之政治組織。有如何改革之主張。寧謂關於國家權力之基礎。爲哲理的說明。卽對於昔日之君主神權說。以君主權力之基礎歸於神意者。易其詞謂君主權力之源泉。歸於民意。說明其權力之基礎之不同而已。如此之社會契約說。及論理結果之主權在民說。今日學者概不承認。別倡國家成立之起源。不在人民之契約。在人類之社會的天性。卽無異謂君主權力之基礎不在神意。亦不在人民契約。一存在於歷史的事實是也。雖然社會契約說。若進一步言之。則主權屬於國民之結果。國民無論何時皆有倒其認爲不法之政府。而建設良政府之權力。卽革命起焉矣。

主權在民說。其元來之初義。如上所述。實則其正當之意義。則所謂主權在民主義者。換言之。謂一國之政治組織。宜使國民爲國家之最高統治權者之主義。然此敢謂非國家共同必具之條件。不過就各國之統治組織上之一種主義而已。是故各就其國。或採主權在民主義。或採主權在君主義。採主權在民主義者。法律上謂之民主政體之國。採主權在君主義者。法律上謂之君主政體之國。此兩主義。依各國憲法之基礎精神爲根本之差異。其差異所生。則源於各國之歷史的發達與國民性之互異。不敢以一國所有之主義。而強律他國也。如我帝國（日本）自建國以來。以君主政體爲萬古不易之政體。卽採主

權在君主主義者。與此意義之民主主義。固不能兩立者也。

譯者案。美濃部博士本論。在辨明法律上之民主主義。固與君主國家不能兩立。而政治上之民主主義。則亦可通用於君主政體之下。故此段原文中。尙有一「民約說之結果之主權在民說。不必與君主政體不相容。」之一語。並引法英比利時等國歷史爲證。茲以與我國無關。概從刪節。博士於君主國之下。而談民主精義。故不得不委曲其說如此。又博士於國體政體之界。不甚區別者。亦職此故。若夫我國今日。則已入民主制度。約法上且明定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是民主主義一語。在我國。固不僅適用於政治方面。實已固定於法律方面。與博士所說。固宜分別觀之。而尤可注意者。卽由博士之論而觀。則民主主義之起源。必歸本於主權在民說。此蓋政治組織上之實質的進化。所必經之過程。乃時賢多囿於近世之主權在國說。而必力斥主權在民說。致武人官僚假其說以行變相之專制。甚矣言學之不可不辨。而談政之不易易也。

二

如上所述。專就法律上之意義。而詮民主主義。卽所謂主權在民之說。然今日普通所謂之民主主義。非此意義。而用於政治上之意義也。此意義之民主主義。雖難以簡單之一語說明。而要之。非謂法律上國民要求爲最高之統治權者之意。其消極的謂務求減少違棄國民之意思。與防害國民行動之自由。積極的謂務使國民廣參一國之政治。達其從民意以施政之要求者也。此則非如法律上之民主主義由



## 近代政治之民主的傾向

## 四

社會契約說以哲學的理論爲根據之結果。乃國民不甘爲盲目之服從。自求參加權力之慾望。隨社會經濟之大變革與勞動者勢力之昂進。爲其發達之原因者也。

此政治的意義之民主主義。爲避法律的意義之民主主義之混同。亦稱之爲民主主義。又邇來習用之民本主義一語。自「民爲邦本」之古訓而來。用以解釋以人民之幸福爲目的之政治之意味。甚爲易易。且解與丁姆克萊西（案原語當爲 Democracy）術語相當。亦甚適合也。惟於此意義之民主主義。則與法律上所稱之君主政體或民主政體。無直接之關係。蓋一方有法律上採民主主義之國。而政治上純爲個人之獨裁政治者。如拿破崙之帝政時代是。又不僅此。儘有於法律上採相等之民主主義之國。而政治上實現其主義之程度。隨其國而各殊。如法美瑞士之比較是。一方復有政治上實現最強之民主主義。而法律上尙維持其君主政體者。如英國是。英固普通稱爲民主國者。然自法律上論。則英國之法律。須經國王之裁可。議會經君王之召集或解散。國務卿與其他官吏。經國王之任免。條約經國王之締結。陸海軍經國王之統帥。君主政體之要素。一無所缺。故英之稱爲民主國者。乃僅自其政治上之意義而言。而政治上之善於實現民主主義者。正其於法律上鞏固君主政體之由來也。

抑政治上之民主主義。尤近代世界各國共通之趨勢也。其實現之程度。雖依其國而各殊。而其趨勢之所及。則無一國不受其影響。其趨勢之特著者。乃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迄於現今世界大戰勃發以後。國民一致努力與犧牲之要求。而其傾向日益顯著。此顯著之趨勢。無論以如何勢力抑制之。皆有所不

能若必強抑之。即釀革命之危險。是故明達之政治家。宜察大勢而善導。毋逆新潮而自危也。

三

政治上之民主主義。所要求者。果爲何事乎。此固視乎時代。應乎國情。而不一致者也。請條列而言之。

(一) 民主主義之要求。最初所實現者。即代議制度之創立也。國民全體。不能自行集會而議國事。由是最初之原始的形態。而亦立憲政治之根本要件也。

(二) 隨代議制度而起之第一問題。即選舉權之問題也。當十九世紀之中頃。雖民主思想最盛之國。其選舉權概多制限。如美國夙號純粹民主國者。而其大多數之州。迄十九世紀末。尙以財產資格爲選舉權之要件。法國亦稱民主主義之先導者。而至十九世紀中頃。尙不實行普通選舉。即法國大革命。打破貴族之特權。而亦僅與貴族相等之第三階級得有參預政治之權利。其無資產之第四階級。不得預之。其後法國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革命之結果。始與無資產階級以平等之選舉權。既而與之前後之瑞士諸州。亦採同樣之制。而德國亦於北德意志同盟時代。採普通選舉制矣。雖然。歐洲之廣行普通選舉。其主因實在入二十世紀以後。奧地利則始於一千九百零七年。伊大利用則始於一千九百一十二年。其他德國諸聯邦中。如威丁堡。巴威倫。巴丁。之南部諸邦。及西班牙。丁抹。瑞典。挪威。希臘諸國。亦次第已採普通選舉。迄於現今大戰開始以後。英國亦於本年(一千九百十八年)二月解決其多年宿懸未決

之選舉權問題。不僅改正普通選舉。至與女子以選舉權。而夙稱德國之霸主之普魯士。久守三級選舉制者。於大戰開始。迫於國民之要求。去年德皇終有提出改正選舉法律之宣言。是在今日時代。無論其爲君主政體。或民主政體。而咸採普通選舉制者。實世界之大勢也。甚至盎格魯撒克遜人種之諸國。如英國、澳洲、美國諸州之一部。拉丁人種之挪威等。更進而認女子之選舉權。夫世界諸國採如此之普通選舉制者。決非基於天賦人權之哲理思想。亦非以其制度爲理想而完全之制度。乃民主主義大勢之所趨。勞階級地位增進之結果。資產階級最占政權之不可能。種種影響使然。就中如最頑守三級選舉制。資產階級最占政治上優勢權之普魯士。亦竟向普通選舉而得。皇帝之公約爲尤足明示此民主主義之潮流澎湃者也。

(二) 隨代議制度而起之第二問題。卽二院制抑一院制之問題也。立憲政治最初之理論。爲保障人民之權利。預防政權之濫用計。使權力與權力互相節制。而保其均勢。三權分立論。卽依之而起者也。議會之組織。亦同此理論。以分爲兩院互相節制之必要。此理論之要求。蓋與英國傳統的習慣相同。使兩院制普及於世界者也。然近時立憲政治之發達。與其謂權力之分立。實謂權力統一爲尤要。故一面議會與政府相調和。實現議院內閣政治。同時議會之組織。亦反二院制本來之趣意。示將趨一院制之徵兆。如英國貴族院之權。被限制於法律。殆近於舉一院制之實。卽此徵兆之最顯現者。而此固又近代民主主義急速發達之一結果也。

(四)民主主義者。就立法政府而要求民選議會。同時就行政政府亦要求國民的政府者。也。何謂國民的政府。蓋指當政局之任者。基於國民之輿望。得其信賴而執政之。謂近代權力統一之趨勢。使政府事實上為權力之中心。立法預算。固須議會之同意。而事實上大部分依政府之意思而決定。故國民的政府之要求。日益切要。直可謂為近代民主主義之中心思想。若夫組織此國民的政府最明確之方法。則在選舉。惟此僅限於民主政體之國。如美國大總統。依人民之選舉而來。即其實例也。其在君主政體之國。國民的政府不能形成法律上之制度。僅實現於政治上之事實。所謂責任內閣制。或議院內閣制。是也。此點在民主國中如法國。即帶君主國之色彩而行。議院內閣制。議院內閣制者。內閣直接對於議院負責。即間接對於人民而負責。以受其信賴與否為進退之準衡者也。由是而言。內閣務博取國民之信賴而始有鞏固之可望也。

(五)民主主義者。要求國民之自由者也。關於此點。當立憲制度最初之理論。因反對舊時代之專制政治。務重個人之自由。制限國家之權力。自由平等之語。實初期民主的運動之標語。蓋當時之思想。謂國家之任務。專在保障社會之安寧。維持公眾之秩序。惟於此目的之限度內。始得命令於人民。然至十九世紀下半年期以後。關於國家任務之思想。已漸變化。咸認國家不僅有維持治安之目的。更進而有助長社會福利開發文化之任務。國家責任。既日增加。隨而對人民使用強制權力之範圍。亦日繁廣。此次大戰開始後。英美咸棄其夙守之自由募兵主義。而採強制徵兵主義。即最近顯著之例證。故今日人民比

之專制時代。非能加增幾許之自由。寧謂國家強制之權力爲較大也。雖然。現代人民所受國家之強制。固較專制時代爲甚。特其間。至少有殊異之四點。不可不區別者。卽第一。專制時代之強制。僅基於爲政者之擅斷。今日之強制。則須得國會之同意。故其強制。無論如何強大。乃國民自身所承認之強制。一歸諸人民意思之自由。不受外界之壓迫。第二。現代國家權力所要求於人民者。雖鉅。然至少於國民精神上之自由。如言論出版或其他發表思想之自由。必完全承認之。除顛覆國本敗壞風紀之外。國家毫不干涉。蓋思想之自由。實文化發達最要之條件。若以國家權力干涉及此。冀圖思想之統一。則不啻自絕社會進步之途徑也。第三。近代國家復有顯著之一特色。卽許結社之自由。是已。當自由平等說之初期。專重個人之自由。以個人爲社會之單位。故要求各個人有活動之自由。近頃之發達。則個人活動之範圍較狹。團體的活動於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者。益形重要。其在經濟上者。一方有勞動者所聯合之職工組合。一方復有資本家所聯合之嘉特爾與託辣斯。在政治上者。則有所謂政黨。故今日之社會。與其謂爲個人的社會。毋寧謂爲團體的社會而爲之基礎者。卽結社之自由是也。第四。又現代國家特色之一。卽全廢階級的特權。承認第四階級（案卽無資產階級者）之權利。如十九世紀下半期以來。普通選舉之制。卽其發現主因之一也。此外如勞動時間之制限。賃銀之制限。勞動協約。勞動爭議調停法。勞動保險制。養老年金制等。孰非其同一思想之發現也耶。

（六）民主主義者。又要求政治之公開者也。夫政治之爲物。在執政者專擅時代。政治守秘密主義。乃其

當然之結果。國民直處於使由不使知之地位者也。若夫近代之民主主義。則要求政治必須設施於國民批判之下。而排斥所謂秘密政治。此如就最以秘密爲要之外交論。則近頃排斥「秘密外交」之主張。日見其盛。卽其最著之一徵證也。

(七)最後民主主義之極端的實現。卽所謂國民之直接政治。是已。國民之直接政治。現於法律上之制度者。則有國民投票制。此制僅行於瑞士澳洲及美國諸州而止。其他諸國於法律上不實現國民直接政治之制度。惟值國會議員總選舉之際。各政黨關於其時之重要政治問題。各發表其意見。國民卽以贊成其意見與否。而決其投票之從違。故議員選舉之結果。足以生對於其時之政治問題。國民發表意見之實際上之效果。是議員之總選舉。實際與國民投票。殆有同一之效果。可無疑也。

夫近代民主主義之要求。不必止如上述。此外若地方自治制度。地方之行政。務任之於地方團體。勉避政府之干涉。更進而如許殖民地以自治。皆隨近代民主主義所顯著之現象也。其他可舉之細事尙多。然其重要者。則固已如上述矣。

譯者案。博士此段就民主主義應用於政治方面之事實與功用。條分縷晰。詳舉以告。可謂盡矣。我國今日非已於法律上取得民主政治組織之國耶。願一觀於政治上之措施。則與博士所舉者。名實相去萬里。此何故歟。則以大多數國民初不了解民主主義之實質之內容。果爲何若。一任武人官僚之專恣。假其名以行之所致也。西哲有恒言曰。社會者活物。法律者死物也。我國民若欲期民

國。法。律。之。有。效。非。先。於。政。治。上。期。達。其。要。求。養。其。能。力。不。可。政。治。上。要。求。之。條。件。求。之。博。士。此。段。所。舉。者。足。矣。嗟。我。國。民。幸。毋。忽。諸。

## 四

民主主義。有用於與軍國主義相對峙者。自今次大戰。謂由民主主義對於軍國主義作戰之倡議以來。於是以此兩主義爲相對之物。已成普通之解釋。雖然。此不必爲正當之論也。蓋軍國主義。乃關於宜。立如何之政治方針之謂。而民主主義。則關於宜如何而舉行政治之主義之謂。一爲施政方針之問題。一爲政治組織之問題。二者不必不相容者也。故民主主義。依今次戰爭而益強其傾向。戰後之必日盛。可以豫期。同時軍國主義。亦決無衰頹之理。以吾人之豫測。恐戰後之所趨。英美與其他聯合國方面。將增加軍國主義之趨勢。而獨與等敵國方面。轉將促進民主主義之趨勢也。

民主主義者。亦非與國家主義相反對者。也不寧惟是民主主義。蓋以全國民之力。荷國家之重任。最適合於國家主義之精神者也。特其與專制時代之國家思想異者。即專制時代。以國家爲執政者之國家。而民主主義之思想。則以國家爲全國民之國家。恃全體國民一致之努力。而達國家之目的者也。

或者又以民主主義與我帝國國體（指日本）爲不兩立之思想。此亦不解民主主義之爲何物者之誤見也。蓋民主主義。若解釋其法律上之意義。則所謂於法律上使國民爲最高之統治權者之主義。誠哉。其於我國體（日本）不能兩立者也。若夫於政治上之民主主義。則毫不抵觸國體。且益發揮國體之尊

嚴者也。於此意義之民主主義。即所謂民政主義。實明治維新以來之國是。明治元年御誓中「廣興議會萬機決於公論」之敕語。最足表現民政主義之精神者也。（下略）

譯者案此段末尾。尙有博士勉告彼邦上下。宜徹底努力於近代民主主義之精神。不可採鎖國攘夷主義。壓抑國民思想之自由。諸語。皆足爲我國今日朝野人士之藥石。不佞譯述既竟。猶有數言。敢告國人者。即（一）博士屢謂法律上之民主主義。即所謂國民於法律上得爲最高之統治權者之主義。故博士前段謂即主權在民說之所自。是我國約法上所定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之條文。自法理上論。初無不合。不必執爲十八世紀民權之舊說。而一概末撥轉啓授人以柄之弊竇也。此我國人應注意者。一（二）博士此段直謂民主主義與軍國主義國家主義亦並非不相容之物。則可知我國時賢倡國權而棄民權。重國家干涉主義而輕個人自由主義之得其一而失其一。予霸者以假竊之資。之未爲得策也。此又我國人應注意者。一。聊識所感。以質當世。

六月二十四日稿



中國  
惟一  
之大  
日報

本館開設上海望平街一五八九號

# 新申報

電話總務部五十號營業部五一號

## 定報價目

三月二元四角六月四  
元八角全年九元六角  
日本同歐美倍報資先  
惠郵票九五

## 廣告刊例

頭等二行起刊行一元  
次七角後幅三行起首  
日四角次三角八日起  
二角二方格五十字起  
首日五釐次四釐八日  
起三釐英寸二方寸起  
刊每寸首日二角五分  
次二角八日起一角半

## 煤與鐵之支配力

十九世紀雜誌

J. ELLIS BARKER

原著

劉麟生譯述

居今日而言工商業之發展。舍煤與鐵不可也。無煤鐵則無工商。無工商是國家失經濟之能力而進不足以擴充軍備。退不足以增加戶口也。然則煤與鐵二者直可謂之為國家武力後盾而已。今日英德製造業之所以能發達。軍備之所以能精強。非由種族賦有特質大半皆由礦產之富而來。世界產煤鐵之國當以英德美三邦為巨擘。寶藏天授。至可驚羨。次則為拉丁諸國及歐洲之史拉夫各邦。美國威斯根辛省大學教授赫斯君 C. R. VAN HISE 於所著美國富源保存論一書中有言曰：「礦產物中最要者莫如煤鐵。次之一國富有煤鐵者。于文化有密切之關係。英德美商業最發達之國也。皆擁有巨大之煤礦與鐵礦。故今日國家出產煤鐵最多者。足以稱雄于一世。」

自來歷史家與談政治者。鮮有注意於此項經濟要素。過去之戰爭。僅視為帝王與將帥之野心。政客之陰謀。國際之感情所釀成。而不知其中往往含有經濟競爭意味。亦由人人習焉不察故耳。試觀上古游牧時代。此族與彼族之爭鬪。不外因牲畜耕地飲水數者。而肇釁。甚有爭一果園與奴婢而釀起今日所謂國際交涉者。吾儕閱史或讀聖經時。遇有茲事。固不以為怪也。迨文化漸昌。國際之爭端始注意於膏腴廣土。以為耕植之用。如尼羅河幼發拉底斯河之下游。北德意志。匈加利。耶巴地之平原。皆為古昔戰爭之目的物。是矣。又如商業萌芽時代。所爭者不過為某處之漁港。和蘭人與中世紀北德商會 HANSEATIC LEAGUE 之競爭。其已事也。然商務推廣之後。則目的物迥異乎曩昔。有欲專萊因河之航權者。

煤與鐵之支配力

## 煤與鐵之支配力

## 二

有欲攫一良港如安都厄爾比（在比利時）者。小之欲壟斷香料出產大之欲左右世界商情。彼羅馬與迦太基之交戰。非真欲霸天下也。各欲據西西利島爲己有。而不能相下耳。西西利何足垂涎。則以產麥最盛爲南歐天府之土耳其。雅典人欲供給人民以麵包。而與薩拉勾斯人戰。希臘欲得黑海之穀麥。而與特羅人戰。謂非經濟競爭之一般哉。

雖然過去之國際競爭。殖民地與商業之競爭也。現在與將來之國際競爭。則煤鐵之競爭也。蓋今日時代。乃一工業發達時代。一切事業待煤鐵而後舉。然後始有廣土衆民之可言。始有帝國主義之發展。此意惟德人深知之。至歐洲各國如英法意等。尙未認煤鐵之重要。勝於他項事業。多數外交家與政論家。謂征服一國之宗旨。在得其土地與人民。而德人之意。則曰。得土地者。欲得其煤鐵也。鐵道汽船軍械。無一不恃乎此。無煤鐵。則工業未有不滯。人民增加。率未有不銳減。國家焉有富強之希望哉。故德人出死力以戰。協約國其目的不外乎欲盡得歐洲出煤之地。產鐵之區。令協約諸邦受經濟上之打擊。因而有軍事上之失敗。德人有言。煤鐵二者。天然之機械。間天然之武庫。徵之今日戰事。益信。

拿破崙有言。戰爭之道。多助者勝。今有甲乙二軍隊。其槍砲皆精。其餉精皆足。卽組織與訓練亦無一不同。則勝負之數。惟視人數之多寡。毫無疑義。國愈大者。出兵可愈多。是以古時帝王志在侵略他國之農田農田所在。人民自多。今則煤鐵出產之區。人烟始爲稠密。英倫自煤礦開掘。工業振興。後戶口加增。極速。觀下列表。可以知其梗概矣。

年度	人口
一六〇〇	四·八一·七一八
一七〇〇	六·〇四五·〇〇八
一七六〇	六·四七九·七三〇
一八〇一	八·八七二·九八〇
一八四一	一六·〇一一·七五七
一八八一	二五·九七四·四三九
一九一一	三六·〇七〇·四九二

上表僅列英革蘭與威爾斯逐年人口總數。十七世紀中英民從事於農業者猶多。商務無甚可觀。故人口增加率僅百分之二十五。十八世紀之初。經濟界情形仍如曩昔。故自一七〇〇年至一七六〇年。戶口僅增百分之三十五。英之『工業革命』始於一七六〇年。其時煤礦既掘。製造事業多改用機器。於是自一七六〇年至一九一一年。此一百五十年之間。人口迺增至百分之四百五十五。而一八四一年之人口。視一八〇一年之人口。幾增一倍。而上下相距不過四十年。何增加之神速也。一九一一年之人口。四倍於一八〇一年。爲時不過百有一十年耳。平均計之。以製造區域人口加增最速。商務城鎮次之。若農業之地。人口轉減於一八〇一年之數。固由近日重農者少。亦由機器通行而後。一人可作數人之

煤與鐵之支配力

煤與鐵之支配力

四

事故也。總之近百餘年內。城鎮人口。有九倍十倍於往日者。均屬工業區域。試取製造最盛之各大城。而比較其今昔人口之懸殊。可知此中之連帶關係焉。

地	一八〇一年之戶口	一九一一年之戶口
曼徹斯特	九四・八七六	九四五・六九〇
利非普爾	八二・二九五	七四六・四二一
伯明罕	七〇・六六〇	五二五・八三三
里芝	五三・一六二	四四五・五五〇
賽夫費爾德	四五・七五五	四五四・六三二
伯拉德福德	一三・二六四	二八八・四五八
那丁罕	二八・八六一	二五九・五〇四

德國戶口增加亦速。自一八八〇至一九一〇年。農業發達。在歐洲為最。穀麥菜蔬之出產。倍蓰於往日。此三十年內。戶口增多至一九五〇〇〇〇。而鄉村戶口轉減六〇〇〇〇。足徵人口增加專恃製造區域矣。德國大城之戶口增加如下表。

地名	一八八〇年之人口	一九一〇年之人口
漢堡	二八九・二五九	九三一・〇三五

美國爲世界農業最發達之國。然以煤礦出產太多。鐵礦亦富。因之製造業亦盛。而人口遂多增加於各  
大城鎮。列表如左

地名	一八六〇年之人口	一九一〇年之人口
那勃瑾格	一四九・〇八一	五八九・八五〇
哥倫	一四四・七七二	五一六・五二七
法蘭克福特	一三六・八一九	四一四・五七六
地賽爾道夫	九五・四五八	三五八・七二八
愛生	五六・九四四	二九四・六六三
杜司堡	四一・二四二	二二九・四八三
道特蒙	六六・五五四	二一四・二二六
蓋而孫扣行	一四・六一五	一六九・五二三
波峽	三三・四四〇	一三六・九三一
紐約	一・一七四・七七九	四・七六六・八八三
支克哥	一〇九・二六〇	二・一八五・二八三
老司安吉而	四・三八五	三一九・一九八
聖路伊斯	一六〇・七七三	六八七・〇二九

煤與鐵之支配力

煤與鐵之支配力

波斯敦	一七七·八四〇	六七〇·五八五
克利維蘭德	四三·四一七	五六〇·六六三
拔法羅	八一·一二九	四二三·七一五
舊金山	五六·八〇二	四一六·九一二
匹資堡	七七·九二三	五三三·九〇五
第特羅	四五·六一九	四六五·七六六
印第安波立	一八·六一一	二三三·六五〇
聖保羅	一〇·四〇一	二一四·七四四
鄂惟爾	四·七五九	二一三·三八一
全國統計	三一·四四三·三二一	九一·九七二·二六六

六

世界人烟最稠密之地。多在煤礦附近。徵之各國皆然。往日人民謀生之道。專恃手工。今則改用機器。一人爲之。足抵數十人之力而有餘。故其地用機器愈多者。生產力愈大。商務愈興盛。而人口自愈增加。法國人口不能增加之故。由產煤太少。機器不克用於比戶。夫製機器必用鋼鐵。而使用機器必需煤。一國乏煤與鐵。卽無通用機器之希望。欲富而強。何可得也。

煤之用途。多恃工業一方面。居戶用煤。究居少數。據英政府特派委員之調查。一九〇三年英國煤之消費統計如左。

用途	數噸
鐵道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沿海船隻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工廠	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採礦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鋼鐵事業	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他項冶金及採礦事業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磚瓦玻璃化學藥品製造業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煤氣事業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家用	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總計	一六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觀上表。知居戶所用之煤。僅佔全數五分之一。近十餘年來。蒸汽事業更形發達。用煤之途。愈廣。工業上。煤之消費額。必不止此。可斷言也。

欲知煤在今日之重要。當取世界各國近五十年來。煤之消費細為比較。知消費增加之速。則生產增加之速。不言可喻。茲據最可靠之各國年鑑。列表如下。

煤與鐵之支配力



煤與鐵之支配力

八

國名	英國	德國	美國	奧國
一八六五	噸數 九九·七六〇·〇〇〇	噸數 二八·三三〇·〇〇〇	噸數 二四·七九〇·〇〇〇	噸數 二·〇三〇·〇〇〇
一八七五	一三五·四九〇·〇〇〇	四八·五三〇·〇〇〇	四八·二〇〇·〇〇〇	一三·〇六〇·〇〇〇
一八八五	一六一·九六〇·〇〇〇	七三·六七〇·〇〇〇	一〇二·一八〇·〇〇〇	二〇·四三〇·〇〇〇
一八九五	一九四·三五〇·〇〇〇	一〇三·九六〇·〇〇〇	一七七·五九〇·〇〇〇	二七·二五〇·〇〇〇
一九〇五	二三九·八九〇·〇〇〇	一七三·六六〇·〇〇〇	三五·一一三〇·〇〇〇	四〇·七二〇·〇〇〇
一九一三	二八七·四一〇·〇〇〇	二七三·六五〇·〇〇〇	五〇四·五二〇·〇〇〇	五一·五八〇·〇〇〇
年度	法國	俄國	比國	其他各國
一八六五	噸數 一一·八四〇·〇〇〇	噸數 三三〇·〇〇〇	噸數 一一·八四〇·〇〇〇	噸數 三·一六〇·〇〇〇
一八七五	一六·九五〇·〇〇〇	一一·一七〇·〇〇〇	一五·〇一〇·〇〇〇	六·八九〇·〇〇〇
一八八五	一九·五一〇·〇〇〇	四·二四〇·〇〇〇	一七·四四〇·〇〇〇	一三·三九〇·〇〇〇
一八九五	二八·二四〇·〇〇〇	九·一〇〇·〇〇〇	三〇·四一〇·〇〇〇	三〇·二二〇·〇〇〇
一九〇五	三六·〇五〇·〇〇〇	一七·三〇〇·〇〇〇	三一·八四〇·〇〇〇	四七·六二〇·〇〇〇
一九一三	四〇·一九〇·〇〇〇	二九·八七〇·〇〇〇	三二·五〇〇·〇〇〇	一一·二八〇·〇〇〇

世界產煤增加表(總數)

年度	噸數
一八六五	一八二・〇八〇・〇〇〇
一八七八	二八五・三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五	四一三・八二〇・〇〇〇
一八九五	五八一・一二〇・〇〇〇
一九〇五	九二八・〇二〇・〇〇〇
一九一三	一・三三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六五年製造事業始通用機器。煤之消費遂廣。然一八六五年不過用一萬八千二百萬噸煤。一九一三年乃至十三萬二千一百萬噸。幾七倍於往日。而有餘。然則世界之工業進步。可以煤之生產計之。尤可以煤之消費計之。此五十年中。英國產煤三倍於往日。德國產煤十倍於往日。美國則二十倍於往日也。一八六五年英國出煤佔全世界百分之五十五。科伯登 COBDEN 謂英為世界之工廠。良非虛譽。然至一九一三年。英國煤產僅佔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二。世界工廠之稱。恐亦將取消矣。

英德二國之富強。與其工商之發達。均由產煤之能佔優勝。一九一三年。英德美三國產煤總額。佔世界全數百分之八十。而強英之殖民地。如印度等處。出煤五千三百七十一萬噸。已占世界產額百分之四。

煤與鐵之支配力

煤與鐵之支配力

有奇。歐戰前一年。英德二國產煤占歐洲總數百分之八十五。是六倍於其他各國共同出煤之數也。由此觀之。英德之物質文明。雄視一世。人口滋殖。莫與之京。非其來有自哉。謂二國人民得天獨厚。誣矣。當一八六〇年。世界產煤最盛用煤最多之國以英為首。及美國工商業大興之後。產煤尤多。遂駕英倫而上之。茲舉美國逐年產煤統計表如左。

年度	噸數
一八一四	二〇
一八二〇	三〇八〇
一八三〇	二八五・七七九
一八四〇	一・八四八・二四九
一八五〇	六・二六六・二三三
一八六〇	一三・〇四四・六八〇
一八七〇	二九・四九六・〇五四
一八八〇	六三・八二二・八三〇
一八九〇	一四〇・八六六・九三一
一九〇〇	二四〇・七八九・三一〇
一九一〇	四四五・八一〇・〇〇〇
一九一三	五〇四・五二〇・〇〇〇

煤之生產力有二要素。一即產額多寡。二則掘煤之難易。定煤質之良窳。煤層入土甚深。往往受地質上之變化。(如洪水之類)因之煤質不佳。若近地面之厚煤。既易開掘。值價亦廉。故各國之煤。質地各異。開掘之便利與否各自不同。欲研究之。有專書在。茲就一九一三年坎拿大地質學會所刊行世界煤業譚一書中節錄一表如下。

世界產煤定額表

歐洲	七八四·一九〇〇〇〇噸
北美洲	五〇七三·四二六〇〇〇噸
南美洲	三二·一〇二〇〇〇噸
亞洲	一·二七九·五八六〇〇〇噸
非洲	五七·八三九〇〇〇噸
澳洲及海洋洲	一七〇·四一〇〇〇噸
總數	七·三九七·五五三〇〇〇噸

自上表觀之。北美洲產煤最多。約占三分之一。南美洲澳洲非洲地多未墾。故出煤尚少。次多者為亞洲。而亞洲諸國中。煤源最富者。推中國。中國之山西省。出最佳之煤。佔地極廣。且鐵礦亦甚富。德人佔據膠州。其志不僅在擴充商務。實欲進取天下最佳之煤。鐵而用工價低廉之中國。苦工開採之。其為計狡矣。

煤與鐵之支配力

煤與鐵之支配力

一一

設印度不產米穀而專出煤鐵則英國受印度之賜必不止如今日此人人所公認也歐洲煤田可居第三煤質不及亞洲產額不及北美設長此不能以電力日光代煤為駛行機械之用則美國不僅變為世界惟一之大工廠且為最富庶最強盛之國再越百餘年歐洲諸國或因乏煤降為第二等強國未可知也再列細表以為證

歐洲煤額分配表

德意志	四二三·三五六·〇〇〇噸數
英吉利	一八九·五三五·〇〇〇
俄羅斯	六〇·一〇六·〇〇〇
奧斯特利亞及匈牙利	五九·二六九·〇〇〇
法蘭西	一七·五八三·〇〇〇
比利時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西班牙	八·七六八·〇〇〇
司畢資伯根(註一)	八·七五〇·〇〇〇
和蘭	四·四〇二·〇〇〇
巴爾幹半島諸國	九九六·〇〇〇
意大利	二四三·〇〇〇

瑞典丹馬及葡萄牙  
總數

一八四·〇〇〇·〇〇〇  
七八四·一九二·〇〇〇·〇〇〇

(註一) 司畢資伯根為北冰洋一大島在挪法森伯拉島及革林蘭島之間面積為二八〇〇〇方英里無人居住俄人據為己有

北美洲煤額分配表

合衆國	三·八三八·六五七·〇〇〇·〇〇〇噸數
坎拿大	一·二三四·二六九·〇〇〇·〇〇〇
紐芬德蘭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總數	五·〇七三·四二六·〇〇〇·〇〇〇

南美洲及中美洲煤額分配表

哥倫比亞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智利	三·〇四八·〇〇〇·〇〇〇
祕魯	二·〇三九·〇〇〇·〇〇〇
亞根丁	五·〇〇〇·〇〇〇
委內瑞拉	五·〇〇〇·〇〇〇
洪都拉斯	五·〇〇〇·〇〇〇
總數	三三·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

煤與鐵之支配力

煤與鐵之支配力  
亞洲煤額分配表

中國	九九五·五八七·〇〇〇·〇〇〇
西伯利亞	一七三·八七九·〇〇〇·〇〇〇
印度	七九·〇〇一·〇〇〇·〇〇〇
印度支那	二〇·〇〇二·〇〇〇·〇〇〇
日本	七·九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波斯	一·八五八·〇〇〇·〇〇〇
滿洲	一·二〇八·〇〇〇·〇〇〇
朝鮮	八一·〇〇〇·〇〇〇
總數	一·二七九·五八六·〇〇〇·〇〇〇

非洲煤額分配表

特蘭斯法爾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其他南非各地	二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比屬康果	九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羅地西亞	五六九·〇〇〇·〇〇〇
南尼日爾地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總數	五七·八三九·〇〇〇·〇〇〇

海洋洲煤額分配表

新南威爾斯	一一八·四三九·〇〇〇·〇〇〇
維克多利亞	三一·一六六·〇〇〇·〇〇〇
昆斯蘭	一五·二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紐西蘭	三·三八六·〇〇〇·〇〇〇
和蘭印第亞	一·三一·〇〇〇·〇〇〇
英屬北婆羅州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西澳大利亞	六五三·〇〇〇·〇〇〇
塔斯馬利亞	六六·〇〇〇·〇〇〇
斐利濱羣島	六六·〇〇〇·〇〇〇
總數	一七〇·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除上列產煤之地外。尚有一大煤田在南冰洋。以目前之消費額計之。現世界之煤可保用七千年之久。美國占其半而有奇。五倍於全歐之所產。二十倍於英。煤田佔地四九六七七六方英里。幾四倍於英倫三島之地。即以本薛斐泥一省而論。煤額與英國全國所出不相上下。真可駭羨矣。

一國有擁煤田甚夥。用之不盡者。有本國所出不敷用。而仰給鄰邦者。天之分配。何不均也。列強中如法如意如日本。皆產煤甚少。法國所產。不過敷美國三十年之用。意大利所產。僅足供美國五月之用耳。法

煤與鐵之支配力



國不特出煤甚少而煤田分散各處有發現於山谷之中採掘極難開支亦大且煤質亦極駁雜法意工業之不克進步良有以也掘煤事業盛亦可爲人民闢一謀之途人口不致驟減法意諸國其前車之鑒矣。

再取上表觀之德國在戰事前煤額占全歐百分之五十五所以然者德人深知二十世紀煤鐵之重要孜孜講求不遺餘力今則德人盡得比法波蘭西俄之煤田惟恐或失益不能不出死力以戰協約俾天然武庫長在其掌握之中夫歐洲大陸之煤德既專其利不患不能戰勝攻取所向無前況彼之盟邦與國亦爲產煤甚富之國乎近者德人又欲攫取司畢資伯根島則以該島產煤不讓比利時也就目前而論歐洲出煤之地德人已佔其百分之九十五德皇雄心未已固亦有自恃之方而德之工業商業經濟武備處處勝人要亦養之有素也歐戰前德國產煤二倍於英而有餘即西法立亞一省產煤二一三五六六〇〇〇噸是較英倫三島所出尤多矣。

煤爲軍事上工業上所必需固矣然科學家用以製各種寶貴之液質於是煤之用途益廣試舉其名如下煤氣柏油瀝青煤油安息香油石腦油蒸木油阿蒙尼亞炭酸香樹膠油各種染料肥料消毒劑炸藥珍貴藥品如砂克林(煤油中之一種甜質)阿司匹靈(治感冒病)及消熱藥之類。

古時文化昌明之國以能出木料柴炭爲美今則易以煤鐵質言之今日之世界煤鐵之世界也近世各種機械以及水陸轉運之方無一不需鋼因之鐵礦爲世所重而其消費亦大一九一〇年瑞典京城(

司德和倫)開一地質學會陳列中有世界鐵鑛譚一書鴻篇巨製至可寶貴摘錄其表如下以證鐵之價值及用途永非往時所可比也

世界生鐵產額表

年度	噸數
一八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一八五〇	四・八〇〇〇〇〇
一八七一	一・二・九〇〇〇〇〇
一八九一	二六・二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〇	六六・〇〇〇〇〇〇

今日鎔鐵多以煤而不以炭。三噸煤可鎔一噸鐵。故產鐵最多之國。若出煤亦多。則其利無比。據一九一〇年地質學會之報告。世界鐵鑛之生產力。其統計如下。

洲名	目下所產之噸數	將來可產出之噸數
歐洲	四・七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〇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甚佳
美洲	五・一五四・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七三一・〇〇〇・〇〇〇 極富
亞洲	一五六・〇〇〇・〇〇〇	二八三・〇〇〇・〇〇〇 極富

煤與鐵之支配力

煤與鐵之支配力

非洲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鑛苗甚富確數未悉極富
澳洲	七四〇〇〇〇〇〇	三七〇〇〇〇〇〇甚佳
總計	一〇・一九二〇〇〇〇〇〇	五三・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極富

由上表觀之。美洲不特富於煤。抑且富於鐵。天之所賜何其厚也。再取各國鐵產。列一細表於左。

歐洲之鐵鑛

德國	一・二七〇〇〇〇〇〇	目下所產之噸數	將來可產出之噸數
法國	一・一四〇〇〇〇〇〇		甚佳
瑞典	七四〇〇〇〇〇〇		甚佳
英國	四五五〇〇〇〇〇		一〇・八三〇〇〇〇〇〇
俄國	三八七・二〇〇〇〇〇		四二四・七〇〇〇〇〇
西班牙	三四九〇〇〇〇〇		甚佳
挪威	一二四〇〇〇〇〇		五二五〇〇〇〇〇
奧國	九〇・四〇〇〇〇〇		九七〇〇〇〇〇〇
盧格森堡	九〇〇〇〇〇〇		?
希臘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

美洲之鐵鑛

比利時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
匈牙利	一三・一〇〇〇〇〇	三四・一〇〇〇〇〇
意大利	三・三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芬蘭	?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波斯尼亞及 赫賽哥威拉	?	一一・三〇〇〇〇〇
布爾加利亞	?	七〇〇〇〇〇
瑞士	八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葡萄牙	?	三九・〇〇〇〇〇〇
總數	四・七三二・八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八四・六〇〇〇〇〇
合衆國	二・三〇四・〇〇〇〇〇〇	三七・二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紐芬德蘭	一・九六一・〇〇〇〇〇〇	極富
西印度	八五六・八〇〇〇〇〇	四五四・〇〇〇〇〇〇
坎拿大	甚佳	恐甚富
墨西哥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恐甚佳

煤與鐵之支配力



非洲之鐵礦

阿耳及爾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
突尼斯	?	極富
其餘各地	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極富	
總數		

海洋洲之鐵礦

新南威爾斯	二六・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西澳大利亞	?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甚佳
南澳大利亞	?	一二・三〇〇〇〇〇〇
昆斯蘭	?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維克多利亞	?	尙佳
塔斯馬利亞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紐西蘭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甚佳
總數	七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七・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甚佳

就目前而論。美國煤田最富。鐵礦亦最富。煤五倍於全歐之所產。鐵三倍於全歐之所出。茲將各國逐年產鐵增加表列後。

煤與鐵之支配力

年 度	英 國	德 國	美 國	奧 國
一九一〇	四〇〇一〇〇〇〇	三〇四〇〇〇〇	一八〇四〇〇〇	二五五三〇〇〇
一九〇五	三〇七七〇〇〇	二一二五〇〇〇	一三一〇〇〇〇	二〇七五〇〇〇
一九〇〇	三〇〇五〇〇〇	一四五三〇〇〇	八二九〇〇〇	一〇八三〇〇〇
一八九五	一六三〇〇〇〇	五三八〇〇〇	七一三〇〇〇	一〇三九〇〇〇
一八九〇	一四一六〇〇〇	四二七〇〇〇	五四〇〇〇〇	五五七〇〇〇
一八八五	一二九〇〇〇〇	二九九〇〇〇	四七一〇〇〇	四一三〇〇〇
一八八〇	一〇三八〇〇〇〇	一四七九三〇〇〇	二七七四〇〇〇〇	三〇一〇〇〇〇
一八七五	七三六九〇〇〇	三六八七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〇	七一五〇〇〇
一八七〇	六四三二〇〇〇	二〇二九〇〇〇	二〇五六〇〇〇	四六三〇〇〇
一八六五	四八九六〇〇〇	九七五〇〇〇	八四五〇〇〇	二九二〇〇〇

二

總

係

世界產鐵增加表(總數)

年度	噸數
一八六五	九·四八一·〇〇〇
一八七五	一三·九二〇·〇〇〇
一八八五	一九·七九二·〇〇〇
一八九五	二九·三八七·〇〇〇
一九〇五	五四·〇五三·〇〇〇
一九一〇	六六·三三一·〇〇〇

細觀上表自一八六五年至一九一〇年鐵之產額由九四八一〇〇〇噸增為六六三二一〇〇〇噸。易言之七倍於前。與煤增加之比例恰同亦一奇也。一八六五年英國煤產額占世界百分之五十五。鐵占百分之五十二。至一九一〇年煤僅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鐵僅占百分之十五。又二分之一。而此四十五年間德國產鐵十五倍於往日。美國產鐵三十三倍於往日。英國僅一倍於往日耳。英德美合產鐵五二九一三〇〇〇噸占世界產額百分之八十。此三國工商振興之故亦今日富強之所自也。三國中以美鐵最富。而在歐洲各國中德可居首。戰前產鐵之額比法多十分之一。三倍於英。共占全歐產額四分之一。意大利既乏煤。復乏鐵。每年所出約足敷美國數月之需耳。

煤與鐵之支配力



## 煤與鐵之支配力

二四

法國之鐵鑛發掘不早。因出煤太少之故。開採益難。鐵多產於東部。以伯籟爲中心點。地近德之寶資城。德於戰事初發軔時。即得之勞萊茵省。亦產鐵。自普法戰爭後。爲德所有。今則法國產煤鐵之地。大半爲德所佔。據即比國產鐵最著之盧格森堡。亦爲德人之囊中物。他如波蘭西俄之鐵。均併於德。而德人之意。非將西班牙鐵業壟斷之志。猶不足。蓋不如是。歐洲大陸上之鐵。仍有他人染指餘地也。以目下形勢觀之。德在歐洲擁煤鐵最富。非至勢窮力竭。必不肯以此擄掠之物。還之故主。此固顯然易見矣。德國之政治家與軍事家。常謂欲霸歐洲。非盡得歐洲之煤鐵不可。彼等謂煤鐵爲戰爭之主腦。平和之後盾。尤爲發展經濟之利器。國家無煤鐵工業。進步人口永無增加之望。反之則國富兵強。人烟稠密。戰必勝攻必取。此今日第一等強國所由來也。

一九一五年。德國全國大商會。遞呈與首相。頗可玩味。其言曰。『吾國次發展國家主義及軍國民主主義。必先從煤鐵入手。法之伯籟。已爲吾有。然切不可因此自畫。吾所望於政府者。能將末斯河及迤北沿海以內之地。設法取得。則法國煤鐵之區。完全在吾掌握矣。蓋吾等目的。固非僅從經濟觀念著想也。法北部之煤。富於瀝青。殊爲可貴。綜計北法與比國。每歲產煤四百萬噸。有奇……夫吾國炸藥製時。須用煤。阿蒙尼亞。亦煤之化合物。其他如海軍所用之油。無一不取資於煤。德欲常保其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固。有地位。煤鐵之重要。當爲彼此所共悉也。』

許墨休教授 PROFESSOR SCHUMACHER 德之經濟學家也。有言曰。『德之鐵鑛。多來自勞萊茵省。此

普法一役之結果也。當時俾斯麥不知伯賴亦產鐵甚富。故未要求法國割該地與德。今茲始以百戰得之。殊令人滿意。至於煤之重要。不亞於鐵。德本有萊茵諸省出鐵。今又得北法及比。製炸藥從茲不患無焦煤矣。」

觀以上言論。德人之注重煤鐵。可知。歐戰告終。德人如得勝利。必歸功於其煤鐵事業之能專利而不歸功於其殖民事業之發展。德人謂欲霸歐洲。必富煤鐵。斯言良信。雖然。今日世界將無一不受煤鐵之支配。又豈獨歐洲爲然哉。

煤與鐵之支配力

擁護共和發揮正義

# 民國日報

消息靈通推為第一

二六

開設在  
上海中  
盤街南  
市第五  
路第一  
百零一  
號  
電話四  
千八百  
十六號

## 鐵與鋼製鍊之大要

緒言

李華摺

予今執筆論鐵。嗚呼是物也。殆常與血相結合。而爲禍福各半面之魔王乎。近世人智日啓。種種文明利緣。器是而生。增進人類幸福。詢足多矣。惟堅甲利兵。胎原於此。防範不慎。浩劫隨之。歐陸之互相殺伐。巨數年於茲矣。燦爛繁華之地。徒聞鐵血腥膻。又安得非是物之一時惡作劇也。明知其爲慘無人道之媒介品。而競爭場中。尙皇皇求之。恐或失者。有生好殺。天性使然。未來巨殃。必由是物以醞釀之。其殘酷蓋有不堪設想者。

吾華製鐵歷史。遠在四千年以上。其詳固不得而聞也。西法襲因。實爲東洋之鼻祖。漢水之旁。龜山之麓。煙筒高聳。黑塵蔽天。客有過武昌者。類能言之。然誕生數十寒暑。技術既遲遲不進。而引狼入室。仰鼻授人。幾有不能操縱自由者。大錯鑄成。長城自壞。金甌待補。鐵壁難恃。國民苟非鐵石心腸也者。其抱痛當與吾共之。

原鑛埋藏。遍世界無如華富。我聞如是。似亦堪誇。惟其佳者均被他人智取術掠。恐所餘亦無幾矣。嗚呼。國家近年受強鄰奇辱。半因垂涎是物而誘致之。然則鐵果爲吾國之不祥物乎。何他人竟持此以爲班列諸雄之要素也。此等喪權歷史。原非此篇所能詳。零星網羅。請觀附錄。茲所欲言。不過就製鍊而概括耳。冶金以鐵爲較難。幾爲專門之特部。艸艸成篇。誠不免漏萬之誚。惟由簡入繁。高以漸積。願

與讀者諸君常相見。苟不視為覆瓿之物。是則區區之光榮也。

### 第一節鐵與鋼製鍊之歷史

▲原始時代之狀況。人類之使用鐵。遠在有史以前。果以何法。得此黑金（見說文）文獻不足徵也。或者因自然妙用。破土而生。或者由天外飛來。如隕石者。其堅可攻。遂成重寶。迨人智日進。基於五形相生。尅之理。加以還元之易。偶獲諸焚火之中。因而加以人功。制器利用。此雖近於憶測手。而初代之民。其發見。殆不外是也。

▲秦漢間之盛況。史記貨殖傳曰：『邯鄲郭縱。以冶鐵成業。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冶鐵富。魯人曹邴亦然。』讀鹽鐵論。漢家歲入。此為大宗。然則秦漢之間。鐵工業之發達。可概想也。昔時製鍊。大抵煨以木炭。夫所謂爐。亦不過穴土而鑊之耳。山陬避壤。其遺制固猶有相襲而行之者。（中國北部之製鐵法。尙盛行於東三省。其詳見後。）

▲歐洲之情形。歐洲自利用水車以還。始發明強大送風。以增加爐內之溫度。然其事已在五百年以前。今日之熔爐。實於當時創始之。迨其後原動力加以改良。更與製鐵術以便利。同時精鍊銑鐵。而鍊鐵以生。然文明之程度愈增。鐵之需要額愈大。木炭蓋有盡藏也。供不給求。幾為斯道之頓挫。幸而石炭煨燒。骸炭。作得為燃料。界開一新紀元。製鐵業因之長足進步。至有今日之隆盛。其所由來亦漸矣。

▲近代製鋼之趨勢。昔時鋼鐵。悉鍊製耳。至西歷一千七百三十年。雖發見以坩鍋熔製鋼鐵。然其產

量亦微。至一千八百五十五年英人 Mr. Henry Bessemer 出。發見所謂回轉爐熔鋼法。製鍊上遂起一大革命。舊時之鍊製法。幾被完全壓倒。迨至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法人 Martin 利用 Siemens 瓦斯熔鋼法以製鋼。其術日精。產額日大。現時之製鋼。幾爲此法所專有矣。迄於近年。利用電氣爐之高熱。製鐵製鋼。大有移而入於此方面之新傾向。羣世界之冶金家。方集精力以研究之。已大慶其有成。苟電力而賤價也者。則舊來陳法。均可閉瑣置之。蓋斯道之將來。正方興而未有艾也。

## 第二節 製鐵及製鋼之原理

▲熔鑛爐 熔鑛爐亦稱鼓風爐。或高爐。高者近百尺。每日生產額。可以達五百噸或六百噸不等。吾國漢陽鐵廠。舊有鼓風爐二。每爐日產鐵百噸。嗣因供不足求。新設爐二。每日產鐵爲二百五十噸云。其法將天然鑛石、燃料、熔煤劑三物。由爐頂間層裝入。由爐底點火。同時送入高熱之空氣以燃燒之。使燃料中之炭素。化爲酸化炭素及炭酸。此酸化炭素向上昇騰。分與其熱於降下之鑛石。並熔煤劑之固體物。故在爐之上部。其中所含之水分。或他種氣體。使之成水蒸氣。或氣體而揮發之。爐之中部以下。則還元酸化鑛而成鐵。且吸收炭素。此時所得之鐵。稱爲銑鐵 (Pig Iron)。鑛石及熔煤劑中之不純夾雜物。則化爲鑛滓 (Slag)。使之溶解分離。而過剩之酸素炭素。因還元之作用。組成炭酸。與風中之窒素。及其他之水蒸氣。或氣體。由爐口輸出之。銑鐵與鑛滓。則溜集爐底。由比重之差異而分離。鑛滓不絕放流。銑鐵則以一定時間。使之流注於砂型中。而得條形之銑鐵。銑鐵含鐵之純量。約爲百分之九十三。含炭素百分

之三。乃至百分之五。此外尚有硅素黃磷。並硫黃等。又鑄造所常用銑鐵以製造鑄鐵。其法將銑鐵再熔解於熔鐵爐 (Cupola) 不變化其化學之組成。不過只密緻其所含之粒 (Grain) 與增加其強度耳。

▲精鍊法 製造鍛鐵 (Wrought iron) 時。約裝入銑鐵半噸於精鍊爐 (Pudding furnace) 中。而再熔解之。待其熔融。則以大鐵鈎 (Iron hook) 攪拌之。且常維持其沸騰狀態。蓋欲使各部分完全與火焰相接觸。而燒盡其中所含之炭素也。此外之不純物則與鐵分離。組成所謂精鍊滓 (Puddle onder) 以除去之。

鐵益純則熔解點益高。銑鐵之溶解。約在華氏二千度。鋼及鍛鐵。則在二千五百度。或二千八百度也。精鍊爐內之溫度。以雖能熔解銑鐵。而不能熔解鍛鐵為宜。當純粹鐵粒組成之時。一部分凝固。則成海綿形之半泥狀鐵粒。且此物與液狀滓結合。其凝結之力弱。故其中呈多數之小孔。將此海綿體分為約二百磅之小塊。送於汽鎚 (Steam hammer) 或壓搾機 (Squeezer) 之下。打成長塊而延伸之。且保持其高溫。即時置精鍊轆轤 (Puddle roll) 中。延伸為幅三吋乃至六吋。厚四分之三吋。長十五呎。乃至三十呎之桿狀體。此等桿。稱為 Puddle Bars 又稱 Nook Bars nuck 乃不潔之意。因其中尚含有多量之滓。而表面粗糙故也。再將此等之桿。切成長二吋至四吋之塊。應所需之大。積合每百磅或二百磅為一束。於熱爐中熱之。至白熱則取出。同時送入轆轤中。製成板棒。及其他所要之形狀。冷後則切成相當之大。曲者直之。然後販賣於市場。

當其出精鍊爐之後。鍛鐵原不受物質變化。以影響其化學組成。不過因除去殘滓。受機械的變化耳。即

前此為滓所被覆之鐵球。既經鍛合。且因轆轤之作用。得延伸鐵球。使之形成纖維狀。且再熱再轆轤。反覆數次。益密緻其纖維。而強韌之度益增。

▲鋼之分類 今日普通所稱為鋼 (Steel) 因其化學的性質。並物理的性質之不同。實可分之為多種。而能與最大影響於是等性質之成分者。則為炭素。高度之剃刀鋼 (Razor Steel) 約含  $1\frac{1}{4}\%$  之炭素。Spring 1% Steel rail  $2\frac{1}{4}$  -  $3\frac{1}{4}$  Softsteel Tool or Plate 1% 鋼含炭素量少者。雖容易鍛合。而不能鍛鍊 (Temper) 若含炭素至  $1\frac{3}{4}\%$  以上。非有硼砂與他之熔劑。或電氣接合。高溫接合等。則不能達其鍛合之目的。鋼含炭素超過  $3\frac{1}{4}\%$  時。適於鍛鍊。赤熱之後。即投入水或他液中。則成非常之硬。可以作種種之刃物。例如鋸。錐鑿及陶鑿等。欲高刃物鋼 Tool Steel 之硬度。往往以 Nickel, Manganese, Chrome, tungsten 等混入之。就中含 Tungsten 者。稱為高速度鋼 (High speed steel) 即於非常高速度之下。可以切斷金屬。而不失其鍛鍊性與硬度耳。

如上所述者。銑鐵含炭素約  $4\%$ 。鑄鐵不過略有痕跡。若鋼之含量。則居二者之間耳。故製造鋼時。必使之含有正確比例之炭素。其一法則將銑鐵中之炭素燒棄之。如皮舍麻法 (Bessemer process) 及開爐法 (open-hearth) 他一法則於鑄鐵中加增炭素。如滲炭法 (Cementation process) 及坩鍋法 (Crucible process) 是也。

▲皮舍麻法 此法乃將熔融銑鐵。注入於梨狀形容器中。所謂迴轉爐者 (Converter) 其底係內外二重。內底穿多數小孔。稱為送風孔 (tuyer) 強壓空氣由此而入。當欲注入熔融銑鐵時。則將迴轉爐偏於



一方。其後升起垂直。遂由二重底內送入空氣。其容銑鐵之量。十噸或十五噸不等。空氣之壓力甚大。每平方吋約二十磅。蓋可以防熔融金屬浸入送風孔也。當氣流通過熔融金屬時。儼如穿多數之針狀孔。因之燃燒其中所含之炭素硅素等。使由容器之口。得發有光輝之火花。而噴散之。

十五噸之銑鐵中。約含四分之三噸之炭素。但不過十分鐘。可將炭素燃盡。其結合之速率益增。則溫度之上昇益大。故其火焰初呈赤色。漸發大光輝。至最後則呈白色。幾非肉眼所能窺。大概送風至九分或十分鐘時。火焰忽然墜下。是因其中之炭素燃盡。而與吾人於注意也。此時迴轉爐之金屬。殆成鍛鐵。於是再將迴轉爐傾斜。且同時將送風停止。乃於其中加入適當量之鏡鐵或滿俺鐵。以成所須要之鋼。然後將液狀之鋼。注入於條狀模型 (ingot mold) 中鑄成所爲 ingot。俟其熱度未減時。則置之轆轤中。而造成塊鐵與鐵軌。

製鋼工場中。常直接從鼓風。用注湯車 (ladle car) 運搬銑鐵於迴轉爐。故不須別加燃料。使利用熔鑛爐之熱。已得達上之結果。

▲開爐法 此法又稱爲 *Siemens-mart an process* 與前述之精鍊法同。但規模大耳。其爐之容量。約容四十噸或五十噸不等。(有可容二百噸者。是爲例外。) 其加熱用石炭氣。(有時亦用油與天然氣) 此燃料氣體及空氣。未入燃燒室之先。經過蓄熱室。熱度增至千度以上。使爐內溫度。非常增高。故鐵中炭素燃完。猶足使之保持其液狀。銑鐵之攪拌。不必如精鍊時之用鐵鈎。惟加適量之鑛石。或鐵屑。並其他之

酸化物。值由自己之化學作用而攪拌之。前述之皮舍麻法。雖其所用原料。以銑鐵為限。此法則因爐內之溫度頗高。銑鐵之外。鍛鐵屑及鋼鐵屑。均可使用。以其易熔故也。銑鐵及鐵屑中。若含有多量之磷。則加生石灰。使之吸收磷而為滓。即由鐵中除去之。此以生石灰脫磷法。對於酸性法則稱為鹽基法。酸性法不用石灰。但不可不選擇含磷量少之原料以處理之。美國現在。其鹽基法只用於開爐。若在歐洲則用採皮舍麻法以製造所謂 Basic Bessemer steel 者。亦復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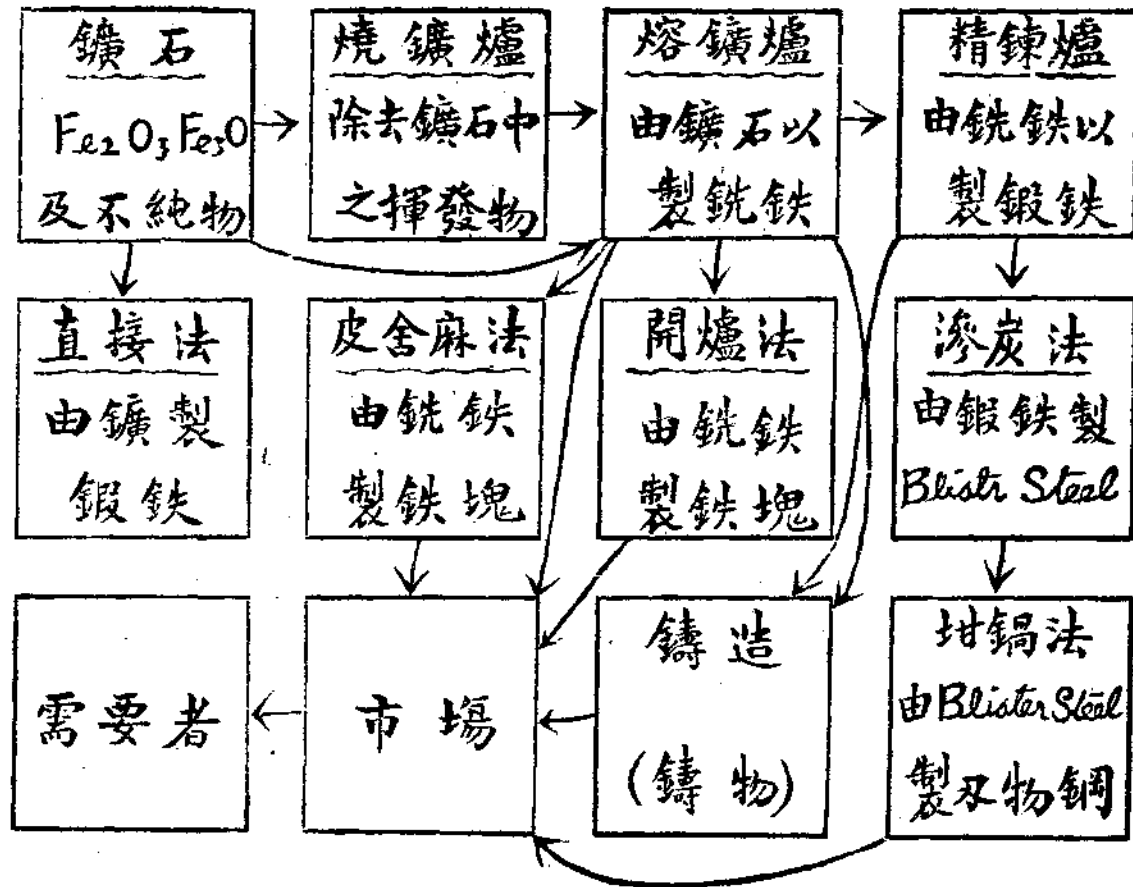
▲刃物鋼之製造 刃物鋼又稱為坩鍋鋼。往者則稱為鑄鋼 (cast steel) 係加鋼素於含磷少量之鍛鐵中而製之者也。其詳當於次節述之。最初行者為滲炭法。即將鐵棒與木炭粉末。共包藏於密閉坩鍋中。在爐內赤熱數日。此炭化棒 (Carbonized Bar) 俗稱為 Bister steel。乃切為小塊。再熔於坩鍋中。由是注入型中。鑄成小片。最新之法。則將鍛鐵小塊。直接置於密閉坩鍋中。混合適當之木炭末。而鎔解之。其他之成分。如鉻 (Chromium) 及鎢 (Tungsten) 亦加入此坩鍋內。

▲可鍛鑄物及鋼鑄物 可鍛鑄物與上述 (Bister Steel) 法相反。即不加炭素於鍛鐵中。而由鑄鐵製品中以除去炭素之法也。鑄鐵製品之置於坩鍋中。與滲炭法同。但不混合木炭。惟用酸化鑛 (普通多用 Hematite ore) 而密閉之。使數日之間。常維持其赤熱。此時鑛中之酸素。吸收鐵中炭素。而與鐵以鋼性。古之鋼鑄物。亦與是為同樣之方法行之。今日概用溶解於開爐之鋼而鑄造之。然亦間有用小形皮舍麻法者。

▲鍛鐵與含少量炭素鋼之差異 此兩者之化學的差異雖極少。其物理的組成之差異則頗大。精爐中之純鉄小球。常被鉄滓被覆。由轆轤之工作。雖大部分可除去之。而化成鍛鉄纖維質之後。其滓尙留。鋼於溶融時其滓尙浮遊於表面。其除去較易。且其質均等。(Homogeneous) 不呈粒狀與纖維狀。因之鍛鉄對於外力。雖漸時有伸長及短縮之能。若鋼則不免急激破碎之患。又鍛鉄含有之滓。因耐酸性高。其腐蝕之度比鋼少。故適用於 *Ship Boat* 與機關車之汽錐板。反之鋼之硬度及強韌度大。故需要強力如軌條、鐵輪、銃砲、裝甲等則適用之。他如建窰物之骨格。常用塗料或塞門德土包覆之。全然不與空氣及濕氣相觸。二者殆無何等之差異。

▲鐵冶金之圖解 如一圖。由鑛石至於市場。其逕路可一望而明。能參照本節之既述。鐵之冶金法可以思過半矣。

鐵與鋼製鍊之大要



▲鐵與鋼命名之釋義 據一千九百零六年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esting materials" 會議之決定。"The uniform nomenclature of Iron and steel" 之意義可遂條記之如下。

Alloy Cast irons (合金鑄鐵) 其主要性質受炭素以外成分之影響。

Alloy steel: (合金鐵) 其性質與上同。

Basic Pig iron: (鹽基性銑鐵) 為含少量硅素及硫黃之銑鐵。得容易用開爐法以製之。(但含硅素之量必在%以下)

Bessemer Pig iron: (皮舍麻銑鐵) 為含少量之磷及硫黃。普通用皮舍麻法或酸性皮舍麻法以製之。

Bessemer steel: (皮舍麻鋼) 不關炭素含量之多少。概用皮舍麻法以製之。

Lister steel: (水泡鋼) 由加熱之作用。滲加炭素於鍛鐵而製之。

Cast iron: (鑄鐵) 含炭素之量多。無論如何溫度。不能鍛冶。

Cast steel (鑄鋼) 與坩鍋鋼同意義。現今之使用不明。

Converted steel (迴轉爐鋼) 與 "Lister steel" 同意義。

Charcoal hearth cast steel (木炭爐鑄鋼) 在木炭爐中除去銑鐵之硅素及硫黃。而尚含有多量之炭素。

Crucible steel. (坩鍋鋼) 不拘含炭素之多少。皆可用坩鍋製造之。

gray cast iron and gray pig iron (灰鑄鐵與灰銑鐵) 斷面被黑鉛 (graphite) 包裹。常呈灰色。故有是名。

Malleable casting (可延鑄物) 最初於鑄鐵之狀態製造之。其後則不熔解而鍛冶之。

Malleable iron: (可延鐵) 與 Wrought iron 同意義

Malleable Pig iron (可延銑鐵) 此為美國市場中使用之名稱。於其將銑鐵處理於熔解之時。鑄造雖甚脆弱。其後可不熔解而鍛冶之。

Open hearth steel (開爐鋼) 不拘含炭素之多少。均可用開爐法製造之。

Pig iron (銑鐵) 為從熔鑛爐直接所得之鐵。

Puddled iron (精鍊鐵) 由精鍊爐所得之鐵。

Puddled steel (精鍊鋼) 為由精鍊法所得之鋼。但尚含有鐵滓。

Refined cast iron: (精製鑄鐵) 硅素之大部分。已由精製爐除去之。但尚含有相當之炭素。

Shear steel (及鋼) 此為將 Blast steel 切斷之。多數重積。加以適當之溫度而軋軋之。或以汽槌鍛合。使成棒狀。將此手段反覆行之。其生成物則稱二重及鋼 (Double shear steel)

Steel: (鋼) 為於某溫度之下鍛冶之鐵。此又可概分三種。(A) 鑄造於最初可延展之時而鍛冶之。(B) 急激冷卻而硬化之。(C) 兼含以上之兩性而製造之。

Steel casting: (鋼鑄物) 無論用何法所製之鋼。但不以軋軋工作之。

Washed metal: (洗滌鋼) 磷及硅素之大部分。已由 Bell-Krupp process 除去之。但尚含有相當之炭素。

White pig iron and white cast iron: (白銑鐵與白鑄鐵)斷面上無黑鉛之現出。且非常少。故呈白色。  
Wrought iron: (鍛鐵)爲含滓可鍛之鐵。急冷時亦不少硬。 此節已完

附錄調查一

第

本溪湖煤鐵有限公司。

此公司以製鐵及採掘石炭爲目的。其資本約七百萬元。名爲中日合辦。實則日本三菱公司大倉組之獨占經營也。位於安奉線本溪湖火車站之近鄰。在滿洲中。其交通可謂至便。且鐵、煤、石灰、三原料均產於一處。可謂理想上之製鐵廠矣。

二

鐵礦多磁鐵礦。富鐵含量爲 63-70% 其礦量約三十萬噸。若貧鐵之含鐵 30-40% 者。實無盡藏。約在八千噸以上。

期

石炭之含量約二億噸。可採掘者實一億三千萬噸。每年採掘四十萬噸。內二十萬噸則製成骸炭以供製鐵之用。其餘二十萬噸。則分送於德山驛之海軍煉炭所。並八幡製鐵所。此處石炭之粘結力大。灰分少。故其質最良。(炭之元價約三圓四十錢云)

目下有熔鐵爐一基。專製銑鐵。使用工人之數。中國人四千四百四十餘名。日本人五百四十餘名。每日製銑鐵百三十噸。目下一噸之價在二百元以上。其賣出之價格約千萬元。可得純益七百萬元。現在更增加熔爐一。其大亦同。完成之後。每年可製銑鐵十萬噸。此爲吾國喪失鑛山利權之一。亦合辦之害一也。

# 民主國首領之模範

邵 鎮譯

伊利博士著 Richard T. Ely 氏爲美國偉斯康新大學經濟科主任教授是篇乃一九一七年於

吾國留美學生大會中之演說稿也譯者識

今日鄙人得與諸君相會一堂。曷勝厚幸。茲不揣譎陋。對於貴國之將來。略有建議。貢於諸君之前。惟大雅察焉。

貴國在世界上歷史最長。當英法德奧尙未立國之先。貴國文化已極發達。千餘年來世界國家之興亡盛衰。不可勝紀。如希臘如羅馬。皆古之大國。其文治時代。今已邈然不可復覩。獨貴國數千年來。仍能保持其文化。此果何力致之歟。嘗讀聖經十誡。至敬爾父母。汝得永生之句。此與華人之孝敬父母。適相符合。一國而無孝敬親長之精神。實無文化之可言。夫老成之政治家。有左右一國文化之重任。然不能謂少年新進。寡經驗而盡斥之。蓋文明進步。必須經輕率一層階級。若於社會上。或企業上。盡斥少年。不使得占勢力。則進行之力。將完全喪失。反是而偏於一方。盡斥老成。吾恐國家文化。亦未能臻完美之域。夫吾美人固非全缺尊敬服從之德性者。然吾敢言其薄弱不及華人。今日之會。諸君皆爲中國之代表。誠有足爲吾人之師資者在也。

貴國現已入於民主政體之時代矣。披覽史冊。此偉大之事業。非旦夕所可告成。實一最大進化之成績者也。蓋貴國民主主義之特質。久爲吾人注意。若州縣地方之有自治組織。以及平民起爲卿相之無階



級制度皆其最著者。雖然鄙人不敏，特有一言奉勸貴國青年，即保持己國之特長，暨毋使進化流為革命。命是已。觀於現今他國創造民主共和政府，在在是為前車之鑒。顧或者曰：美國革命演進文明，革命何患焉？是大不然。請觀伊渥氏 Professor O. A. Tilwood 社會問題一書，可知其對於革命之意見為何如矣。伊氏之言曰：革命者非社會變遷之正當方法。舉凡社會上之進步，皆因此而墜落。革命猶病，然足以毀壞一切，而有餘實非近世民主社會所能容者也。

世界諸大國中之建設共和政府，當以貴國為最遲，而亦以貴國為最速而最幸。余等今可以百五十年前之所受，與二十世紀經濟學社會學生物學之所詮，為余等之教訓。試徵之敵國，敵國之有獨立歷史，始於十八世紀之末葉，一切皆受當時社會哲學所支配。即人類實際上當為平等之說也。合衆國歷史上之特點，即在機會平等之競爭。有天然平等之說，乃生天然不等之說。於是兩說之競爭起矣。

當十八世紀之末葉與十九世紀之初一般，大經濟家政治家俱信人類本為平等，其不等之原因皆外界之境遇所致。斯密亞丹曰：為政治家為石匠，莫不由於幼年所受之教育與四圍之境遇。歐文氏

St. Owen 之社會哲學，則謂人之性質與造詣，各有不同，推究其故，莫非由於外界之境遇。無論男女，使其處於相當之境遇，其性質必與之俱化。換言之，即吾等欲造就何等性質，使之處於相當之境遇足矣。顧十九世紀與廿世紀生物學上之研究，頗注重於形質遺傳與天然不等之說。質言之，即至今日自生物學上而為民主政體之解釋，其演繹所得之結論，今尚未之見也。

上述兩說之互競。茲得比較而言焉。如吾人之權力天然平等。則機會平等之競爭。必有一定痕跡之可尋。有如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以後美國社會法制之趨向是也。夫人類天然平等之說。果確爲事實。則凡發生不等之境遇。思所以盡去之。而天然平等必然得矣。請觀國人待遇黑人之例。當日持革除奴制主義之首領。大率皆奉平等主義之人。故彼等之理想。不外去其奴隸之桎梏。與以選舉之公權。使之自爲拯救。而無如彼等之能力。尙未足荷此重負也。觀於形質遺傳與四圍境遇而生不等之說。牢不可破。則吾人之奮力爲黑人求得機會之平等。宜完全改變方針。而以負擔加諸白人。俟黑人之教育發達。財產增加。具選舉之資格。儲行政之能力。之後。再以平等之機會。加諸其身可也。使林肯而生于今日。亦必惜前此政策之誤。故夫肯領之學識。與其紀綱之職務。皆民主政治所必不可少者。善夫近世大理想家某大學教授孟格安頓 *Prof. Anton Menger* 之言曰。世上不平等之事。莫過于齊待不等之人。旨哉是言也。希臘之大哲學家柏拉圖。亦抱此思想。誠以人類既天然不等。則欲得機會之平等。必出于直接積極之力。進而言之。非有民主政治之組織。與社會上之首領。不能得機會之平等。鄙人自信此說。於生物學上人類歷史上。已確證其不誤。與諸君共相討論。願諸君注意。更願諸君他日歸國。應用于貴國待決之問題也。

關於此事。尤有重要之說焉。其一。卽經濟問題是也。十八世紀生活頗爲簡單。於經濟界尤甚。他方面之社會狀態。大半皆決于經濟上之關係。此由經濟上而解釋歷史也。迨乎今日。社會日形複雜。皆由社會

經濟發展所致。有若土地問題。欲求一簡單之解決。蓋不可得。解決之複雜。由於生活之複雜。解決之艱難。由於生活之艱難。職是之故。聰穎之士。服務于社會。當未足勝任而愉快。必也品行優良。腦力敏練。兩者兼備而後可。於是其次品行問題起焉。聞諸穆爾氏 John Stuart Mill 之言曰。吾等必須試驗社會上之改革。試驗之法。觀於社會之改革。對於個人品行之影響。可矣。吾等今日所有之政府。均未臻十分完美者。皆由於國人之品行。足以阻止社會上政治上之進步。使非吾等試圖改良政府。則於個人品行。必有一反動力。此即希臘大歷史家蘇雪梯底氏 Thucydides 所謂甲爲乙之因而乙爲甲之因也。換言之。即吾人之動作與反動。兩者相循。無時或息。吾人欲求最良之政府。必先求有最良之人民。觀夫華盛頓臨別贈言一書。所言國民無高尚之品格。國家之根本行將朽腐。無優美之宗教。而人格亦無以完成。其言有曰。凡希望政治上之發達。舍宗教與道德。不爲功。人類幸福。皆基于此。鋤而去之。而猶自詡爲愛國。雖五尺之童。亦不信之。忠實之士。固重視道德與宗教。即政治家亦宜守此。而勿失。固無別于公私也。若謂道德不關於宗教。無宗教而道德能存。吾自理論與經驗上測之。從未見有其實例。其書中復推論民主國個人之教育。爲最急之務。宜竭力倡辦。學校傳播學識。云云。可見個人品行之宜特別注視。又無疑矣。復次敵國與貴國尙有同患之病。即不樂與戎喜務和平是也。華盛頓及其他總統。皆知軍事之訓練。與國家有密切之關係。觀於三年前之經歷。可知軍事上之預備。乃自由之第一步矣。中美兩國疆土廣大。人民繁多。非行通國皆兵之制。不足以增高個人品格。激勵國家精神。如德意志之敬視軍人。固嫌失之。

過度而在貴國與敵國則又失於不及是可憾也。

又其次如作官一事貴國人士之重視較敵國有加設吾等所希望者僅在一班受有教育之人出而爲公僕爲國人畢生服務故得人。不難得才爲難得才而用之敬之爲尤難誠欲得良好結果則俸給之不宜過輕榮典之不可或缺亦有須注意者此等效用宜師德國德意志對於傑出之才賜爵號頒勳章凡有足以獎勵者無不爲之德意志進步之祕鑰何莫非此吾等國家雖無爵號而民主國之榮典亦足以獎勵賢能最近偉斯康新大學已實行以褒榮證書贈于農人之有良好成績者本雪凡尼亞有鐵路之規則凡在路服務多年忠誠昭著者印其像于小冊以資播揚蓋團體之精神每藉此而發育惜其他大學與城市之人當未盡悟此也。

鄙人於茲尤有欲一言者民主政體之國一切問題皆須取決于人民鄙意國大如貴國代議政府 *Repre-*

*sentative Government*

應較純粹民主政體爲適宜其抱有堅定政策者應被選舉而選舉者宜令其於一年

期內至多選舉兩人或三人蓋人數既少可知其所欲選舉之人其學識性情爲何如矣換言之即鄙人主張短期投票選舉 *Short Ballot* 是也長期投票選舉甚不合于民主共和之性質一則選舉者既不知所選之人之性質一則政治之機關皆操縱于此輩無識者之手短期投票選舉能得真才被選之人太平均應屬於立法團體至若社會統御之方法鄙見對於近世戶口殷繁之共和國立法發議權國民決議權皆認爲非適當之法非施嚴格之限制未見其有益於國家也綜而言之必先徵求真才而後政治

民主國首領之模範

六

上。之。籌。備。可。望。完。美。英。吉。利。選。舉。立。法。團。體。不。以。地。界。爲。限。故。若。格。雷。斯。頓。 Gladstone 及。其。他。大。政。治。家。均。產。于。英。此。亦。誠。堪。效。法。者。也。

上。述。各。端。概。括。言。之。貴。國。將。來。之。強。盛。必。然。無。疑。惟。其。第。一。事。卽。在。養。成。國。人。智。育。上。與。道。德。上。之。健。全。於。茲。尤。須。注。意。不。憚。再。述。者。卽。民。主。政。治。所。需。之。團。體。與。首。領。是。已。夫。欲。於。二。十。世。紀。之。大。共。和。國。中。求。得。適。於。民。主。政。治。之。團。體。與。首。領。則。舍。代。議。制。度。不。爲。功。此。又。在。會。諸。君。所。不。可。不。三。致。意。者。也。（下略）

## 英法聯軍理想之錯誤

大西洋月刊法國 Andre Cheradame 原著 德彰譯述

吾昔作一文。列舉德人之優點。皆就事實立論。非空言也。慨自十餘年來。德人備蒙野蠻盜賊之誚。然其國富有原料。其民勇於任事。又能精研理化機械。旁及地理人種政治諸學。故其民智民力。皆有蒸蒸日上之勢。協約諸國。徒肆漫罵。不察其以致勝之由。可勝慨歎。職是之故。研究政策。實為當今之急務。而政策有公式。其中含有六點。素為吾人所忽者。一曰陸軍。二曰海軍。三曰種族。四曰地理。五曰政治。六曰民俗。凡此六點。皆為應戰者所宜知。知之則勝。忽之則敗。美國今亦加入大戰矣。苟不欲徒耗年力。當先知協約諸國向來政策之誤。下走不敏。竊願與諸君討論之。知我罪我。皆所不計。

### (一) 重視西歐戰線說

協約國未知德人之所謂大德國主義。故謂西歐陣線宜特別重視。此大誤也。考德人之大德國主義。始於一八九五年。自是而後。德國報紙乃大倡其議。蓋當大戰以前。六千萬德民。已莫不知有所謂大德國主義者矣。故大戰既作。莫不踴躍從軍。以為此乃實行吾主義之機會也。協約國既未燭於機先。又復忽於事後。開戰兩年。尚不信有大德國主義之存在。可謂瞶之至矣。當開戰之初。德人定東侵之計。意欲聯絡亨波 (Hamburg-Persian Gulf) 制歐亞。死命而協約國疑其圖法。故於但紐陣線 (Danube Front) 不甚注意。而住重兵法。邊阻其西師。至奧匈東侵。則未籌及。故東歐陣線。由俄國獨力負責。而英法多忽視之。意謂此次大戰力能持久者。必得最後之勝利。今勁敵之德在西歐。謀吾二國易於聯絡。當聚全力以爭愛爾。

塞。斯。勞。倫。 *Alsace Lorraine* 若夫巴爾幹與土爾其則可置諸不問且一時實亦無抽調之兵也雖然勝負之數不能決於西歐協約國非不知之也其於此深壕高壘無非藉以自保欲於此地決大勝建大業使德人絕其壘斷亨波之慾望則協約國自信未能夫有自知之明而不能立變方針另籌勝算則重視西歐戰線之說誤之也考主張重視西歐陣地最力者曰可倫雷賓登氏 *Colonel Repington* 雷氏假泰晤士報之力鼓吹其說致協約諸國皆爲所誤吾辭而闢之非得已也數年之前當吾首倡英法合併論爲衆所反對之時泰晤士報獨贊同吾說是泰晤士報乃吾良友也與友挑釁似屬不情然雷氏藉是報之力發其邪說遺毒無量責任所在故吾不能不與之辯苟能將雷氏之罪暴於天下使天下之人不至再爲所惑則吾願償矣然其事甚難何也雷氏之說至今猶盛各國報紙震於泰晤士報之名多有附會之者故非有確實事實以證之固難闢其說也吾今試節錄勒登報 *The Timp* 通信一節並爲諸君正其誤其文曰就現勢觀之德軍敗而吾軍勝德國報紙亦承認之又曰每戰吾軍損失甚少因吾軍戰略優也故吾軍勝算可爲預期又曰意大利俄羅斯皆力能勝敵俄雖情形不佳尙無大礙以上云云非皆雷氏對於大戰之預測乎乃未及一月而意大利敗信傳矣俄羅斯革命起矣羅馬尼亞情勢危矣夫意國之敗俄國之亂苟嘗留意於意俄軍事者類能於數月前言之而雷氏獨昧於此者以其重視西歐之理想惑之也然雷氏之有此種理想果自何時而有乎一九一四年八月雷氏嘗著一文論東西歐之戰局及德軍之戰略字裏行間已將彼所認定之重要戰地暗爲指出原文載於一九一四九月一號勒登報其略曰

「戰吾志也。雖敗退至大西洋亦必戰。德人所懼者戰期延長。蓋戰期一長則德之工商必受大損。爲吾國計宜力守陣地阻其進行不可輕師暗襲。墮其奸計。苟英法一日存在則德人一日不安。吾阻之於前而俄襲之於後。德人軍分力微勢必不支。計期兩月俄軍可抵柏林則勝負判矣。」統觀全文可知後來重視西歐之說無非自此而生。如雷氏之說聯軍但戰於法而以侵德之舉讓諸俄人則兩月之後即可環德皇之首於帳下矣。夫此種聲東擊西之法昔人用以取勝者多矣。然俄軍之戰鬪力如何俄邊之防禦力如何雷氏未計及之也。德軍之戰略如何柏林之防禦如何雷氏亦未計及之也。故兩月之期轉瞬已屆而俄軍痛飲柏林之舉則尙在討論中也。雷氏不悟其失復作一文直倡其重視西歐陣線之說以阻派兵赴塞之議。其文曰：「吾輩何爲但殺德人而已。日殺萬人則戰勝必矣。勞師遠出授敵以隙不可行也。今者大戰之費已不可數。然勿慮也。吾旨在殺德人而已。」此文既出大爲協約國所許可。遂罷救塞之舉以爲可坐操勝算矣。不幸至一九一五月德人侵塞之舉竟爾實行。當是時使協約國果能立即由塞耶尼加 *Enlorka* 及山弟哥命多 *Santi Quaranto* 連兵赴塞則塞猶可保。但紐 *Dumbe* 陣線亦不至於破。不幸雷氏又倡邪說以爲數月以來德人於東西陣線無所發展。蓋德人已將失其能力矣。當此之時以保法比陣線爲最要。抽兵他出示敵以弱則負其責者吾恐不在枕戈荷戟之士而在帷幄運籌者也。雷氏言論影響甚大而塞爾維亞國乃萬劫不得復矣。

繼雷氏而重視西歐陣地者有施繆提將軍 *General Swute* 將軍謀勇兼優者也。然以生長外國之故未



悉歐洲諸國國際間之內容。一九一七十月。施繆提將軍。承召爲商部長。曾有演說。人多重之。蓋施氏固英國戰時內閣之閣員也。施氏之言。大致以爲中歐各國。除俄國方面。可謂處處失敗。而聯軍一進至來因河。Rhine 則德人必請和矣。又曰西歐陣地。今極堅固。意國方面則甫經大勝。又安能疑其不支乎。斯氏之辭。固較爲近理。然其遺毒無量。則與雷氏之說等。自有大戰以來。輿論爲名人言論所淆亂者多矣。雖非夫己氏之有利於此。但其所見者小。所慮者近。所言自多不中。協約國如一名園。而此等議論直不啻惡木。當意軍之敗退也。歐陸三分之二。已爲德有。而塞松將軍 Major Sir Masson 猶持此說。以爲俄亂意敗。皆不足以定最後之勝負。則定最後之勝負者。視吾英西歐之戰略而已。當是時英軍適進據坎白雷 Canhra 故塞氏頗足自豪。孰料不數日而英軍敗信聞。此又足證其說之誤也。然塞氏猶有致柳門報 *Londoner* 一函。所以發揮其重視西歐之意見也。錄之以備參考。其文曰。俄之內亂不足懼也。北意之陷不足計也。何也。以其於大戰無關也。欲獲大勝。必在西歐英軍而已。英軍在佛蘭得 *Flanders* 進行。大有泰山壓卵之勢。德人雖佔有波蘭 Poland 盧司愛納 Lithuania 哥蘭 Courland 曾不若英軍在佛蘭得佔一小村 (Passchendaele) 爲利之大。而今而後吾人勉力西方而已。

(二) 近時名人對於前說之意見

重視西歐陣線。其說甚多。統而言之。無理取鬧而已。蓋彼等皆認定戰爭爲耗費之事。協約國原料較豐。能支持較久。若力保西歐。則德人以不能持久之故。必先挑戰。戰必受痛創。而退迨至死傷過當。則必自

認。失。敗。先。提。和。議。吾。人。可。安。坐。不。動。而。操。必。勝。之。權。矣。夫。以。上。諸。說。明。達。之。士。應。莫。不。洞。燭。其。誤。而。協。約。諸。國。之。執。政。始。終。執。迷。不。悟。卽。英。才。濟。濟。如。英。法。亦。無。一。人。早。關。其。非。徒。碎。羣。力。於。西。歐。陣。線。此。又。安。得。而。不。失。敗。也。今。姑。不。論。其。他。以。兵。法。言。重。視。西。歐。之。說。卽。與。之。大。相。反。背。也。兵。書。不。云。乎。欲。助。與。國。者。必。戰。於。敵。地。敵。有。間。隙。則。以。重。兵。蹈。之。今。則。以。重。視。西。歐。之。故。不。能。深。入。致。數。年。血。戰。皆。在。法。比。富。庶。之。區。損。失。無。量。其。失。一。以。重。視。西。歐。之。故。致。協。約。國。不。能。避。實。就。虛。由。匈。牙。利。南。方。進。攻。其。失。二。協。約。國。所。攻。者。德。國。最。堅。之。點。使。德。人。能。恃。鐵。路。之。利。從。容。應。戰。其。失。三。協。約。國。專。力。西。歐。致。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均。爲。敵。有。不。徒。喪。協。約。國。恤。隣。之。義。且。亦。非。戰。略。上。之。妙。策。蓋。門。梯。尼。哥。羅。塞。爾。維。亞。羅。馬。尼。亞。爲。但。紐。陣。線。之。干。城。守。是。則。德。奧。不。能。得。布。土。之。助。東。方。卽。無。糧。餉。之。給。棄。此。不。守。其。失。四。有。此。四。失。主。張。重。視。西。歐。陣。線。者。其。戰。略。固。無。可。言。再。就。料。敵。而。論。主。是。說。最。力。之。雷。氏。所。料。德。國。軍。械。不。及。全。數。之。半。所。料。德。軍。強。弱。不。及。奧。土。匈。布。諸。軍。豈。知。後。來。德。人。之。能。守。陣。地。卽。專。恃。此。數。軍。也。耶。致。其。料。敵。軍。糧。餉。而。不。及。其。原。料。則。其。失。算。之。甚。更。不。待。言。矣。夫。英。法。海。岸。爲。德。國。潛。艇。所。封。閉。原。料。來。源。較。德。奧。爲。遲。雷。氏。獨。未。計。及。假。使。開。戰。之。初。協。約。諸。國。能。守。但。紐。陣。線。阻。敵。東。行。則。德。奧。必。有。缺。糧。之。患。今。南。線。不。守。德。奧。已。奄。有。土。布。沃。野。萬。里。出。產。山。積。若。猶。謂。其。將。爲。缺。糧。所。窘。其。非。夢。囈。乎。由。是。觀。之。重。視。西。歐。已。無。往。而。非。誤。其。誤。之。甚。者。更。有。五。(一)德。國。已。據。遠。東。漸。及。亞。陸。以。實。行。其。大。德。國。主。義。(二)德。人。不。徒。能。實。行。大。德。國。主。義。且。能。達。其。破。壞。俄。國。之。旨。(三)德。軍。能。得。巴。爾。幹。及。土。爾。其。軍。隊。之。助。(四)協。約。國。既。失。巴。爾。幹。

兵力驟減。今惟美國是賴。(五)德之軍隊得以積中西歐。向使東歐不失。則此舉不易達到。嗟夫。當今之時。雖吾不欲重視西歐陣線。不能矣。何也。除此而外。協約國固無復有重要陣線也。然有一驚人之事。不可不為諸君告者。即西歐陣線。乃德人之主要陣線也。英法不能勝德。於此而德能大勝英法。於此英法一敗。則戰局無可收拾。今為美人計。宜力守此線。以防協約之不支。但協約國出其全力。得免大敗於此。斯已幸矣。欲求大勝德人。殲厥渠魁。使斷其混一宇內之夢想。余雖不敏。竊恐無濟。

(三)英國國務總理勞耶喬其氏 Lloyd George 之見解

一九七十一月十二號。勞耶喬其氏演說於巴黎。大聲急呼。斥重視西歐之誤。名言偉論。為一時冠蓋。氏固英國之國務總理也。茲擇其警闢者。錄之如左。以供各國人士參閱。所宜注意者。則喬其氏僅知力守。但紐陣綿為戰術必要之舉。而不知其於政策上有莫大之影響也。此點可於其一九一八年正月六號。巴黎演說見之。讀者尋繹原文可也。以下係擇錄喬其氏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二號演說。

今茲大戰與昔同者一事而已。所謂世界合力封閉兩大帝國是也。此旨能達。方可談兵。蓋合國之兵。不特處處足以禦敵。且亦必能時出奇兵。攻敵無備。今以近事核之。德國海上交通為協約國所斷絕矣。陸路交通。英法俄亦分阻之於東西矣。然最要之南線。則僅一弱國當之。是弱國者甫經三戰。兵力微加。以奸皇俟隙。甘為虎俵。故其結果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於是吾可奮力於西德。已蹈隙於南南線。既破門戶。大開東方。牲畜糧食。足供軍用者。源源而來。向使南線不破。德難久支。豈能如今之富強哉。且十國昔

已。不。振。今。亦。復。興。致。我。犧。牲。全。力。爭。東。方。已。失。之。權。利。而。戰。局。變。矣。夫。吾。人。之。失。果。何。在。耶。在。無。人。負。守。巴。爾。幹。之。責。故。耳。當。是。時。英。法。已。疲。於。西。無。暇。兼。顧。意。軍。意。僅。在。卡。搜。Cunso 俄。軍。既。阻。於。羅。滿。尼。亞。之。中。立。且。邊。境。遼。遠。守。禦。爲。艱。故。欲。救。塞。爾。維。亞。而。未。能。塞。耶。尼。加。Salonika之。役。吾。亦。嘗。出。師。圖。救。塞。爾。維。亞。矣。事。机。已。失。徒。抱。過。時。之。歎。向。使。吾。軍。半。數。能。及。時。而。至。尙。可。救。塞。國。保。巴。爾。幹。半。島。但。德。南。行。不。愈。於。全。數。犧。牲。於。西。歐。陣。地。乎。君。勿。謂。此。陳。言。也。就。事。實。觀。之。則。此。不。過。如。一。書。之。首。章。全。書。節。目。至。今。猶。展。閱。未。盡。也。所。可。自。慰。者。每。當。戰。時。吾。軍。苟。得。進。一。千。密。達。或。攻。陷。一。村。俘。敵。百。人。則。欣。慰。無。已。此。固。吾。軍。之。優。點。也。假。使。將。來。能。得。五。萬。密。達。之。進。步。俘。敵。二。百。萬。人。獲。軍。用。品。不。可。勝。計。則。吾。軍。欣。慰。之。情。更。何。如。乎。

(四) 協約國領袖不能求賢之失

軍。略。失。誤。不。待。言。矣。鑄。是。錯。者。則。協。約。國。之。領。袖。也。彼。等。自。信。過。深。執。行。過。切。雖。有。一。二。練。達。之。士。知。德。人。命。戰。之。意。有。所。籌。策。亦。皆。等。閒。視。之。試。觀。一。九。一。八。一。月。五。號。喬。其。氏。之。演。說。錯。誤。疊。出。卽。以。戰。後。賠。款。而。論。苟。見。諸。事。實。則。法。必。破。產。而。法。之。鈔。票。更。不。足。論。矣。再。就。保。全。奧。匈。主。權。而。論。亦。與。協。約。國。開。戰。宗。旨。相。反。蓋。協。約。國。主。張。民。族。獨。立。而。奧。匈。所。含。種。族。最。雜。開。祈。族。Cecilia 與。九。哥。斯。拉。夫。族。Gingoslavs 忌。奧。匈。政。府。尤。甚。強。而。合。之。何。其。不。諒。也。今。世。政。客。孰。不。知。奧。匈。政。府。爲。德。人。作。犬。馬。孰。不。知。奧。匈。無。國。家。資。格。之。可。言。孰。不。知。奧。匈。無。信。與。德。國。等。是。而。存。在。則。喬。其。氏。保。全。門。梯。尼。哥。羅。塞。爾。維。亞。羅。滿。尼。亞。

英法聯軍理想之錯誤

八

諸國之言將等諸泡影。蓋德奧野心必不肯息也。即愛而塞斯勞雷 *Albace Lorraine* 之復亦難持久。蓋大德國主義不去。是地終難久保。欲去大德國主義則必自解散。奧匈帝國始夫喬其之說。衆所同認者也。而吾獨反對之。非好立異也。有不得已之理。在二十年來。吾屢以大德國主義警告國人。國人初不注意。今吾又獨闢喬其之說。得毋笑吾不自量乎。然喬其之說果行。則協約國必敗。而大德國主義現諸實行矣。雖然。吾不咎喬其氏也。協約國領袖果能知奧匈爲何物者。亦無一二。蓋奧匈問題複雜難數。苟無數十年閱歷。固難得其要領。喬其氏亦嘗與格雷 *Sir Eduard Grey* 愛司貴司 *Mr. Asquith* 亨登森 *Mr. Han deason* 討論戰局矣。是數人者。或終身未履奧匈。或忽忽一過。未加研究。故其說未足深信也。就吾所知。久歷奧匈熟悉一切者。厥有三人。一爲愛文氏 *Sir Arthur Evens* 次爲華村氏 *Mr. Selon Watson* 三爲司梯氏 *Mr. Nickham Sred* 是三人者。得一人而可以霸天下。惜政府之不知也。即以司梯氏而言。開戰之前。在維也納作泰晤士報訪員。幾二十年。交遊徧地。聲氣廣通。雖英法公使亦時就探要聞。歐戰既起。若此之人。竟不延爲顧問。可謂無常識矣。

(五) 結論

嗚呼。喬其氏一九一七演說誤矣。不意後來所擬和議。又誤之甚者也。當今之時。無論和戰。苟非改絃更張。勢必失敗。故美國苟欲見助。則當設辭以告協約國。曰。吾美既經宣戰。必竭其力。然擲兵力財力於虛。則吾美不爲也。故宣戰自宣。戰議和自議和。苟欲議和也。則領土問題。軍事財政問題。皆有研究之必。

要。非。可。忽。也。嗟。吾。同。袍。自。開。戰。以。來。當。知。戰。爭。之。重。要。矣。然。美。國。宣。戰。於。戰。局。有。大。影。響。以。美。國。優。點。甚。多。皆。協。約。國。所。無。也。美。國。遠。隔。重。洋。不。為。邪。說。所。惑。有。統。籌。全。局。之。能。力。其。利。一。美。國。加。入。歐。戰。此。為。首。次。故。彼。歷。來。惡。習。皆。未。染。及。其。利。二。美。國。倉。促。應。戰。不。無。缺。陷。然。苟。能。師。事。老。成。失。誤。自。少。維。老。成。之。士。殊。不。多。邁。然。彼。等。皆。俱。特。識。不。可。以。其。非。軍。人。政。客。而。輕。之。也。如。美。國。能。略。採。其。說。供。諸。協。約。諸。國。諸。國。不。乏。明。達。之。士。一。旦。了。然。前。失。必。能。納。吾。美。之。忠。告。趨。戰。爭。之。正。軌。行。見。殺。敵。致。果。永。為。世。界。和。平。作。保。障。也。

英法聯軍理想之錯誤

消息敏捷  
議論公正

# 神州日報

趣味豐富  
銷行普及

本館開設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十一號  
電話一千二百八十四號

## 俄國新政府首領屈祿子吉之小史

原著者 美國亞細亞雜誌  
歐金 Moissaye J. Olgin

邵 鏞譯述

屈祿子吉者 (M. Trozky) 現俄之外交總長也。與列賓總理 (Nicholas Lenin) 同屬鮑希維克 (Bolshevik) 派。此派英譯名辭曰 Majority 乃多數之義。以尙有一派與之並立者曰孟希維克 (Menshevik) 英語爲 Minority 卽少數之義也。日本稱之爲過激派。國人多習用之。不知是何取義。或以不贊成其主張。視爲過於激烈。因冠以此辭以貶之也。而國人見此過激之名辭。頗多生厭。惡俄國新政府之感想。官僚輩視之爲暴徒。爲亂黨。固不待言。其少具新智識者。亦多以無政府黨目之。殊不知鮑希維克派之主張。乃淵源於德之社會主義家馬克斯氏 (Karl Marx) 與無政府黨 (Anarchism) 畫然兩途。今特逢譯屈氏小史以餉我國人。並改正其派名爲多數。以存其真。至多數派之具體的主張。屈氏所著『多數派之記載』 (Message From Bolshevik) 一書言之甚詳。暇當譯供國人研究。

譯者識

屈氏體魁偉。稜角森然。觀其面貌。聆其言論。知爲勇武有力之士。聲如洪鐘。卽平居時亦似受壓之彈簧。偶爾發音亦甚宏亮。性喜進取。富感情。每當大庭廣衆之中。登台演說。一種莊嚴之態度。迥不可及。卽在私邸亦然。聞者必以爲其人凜凜難近。顧實不然。與之晤接者。始知其實和藹可親。眉宇間恒露一種憂愁之狀。一見而知爲憂國之士也。

俄國新政府首領屈祿子吉之小史



氏天性穎悟抱負不凡幼年即肄業大學二十年前彼以大學講學之課室爲革命事業之機關俄羅斯少年之富有才略者多思振臂一呼除暴求新況氏爲猶太人久受俄之虐政不勝其苦而又爲曾受高等教育之少年獨願受其壓制乎然則氏之活動於革命事業亦理有固然事有必至者矣

當十九世紀末葉革命家絕無活動之機會僅少數敏捷之主動者每星期私聚於郊外茅屋中講解社會主義及經濟學以灌輸革命思想而已今則數十工人會集林中由私人印刷關於革命之論說以傳佈於人民有時竟有大學學生及革命鉅子亦與於此會公然討論屈氏對於此舉熱心籌備不遺餘力從茲與工界接近熟知俄民之心理而烏拉山以西之一片廣原遂爲彼革命之試驗場矣

屈氏第一期之事業爲時甚短一九〇一年受禁於奧岱沙。*Orel* 彼之誕生地也雖居獄中手不釋卷若忘其身之爲拘囚者蓋氏知有未來之活動必先有一時之挫折故身雖在獄而氣不餒約一載後流至西伯利亞東境勒那河上 *Tena River* 之阿斯格 *At-Kut* 一九〇二年既抵該地遂時思伺隙乘機以爲逃逸計矣

乃有志者事竟成氏自阿斯格逸出後仍奔走於革命事業竭力聯絡國內外之各革命機關當一九〇二及〇三兩年間工界黨員驟呈活動之狀社會民主思想亦頗發達蓋氏爲馬克派之社會主義家其理想以爲非工人革命不足以建設共和政體也於是竭力聯合散居各城之社會民主黨俾成一強大之團體標明黨綱裁定政策顧茲事體大又非由內地機關之翼助與國外機關之印刷傳播以爲文字

之鼓吹不爲功也。

關於此事。氏曾著一書。名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二次會議記。The Second Convention of 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ic Labor Party (Geneva, 1903) 所述皆關於俄之社會民主黨中兩派之爭論。即吾人今日所知之多數派。Bolsheviks 與少數派 Mensheviks 也。兩派之手段雖不同。然均奉馬克氏之學說。而趨於同一革命之目的。氏居中調和。雖未著見有成效。然希望兩派攜手之心。固無時或釋也。

當一九〇五年。革命發生之先也。氏爲革命黨之新聞記者。固已名震遐邇矣。凡讀其文者。無不稱其氣盛言宜。辭定義密。閱者凡見論說之署名。M. Trotsky 者。必互相噴噴討論之。美國報紙對於白郎史頓 Bronstein 之自稱屈祿子吉也。亦復評論言人人殊。蓋國中人士。初未知假用別名爲俄國人常見之事。而非僅限於著聞革命黨之首領也。蓋凡革命之首領。皆不得不隱其名。故余列諾夫 Ulyanov 假名列甯。白郎史頓假名屈祿子吉。非然者。早入於秘密偵探之手矣。至謂其冒充俄人實爲荒謬。蓋屈祿子吉並非純粹的俄羅斯人。實爲猶太國人。屈氏亦從不自諱。雖美國報界之肆爲攻擊。氏亦恬然受之。此蓋其生平人格之特點也。

屈氏之對於凡屬革命黨之著名者。抑爲其革命黨魁者。不問其國籍種族。氏皆敬信之。常推心置腹。引爲契友。至對於反對革命者。則攻擊不遺餘力。凡此種種。皆爲吾人所當傾拜佩仰者也。當一九〇四年。氏之革命思想已大著聞於世人。其在極乃武 Geneva 發行之史派克報 "Spark" 內載一文。曰。正月九

俄國新政府首領屈祿子吉之小史

四

日前之紀載文中痛責自由黨乏革命之精神不克發揮共和政體之精神又憚於抗拒專制政府一遇衝突輒讓步焉薩姆斯忒服 Zemstvo 地方代表之團體也其中多數皆爲地主屬於自由黨氏對於此輩反對極烈且備言其恆怯畏蒞不能有所作爲其口才銳利指陳痛切能言他人之所不敢言者蓋氏之生平最希望光明正大之政治今茲力抗自由黨猶豫不定之政策卽其明證也氏從不抱有始無終之政策凡對於重要之問題從不守其祕密至與他人爲政治上之競爭一取磊落光明之態度尤無欺詐之手段陰險之行爲蓋氏之爲人黑白分明毫不相混而政治之觀念亦復澄清如水俾相當之表示能以寥寥數語顯明之

屈氏政治上之大方針厥惟革命其目的乃希望一強有力者出爲平民首領起而推翻官僚政治以創立共和國取得眞自由一九〇五年正月九日之暴動爲俄羅斯第一次有政治目的之暴動氏對於此舉欣喜逾恒是年革命之狂熱遍於全國各村發難勢如燎原之火政治上之競爭銳如戰場之對敵是時俄之舊政府蓋已處於四面楚歌之境矣屈氏適於此時發揮其平生之理想是卽變專制政體爲社會主義制度之大學說也其理由頗爲簡單其言曰革命之惟一勢力在於工界中人若中等社會則過於懦弱不足與語抗拒政府至若農人於政治上亦屬幼稚舍土地外他事無所過問一旦革命告成政治上之實權自應屬於工界願欲得永久之權首在得多數農人之援助得人道舍申明土地永爲人民之產業無他道也或有難者曰議院制度爲中等社會統治平民之制度今工界旣得治理國家之權

更何須平民之助以創立議院制度乎。曰：一旦平民代表得入政府，據要津，握大權，則政見上之吟域，自然消滅。然平民政治上之優勢，仍與其經濟上之束縛，各不相容，非行社會共產主義，不可欲達此旨。非平民協助，不可。十二年來，氏守此不變。今氏所欲試行之者，卽此事也。

一九〇五年之秋季，氏之所希望者，幾底於成。十月間之騷動，專制政府已無存立之餘地。雖政府允許訂立憲法，而彼得堡之工人代表會議，指揮革命，猛進無已。氏爲會中最有力之首領，吾人於此可完全知其爲人矣。氏之口才、文章，俱足以感動一般人士，萬非他人所能及。

工人代表之競爭，實屬危險。內鬨不已，外勢卽因之而入。五十日之革命首領，乃不久全體受禁矣。二年後，氏於工人代表會議史（書名）中，述革命政府之模範。其言曰：工人代表會議者，爲一組成之團體，足以統治各地之黨員，實一純正共和之團體。無分部並治，亦無兩院制度。若代表不能勝任投票者，有權召回其人，而另選賢能繼之。此等共和政體，實爲氏與列寧同希圖產生於俄羅斯者也。

氏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六號被捕，并及其同儕，翌年被流至西伯比亞。維時適值嚴冬，途中備極困苦。監察頗嚴，無由脫勉。西伯利亞各村中之流犯，均奉氏爲國民之代表，羣來致意。革命萬歲之紅旗，飄揚於雪地中，豔潔二色，兩相輝映，頗爲美觀。氏因之亦聊以自慰，而氏終不畏艱難，不辭勞苦，趁機於雪車中，遠涉荒野八百里（俄里約計五百英里），以恢復自由。其志亦可謂堅矣。

淒淒涼涼，雪白沙黃，急風自轉，日月無光。此非西伯利亞之大沙漠耶。氏於此雪車中，竟舉行第二次國

會開幕祝典時爲二月十九日也。觀於國民代表會聚於類似之議院。復觀於創立國會之革命代表。不啻漏網之囚徒。豈非至爲可笑之事。而今日全國革命氏爲領袖。諒必爲當時夢想所不及。氏之行程另有著作。記載甚詳。書名週遊沙漠記。

春初抵歐洲。卜宅於維也納。雖暫作寓公。而其光陰與精力仍全注於社會民主黨之事務。與編輯雜誌。暗輸俄境。藉以鼓吹革命。此外則投稿於他種雜誌與日報。假酬金以維持生活。

一九〇七年。萬國社會黨大會於德國瓦爾敦巴之首都。記者曾遇之於斯會。氏對於黨派互爭頗加非議。一九一〇年。丹麥都城復有萬國社會黨大會之舉行。余又與之相值。氏頗受俄國代表之誹謗。舍調和多數少數兩派外。他事似均不與同。一九一二年。氏任戰爭通信員。抵巴爾幹。乃盡知其地之情形。於是佈露兩方面之慘狀。頗爲人所注意。一九一三年。返維也納。氏自此堅信大同主義。反對戰爭。

一九一四年八月三號。氏挈其眷屬離奧都。遊蘇列區 (Nurich) (瑞士) 巴黎倫敦。而至美國。衆以氏竭力反對戰爭。故其游蹤所至。盡人皆知。當余之晤氏也。貌甚瘦削。年事已漸增。略露疲倦風塵之狀。其言論中頗不滿意於萬國社會主義。對於多數交戰國中之社會家。俱表同情。言及大戰頗爲抱羞。曾語余云。若非與少數純正社會家相善。余亦不願生存於世。語時不勝憤鬱。惟氏仍堅信大戰中諸國有共同之精神。更希望戰事息後。人道主義仍不磨滅。氏之政策之價值若何。姑不具論。惟其人之志。始終不移。而行爲正直光明。此則吾人所敢斷言者也。

## 赫德君之俄國革命觀

章錫禾

此文乃英國赫德君 Sirs. omerville Head 於北京中英協會 Anglo-Chinese Society 之演說其旨在

扶助俄國建設共和且述俄之共和有利於協約各國述事精詳措辭平允因譯之以餉國人

今晚承諸君之召。即以俄國革命情形。暨其所影響於此世界之大戰爭。及吾僑僑居中國之人民。恐無論誰何。難作一明了之答案。而尤非鄙人能於此項刻間敢爲判斷。惟將來關係之重。自不待言。茲姑就在俄都時所聞所見者。聊以貢獻於諸君耳。

俄之革命已將一載。距歐戰起後約二年有半。當是時俄極順利。獨當德師之半。及匈奧全軍。蓋意大利尙處中立時代。未曾宣戰也。而土耳其方面亦迭受大創。吾英方以兵力不足。建設新軍。顧一般希望過奢者流。竟有謂俄之能力。敗德有餘。凡遇持異議者。無不視爲叛逆之徒也。復有少數人民以歷史之見解。謂俄之戰略。宜守而不宜攻。若堅壁清野以待敵人。將使彼一無所得。困死後已。然此乃百年前對待拿破侖之法。匪可用之於今日矣。俄國此次戰爭。非若英國之早爲籌劃。凡軍械軍用鐵道等。均有名無實。而各種工業機關。又皆不備。不如吾英遠甚。一九一六年歲除之際。全國交通。卽已斷絕。德人大佔勝利。事實昭著。莫由隱諱。俄兵敗北。約計八次。由是大募軍士。調赴前敵。惟以兵工廠毀壞之故。得有完全軍裝者不及什一。且未經訓練。毫無紀律。故戰爭雖勇。安能不敗。遂致信仰長官之心全歸喪失。且或有疑其軍官若故爲棄之者。

更進而言其國內情形。莫斯科與皮屈格來特之居民爲飢餓所迫。成羣結隊。爭求糧食。而政府中人夙懼革命爆發。故對於人民務尙壓制。卽盡心助戰之士。亦不加分別。且懾以嚴刑。如有叛者。皆當不赦。此原爲消滅革命之舉。而不知反助其成也。夫人民挺而走險之心。籌之熟矣。願以爲皮屈格來特新募之衛兵。來自鄰境。彼之生母姊妹。亦在此成羣結隊。飢民之中。決不致無故殺伐。乃不意警士忽易以高加索兵之軍服。將飢民圍而困之。正舉帽歡呼。間飲彈。猝倒者不可勝數。惟實在高加索之兵。素與人民友善。未嘗相助於其間也。次日人民羣相集合。攻擊警署。卽兵士工人亦挾鎗持劍。並以機關鎗爲前驅。乘坐小車。汽車等。橫衝直撞。力爲相助。故警署盡成灰燼。幾無一免者。嗣後警士亦駕機關鎗於屋頂。藉以抵禦。一星期後。亂勢稍殺。秩序漸復。而街道中口唱法國革命歌詞者。絡繹不絕。幾令人聞之心碎。其時執政之人。爲國會中領袖議員。立廢死刑。若爲推倒皇帝後第一之要政。在一般人視之。當以爲是。惟此下級平民受專制久。歷年所忽。一日權力在握。遂大爲浮動。且決定以後不再爲戰勝二字爲人所愚。工人會兵士會到處興起。藉以監察政府。不容有阻止革命之舉。斯爲其最要之任務。此種情形。都中獨有。而外省則否。夫俄民受虐政久矣。紊亂習慣。幾成天性。數日之間。安能驟變。至自由之道。雖經獲得。更非所知。以理言之。應如何整理交通。輸送糧食。努力戰爭耶。其時軍紀雖敗壞已極。百萬健兒。思歸鄉里。而力爲鼓舞。攻輿之舉。方爲開始。惟人民聞戰。卽懼。且鑒以迭次損失。尤爲惶恐。結果如何。決非此愚民所能了解。宜乎德人之視爲易與也。米里高夫曾揚言於衆曰。果其繼續奮爭。君士坦丁 Constantinople 當可

恢復而共爲狂呼曰。吾儕曾爲皇室而戰矣。不割地不賠款。斯可矣。何戰爲。此乃今日有名之條件也。且彼輩尙有一特別心理。若軍隊再行成立。一戰而勝。則下等平民復入武人之手。舊日政治勢將復現。吉倫史齊者愛國義士也。各派之間竭力調和。以冀共和基礎立於鞏固之地。而多數心理酷愛和平。且對於中等社會異常疾視。故爲鮑希維克所傾覆。夫革命前之國會反對。是爲政治作用。而現在革命之爆發。確由於社會之反動。此不可不知者。至若青年黨或立憲民主黨之目的。務在實行憲政。及戰事較順爲主。故未曾贊示革命。恐於前途有礙也。而實行革命之人。亦並未主張非戰。惟此軍人農民爭呼和平。與青年黨之主張適成水火。卽吉倫史齊亦歸失敗。茲欲論鮑希維克派之何如。當先及社會黨舊有之理想。上世紀中。俄國最大人物。厥推泡苦寧。生於一八一四年。卒於一八七六年云。

泡苦寧之視俄民也。若爲社會革命之天然尤物。彼最所服膺者均產主義。而俄民中多數心理。亦以爲土地當屬諸人民。能耕者乃能得之。故正與彼合。凡社會革命無論已過去未來。亦皆存有此種觀念。彼又謂俄之人民。斯拉夫種最佔多數。素愛和平。除希望自由團結發展田土外。別無攘奪之想。果如彼所云。俄民具有社會主義及革命事業之遺傳性者。將來當爲聯合世界主動之人矣。設今日泡氏尙在。不將曰。吾之預言。非已實驗乎。

泡苦寧繼起之人。卽守鮑布維主義之列寧與屈祿子吉是也。列寧出身貴族。現年四十七歲。當一九〇〇年去俄走瑞士。與潑萊海諾夫友善。共以建設西方社會民主國於俄國爲目的。至一九〇三年斯套



克呼姆地方社會黨黨員開會議後。各以宗旨不同。遂分二派。一曰鮑希維派。一曰孟希維派。其時鮑派佔有多數。鮑派宗旨可一言以括之曰。純粹革命事業。與中等社會絕無調和之餘地。此所以贊助列寧者之衆也。當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七年政變劇烈之際。列寧仍抱定宗旨不爲稍動。一九〇六年五月爲俄國國會第一次開幕之期。氏先歲返國。大舉革命。且鼓動黨員破壞選舉。最後結果。社會民主黨無一當選。但其時機未熟。故道終不行耳。一九〇七年重違祖國。遠適異邦。至一九一七年革命既興。氏經德返國。名譽大噪。夫列寧所抱真理。恐現代知者極鮮。其心堅強。有如鐵石。對於社會民主主義。幾發狂熱。且欲拯救此窮而無告之民。專尙激烈。不取和平。無論旁觀者如何竊笑。如何調解。如何批評。氏仍毅然不撓。概不顧慮。必使舊者盡去。新者代生而後已。現在俄國紛亂情形。尙屬創舉不久。恐各國將步其後塵。而德亦難免焉。

夫列寧果能決其必可告成功否。固屬疑問。惟彼自信全勝之日。已在目前。卽我耕人穫。亦無足異。殆望於彼有生之時。將其主義印入俄民腦筋。不易再有改變。故當反對風潮未起之前。彼已決定使工人握有實權。實行其分配土地。及排斥資本家之主義。藉絕政府將來再有豪奪之舉也。

屈祿子吉者。少列寧七歲。原取德名里窩白朗史頓。Leo Braunstein。但彼並非德人。如東猶太人然。當十八世紀末。俄屬波蘭。曾爲普魯士所有。普國強迫猶太人易以德姓。且有代爲選取者。俄之猶太人。都爲摩西或伊色之子孫。向無姓名。而普魯士官吏。每惡作劇。予以異名。有某猶太族者。名恩堆萊勃樹華。

Unterleibgesellwurr 直譯其意。當爲腹疽。如斯姓氏。決無人甘心自名之理也。白朗史頓常自稱爲屈祿子吉（即彼產生地之域名）不以真姓氏示人。此乃黨人在專制政府之下。有不得不然之勢。屈之爲人。較列寧和平。惟所抱社會主義。殊爲相類。彼謂此次戰爭。非國與國戰。乃階級與階級戰。故非獨對於己國之專制。務謀顛覆。即在他國。亦同深痛恨。且須傾覆中等社會而成。一彼所謂之平民狄克台拖制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蓋彼之意。非獨國家須由自決。即個人亦當如是。質言之。國家主義永宜廢絕。以種種戰禍。都緣於此。代國家主義而起者。當以世界大同爲尙。

列屈二氏。既握政權。即實行其理想政策。對於中等社會。務取高壓手段。更因工人之故。加以重征。夫彼等之所以備受歡迎者。緣其能力足致和平耳。惜乎事與願違。徒成虛望。蓋輕信德之杰黎希望和平。與俄人無異。而尤以不割地不賠款之條件。藉以鼓舞人心。爲反抗德皇帝國主義之舉。更有謬誤者。當其會議之際。彼等力主公開。德首領則絕端否認。由是觀之。侵略野心誠難再掩矣。此後德人之願欲何如。雖末由知悉。惟其爲武力箝制。則已顯然。若武力不除。即和平無望。故復徵民兵。期與德戰。惜爲時已晚。所謀無成。繼擬力守。亦歸失敗。致令德人長驅直入。列屈二氏乃大失民心。故於鮑希維政府之中。勢難立足。蓋彼等所抱理想政策。徒以資敵而已。假令全俄人民。結合鞏固。成爲唯一之鮑希維黨。則守禦之策。亦足使德人驚惶失措。奈年餘來已成爲無政府之狀態。故西方俄民。反視德人爲救主。歡迎之不暇。此亦奚怪。願德人雖佔有勢力。實無救恤誠意。反漸張其權。深入西伯利亞一帶。若非吾人戰勝於西方。

則俄民將無從脫其扼縛矣。當此水深火熱之際。吾儕不宜作無謂之指責。且應力表同情。予以救濟。以俄人雖敗。而無形之戰。暗爲我助。尙屬不少。緣社會主義已深入中歐。無可阻遏。況吾人須知此次戰爭。雖憑武力。而惟一之希望在於道德。民主制度亦藉以試驗。且進而言之。苟失精神上之勝利。雖武力戰勝於我。何益。威遜遜總統不有云乎。吾人之戰爭。係爲道德也。顧道德貴乎實踐。俄自革命而後。剗造共和。吾人卽應與以最大之援助。以俄之共和不啻促成民主自由。與武力專斷之互鬪耳。俄受德辱。已臻極點。彼真實之民。皆痛恨之。故威遜遜有言曰。俄人對於與國之待遇。必閱數月後。方知其需要之善意也。

德之強俄議和。本爲協商國所否認。故凡忠實之民。仍敵德不懈者。宜決然相助。藉免其陷於奴隸之域。較羅蠻拿夫時代 Romanoffs 更有甚焉。

諸君果能再稍待片時乎。鄙人更將以俄之影響。有及於吾儕僑居中國者。請畢其說。德之入華約有二道。其一諒諸君久已熟聞。卽華文報紙方日事討論之西伯利亞一帶是。該處亦已漸入無政府之狀態。危險萬狀。此項問題。當讓諸中日及協商國之政治家。相爲討論。鄙人所抱唯一之宗旨。助俄敵德而已。秩序已壞者。宜代爲恢復。實業已毀者。宜代爲整理。或借與工師。給與需要。扶之掖之。使入正軌。至於內政之如何。國體之如何。由彼自定。吾儕不可稍爲干涉也。

第二路線較爲危險。卽素所習知之。大投蘭黎族主義的行動。Pan-Turkian movement 是也。方戰爭開始

之際。德人利有殊益。即倡大回教主義。Pan-Islamism。幸吾國於麥索泊台迷亞及排萊司廳 Mesopotamia and Palestine 二處獲勝。回教忠誠。美加 Mecca 之民力為反抗。致將德人所有於此之希望均為破壞。乃不幸俄起革命。其抑制中亞細亞之力。大為疏懈。德人遂乘機東出。由土耳其入中亞細亞。以達於中國之西陲。投蘭 Turan 者波斯語也。其意為沙漠中之草原。橫衍於波斯之北境。其後居於中亞細亞之各類人種。用此同一語言者。即錫以斯名。摩格魯族 Magarab 與土耳其族。夙擬以宗教聯合各族。同奉一尊。茲者德人利用此機。將為武力與經濟輸入。波斯及阿富汗等處。之張本矣。土德聯合運動。固已顯然無疑。回教人民現處中國境內者。共有二千萬之譜。其有叛亂情形。華人亦已知之。

俄國回民不及二千萬。其中約一千六百萬。人係用土語。而土國人民。其操用本國言語者。僅八百萬。左右。俄之回民。結合大隊。散佈各處。大抵介於歐洲俄國中心之平原。及北印度山境邊界之間。各隊之中。開石韃靼 The Tatars of Kazan 厥為最大。居 Volga 流域之中區。而介於 Nijni Novgorod and Samara 之間。烏拉山之東。西伯利亞之西。別有韃靼一族。約五萬人。環 Tobolsk 而居。由此迤南。Volga 與裏海相接之處。為愛斯屈萊干韃靼 The Tatars of Astrakhan 綜計開石韃靼。與愛斯屈萊干韃靼。尚不及一百五十萬之衆。更略為西南。克立米愛韃靼 The Tatars of the Crimea 約二十萬。暨高加索回族 韃靼種約二百五十萬。極別種約一百五十萬。與土耳其及波斯兩回教相近。所藉以分界者。除黑海暨所設險要外。無他物焉。

自歐洲之東南隅至亞洲中部共計一千五百餘英里均爲俄回所佔其地極廣恰凡虛斯 Chuvashes 沿 Volga 流域排虛克爾 Bashkirs 環烏拉山一帶復次居於中央草原之韃爾飛斯 Kalmuks 極爲繁盛脫萊司凱斯劈愛 Transcaspians 沃壤之土克猛 Turkmenis 則漸衰弱此外俄土耳其斯坦之回族暨黑伐與鮑克哈拉 Khiva and Bokhara 二附庸國其人口約一千二百萬多信回教所處之地相續不斷西介於 Volga 及凱斯劈 Caspian 之間北抵於西伯利亞鐵道東南則與於波斯阿富汗中國等交界綜茲數族其所以不能同服於一尊之下者厥有數因一俄之回教宗派各異二社會風俗太相懸殊三語原雖同所言各別

開石回民最爲繁盛因種種束縛與俄最親彼所冀者在得有公共自治權以屬於俄國共和聯邦政府之下若果俄事重行組織則無上榮幸何也各土語首領由是成爲民主其所有人口不將爲世界之多數乎

如前所述果其實現則大土耳其主義勢必崩潰將來大投蘭黎族主義復興之地當在開石 Konia 而不在君士坦丁 Constantinople 向者小亞細亞土耳其吸引韃鞞而歸於土耳其皇國至是則俄之韃鞞將反其道而行之矣夫俄自革命而後回族携貳去而助土由是大土耳其主義若獲勝利則文明各國將受其害矣假令俄在中亞細亞竟失其統治之權則土耳其民族之策略或別成一土耳其之回教國可與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成而爲四反之俄若能出此鉅艱仍保統一則鄰近小邦當相安於共和之

下。且。以。宗。教。國。性。等。關。係。其。必。脫。離。君。士。坦。丁。而。趨。於。開。石。及。排。苦。無疑也。

俄。由。專。制。而。為。民。主。果。能。保。守。不。墜。全。俄。人。民。果。能。自。由。與。統。一。則。多。年。未。定。之。巴。爾。幹。及。中。歐。問。題。皆。可。隨。之。而。決。且。操。土。語。之。人。民。與。回。教。徒。行。將。復。合。其。於。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以。及。中。東。全。部。中。國。之。土。耳。其。斯。坦。等。均。將。有。良。善。之。影。響。也。

頃。鄙。人。所。言。自。由。與。統。一。之。結。合。亦。吾。儕。之。一。絕。大。問。題。也。英。國。於。此。次。戰。爭。中。受。訓。不。少。無。形。革。命。幾。遍。全。國。勞。力。與。財。產。分。配。之。法。亦。已。大。變。此。項。動。機。仍。未。少。息。願。吾。英。號。為。立。憲。然。欲。成。一。完。全。自。治。之。組。織。使。人。民。凡。處。於。不。列。顛。境。內。者。各。皆。有。真。實。之。團。結。及。無。限。之。幸。福。殊。多。疑。義。前。世。紀。美。利。堅。之。南。北。戰。爭。即。為。求。自。由。於。統。一。之。中。而。今。日。土。廣。民。雜。之。俄。國。正。無。異。致。彼。全。國。人。民。亟。宜。犧。牲。意。見。力。謀。公。益。以。成。一。鞏。固。之。國。中。國。乎。其。亦。以。此。為。模。範。乎。當。一。九。一。一。年。之。末。鄙。人。初。履。斯。土。其。時。革。命。方。盛。未。幾。民。國。告。成。英。國。駐。華。書。記。所。致。賀。詞。尙。能。記。憶。謹。為。諸。君。頌。之。一。願。中。國。強。盛。團。結。無。論。何。種。政。體。悉。惟。民。意。是。瞻。一。今。日。鄙。人。敢。冒。外。交。輕。忽。之。嫌。復。為。斯。言。以。仍。足。以。代。表。現。時。英。國。之。願。望。也。自。由。自。由。安。有。非。統。一。而。力。能。保。全。者。乎。譬。之。孤。室。一。經。分。裂。立。見。覆。亡。俄。之。革。命。誠。為。吾。儕。民。主。政。體。之。一。絕。好。教。訓。矣。

赫德君之俄國革命觀

一〇

# 殖邊銀行廣告

本行額定資本金二千萬圓收足二百萬圓以上專營滙兌  
押滙貼現及買賣生金銀暨定期活期存放各款并一切銀  
行業務所發行之兌換券準備充足兌換便利茲將本分行  
地點開列於左

**總行**

北京

**分行**

天津、張家口、奉天、吉林、長春、哈爾濱、黑龍江、

(三省內各埠皆有支行及派辦處) 上海、杭州、漢口、重慶、成都、雲南、

汕頭、

# 第一義諦上編

## 論事理之不可思議者

### 第二章 教義之終極

英國新賓塞爾原著  
桐城光鍾石士譯述

日者。汝於堤畔。獨位見彼海船。天末遠來。自舷以下。沒於水際。其愈遠者。舷亦不見。惟有檣杪。可辨分明。如是。汝思此大地者。形圓如球。海水外傳。故隨所現。皆作弧形。汝今日前。亦弧一段。故是海船遠近異象。又此段。弧量短。非長入於汝目。亦入汝心。故汝異日。閒居一室。思擬其象。但略凝思。都能實現於汝心中。所以然者。以弧量短。汝心思力。能悉攝。故今假有人。既諳此理。復曉諸弧。其端終極。聚於一點。在於地下。距立足處。二萬餘里。乃竭神理。思擬全弧。當為何似。而為是者。即是思擬大地全形。謂其體相面積周圍。均可悉攝。入於其心。與真無異。此雖童愚。知所不逮。所以者何。以茲大地全體如何。今暫勿論。即自汝足前後延袤。各一百里。此段地形。當是何狀。汝若以心擬一意象。已自不成。而云擬茲山河大地。直妄矚耳。今再設例。譬汝庭前。置有石子。目所親覩。形固了然。即汝徒足。更立一所。有人問汝。曩所見石。今能憶否。汝應答言。此石可憶。何以故。汝但略思。石子廉隅體面方側。一切諸象。幾可一時湊集於心。而是諸象。汝應名為石子。意象。意象。可成。由於物象。可入汝心。受思忖。故今汝以是類諸大地。即又不然。所以然者。大地兩極。相距幾何。所占空間。面積幾許。都非汝心。所能思擬。何況其上海洋大洲。山河城邑。紛錯華離。莫



能名者。汝欲以心於一時間。悉攝諸象。而成意象。於汝心中。縱經塵劫。祇益自勞。何濟汝事。何以故意象不成。由於物象不入汝心。受思忖者。意無自起。故

頗有人言。茲義非實。所以者何。謂平居時。偶言大地。聞是名已。便有意念。歛爾生心。如鑑影然。不可遣去。復緣是念。計度思維。名相種種。與聞芥子。諸微細物。所起意念。無有攸異。今乃發明。汝我心中。本不具有大地意象。則是當前歛爾生者。不名意象。當名何等。又是大地。我不能思。今茲我心。分明能思。此所思者。不是大地。又爲何物。作是說者。深堪玩審。吾應答言。由汝常以種種方術。間接證知地形實圖。知地形已。復假工具。別造一物。渾圓如地。乃至海陸面積差分。亦以比例。縮大令小。頗肖其真。名曰地儀。當汝思惟此大地者。惟有二途。一者即思當前海水。微彎環象。更當憶及此微彎者。可以引伸推概。無窮。惟循此術。限於心能。不能構成完具意象。二者棄是真地。不思而思。汝所自製地儀。以代大地。於是汝心。乃具二象。一者海水。所示現象。二者地儀。所印影象。二象和合。汝則名爲大地。意象是意象。者是假。非真。所謂假者。以茲海水及茲地儀。皆非大地。故皆是簡號。故即汝所思。亦是簡號。故能受攝入於汝心。若真地者。形相若何。本無有時入於汝心。汝謂能思而成意象。於汝心中。無有是處。

吾今以此例諸尋常。汝所思者。義皆應爾。汝謂某物。汝所能思。具有意象。如其真者。必是物體。至微至簡。可以受攝入於汝心。若其物體。爲埒爲繁。即汝設思。僅存簡號。即至其物。具有同德。汝可據以區別族類。但汝設思。亦難一一遍及同類。必當先取一二簡號。以爲所據。推概無窮。即汝措思。惟是簡號。即汝意象。

舍簡號外亦無所存所謂孳者物體真相汝不能思其說具如上節所引今當以次論及繁者

日者有客率然問汝某君形容汝能憶否假某君爲曾相識者汝應立時答言可憶何以故其數至簡汝能思故又其儀容身材笑貌汝曾一時攝入於心今能覆擬顯現無遺故假再問汝其人家屬汝能憶否所謂家屬父母妻子兄弟伯叔下逮婢獲渾括無遺此已少繁汝今措思當先其家尊長親屬或素識者餘則汝思略涉卽逝如電光然但汝必欲周徧計及稍假時刻亦能一一摹憶於心而能構成完具景象更問其家在此國中究居何流假爲農民同流之農狀當若何汝旣不能取同流農一一思擬於汝心中卽汝設思必於此流取其一二以爲儀型更當憶及是儀型者可以引伸推概一切凡此流農略當如是卽汝意象除簡號外別無所存又假此農是英國人客復据是以問於汝英國民族形當何若汝舉英人同具德性以言大經雖可別於拉丁民族或日耳曼但汝心中所具意象亦僅簡號若謂英民一一形狀皆當確肖此意象者此但妄語無有是處若客自此遞推問汝歐羅巴人或泛言人或哺乳物或脊椎物以至動物有官之品形各若何則是種種以類相含後名所涵品類繁於前名倍蓰雖亦各有同具德性可以別於非同類者但彼德性入於汝思成意象者分量極微舍簡號外卽無所有吾謂類繁物體真相不能思者不信然邪

準上所推汝所思物由微而孳由簡而繁卽汝意象始存物真終僅簡號非獨簡號方便於思亦以舍是無所思故所以者何以茲物者體大類繁汝必措思惟有二術一者汝心就其德性攝入一部再當憶及

是一部者可以引伸推概無窮二者汝即棄置不思以舍一部無所思故假用前術即汝尚有一所據者用以推證汝心所求假用後術直無所據安有所求無所求者一切知識應亦無有則汝今日曹昧無知同於上古蠻族初民所以然者以舍簡號汝無所思而今簡號非汝所取故不取簡號便無所思即無所知故。

但汝於此又應知者簡號有益論思雖宏但汝論思專恃簡號不假他術以資證驗亦遂往往墮入迷塗所以然者以汝心中所具意象惟是簡號究非物真而汝往往謂是簡號即是物真誤謬其一簡號非物即據簡號所求得者亦與真理間隔一塵而汝往往謂是所得即是真理認賊作子誤謬其二但有簡號可措思者汝所推得雖違物真尚有度數即合真者亦有度數更有物者并其簡號亦不能成而汝往往自立簡號更執簡號以為物真誤謬其三凡茲三謬汝不免者其故有二。

一者物體由可思者至不可思序次嬪聯不能於間分明作界故譬如石子是至微者地是至埒汝今已知微者可思埒不可思但有他物介兩間者埒於石子微於地球數類何限而此無限序次比肩一二三四至恆河沙差分極微人不能覩汝試明指汝能思者自此石子下訖何物汝心意象皆如物真又自何物便不能思所具意象便存簡號縱有神眼亦難於中微細分別則是簡號常能惑汝混物真者原因其一二者尋常推論一物用簡號者與由真物以為措思功用無二又自有時方之直物功用逾宏故所以然者以汝所據雖是簡號而能有術引伸簡號如其本真知其真者以有體量可實測故以有度數可稽。

驗故譬如天學日局八緯所論列者皆資簡號但茲論列與簡號者皆可證驗合於事實故雖簡號不異物直但汝因此以爲簡號證驗皆合爲省便故於是往往不藉證驗謂凡簡號皆可合真沿習既久遂忘證驗惟記簡號汝又因此遂遇簡號無證驗者亦謂合真則是簡號常能惑汝混物真者原因其二是義必明將無所惑了無妄邪。

凡茲所徵不仁今當最旨於下所謂意象號爲完成如物真者必所思物體微類簡所具德性可以一時收攝於心假所思物體大類繁方汝涉思後念未成前念已逝一剎那間念念相逐都不分明即汝意象已不完成所能成者惟存簡號又假此物形量數類都非汝心所能盡攝所能攝者僅物一部即汝意象舍簡號乃無所成又是簡號若可用以代真物者必有方術間接推證簡號數量俱合物真或據簡號已論列者覆加證驗推證證驗而無忤者方爲可用假無方術推證數量或證驗者即是簡號必不可存假汝据是以爲論思而成意象此意象者但是無法簡號意象據無法者以求事物有法真理無有是處凡茲所徵關係於教義之終極者實際若何不佞可取而詳論之矣。

當前所見有一物焉無以名之強名曰天其體爲何其來奚自孰主張是孰網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織而不得自己邪此自有生民以來心知之疏濬愈靈而求有以知是祕扁者亦愈殷也且其可疑之端又不必窮高極深爲也日用常行之際天固無往而不存即可疑者亦無往而不存也夫當羣疑莫釋之秋心知常以無所著而虛懸情感亦以無所繫而莫定一旦忽有人焉以所發明者餉之而

又。能。言。之。成。章。也。於。是。曩。之。疑。滯。莫。明。者。乃。今。一。一。爲。之。詮。釋。而。豁。然。貫。通。焉。此。爲。有。衆。之。欣。受。樂。聞。爲。何。如。者。又。以。其。時。民。智。之。晦。蒙。無。有。能。創。他。說。以。勝。之。也。則。先。入。之。勢。已。成。雖。後。有。他。說。亦。無。以。易。其。素。所。習。受。者。矣。此。其。故。由。於。民。之。思。慮。常。樂。淺。近。而。惡。深。遠。者。半。由。於。後。起。之。勢。力。傳。益。而。牢。固。之。者。亦。半。也。若。取。而。一。一。證。驗。之。乎。將。見。是。最。初。之。言。天。而。爲。吾。民。之。所。共。信。者。其。說。雖。亦。多。端。而。無。一。焉。可。以。自。立。且。以。見。是。萬。化。之。所。自。出。者。吾。黨。雖。欲。爲。之。擬。議。名。言。而。不。可。得。也。譯者案此處所譯之天字當舉形者在上者之天也夷。攷。世。界。民。羣。以。神。道。釋。天。體。之。所。自。來。者。其。說。不。過。有。三。一。者。自。然。一。者。自。演。又。他。一。者。謂。有。主。宰。爲。造。物。主。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而。不。佞。之。所。欲。爲。討。論。者。非。於。三。說。之。中。求。其。爲。有。徵。而。可。信。也。惟。欲。卽。其。名。言。之。所。示。以。求。其。本。義。之。所。歸。而。辨。其。孰。爲。我。曹。之。所。可。思。而。能。具。成。意。象。於。吾。心。而。已。其。意。象。之。存。於。號。簡。固。也。但。辨。其。孰。有。推。證。之。方。可。證。驗。其。非。無。法。而。爲。合。法。之。簡。號。而。已。俗。語。方。人。或。稱。自。助。或。以。自。動。擬。於。汽。機。或。以。自。生。擬。庭。前。樹。此。類。術。語。雖。非。貼。切。但。確。有。術。實。現。於。思。而。成。意。象。與。真。無。異。卽。如。庭。樹。生。長。所。經。一。切。境。象。固。難。一。一。顯。現。於。心。但。其。大。經。固。可。思。擬。又。先。思。擬。可。假。時。歲。自。春。徂。冬。觀。測。此。樹。觀。測。已。訖。象。印。於。心。故。略。思。維。卽。可。實。現。自。生。一。語。固。是。合。法。簡。號。意。象。自。助。自。動。義。亦。類。此。但。汝。以。是。類。諸。自。然。卽。又。不。爾。所。以。然。者。自。然。一。語。雖。亦。簡。號。但。無。方。術。推。證。證。驗。合。其。本。真。蓋。自。然。者。本。自。其。然。無。然。非。自。自。者。獨。立。然。者。本。存。獨。立。本。存。故。無。對。者。亦。無。所。待。滅。絕。對。待。故。其。涵。義。與。自。演。說。與。創。造。說。皆。不。相。容。是。故。汝。思。自。然。必。無。一。念。涉。及。因。緣。何。以。故。若。有。因。緣。必。爲。所。

演。爲。所。演。者。斯。有。能。演。能。所。對。待。非。是。自。然。又。有。因。緣。雖。非。所。演。非。所。演。者。必。爲。所。造。爲。所。造。者。即。有。能。造。能。所。對。待。亦。非。自。然。故。但。無。因。緣。義。無。對。待。義。意。象。如。何。汝。能。措。思。成。於。心。否。又。自。然。者。其。然。無。始。是。故。汝。思。日。然。又。當。無。念。涉。於。有。始。何。以。故。若。有。始。者。是。必。有。時。其。然。不。然。不。然。而。然。必。有。所。因。必。有。所。緣。有。因。緣。者。其。然。爲。有。所。待。而。然。有。所。待。者。亦。有。所。對。又。非。自。然。故。但。無。始。義。意。象。如。何。汝。又。能。思。成。於。心。否。蓋。無。始。者。義。等。無。限。是。故。汝。思。無。始。必。先。思。擬。無。限。意。象。而。無。限。者。亦。是。積。諸。有。限。以。成。汝。今。設。思。必。自。今。日。迴。憶。昨。日。積。日。成。年。積。年。爲。世。至。無。量。世。但。爲。是。者。亦。必。經。過。無。量。歲。月。相。續。爲。之。汝。身。爲。始。下。訖。孫。子。子。孫。孫。盡。未。來。劫。塵。劫。可。盡。無。限。意。象。不。成。如。故。無。限。不。成。即。是。不。能。思。此。無。始。無。始。不。成。即。是。不。能。思。此。自。然。汝。欲。證。驗。此。簡。號。者。如。其。本。真。無。有。是。處。復。次。今。即。假。汝。自。然。意。象。爲。能。思。者。天。體。如。何。仍。不。能。解。所。以。者。何。蓋。然。字。義。即。訓。存。在。譬。今。有。物。不。知。存。在。託。始。何。年。其。物。體。性。亦。無。知。者。一。旦。有。人。辨。識。歲。時。如。新。垣。衍。辨。刻。玉。杯。亦。能。同。時。於。其。體。性。有。發。明。否。假。無。發。明。縱。汝。能。積。諸。有。始。時。以。成。無。始。亦。於。天。義。了。不。相。涉。蓋。謂。天。者。存。在。無。始。其。義。亦。與。現。今。存。在。絲。毫。無。異。是。故。主。自。然。說。以。言。天。者。無。有。是。處。

復次自演義難思擬同於自然獨立曠空仰觀太空見彼蒸汽下墜爲雲亦是自演一部現象由是現象知彼乾坤當有一時同於此狀此狀態者汝可据以構成自演簡號意象兩間物象演進成形可以助汝作比擬者亦復不少但此乾坤尋於此狀相續不斷經歷歲年演成今局原因何在汝則不知所以者何

極微蒸汽凝聚成雲。由地攝力。由風吹力。而是攝力。及風力者。皆有所待。皆是外力。但茲乾坤。既爲自演。即無所待。即無始來。本爲虛形。忽由自力。演成實象。此自力者。體性如何。汝能思否。又是虛形。與是實象。果何差別。假無差別。此虛形者。即是實象。但言實象。於義已足。何爲駢贅。立此虛形。虛形已無。但是實象。又誰演者。即自演。義不能自成。假有差別。是虛形者。其義爲有。抑當爲無。有則同於無。差別說。但有實象。無有虛形。不成自演。無又同於龜毛兔角。胡來自力。能演實象。若能演者。即此一。無與他。無異。無非。真無。無仍有物。以有自體。可現有。故是義云。何汝能思否。又自力者。義終莫明。譬今有物。置真空中。不受外力。翕引。推拒。起變化。否。果變化者。即是世間。無因有果。無因有果。義等自然。何可思擬。又再假汝能識自力。而是虛形。又何自來。釋厥義者。亦僅三說。但自然說。義具如前。不可思擬。不以所代。異於前體。而異本性。又自演說。非可思者。義自明顯。所以然者。汝取是說。必當於是。虛形以外。復立虛形。虛形。虛形。建立無窮。與不立者。了無分別。若謂虛形主宰。創造。既造虛形。何因不造。是實象。能造實象。亦何取義。別造虛形。是故。主自演說。以言天者。無有是處。

復次。今當證創造說。皇古洎今。科哲諸家。柏拉圖等。多主是說。謂有主宰。創造乾坤。與世間人。範成器皿。事同一例。但汝諦審。要當立知。是義不然。所以然者。以是簡號。亦無方術。可以證驗。合眞實故。譬世間人。締造屋宇。惟先締造。要當選材。金取諸山。石取諸礦。土木雜材。又取諸地。匠者造器。不能造材。取材有所。特施人工。各以成器。今假思維。日月星辰。皆是主造。但造是者。取材何所以。何因緣。有是無限微塵質點。



布護八極而供主宰如量取需假汝謂此亦是主造是此質點由無而有無能現有卽此世界若無主宰亦自能成主宰在上亦胡爲者又是質點置之何所必曰太空太空何來是主宰造非主宰造若非主造主力有限既能造物何獨不能造此太空若是主造是必有時無此太空主造乃有若無實者人知爲空今無空者又爲何狀縱竭汝思不能懸擬且汝居時實覺此空繞汝四周無有一時能令空滅不惟今日空不受滅卽無始來下泊後來百千萬劫亦無一日空可受滅空不受滅卽空常存主宰雖有造空材能將於何所實施創造故謂主造無有是處次再假汝能作創造乾坤意象是主宰者又奚自來釋其說者亦僅三說一曰自然一曰自演自然自演說具如前所表物者無間誰何應同一例不可思擬若謂主宰亦是創造主宰之上更有主宰造此主宰主宰相引無窮誰是真宰是故主創造說以釋天者無有是處

上來所徵主持教義釋天體者厥有三說主自然者號無神宗主自演者號汎神宗主創造者稱一神宗吾今非是徵是三說於中較量誠僞是非吾今但就各名涵義微細分別孰可成思於汝心中而成意象乃今發明無有一名可成意象假汝必謂意象可成此但同於龜毛兔角祇是戲論何關真詮又三說中自然一語泛應尤廣常人每於諸世諦中不可解者輒援此語以爲釋詞而今發明是自然者亦是戲論汝今尙謂此天體者汝所能知無有是處復次今當推論天地體性本然汝又應知此亦同前不可思擬所以然者以於一方汝必如是擬議立說



義或可通於又一方。汝又將見如是擬議如是立說皆不能成。不能成者以其意象非心所成故。

萬物有體。體必有施。生民有心。心必有受。施受雜糅。根塵對待。聲色臭味。由是生焉。凡是種種。均是物果。果不自果。必有所因。因不自因。又有所因。所因之外。復有所因。如是相引。底於初因。又是初因。或是物質。或是心神。又或心物。皆非初因。別有底質。爲心物二體所自出。惟此底質。乃真初因。此初因名。所詮釋者。隨汝認取。說各不同。惟能詮名。必不能遺。所以然者。以於名言。以於思理。必立能詮名。初因者。方爲圓滿。故方無漏義。故吾今假汝。卽稱心物。或他底質。爲是初因。是初因名。已自成立。假是種種。爲非初因。非初因者。必是近因。卽近因外。要有初因。近因所出。此與前說發端雖異。竟委則同。卽初因名。要當成立。無可議處。

復次。初因爲有限。體爲無限。體若有限者。卽有邊際。何以故。以思有限。欲汝思想無涉邊際。不可能。故既有邊際。卽此際外。爲有他物。爲無他物。若無物者。便無邊際。便非有限。又無物者。卽此初因。無所對待。無所繫屬。其來無因。無因而能現。是初因。卽科學中因果律例。一切破壞。皆不成立。卽初因名。成立。胡爲若有物者。此物存在。爲有前因。爲無前因。無因則破因果律例。若有因者。則是此物。初因所出。爲真初因。而彼初因。居際內者。非是初因。故知初因爲有限。體必不可通。旣非有限。必爲無限。

復次。初因旣爲無限。又必同時滅絕。對待何以故。若有待者。所待之彼。乃是初因。而是能待。爲非初因。又無待者。必爲遍體。何以故。若不遍體。則其一部。同前有待。若有待者。必非初因。而真初因爲彼所待。如是。

我。思。此。初。因。者。既。無。對。待。即。無。他。物。同。立。並。存。以。並。存。者。有。對。待。故。不。獨。他。物。不。能。並。存。即。是。初。因。本。體。所。含。亦。無。對。待。既。無。內。力。可。生。變。化。亦。無。內。力。可。阻。變。化。何。以。故。若。有。內。力。即。是。初。因。有。所。宰。制。而。彼。能。宰。乃。真。初。因。此。所。宰。者。為。非。初。因。故。是。故。初。因。本。體。周。遍。具。足。萬。行。不。藉。他。有。含。一。切。力。而。絕。世。諦。與。常。語。言。絕。對。字。合。應。名。絕。對。

上。來。所。徵。皆。是。必。當。如。是。擬。議。如。是。立。設。義。或。可。通。所。以。然。者。以。在。物。言。以。在。心。言。產。必。有。因。徒。因。不。顯。必。有。初。因。又。此。初。因。說。為。有。待。說。為。有。待。皆。不。可。通。故。據。名。學。律。令。論。思。必。為。無。限。必。為。絕。對。但。於。下。方。汝。又。當。見。如。是。擬。議。如。是。名。言。皆。是。無。法。簡。號。意。象。海。密。勅。君。嘗。著。書。名。神。道。究。義。曼。塞。羅。君。又。敷。陳。之。下。所。徵。引。多。是。曼。說。非。獨。原。書。義。精。詞。迥。無。以。復。加。亦。因。曼。君。於。宗。教。中。護。法。甚。勤。其。言。尤。為。衆。所。樂。聞。故。

曼。君。言。曰。謂。是。初。因。謂。是。無。限。謂。是。絕。對。三。者。和。合。不。相。滅。否。既。稱。為。因。不。能。絕。對。稱。絕。對。者。不。能。為。因。何。以。故。因。不。徒。因。因。必。現。果。果。不。自。果。果。出。於。因。因。果。對。待。何。謂。絕。對。又。為。因。者。對。後。果。言。若。對。前。因。因。又。是。果。此。初。因。者。若。無。前。因。則。是。此。因。為。無。因。果。無。因。有。果。何。貴。有。因。若。有。前。因。亦。有。對。待。何。謂。絕。對。或。謂。絕。對。本。為。絕。對。後。變。為。因。是。此。初。因。為。有。所。始。既。有。所。始。即。有。邊。際。何。謂。無。限。且。既。無。限。又。曰。初。因。二。義。和。合。又。自。相。滅。所。以。然。者。以。是。無。限。義。等。無。初。既。無。初。矣。又。曰。初。因。矛。盾。已。甚。而。况。絕。對。變。因。不。成。變。因。若。成。為。由。外。力。為。由。自。力。若。由。外。力。是。二。絕。對。同。時。並。存。而。此。絕。對。制。彼。絕。對。但。二。對。待。絕。對。何。成。無。

限。何。立。若。由。自。力。力。有。所。變。因。果。可。分。有。可。分。者。亦。是。對。待。絕。對。安。往。或。者。再。謂。是。絕。對。者。可。以。已。意。變。成。初。因。無。有。外。力。無。有。內。力。所。以。然。者。有。志。意。故。是。此。絕。對。爲。有。心。知。是。義。不。然。所。以。者。可。有。心。知。者。亦。是。對。待。蓋。心。知。者。必。有。能。知。又。有。所。知。何。以。成。能。對。所。成。能。何。以。成。所。對。能。成。所。能。所。關。一。心。知。不。成。能。所。雙。峙。但。二。對。待。謂。絕。對。者。無。有。是。處。而。或。復。謂。是。絕。對。者。所。具。心。知。雖。有。對。待。但。所。知。者。惟。是。自。身。與。他。心。知。其。所。知。者。待。於。外。物。當。有。分。別。故。雖。對。待。無。害。絕。對。是。義。非。是。義。具。如。前。所。以。然。者。以。是。心。知。既。有。能。知。既。有。所。知。但。此。所。知。爲。是。能。知。自。體。所。造。涵。於。能。知。爲。外。能。知。別。有。自。體。若。謂。能。知。涵。所。知。者。卽。是。所。知。待。於。能。知。是。能。知。者。乃。是。絕。對。而。是。所。知。非。是。絕。對。若。謂。所。知。外。於。能。知。別。有。自。體。卽。是。能。知。待。於。所。知。是。所。知。者。乃。是。絕。對。而。彼。能。知。非。是。絕。對。今。隨。汝。認。誰。爲。絕。對。卽。心。知。義。於。本。已。荒。何。以。故。在。所。絕。對。卽。無。能。知。在。能。絕。對。卽。無。所。知。能。知。所。知。二。廢。其。一。心。知。不。成。故。若。都。不。然。謂。是。能。所。相。互。絕。對。此。但。兩。體。對。待。並。存。絕。對。安。往。所。以。然。者。敵。體。互。立。但。是。對。待。非。絕。對。故。如。是。我。今。作。是。思。維。此。絕。對。者。既。不。與。他。成。立。對。待。亦。不。於。自。而。涵。對。待。是。故。絕。對。非。一。體。者。非。不。一。體。非。有。體。者。亦。非。無。體。非。有。知。者。非。無。有。知。非。卽。同。於。諸。有。待。體。總。和。數。者。亦。非。異。於。諸。有。待。體。總。集。和。數。所。以。者。何。若。一。體。者。一。待。無。量。微。分。所。成。而。此。無。量。諸。微。分。著。相。互。對。待。故。若。不。一。體。卽。是。多。體。多。體。絕。對。義。相。滅。故。若。有。體。者。卽。有。形。相。有。形。相。者。便。與。他。體。具。有。分。別。可。分。別。者。必。有。對。待。亦。非。絕。對。故。若。體。者。卽。同。於。無。卽。同。於。龜。毛。兔。角。何。處。絕。對。若。有。知。者。便。有。能。所。能。所。對。待。絕。對。不。成。若。無。知。者。必。無。意。志。無。意。志。者。卽。無。自。由。無。自。由。者。

同於世間諸形氣物有待而然非絕對故若同有待總和數者但是一羣諸有待體和合以成絕對安立若爲異於有待和數則汝必於諸對待外別立絕對此一絕對與諸對待亦成相對不能絕對故是故絕對可成初因無有是處

復次神道用事於物亦不可思與體性說義同一律所以者何謂有主宰威權無限具足萬能善無限矣何來有惡惡非主造主力有限惡是主造善非無限又主宰者公道無限人世惡業罰當其罪曷爲又有慈悲無限許人懺悔又赦宥之赦罪惡者公則公矣何謂無限又主宰者智慧無限覺知一切盡於未來卽所自爲胥當前定以次施行何以自由又能無限行止然否又隨運際而異施爲又主宰者功行具足便當廣造一切善業曷爲惡業亦與無量善業並存由上種種胥足徵明爲有限體必非無限以無限者但有一性必無他性對立並存故

復次假汝能思絕對體性但以何因而能用事變成初因更由初因無對待者演成一切有對待體忽由無限演成有限是義云何汝能知否所以者何以於一方觀是絕對其體必靜惟體靜故乃絕攀緣不生因果又於他方觀是絕對其體必動惟體動故乃能用事變現因果卽是絕對動靜二性一體所兼此於名學已成矛盾今姑假是兼二能成爲問二性爲是動性攝於靜性爲復靜性攝於動性爲復動靜二俱平等無有所攝若謂動性攝靜性者卽是絕對自性不完必待變動成爲初因自性乃完性不完者便有所待何名絕對若謂靜性攝動性者卽是絕對自性本完變動爲因頓失本來完足自性失完性者亦非

絕對若俱平等二俱無攝。即於汝心當於一時起二種思。一者絕對可爲物因。可現一切形氣因果。二者絕對不爲物因。不現一切形氣因果。是二種思。但自相凌而自相滅。謂可成者。即作思維龜毛兔角。亦可云。成次再假汝。不於一時作二種思。而分先後。即於此時作非因思。又於彼時作能因思。此自能成。但二種思。汝將何術連屬爲一。即是絕對本不能作萬物因者。忽然能作萬物初因。此能作者。又將名誰。若無前因。能自作者。則一切果俱不待因。又何貴有此初因者。若有前因。則是絕對亦有所待。此所待者。乃是絕對。而此絕對實不副名。是故絕對變成初因。謂能思者。無有是處。

復次。世間有對待物。以何因緣。而能顯現。義亦不思。謂可思者。爲問有待。與是絕對爲是一體。無有分別。爲復兩體。可以分別。若一體者。即是絕對同於對待。不名絕對。若兩體者。是諸對待。非絕對。出非初因。生即是初因。與絕對者。爲無用物。汝又何必多立名字。又諸對待。突然而有爲無所因。無因而能變現。諸有即無異說。無能生有是義。云何爲汝思者。次再假汝。能於一時作有物思。又於一時作無物思。但此二思。汝終無術連綴一處。與前義等。所以者。何無能現有縱歷塵劫。不能成思故。

上來所徵。初因絕對無限三義。和合一處。汝應說言。是三非一。是一非三。非有體者。非無有體。非一體者。非不一體。非有變者。非無有變。非即萬有總和數者。亦非萬有和數一體。惟無思議方是真詮。何以故。世間文字及汝心知。皆有對待。而此初因絕對無限。爲無對待。故不可思。故不可議。若思議者。必相滅。故凡此皆曼塞爾君之言。而不佞特徵引之如此。而教義之終極概可知矣。而不佞之不憚辭費者。以欲於

神道教義之中。求其至理要道之所歸耳。乃今適得其反焉。凡彼之所持以爲天經地義弗可畔者。皆於心爲不可思於言爲不可議。不徒其釋天之用事者然也。卽所以釋天之體性者亦然。雖其宗派有三而立論以爲主旨者。其言亦各絕異。而要於不可思議者則一而已。謂天之體用卽爲如是云云者。妄也。謂不如是之云云。抑以其不可思議也。而唾棄之。謂無理道寓於其間者。亦妄也。

且夫宗教之所以創立者。其本旨特以討索萬化諸有之初。因而爲之。名言擬議焉耳。若其所立之道德所垂之懿訓箴言。以昭百世而坊萬民者。則皆後起傳益之義。存而不論可也。何以明之。方民之爲渾沌榛狁也。萬物之原始。造化之精微。妙道雖存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非彼之所得與知也。彼之所驚歎悚動而亟欲知其故者。特於事物非常之變然耳。驚之弗已。輒以爲必有有情者主於其後。其功能智力胥有大過於人者。而鬼物之宗。以起。逮事物之變。積而愈繁。而稍稍會通之以得其公理矣。於是又有最粗拜物之教。由是而演進益繁。則又會通之以爲一神之教。而教義之更有進於此者。則謂神固無往而不存。而大宇長宙之間。物象之所昭垂。胥神妙之所寄寓。非於是錯綜變化者之外。別有一鑒觀之主宰臨於其上也。此所謂汎神之宗也。顧教之演變雖至繁。而諸宗之爲說。亦各異其旨趣。而原始要終。亦欲由吾之所擬議立言。而萬物諸有之前。因。遂可與知焉已耳。雖彼號爲無神宗者。常持自然之說。以破神宗。因緣之義。而嘗與宗教立於相反之地者。其爲說之本旨。亦與諸神宗之所持者無異焉。蓋彼之所以釋宇宙質力爲自然。而謂爲物象之所自出者。亦以得是而後兩間之事物。胥可據。是以爲推知者耳。然則不

佞以探索物象之初。因爲宗教創立之本意者。不其然歟。是故教之爲變。雖繁而爲諸宗之所同有者。有二義焉。蓋有物焉。先天地生而嘗爲生人之所不可不知者一也。必由吾今如是如是之名言懸議而後其物乃可得而與知焉二也。雖其所以言議者萬殊。而所爭者至爲繁異。若至信其之物常存而必當爲之言議者。則固諸宗之所百慮而一致者矣。懺悔之儀。可殊施也。誥誡之條。可異趣也。凡一切察著之文物。舉可因時地之遷移而遞爲其因革損益。獨至其物爲此世界之所攝者。與夫其物所以攝是世界而推行者。則皆知爲衆妙之門。而爲之文。言詮釋之。不可以已。使於此外無有其他之相同者乎。則此卽爲諸宗之所同者矣。

不佞前者不旣言之乎。凡一義一說。爲人所崇信而篤守者。但使其悠久而無變。普遍而皆然。則雖謬義。誠辭。要亦含有至理。要道。則於此而見。雖宗教中有拜物。蛙神之宗。其鄙俚。不經。爲通人所弗屑。稱道者。而亦自有真理。寓於其間。所謂道。每況而愈下者焉。然不佞前又言之矣。凡求真理於謬妄之中者。其理必爲諸家之所同。則於此而又見。凡真理爲一宗之所攝者。必又爲諸宗之所同攝者也。且旣爲諸宗之所同矣。則方之於諸宗所垂之教義。必爲立之。又立者焉。然則所謂根本相同之真理。爲諸宗之所共有者。卽在是矣。

且不佞今茲之所發明。非徒常寓於宗教演變之中。而無所遷化已也。且以教之演變。逾繁爲義。逾精而其理之本然。亦彌昭著。自最初鬼物之宗。以洎於近世無神之教。苟取其察著而牴牾者。概汰棄之。而是

之。立。同。者。乃。逾。顯。矣。且。不。佞。無。所。畏。於。名。學。律。令。之。嚴。也。且。有。待。於。名。學。律。令。之。嚴。而。後。不。佞。之。所。發。明。者。其。精。審。乃。能。與。衆。共。見。之。蓋。諸。宗。雖。信。兩。間。有。是。立。秘。者。而。必。以。爲。是。立。秘。者。爲。人。智。之。所。得。與。知。乃。從。而。爲。之。說。辭。若。自。名。學。審。之。乎。將。不。徒。諸。宗。之。所。持。者。無。是。非。然。否。之。可。言。亦。實。於。心。爲。不。可。思。於。言。爲。不。可。議。然。則。諸。宗。所。信。之。立。秘。者。實。妙。萬。有。而。爲。言。絕。理。智。之。蹊。徑。者。矣。

此。非。宗。教。之。極。義。也。乎。此。非。諸。宗。之。所。同。而。又。爲。與。治。科。學。者。之。所。共。已。乎。自。拜。物。祀。鬼。以。還。訖。於。斯。多。噶。之。教。宗。吾。曹。之。所。孜孜。不。輟。者。凡。皆。以。爲。有。是。物。焉。而。特。不。得。其。朕。焉。耳。使。教。學。兩。家。而。有。相。通。之。一。日。則。於。是。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殆。可。決。也。

譯者案。此篇以不可思議爲宗教之極義也。斯例所冒最廣。雖以東土迥絕人天之釋教。亦賅括於是例之中。蓋佛固明明謂離文字言詮而後爲涅槃之勝諦也。佛之立教。全自本身起義。故所論者皆不出乎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旨。此與西土宗教必執公外有物。又從而求其真因者。意趣迥殊。顧經典所載。實多論及物之真因處。則斯氏之言。固仍爲信而有據。惟佛於此等處。亦未說得透宗。誠爲遺憾耳。如楞嚴經第四卷。作與富樓那問答之詞。以發明山河大地由妄念生之旨。此固明明指器界根身皆是內識變現現前矣。至富樓那復一切衆生何因有妄。佛設以鏡照頭無狀狂走之喻。復申言既稱爲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此語驟觀之。似爲無過。但自不佞言之。法爾如是。眞妄但是人所命名。既是法爾。卽當有因。不得於吾心中先立一妄名。又從而稱之爲無因也。且卽果爲妄矣。妄亦有



因。即。如。此。人。之。狂。走。以。心。狂。爲。其。正。因。照。鏡。爲。其。旁。因。至。心。之。所。以。狂。者。使。明。於。醫。理。者。察。之。其。原。因。之。淺。顯。者。彼。固。可。得。而。言。也。若。其。原。因。之。深。遠。者。醫。雖。莫。得。而。言。之。然。此。因。固。自。存。在。不。得。以。人。不。能。言。稱。爲。無。因。也。而。馬。鳴。造。大。乘。起。信。論。於。此。又。有。水。浪。之。喻。其。義。亦。非。極。成。其。所。以。然。者。水。之。有。浪。原。因。由。於。風。力。若。真。如。之。突。如。無。明。則。何。因。邪。不。佞。嘗。謂。他。教。之。不。可。思。議。者。唯。一。而。釋。教。之。不。可。思。議。者。有。二。其。一。則。涅槃。之。究。竟。其。二。則。妄。念。之。初。生。若。略。其。起。例。言。之。則。陳。義。之。完。密。立。說。之。精。微。雖。以。今。之。歐。西。哲。學。家。視。之。猶。有。不。及。者。也。

# 原羣卷上

(續第一期)

法國魯滂著  
蕉嶺鍾建閱譯

## 第三章 羣之觀念推考與想像

### 第一節 羣之觀念

上章於討論觀念對於民族之進化所造若何時。吾人曾謂文明者無過少數難變之基本觀念之結果。至此種觀念其移植於羣衆心意中之情狀若何其艱難險阻以底於成之情狀若何與夫告厥成功後其所生之權力若何吾人亦既一一爲之闡發最後吾人並謂凡歷史上之變動騷擾其主張而綱維之者乃在此種觀念之變遷矣。則繼此以往吾儕所當討論者乃其羣所容納之觀念與其所以理會此種觀念之情形讀者幸加意焉。

此種觀念可分爲兩類第一爲臨時及偶然之觀念受當時之影響而生者如盲從一人或一種主義是。第二爲基本觀念受環境遺傳律及輿論之醞釀亭毒以成其穩固者此如昔時之宗教性仰與今日之社會觀念及平民觀念是。

基本觀念如川流焉逝者如斯不舍乎晝夜臨時觀念如波濤焉長鳴怒號奔激震蕩一以見其凝重一以見其飄忽。

基本觀念爲吾人祖先之所立足者至是既日就彫亡矣。本實先撥而緣以附麗之典章制度遂搖搖若懸旌願舊者雖去而接踵繼武者則爲物既微又飄忽無定其能潛滋蔓長而有優越之勢力者蓋亦僅

不論其得自提示之觀念若何。其能使其羣發生影響者。必其爲形簡單。而賦性倔強者也。夫如是而觀念乃有同想影。既無銜接之鍵。亦無相續之端。（如弄幻燈者。將溝上滑片之層疊者。一一取下。以演其技。）特其性質。雖有矛盾。而流行。則無礙其共向。偶因外緣接觸。則其人舉其腦海天君之所儲者。以之相應。以其觀念之旨趣。既有不同。故其云謂舉止。亦遂因而大異。夫既乏鑒別之方。則其不能審其矛盾所在者。亦事之所必至也。

此不獨於羣衆爲然。卽在箇人亦常有是。不獨於原人爲然。卽熱心之宗教家。亦常有是。吾嘗觀於印度學生之陶鑄於歐洲大學者矣。其爲狀有至足令人稱奇者。彼輩受歐洲教育久。故於其基本之遺傳觀念。或社會觀念上。有泰西觀念焉。夫舉東西觀念而治諸一鑪。從違取舍。既難抉擇。則姑作等量齊觀者。亦勢所必至。然根源既異。則矛盾自生。故遇一事發生。則具一種動作。遇他事發生。則又具一種動作。以矛盾盾。前後常判若兩人。然外觀雖矛盾。而實質上所以影響左右於其間。而有以決定其行爲者。乃其遺傳觀念也。凡觀念之真不相寧者。惟遇各族混居時。因各種遺傳之趨向有不同。斯真有顯著之衝突耳。然此可與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此事關於心理者。實甚重要。有欲得其解者。且游歷十年。細加考察。然後知吾言之不謬耳。

凡觀念之見納於羣。而爲通俗所曉者。必其爲形簡單。而又加以種種故變者也。此於哲學及科學之觀

念爲尤著。蓋其陳義高遠。非庸儔所能驟悟。必欲其家絃戶誦者。舍改變外。殆無他術。種族之賦性既各殊。則變更之方。亦不能不相異。然其趨勢則無不由繁之簡也。故雖有高遠質實之觀念。而欲冀其爲羣衆之所理會者。必將其高遠質實處。而擯棄之而後可。

且自社會之眼光觀之。觀念之足令人措意者。特其所生之效果耳。至其本來之價值。雖有至尊無上之慨。實不足顧慮。若中古時代之基督教觀念。若前世紀之平民觀念。若今日之社會觀念。無慮皆鑄成之大錯。徒足令人頓足太息者耳。然其勢力之偉大。則前乎此者。既爲有衆所共見矣。而繼今以往。所以操國家安危存亡之柄者。於此尤富首屈一指也。

夫觀念之求見納於有衆者。必加以脩改變固也。然脩改變更矣。將欲程功計効。則又不可不入於不自覺之境。庶積時既久。變爲情操。始有影響可言。至其經過之程度若何。入後將自見之。

然諸公慎無謂凡觀念之正直者。即可冀其於上流社會中。生有効之動作也。此觀於大多數人對於極易明晰之表示。尙覺漠無所動。而有以知其不然者。凡受過教育之人。於事之信而有徵者。固未嘗不加。以容納。然不瞬息又復故步自封矣。試與討論一事。初雖得其同調。而經過數日。再與論及。則其所持論據。又與其原意無少變更矣。蓋入主出奴。先有成見也。箇人然。羣衆亦何莫不然。

觀念不見納於羣則亦已耳。及其經過種種程度。而貫入羣衆心意中時。則所生之勢力。與所得之結果。乃宏偉莫能抗。法國革命時哲學觀念之移植人心者。垂百年。其勢力如何。度無不知之者。當其求自由

平等之實現時。若驚波駭浪。澎湃震蕩。因而顛覆王室。震動全歐。二十年間。其戰爭之數。與捐軀之多。卽在成吉思汗與帖木兒視之。猶將震駭失色。蓋自生民以來。從觀念所生之騷動。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夫移植觀念難矣。然一經移植。則拔除又正不易。蓋羣之爲物。其淺率不周於事情。與箇人之高瞻遐矚者。相去遠甚。是以今日之政治家。雖知近日流行之意見。所謂社會主義者之謬。及其爲治。則又不能不舍其所信。而虛與委蛇。則以羣之力。大不可以一朝奪也。

## 第二節 羣之推考

謂羣毫無推考之力。且不可以理喻者。斯言固妄。然其辯難之方。與夫所以左右其心之說。則卑之無甚高論。被以推考之名者。無過類似之談。非徵實之言也。

然持論雖卑。而立說之基於聯想者。則與高等之理論無異。特貌似而神遺耳。如哀斯基摩人 Eskimo 以冰爲透明物。入口而解。遂謂玻璃爲透明物。亦將入口而解。又如蠻夷以勇者在心。故食其心者。其人卽勇。羣衆推考之法。大都如此。

羣衆辯難之方。其最特異之處。乃舉外貌之相似者。爲之牽繫聯絡。而將特殊之情事概括之。故凡以言感衆之人。未有不操是術者。倘舍此法。而欲以名學相詔者。則聽者將掩耳走矣。然則準斯以談。謂羣衆不能推考。或推考必誤。且不可以理喻者。則又似非過論。吾人常覺於登壇演說者矣。見其持論淺率不周。而興感之力乃至大。則不免嘖嘖稱異。深爲詫嘆。不知其立說固拙。而以之感動團體。則有餘。自不得

以高明之士相擬。蓋其操勝之術。乃在稔其情形。而歆以其所羨慕之想影。不在修辭立誠也。若欲舉平時深美閎博之辭。以求動聽。則雖連篇累牘。亦不如當時寥寥數言之爲愈耳。吾曾屢言。羣衆以短於推考。故無鑒別真僞之力。與夫觀察精審之方。蓋其判斷。乃由外鑠。非出自心裁也。然此不獨羣衆爲然。卽私人小己。其陷此弊者。亦頗不解。是知意見之入人心。而流行衣被者。不必自有其優越之處。特因大多數人不能依理造論自成一家言耳。

### 第三節 羣之想像

人之無推考之力者。其虛擬之想像必敏而強。且易外物之射入。凡映入其腦海之想影。無論其爲人爲物爲事件。俱一若實有其事者。羣衆之想像亦正如此也。故有時羣之爲物。頗似入睡之人。理性作用暫時停止。而腦海中所憧憧往來者。乃絕奇特異之想影。然在箇人則能加以反想。而想影遂等諸空中樓閣。若在羣衆。則既不能反想。又不能推考。於是極其想像之所至。乃視天下無不可信之事矣。然須知天下事之最足震駭吾人者。乃其事之最難取信者也。

是故羣衆之所受激者。無過奇偉特殊之事。使就文明而分析之。則將見文明者。無過此種奇偉特殊之事。播柱於其間耳。在歷史之成事觀之。則事之外觀。其成事之鉅實遠逾於其實體。以其所以運旋幹維於其間者。不在真而在僞也。

羣之思也。以想影所以激刺而射入之者。亦此想影而使之戰慄恐懼。或咨嗟嚮慕。因而舉止動作隨之。

而定者無過此想影也。

原 章

六

夫然。故歌臺舞榭中。其所表之想影。最爲明晰。而其影響。亦至偉大。在昔羅馬平民。常寄其夢懷幸福之情於梨園菊部中矣。卽後世之接踵武者。亦何嘗非同出一轍。雖羣之爲類不一。而其震奪於戲劇者。則無異。觀者堵圍環列。慷慨激昂。悲嘆歌泣之餘。一若前世風光。都在眼底。明知起而卽之。或且招尤集咎。然以其一往情深。激於想影。遂亦不計其爲幻爲真矣。相傳有某園方演悲劇。觀者大譁。欲取其扮演奸惡者擊殺之。設當時無保衛之人。必無以脫此險云。觀此而羣衆之心意狀態。與其感受提示之易。誠昭然可覩也。故不實之事者。其所具之力。實大於真實之事。何則。真偽混淆。黑白不分者。羣衆之趨勢。則然也。

試觀國家之威福及於士庶。將軍之雄風遠震遐方者。何莫非基於其羣之想像乎。使無此想像者。豈易言控御之術。歷史大事之彰著者如佛教。景教。回教。之應運挺生。宗教改革。與法國革命之騷動震擾。與夫吾人今日之所謂社會主義者之風靡一世。固皆極風發泉湧掀天揭地之觀矣。然試一稽其故。則無過其羣衆想像上所生之印像之直接或間接結果耳。

且自史乘觀之。歷來各國之政治家。與夫暴君獨夫之所資以樹其權威者。又何莫非其羣之想像乎。欲得其羣而束縛馳驟之者。則於此自不得不兢兢業業。細加揣摩。故拿破崙於國務會議宣言曰。以吾服從加特力教。Catholic 吾乃得終結汪德崙 Vendren 之戰爭。以吾爲馬薩孟。Massolinian 譯云。回 吾乃得展

教徒

足於埃及。以吾爲阿爾廉茫騰 *Ultramontaine* 本意云在阿爾卑 Alps 山外其後北歐乃吾乃得克服意大利之僧侶。若吾將制馭希伯來人者。則吾將重建瓊羅門 Solomon 之廟宇也。其言如此。蓋自亞歷山大 Alexander 愷撒以來。知所以印入羣衆想像之法者。未有如拿翁者也。朝於斯。夕於斯。凱旋則念之。難則念之。卽在彌留之際。其心中亦未嘗少忘此法也。

然則印入羣衆想像之術。究竟若何。慮無不急欲知之者。其爲術也。蓋非可以理論爭。亦非可以口舌勝。智力無所用。辯難無所施者也。試觀愷撒見殺後。所以激抗其羣。而使之反對暗殺者。非安東尼 *Anony* 之辯才有以逾於人也。特當大衆賁臨之際。指陳死者之屍。以讀其遺書耳。

所以激發羣衆之想像者。乃一種明晰而可愕之想影。此想影者。止以奇秘駭偉之事詔人。而無待乎言語文辭之詮釋。如凱旋如奇事。如巨罪。如奢望。皆其例之最顯著者也。故凡事止當陳諸其前。而無待詳其來歷。譬如罪惡災眚。倘猝然有偉大者發現於一時。則羣衆將相與震駭錯愕。倘其事出以漸積。則無復有過問者矣。其實則漸積者大。而一時者小也。數年前時疫流行。只巴黎一隅。死者既逾五千。而民間轉若忘其事。今使有死人五百之變發於一時。如愛緋塔 *Eifel Tower* 之倒者。則又必爲之驚駭失措矣。有橫過大西洋之汽船。中途失慎。而街談巷議者浹旬。然據官家報告。則一八九四年。帆船損失者八百五十艘。汽船失慎者二百有三艘。此其損失較諸該船如何。乃竟無措意及此者。則以一則出於一時。一則出於漸積耳。



是知激發羣衆之想像者不在事實之本身而在其所以出之之法。與令其所以注意之術。將上載時疫失舟之事俱出諸於一時。而非出於漸積者。則將見造次接談。與夫曲巷斜街將舍是。即無以資其談助。而爲之震駭錯愕者。且頭腦欲裂矣。是故知印入羣衆想像之法者。然後可與言駕馭羣衆之術。

#### 第四章 羣之宗教性信仰

據上所論。則知羣衆無推考之力。故於觀念之容拒。囫圇吞棗。不復能辨析毫釐。又知提示之入人心。其變成行爲至爲迅速。且感於外情。則摩肩斷脰。以伸其意。亦有所不恤。又知羣衆之情操。悉流於偏激。心有所好。則欲置諸九天。心有所惡。則欲沈諸九淵。凡此諸事。既明晰。然後知羣衆信仰之性質。謂爲宗教性者。明此。不特限於宗教一隅。以其情操相同。故得被以此名。如古昔宗教之熱誠。前棋政治之變動。事雖不同。情操則一。故曰宗教性。

此種情操。其爲性最簡率。從其大概言之。則如懷刑畏威。盲從附和。與夫好同惡異。崇奉權力。皆是就其事實言之。則如崇拜。不可見聞之上帝。木塑石刻之偶像。與夫偉烈豐功之英雄。政治法制之觀念。皆是性質有不同。臭味則無異。當其崇奉方殷之際。一若赫然在上有神祇威力。而詔以毋貳汝心者。故夫凱旋奏捷之將軍。與甘言蜜語之政論。其羣既視其爲有幽渺難知之力。乃極其崇拜畏服之誠。

吾前不云乎。所謂宗教性者。不必謂其崇奉神祇。蓋凡爲其羣動作思想之所需求。或所迷信者。則事因可也。人物可也。崇拜既至。信服既深。故一若膜拜神祇者焉。

伐異與迷信。皆宗教情操之所必具者。無論何種信仰。果爲其羣之所興感者。則有二種特徵。必相隨而至。其希冀天上人間之福者。守此尤堅。故恐怖時代之雅各兵 *Jacobins* 與茵奎錫欣 *Inquisition* 之羅馬教徒。派別雖殊。殘忍則一。

讀者至是當已深曉所謂宗教性者。特以其盲從妄戴。伐異黨同。且其傳佈信仰。乃一出於激昂操切之情。而無春容閑雅之致。一如宗教家之情操耳。故羣衆擁戴之英雄。卽其崇拜之神祇。拿破崙之爲神者。蓋十五年。信從之衆。超絕等雙。其舍生相報者。尤難以數紀。而拿氏則驅遺馳驟。應手得心。自基督以迄各教。其箝制人心而駕馭之者。未有如拿翁者也。

凡宗教政治之信條。其得成立者。因其足以感動羣倫。令其有渴慕之情耳。故在信從觀之。以爲一經奉從。則福田卽在目前。雖摩頂放踵。以遂其志。亦無所恤。此稽諸歷史而可信者也。枯朗 *Fustel de Coulanges* 著羅馬之高盧 *Roman Gaul* 謂羅馬之保持。不在兵力。而在其宗教所興感之仰慕。其言曰

以羅馬之政體。爲其民之所深惡痛絕者。而國祚乃至五百年。此在歷史上。可謂冠絕等雙者矣。乃謂三十麗展 *Legion* 羅馬步之兵名 足以令一百兆之人民。相率愛戴。豈不謬乎。

然則果操何術以令此一百兆人服從無間言。則以其民視其君如帝天。以爲國家之榮譽。卽憑藉於其一人之身也。故小至窮鄉僻壤。亦將其君而社稷尸祝之。是以枯氏復論之曰。

基督肇興之先。羅馬人之所崇拜者。其帝君耳。六十市之高盧人。相於里昂 *Lyonis* 近處。築一巨廟

以紀奧古斯他。Augustus 其所舉之僧侶。卽其爲國之長德。此非有所恐懼而奉養之也。三百年間。其國民固未嘗屈服震懾若奴隸。然則崇拜其君者。非朝臣。乃羅馬也。又非獨羅馬。乃高盧人也。西班牙人也。與夫希臘亞洲人也。

今日偉人傑士。雖無復社稷之者。然鑄像范形。與攝影寫真。其所以令人景仰羨慕之者。則又無以異也。故不佞敢爲讀者諸公進一解。諸公果欲深研歷史哲學者。只須記取此羣衆心理上之要義曰。羣之所先求者。惟神。

然諸公慎毋謂是特前人早已以理性掃除之迷信耳。須知情操與理性之激戰。雖久而情操實未嘗敗。北神權宗教之說。旣爲羣衆所厭聞。然夷考其實。則迷信彌甚。壇宇之供養。像影之崇奉。踵事增華。有加無已。此徵諸百年前而可信者也。凡討究近世蒲郎運動者 Boulangism Morenheit 慮無不知人民宗教之本能。近世行將復活。當時民間崇奉其人之殷。莫不家懸一相。視爲萬家生佛。以爲是英雄者。一舉手而羣惡可除。正誼立見。雖舉吾儕百千萬億之命爲之蹈湯赴火。亦當甘之若飴。使是時其人之品格果足與其虛譽相稱者。則歷史上之大名早占一席去矣。

故於林林總總之中。必不可無一綱紀維繫之宗教。此事旣彰明較著。無待贅述。蓋性質有神權社會政治之分。而其具有宗教性則一。設今號召於有衆曰。吾將無神設教。則其所以擁護此種信條之誠。與其黨同伐異揚已抑人之見。又將與衆教無以異。此觀於波錫提威斯派 Positivist Sect 波錫提威斯派爲法人孔德 Comte

所創意云實驗大旨謂吾人所有之知識不過之發展而可徵者也。多斯道時巨 *Dostoiwsky* 者波錫提事物之現象且此知識乃相對者而非絕對者。而威爾斯派人而好學深思之士也。一日方以虛無黨事對衆演講聽者大感遂相起而毀教堂之像熄其燭而代以己所崇奉諸哲學家之寫真如卑希那 *Richner* 摩列抄 *Moses Notz* 等並重燃其燭致禮有加焉。由是觀之豈非崇拜之事物雖有更迭而宗教之情操則未嘗少變乎。是故歷史事件有非深通羣衆宗教性之信仰後無從索解者。社會現象有非自然學家所知而必待心理學探討者。退殷者大歷史家也。然其研究法國革命事實純出於自然學家之眼光故於事變之因多有未諦蓋事實雖至明審而不知羣衆心理則無由察其動機彼見夫當時紀綱紊亂民性好殺遂以爲所謂英雄者無過蠻野之人恣情妄動不能自制者耳。不知當時屠戮之慘蔓延之廣尋仇啓釁之多非其民秉性果異於人特欲樹其宗教性之信仰耳。故宗革改革也。聖巴梭羅懋之屠殺也。法國之宗教戰爭也。茵奎錫欣 *Inquisition* 也。恐怖時代 *Reign of Terror* 也。皆同一之現象也。彼輩挾其宗教之情操高視闊步一往無前將有阻撓之者必置諸死地而後快以爲非是卽無以見其擁護之誠故茵奎錫欣之法雖更嚴厲在彼輩觀之則義所當爲耳。

吾上所舉諸事皆一出於羣衆之熱誠而無與於暴君獨夫之干涉。歷史家以聖巴梭羅懋之屠殺爲出諸其上。此正昧於當時君民之心理者也。夫以其羣之凌厲無前孰足以阻之者。雖以大權在握之君王亦無過促其成就或緩其進行耳。非能斡旋左右於其間也。聖巴梭羅懋之屠殺與宗教之戰爭其非君

主一人之力。正猶恐怖時代之擾攘。非獨出自羅伯斯比 Robespierre 但敦 Danton 聖札斯 St. Just 諸人也。故凡此種事變。其運旋左右之者。乃其羣之熱誠。非常國之權力。

## 原羣卷中

本論二 羣之意見與信仰

### 第一章 羣之意見與信仰之遠因

上卷於羣衆心意上之組織。與其感情思慮推考之情狀。俱既一一爲之闡發。至其意見與信仰之所以興。與所以成之故。則吾將更端論之。

凡所以決定此種意見與信仰之因有二。一曰遠因。一曰近因。

遠因者。使其羣容納一種信仰而絕對拒絕他種信仰者也。吾人第見一新觀念之興。波譎雲詭。澎湃震蕩。其作始也簡。其畢也鉅。遂據其外觀以察其實體。謂是不過出於自然耳。抑知其中實有遠因在乎。蓋凡觀念之興。與其應諸實際之時。雖若突然而來。其實則潛滋暗長之中。不知經過幾許歲月。而有爲之驅率導引於先者也。

顧醞釀亭毒雖賴遠因。而促其成就者則有近因。在近因者。所以使觀念之成形。且以其發生之結果。使其不致拘攣束縛者也。第近因必賴遠因。始有所附麗。否則即無以程功計効。其爲事雖暫。而影響則甚鉅。舉凡社會之騷擾。與夫同盟罷工。顛覆政府等事。皆此近因爲之也。

此兩因相續之動作。可於歷史上之事件見之。如法國革命。其遠因則哲學家之著作也。貴族之橫征暴斂也。科學思想之進步也。既有此種種遠因導之於先。則人人心目中浸潤既久。一旦遇近因之足以促求之者。如民間之演說辯難。政府之拒絕微細之改革等。乃如火之燎原。一發而不可收拾矣。在遠因中。所以運旋意見信仰而具普通性質者有五。曰種族。曰傳述。曰時代。曰政治。與社會制度。曰教育。今將就其影響一一論列之焉。

### 第一節 種族

此因。應居第一。以其重要遠逾他因也。上卷既常反覆推論歷史之種族究爲何物。并謂此歷史種族者。一旦其性格成就後。以其遺傳律之結果。其勢乃足使文明諸要素如信仰。藝術。制度等。不過爲其秉彝之表示。故以種族之影響。凡民族間傳遞轉徙之要素。未有不大大變其本體者也。（此理頗新穎。然甚關重要。讀史者倘不明此。必多扞格難通之處。吾於近著人民進化之心理律 *The Psychological Laws of the Evolution of Peoples* 中曾作四篇論之。讀者觀此可知外觀雖有時令人迷罔。然其實則語言宗教藝術及一切文明諸要素。當其由一族而傳他族時。未有不變者也。）是故情境云。環境云。事件云。無過表示其時社會之提示耳。其爲物之大有造於國家。固無待言。然使與其種族之提示相衝突者。則其爲勢將暫而不久。此提示者。蓋得諸其最高之祖先。而歷世相傳者也。

入後吾當隨處闡發種族影響之大。將見一族實有一族之秉彝。未能相質。且僕緣大地而居之國家。星

星棋布。皆各有其獨異之信仰與行爲。相差之遠。時若霄壤。既不能等量齊觀。尤不便強彼就此也。

## 第二節 傳述

傳述者。表示過去之觀念。需要與情操者也。自胎生學發見過去時代與生物進化之影響後。而生物學乃爲之一變。使此概念愈張愈廣者。則歷史科學亦將隨之一改其故武矣。特以今日此事尙未普著。故政治家亦尙篤守舊說。以爲除舊布新。可以徒恃理論而無關於過去之事。

人類者。過去時代所造成之有機動物也。以其集歷代遺傳之所積。故將有改革變故之生。必出於春容而不能出於急遽。正如凡百動物之逐漸遞嬗也。

人類之有待傳述之指導。固無待言。特於羣衆爲尤著耳。是故變革云者。無過名目外形之改換。至於根基所植。則輕言動搖。談何容易。此吾所既屢道不一道者也。

然此亦不必致憾。須知使無傳述者。則民族之秉彜與文明。將無從附麗。更何事業之足云。蓋人類自生存以來。其當前之大事有二。曰創造。曰破壞。始則傳述相承。密如蛛網。歷時既久。陳腐漸生。則繼之以破壞。使無傳述。將無文明。使無破壞。將無進步。特難在於此中。調劑適度。而得其平衡耳。使其人民之風俗習慣一成之後。蒂固根深。牢不可破。如支那者。則難於改革。雖出以流血革命。亦無所用。蓋破壞之後。餘蹤猶在。事過境遷。又復捲土重來。故態復作。否則一掃無餘。而所以藉維繫人心者。不留餘燼。則紛亂之後。惟有覆亡耳。

故最善之法。莫如保舊日之典章制度。而潛爲之脫胎換骨。令人莫察。則有改革之實。而無擾亂之虞。然此正未易言。其於此道稱三折肱者。惟昔之羅馬。與今之英倫耳。

凡固守其舊。而對於改革深閉固拒者羣也。而於構成界別 *social* 之羣爲尤甚。吾前不云乎。羣性最爲頑固。有所變革。無過名稱形式之轉換耳。前棋之末。教堂毀。僧侶逐。一若舊日之宗教觀念。將無復有立足之地者。乃不數載而情形如故。甚至與其羣之所要求者大相逕庭矣。（退殷嘗引 *The Report of the ex-Conventioneer, Foreroy* 之言。頗稱明晰。今轉載如下。○觀於禮拜日與教堂聽教之保全。而知法人實欲復其舊日習慣。且其趨勢所至。未易排拒。蓋大多數人。尙需要宗教僧侶與公衆膜拜也。近世哲學家以爲藉教育之力。則宗教之成見。可以擯棄無遺。此吾期期以爲不可者。蓋大多數人而欲以此爲慰藉安頓之物。則安能遽云廢棄。故僧侶教堂與公衆膜拜。俱不便排斥。）是故改革之急遽者。就令一蹴而幾。而經時未久。其傳述之所以牢繫人心者。將無以異於原昔。因範圍羣倫。鈐束民生者。舍是莫屬也。木偶石像。可以不置。獨夫暴君。可以推倒。獨此隱藏潛伏之物。所以維繫人心而約束其內部者。則泰然自若。無損毫末。自非假以千百年之久。未易變革也。

### 第三節 時代

凡諸社會問題。其需時之要。正如生物問題。故因革損益。皆視歲月爲轉移。泰山積土。壤以成其大。人類由草昧進於開明。時爲之也。積時既久。則凡固定之現象。俱得舉而變更之。如蟻微蟲耳。含土撮壤。久則



可以移山。遑論人生諸事耶。是故森羅萬象之中。由太初以迄今日。其間不知既經幾許變化。而運旋推送之間。若有主張而綱維之者。常人不察。歸諸神物。詎知是乃時代爲之耶。

然此事所涉至廣。今且毋事旁引遠徵。止就其關於羣衆意見之產生者。條舉而繫論之。既足見其勢力之偉大。蓋凡意見信仰之興廢存亡。與種族之盛衰起伏。皆一視此爲轉移也。

是故觀念信仰之興。皆必假以歲月而後可。曠觀前代。有行於一時之觀念。而不能行於他時者。自非歷時既久。豈易冀其成就牢永耶。夫其成也。既非出自俄頃。亦非得諸偶然。則其盛也。雖如百花怒放。而溯其所自。亦非一朝一夕之功。女過去而母未來。要不外受治於時代。有若輿臺隸屬焉耳。

故時者。乃吾人之眞主。所以觀宇宙之變遷者也。今日吾人方震駭於羣衆勢力之潮流。與其所生之變故。所施之破壞。然時機既至。則平復可幾。毋庸總總也。善夫拉威時 *M. Lavigne* 之言曰。『凡政體之建設。必非成自一日。而將有待於千百年。故封建成立之時。其先紛亂騷擾著。不知歷時幾久。然後有法紀可言。王政設立之際。亦不知歷時幾久。然後有定式之政體。蓋凡新舊遞嬗之交。未有不極端擾亂者也。』是可謂知言者矣。

#### 第四節 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

謂制度足以彌補社會之缺憾。改良政治。卽足促國家之進步。與夫社會改革。可以法令爲之者。其說在今日。尙靡然風從。昔日之法國革命。基於是。近日之社會學說。亦基於是。

此種謬說流行至今。雖世變飽經。尙不足以破其執。並世哲人學士。與夫橐筆載史之儔。亦不復能指其謬誤所在。而有以見夫制度者。無過觀念情操風俗之結果。而此觀念情操風俗三者。非可以法典之力重鑄之者也。夫種族之典於章制度。蓋一如其人之髮澤眼色。此豈能任人之自由抉擇者。嘗試論之。政體制度者。其種族之產物。見造於時代。而非所以造時代也。人民之治理。當以其品性爲衡。而非可以一時之意向將事。一政體之成也。期以千百年。一政體之變也。亦期以千百年。制度典章者。其自身無德性可言。既不能譽之爲良。亦不能毀之爲窳。要視其時地如何耳。有合於一時宜於一國。而移植他方。卽爲害者。蓋時地關係之重要如此。

且欲取典章制度之實而變之者。此豈其民權力可及之事耶。極變革之威。無過革命耳。顧革命矣。所變者其名。而不得不存其實。則外此復何所得。夫名者無謂之封號。曾何足當史家之一盼。英倫者王政也。而平民精神遠逾他國。一事卽以共和先進如美者。亦不得不承認。今將一八九四年評論之評論

Review of Reviews 轉載 The Forum 一文節錄如下。其言曰。雖以深惡貴族政治之人。有不可不記取者。

則今日之英倫。其在世界。乃最有平民政治之國也。其國最重箇人之權。而其箇人所享之自由。亦最富。南美諸國者。共和也。而實則專制。何則。人民之命運。懸於其品性。不關於其政治也。此吾所既屢證明之者。

夫費時損力以編造斷爛乾燥之憲法。其事真有同兒戲而咬文嚼字者。乃於此孜孜矻矻。鑿而不舍。何

耶使其事而適於時機切於需要也。則自不謀而成。亦何事此補苴罅漏之舉者。蓋格魯撒克遜人知之矣。故其爲政一本於此。今觀其史家馬珂黎 Macaulay 之言。而知其丁寧反復者至爲深切。吾願拉丁民族三復其言也。馬氏以爲法律不能爲善。顧自純理觀之。則無過相砍之具。且求憲政矣。拉丁民族之求之者。則出於搪撞號呼。痛哭流涕。乃稽其所得。則又太遜於逐漸遞衍。隨時嬗化之英倫。故其言曰。

毋事整齊。取其便利。毋以形式之畸零。遽行廢置。非感痛苦。毋事更張。非除痛苦。毋事更張。凡立律例。毋廣泛過於所需之情形。此諸則者。乃自約翰 John 以迄維多利亞 Victoria 一百五十年間。國會議案之指南針也。

夫制度法律。既因各族之需要而異。其分劑則變革之事。非日暮之可幾。亦至明瞭。已今之搖唇鼓舌於中央集權之利弊者。未嘗不自以爲探驪得珠。顧自吾人觀之。則見有雜種相混。構成民族。時乃費千百年之力。以求集權者。有屢經革命。顛覆舊章。而事過境遷。則又崇奉集權。不遺餘力者。此豈非其國家存。在之需要。有以驅遣之耶。則夫政客策士之欲起而推毀之者。其爲情亦至可憫。已就令果如願以償矣。而禍根既覆。變亂相尋。來日大難。亦何濟事。法國政治之爭。曠日持久。黨派紛紜。大都爲社會問題之。後果。其分黨之勢。盛於革命時代。而至普法戰爭後。又復死灰復燃。若將此種政治上與宗教上之爭競。而比較之。則將見法國各族其離於糅合尙遠也。革命時代。強有力之中央集權。與人力之分提白茫。

Department 行政區域 皆所以促各部之統一。而深有造於法國者也。乃近日乏於遠識者。流常持分權主

義。當時果竟如此設施。則流血之慘。當不忍觀。此豈非忽於情事。而昧於法國歷史者耶。况乎嚮之所廢者。旋復踵生。則變革之間。無過得一虛號。甚則改頭換面。為虐。滋甚。亦何利之有乎。

由是觀之。深入於民心。而有以影響左右於其民之秉彝者。非制度典章而別有所在。亦可知已。北美以民主而強。南美以民主而弱。制度典章之不足為禍福也。彰彰明甚。嘗試思之。民之所受治者。其惟品性耶。品性猶模範。而制度猶物質。其形態格式之非出自模範者。無過儻來之物。猶服飾假面之欺人耳。昔者吾人既不恤流血革命。以改制變法。以為此願一達。則國利民福。即在目前矣。然則後此必有接踵而興。以求貫此鵠者。亦意中之事。蓋常人不察。以為變故一起。則制度之變遷。實應乎羣衆之心意。不知制度典章。雖成敗無常。而自身本無德性。可言。又何反應之有。然則所以影響人心者。無過幻影與言辭耳。二者並行不悖。而後者魔力尤大。入後將細論之。

### 第五節 教育

近日之揭糞於天下。為民治中最稱矯健之說者。當莫若教育矣。教育者足以變更民質。齊平儔類。此其說在今日。當無敢復非之者。今欲施以抨擊。則其為事之難。正如前世之攻擊宗教也。

然此種平民政治觀念。按諸經驗。及考諸心理。皆實有不可通之處。著名哲學家若斯賓塞公者。亦知教育為物。既不能俾人以道德。亦不能與人以幸福。既不能變人天賦之本能。亦不欲改人遺傳之恆欲。且方針一誤。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據統計家言。教育普及。則犯罪亦增加。雖途轍不同。不能視為一邱之

第 二 期

貉。然其中則確有不磨者在。且近日最稱社會之蠹賊者。莫過無政府黨。而其中健者則固校中獎飾之人也。瞿輅 *M. Adolphe Sullyot* 者精察之吏。亦謂犯罪人中。受過教育者三千人。則未受教育者止一千人。蓋三與一之比也。五十年間居民之犯罪者。凡十萬人中。昔爲二二七者。進而爲五五二人。則二倍有奇矣。瞿氏又與其同寮考得犯罪之增加。以少年爲特著。此少年者。非塵市之學徒。乃公家之學生也。（指法國）

雖然教育之爲物。固未必遽能使人增高道德。然謂其無裨實際。不能養成肆應之才力者。則又不然也。獨不幸拉丁民族於近二十五年來。其教育制度立基全誤耳。勃烈亞 *Brial* 枯朗 *Fustel de Coulanges* 與退股者。俱精於觀察之人。乃於此則復堅持其謬見。吾常謂法國之教育制度。徒使大多數人爲社會之蠹賊。且釀成社會主義之信徒者。蓋亦慨乎其言之也。

今試爲一鈎稽其故。則拉丁教育制。其所以釀成今日之危險者。卽因其基本上心理觀念之謬誤。以爲書籍者智靈之所賴。以發展之物。記誦愈博。則爲學益精。故由小學以迄中學畢業。除所得於簡冊者外。旣昧於事物之觀察。又乏於獨創之能力。蓋其朝斯夕斯。默識無遺者。惟此書簡之陳言耳。

前公衆教育部長薛孟 *M. Jules Gnon* 曰。取課本而誦習焉。讀其文典。撮其大要。善於記憶。而精於揣摩。此乃教育中之最可笑者也。稽其所得。無過證其師保之句讀無訛耳。然吾人之能力受慮於此者。則爲損滋多矣。

夫極其弊止於薛君之所言而已。則吾人對於此不幸之兒童。既深爲之扼腕太息。蓋年方總角。天真爛漫。即既困於語言文字之學。與猥瑣叢脞之史地名辭。乾寂枯誤之動植分類也。況其害尙有遠過於此者乎。彼輩循其所習。浸潤既久。乃於自身家世。反生厭憎之心。而欲高超遠舉。橫飛突進。有以異乎其儔類。工不願爲。農不願爲。農中人家。亦徒欲仰給政府。無所事事。流弊所至。將見所謂人材者。無裨於國計民生。而徒欲奉職公家。以爲榮耀。其得之也。既無待於脩德奮力。其失之也。則又咨嗟太息。馴至在下。則缺望向隅。險象橫生。在上。則尸位者。浮詐猜忌。藉政府爲護符。功則自受。過則相諉。甚至非得當局者爲之鞭策於後。且等諸伴食素餐者矣。

夫國家既以教科書製造人材。而登庸有限。則投閑置散。又在所不免。於是既不得不瞻養。獲選得志之士。又不能不怨恨失業。無職之徒。故在社會中。其持有畢業文憑者。則上自講師官吏。下至傭書給筆。莫不各據一席。以相夸耀。而商賈學徒。則謀食維艱。每欲求一卑官末職。而不可得。今就色因 *color* 一隅計之。其有爲男女教師之資格。而賦閑者。無慮二萬人。蓋田疇闌之業。既有所不屑。則除仰食公家外。更何所事。夫需用有限。則遺棄自多。遺棄多。則失業衆。失業衆。而社會遂蠢然欲亂矣。率之者。不論何人。所求者。不論何物。一有觸動。乘機即發。嗟夫。誰爲爲之。而致於是。追原溯本。非此迂闊之教育。有以驅遣之耶。 (此種現象。不獨於拉丁民族爲然。即在支那。亦有同慨。其國視官吏爲至重。求官者必經考試。一如法國。至於取士之法。則無過記誦陳言。愈多愈善耳。故今日支那之巨患。乃在於文人學士之賦閑。其在

印度亦同一現象。英人立學設教，非如爲其國人之從事教育者，第令其讀書耳。其受過教育者，自成一級曰巴布，Baboo。一遇失職，卽深嫉英人。然無論執業賦閑，其唯一之結果，則道德墮落耳。此事吾於所著印度文明 *The Civilizations of India* 中曾再二闡述，卽凡遊過該地之著作家，亦未嘗不具同感也。夫法國教育末流之昌，彼旣一至於此，則欲追蹤前代，一反今日之所爲者，蓋旣晚矣。經驗者吾人之良師，而自今日之經驗觀之，則吾人之紕繆，真有難於爬梳之處。然往者已矣，果欲圖補救之法者，舍廢此可憎之課本，可憫之試驗，而代以實業教育，使少年子弟磨礱經歷於市廛廠肆，或遠適異邦，外殆無他術也。

夫今日高明之士，所要求之職業教育，乃吾人祖先所受之教育也。今日號稱世界強國，以創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長駕遠馭，開疆拓土者，何莫非用此制乎？退殷者大思想家也，吾於其論著旣多所徵引，今將復假其言以張吾說。彼以爲昔日法國教育制，與今日之英美教育，實非二物，故嘗鈎稽排比以相質證。

然此種古典教育，爲弊雖多，而停辛茹苦中，尙欲因循故轍者，非無其人。不知極此種教育之功，其所造就者，不過失職缺望之人。所學旣不適於用，則記誦雖博，又何所取？且得其糟粕而遺其精華，又何能益人神智耶？人生之成功，全恃識鑒經驗，品性與獨造之力。然此皆非可於書中求之。書籍者爲用，比於字典，便於諮詢而難於適用。徒侈博給，無裨益也。

文辭教育既無用。然則積業教育。其於智靈之發展。又何如。則吾將引退股之言。以詳其說。其言曰。

觀念何自成乎。蓋成於環境之自然而有定則者也。然何以促其發生。則莫如使青年學子。實習於工廠礦山。法庭病院中。俾其日接觸於器械物質。與作用。親見夫買客工人之情形。與夫物品之精粗優劣。貴賤高下。爲事雖微。而耳濡目染。習之既久。則官能逐漸發展。而不知不覺中。遂有以知經營節制之方。綜合分析之術。則後日所謂改良者。發明者。亦非異人任耳。乃吾法人獨於英年。勃發最適脩養之時期中。深閉固拒。遠隔事物。年方總角之間。卽已錮處校中。與社會諸緣。繼絕。則欲循人事之經驗。而得精密之人物觀念。與夫所以處置之方者。庸可得乎。

什九之中。當此最要之年齡時。乃擲其精力光陰於虛牝。其幸而考試及格。榮膺位祿者。亦僅得其半。或三分之一耳。而被擯棄者。則亦得其半。或三分之二。然就令及第矣。而以勤讀罹病者。又得其半。則健全者幾何。夫於一日之中。定其時間。督其試驗。乃欲使諸應試者。傾筐倒篋。盡舉科學之廣。而陳諸素寸赫遞之上。庸有當耶。且考驗及第矣。奏效臨時者。未必能取辨後日。則又何濟於事。記誦過博。負擔過重。則俄頃之間。旋得旋失。而精力日銷。能力日損。雖在壯年。亦若老耄。始而就職。繼而授室。終而告退。極其能事。不過如此而已。執業有定。則無以知變通之方。俯仰隨人。則無經營獨立之力。得不償失。徒自弱也。若在英美兩國。與一七八九年以前之法蘭西。則學制既不同。功效遂各異。得失之間。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退股復就拉丁學制與英美學制之異同。爲之挈短論長。細加討究。蓋在英美其分校之繁。非如吾國。其教育重實物而不專恃圖書。故工師之養成。不在於校中。而在於廠肆。如此則可以盡其能力之發展。以定其造詣之深淺。上可爲工師。下亦不失爲徒匠。斯真所謂具平民之精神。而大有造於社會者也。較諸以弱冠之年。咕嗶呀唔。徒爲應試計者。相去不亦遠耶。故退氏復論之曰。

學子習其業於病院礦山工廠。或建築師之居。辯護士之室。年齡既少。循序漸進。則事經身歷。無嚮壁虛造之弊。而隨物體驗。亦無異乎躬執其業者。前此總角之時。既受過普通教育。則門徑粗知。自可循此以發展其智力。而習於觀察。且服役之餘。得以暇時上習專科。如此則學識與經驗。同時發展。分道揚鑣。不稍偏畸。夫人性不同。好尚各異。得此則習其所好。可以拾級而上矣。材性發舒。各異其度。得此則循序漸進。無過與不及之弊矣。用此制者。英美而收効最優者。亦英美。故英美之青年。其能力發達至速。二十五歲時。不獨善於操作。且工於獨營。不動爲機械之一輪一齒。且可爲其原動力。其有預備既足。取需既便者。則不及二十五歲。既優爲之。及觀法國則何如。糜青年之精力於陳編舊籍中。所得至鮮。而損失至大。極其流弊。幾與支那同出一轍。不亦悲乎。

審此則盜撒學制與拉丁學制之優劣。誠灼然可見矣。至拉丁學制之與實際生活相需之衝突處。退氏不憚反覆丁寧而釋之曰。

在幼稚。成童。青年。三期教育中。費舍之所諷誦。師保之所提詔者。無過理論空言。卽父兄之所策勉。

者。亦不過考試。文憑也。證書也。學位也。上之所懸。下之所趨。得之者之所自足者也。至於管理則違於自然。而背於人事。實習則因循敷衍。曠日持久。學生則宿膳校中。無以審社會之情僞。讀者則力求躡等。無涵泳咀嚼之功。攻求過苦。殘找生理。不顧也。於成人之年齡。及職分之關係。不察也。莘莘學子。將來應操何業。未暇及也。於其適當之生活。應先事終養。以期蜚黃騰達者。未之措意也。社會競爭至烈。彼輩讀書。應早爲之道地。俾無置諸間散。乃亦藐然未之及也。哀哉。吾法蘭西人。於必需之設備。重要之條件。與夫堅固之常識。意志之自由。舉皆不能得。諸校中。且不獨不順而教之。乃反逆而害之。其戕賊人材。不已甚乎。學校訓練既未周。則翌日入世。持躬接物。必多扞格。於奔逐競爭之社會中。徒見其曳兵棄甲。敗北而走。或且殘害永生。沈吟不起耳。奔競既烈。危險實多。心意與道德之平衡既失。無復有重整之一日。而幻影之消滅。又突如其來。今人無復有所希冀。欺詐盛而失業多。不亦重可慨耶。一按退氏之言。見 *Le Régime Moderne* 其最後之著作也。觀此可以知此大哲學家經驗之結果。乃不幸吾法大學講師之未出國門一步者。於此竟毫無領悟。夫教育者。吾人所能操縱之以影響一國之人心者也。人心之變遷。不盡繫此。而教育之可及者。亦實有不容磨滅之處。乃全法蘭西之人。幾無一知法國現時之教育制。實足墮落青年。而促國家之喪亡者。誠可哀也。今將波傑 Bourget 所著 *Culture-Mor* 中觀察美洲教育之言。比較對照。則見與退氏所論頗有互相闡發之處。氏以爲法國之教育。無過養成心智狹小。意志薄弱。與乏於創立能力之學子。甚則所謂

無政府黨者乃亦醞釀於斯故慨然曰「庸腐與滅烈皆斯文敗類也」又以法國之里賽 L. Yves 不取費者徒養成墮落之人美國之學校則造就幹練之士法人之平民政治在空言美人之平民政治在思想二者固判若鴻溝云

退氏之言如此非故爲支離蔓衍之辭乃羣衆心理上之事實也吾人今日醞釀毒之觀念信仰即後日風發泉湧之觀念信仰故必須知其根源所在然後能觀往軌以知來轍觀於今日青年所受之教育即可知將來之國情此蓋鑿鑿可據者然則以今日法國教育之愁雲慘淡瀰漫天空言念前途得毋令人寒心耶人心之良窳大都以教育爲轉移今日無辜之少年失業既多自不免缺望向隅一遇游移浮夸之辭即將奮袂相從此不可不察者也若社會黨無政府黨者何莫非經學校之薰陶冶鑄者乎今則何如成事不說既住不咎所賴者急起直追力圖彌補乃復因循敷衍不少振作拉丁民族之衰亡蓋爲期不遠矣悲夫

## 安福國會選舉現形記

樂天

弁言

選舉本意。一在代表真正民意。一在發揚民治精神。近世紀環球獨立國家。罔弗視爲重典。固無分於君主民主也。而國會職權。要在議定法律。組織內閣。監督行政之三者。胥非專制官僚之所願。蓋其於奴視人民。已成天性。一旦以民權加諸其上。未有不極力抗拒。以圖一逞。吾國改建。於今七年。中央政權。終始未脫官僚之手。故於國會。橫事摧殘。推其破壞。反對國會之本心。則因其動遭干涉。不爲己用耳。苟能反主爲奴。一聽馳策。則推戴者有人。詆揚者有人。又何樂不有國會哉。故袁世凱厲行專制。必從事於改造國會。段祺瑞圖謀總統。亦從事於改造選舉法。另行選舉。是立憲與專制之爭。民權與官權之爭。國會爲最大關鍵。苟不能戰勝專制。與官權共撐起此合法之國會。吾國永無寧日矣。今者內紛日烈。外患頻仍。而新選舉之進行。漸臻成熟。國民不察。日惟希冀和平。詎知段因逞一己之私。不惜以國產爲孤注。貨資浪費。莫可超

安福國會選舉現形記

拔。國產一日不盡。段之行動。一日不止。迨其大欲克償。君國行已不國。庸有和平之望乎。茲得安福俱樂部包辦之選舉。頗未詳爲揭載。并與袁氏前事。兩相比較。則知段氏之遺害國家。較袁氏爲甚。

### 一、安福國會選舉前之經過

欲明安福國會選舉之真象。應回溯既往之事實。袁世凱常選爲總統時。段祺瑞得次多數之選舉票。是雖一種陪襯。而其野心。卽緣是勃然而生。故袁氏帝制自爲。段氏首先反對。非惡其回復專制。實憾已之不能繼。袁而爲總統也。袁氏既死。段非不欲起而代袁。第爲正義所迫。遂不能不受法律之制裁。而讓諸黎副總統。時舊約法恢復效力。內閣制重見實行。段爲總理。總攬大權。避名就實。未始非計。詎黎不甘爲其傀儡。國會復實行其監督職權。彼日思幸治兆民之專制官僚。反受國民之糾察。終且心已不甘。因後園困國會。被免職。段益不能甘心於國會與黎氏矣。段之心腹。厥爲徐樹錚。天津之督軍團。實徐氏所嗾使。迨迫黃陂下令解散國會。而改造國會之方針以定。是爲新選舉進行前之第一步。

按袁氏尙憚於解散國會。權未經明定。而於迫散國會。尙假停

## 安福國會選舉現形記

職名義。段則毅然解散之。是較袁氏更有進境也。

張勳之引入。實督軍團之力。張之復辟。與段以排黎再振之機。故朝平張勳。夕逐黎氏。而已復爲總理者。則因馮有副總統名義上之關係。不便自代黃陂。致招反抗。且利馮之同爲北洋系。便於狼狽爲奸也。其發表總理於擢奪總統印綬之後。仍用黎名者。則虞馮氏或有他變也。總理既得大權在握。益不得不爲第二屆自爲總統之預備。是爲新選舉進行前之第二步。

按袁爲總統。故務去異己之總理。而易以己之腹心。以便帝制自爲。段爲總理。故務去異己之總統。而易以圓滑無能之輩。以便援而自代。目的雖異。手段則一。

法律由國會議定。總統由國會選舉。國法具在。段雖肆行無忌。終難破此藩籬。然不有御用國會。終難運用自如。不有造法機關。何來御用國會。此臨時參議院之所由召集也。是爲新選舉進行前之第三步。

按袁由總統圖謀皇帝。注重於擴張威權。故約法會議必改造新約法。而行總統制。段由總理圖謀總統。注重於進身之階。故臨時參議院必改造新選舉法。而召集新國會。其手續稍變。主

## 旨無歧。

改造兩院選舉法議決之後。尙有袁氏時代之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職權之故步。未經履行。於是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職權之說大盛。而擁段各督。聯名以請。繼因段氏僅願一意孤行。不喜衆口曉曉。妄爲評議。事遂延擱。而臨參於職務終了後。得延生命以迄於今者。代行國會職權一言之力也。是爲新選舉進行前之第四步。

按袁之用參政代行立法者。便於其製造促成帝制法耳。段氏重速辦新選舉。是非臨參所能爲。故於代行職權。屏而不用。護法軍與段於民黨。積不相能。而於馮氏。又有意見。借外款外械。以抗南方。引入奉軍。以威馮氏。馮段之爭。在總統。反對民軍則一致。故段氏二次下台。而有參戰督辦之命。馮意在藉段籌抗南之餉械。段意在藉抗南以復其威權。迨奉軍深入。馮遂退出統率全權。而南征之勢大盛。實爲阻礙廣州之國會自行召集。俾促新國會之速成耳。是爲新選舉進行前之第五步。

按袁雖以武力而爲帝制。然尙愛國不肯將國家權利。私送外人。求其援助。段則投於東鄰肘腋之下。乞其補助金錢餉械。以

壓迫南方。竟將國家權利拱手而讓諸東鄰。段之較袁。相去何啻霄壤。

段明主戰。馮默主和。段之意在擁兵以嚇退馮氏。馮之意在藉南以傾倒段氏。而其把持下屆總統。不肯讓入之心。則一也。然前敵將領。多徘徊於馮段之間。依違莫卜。迨武漢軍事會議之說興。附馮之勢漸熾。段氏去馮之心。遂刻不容緩。於是而有武漢贛甯之行。至段赴前敵之計畫。一則挾金巨萬。賄買將士之歡心。一則勸各督軍提臨參代國會之舊事。急由臨參選出總統。馮倒而段之圍解矣。詎各督不以為然。改請速召新國會以馮尙有利用之意。段氏回京。遂一意經營新選舉。至軍事與借款。則新選舉之助力而已。是為新選舉之固定時期。

按段之不能自臨參取得總統。猶之袁之不能因參政院勸進而稱帝。然則段氏之新議員。直與袁氏國民代表。同一性質也。

二、安福國會選舉之進行種種。  
新選舉本師袁氏之故智。故一切步伐。終不出袁氏之範圍。茲將其籌備計畫。分列如左。

甲 法律上手續

安福國會選舉現形記

法律雖表面文章。然亦為製造議員之重要手段。故袁段二氏。罔不於斯三致意焉。茲誌其改造法律之大旨。

減縮名額。新選舉以賄買為根本。故議員名額。不取其多。然因安插嫡系分子之關係。則名額又不宜過少。茲故此次新定選舉名額。取舊國會名額。與袁氏參立兩院名額折中一數。茲條列如左。

元年八月公布之參議員名額

各省議會選出者 每省十名

蒙古選舉會選出者 二十七名

西藏選舉會選出者 十名

青海選舉會選出者 三名

中央學會選出者 八名

華僑選舉會選出者 六名

三年五月公布之參政院參政名額

五十人至七十人

七年二月公布之安福參議員名額

每省區地方選舉會選出者 每省五名

安福國會選舉現形記

四

每特別區一名  
蒙古地方選舉會選出者 十五名

青海地方選舉會選出者 二名

西藏地方選舉會選出者 六名

中央選舉會第一部選出者 十名

第二部選出者 八名

第三部選出者 五名

第四部選出者 四名

第五部選出者 二名

第六部選出者 一名

元年八月公布之衆議員名額

直隸四十六名 奉天十六名 吉林十名

黑龍江十名 江蘇四十名 安徽二十七名

江西三十三名 浙江三十八名 福建二十四名

湖北二十六名 湖南二十七名 山東三十三名

河南三十二名 山西二十八名 陝西二十一

甘肅十四名 新疆十名 四川三十五名

廣東三十名 廣西十九名 雲南二十二名

貴州十三名 蒙古二十七名 西藏十名

青海三名

三年十月公布之立法院議員名額

中央特別選舉會選出者四十人

各省選舉會選出者二百零二人直奉魯豫寧贛越鄂川粵各十

人 吉晉皖閩湘秦各九人 黑龍新桂滇黔各八人

各特別行政區域選舉會選出者九名察哈爾一川邊一京兆四

熱河二綏遠一

蒙古西藏青海各選舉會選出者二十四人內外蒙十六西藏六

青海二

七年二月公布之安福衆議員名額

直隸二十三名 奉天十一名 吉林七名

黑龍江七名 江蘇二十七名 安徽十八名

江西二十四名 浙江二十六名 福建十六名

湖北十八名 湖南十八名 山東二十二名

河南二十二名 山西十七名 陝西十四名

甘肅十名 新疆七名 四川二十二名

廣東二十名 廣西十三名 雲南十五名

貴州九名 京兆四名 熱河三名

察哈爾二名 歸綏一名 川邊二名

蒙古十九名 西藏七名 青海二名

綜計參議院議員名額二百七十四。參政院參政名額五十五至七十。其折中之數為一百六十七。較之新參議院議員名額一百六十人。只差一人。衆議院議員名額五百九十六。立法院議員名額二百五十一。折中之數為四百二十三。較之新衆議院議員名額四百〇五。祇差十八人。是足證明段為取分配私人適當之數而折衷擇採也。

嚴定資格。民國議員選舉資格本期普被無取過嚴。段之辦理選舉。意在供私人之用。與袁同其旨趣。故必力從嚴。茲將資格表列於次。藉資比較。

元年公布之民國參議員資格

被選舉人。以有衆議院議員被選舉之資格。年滿三十歲以上者為限。而華僑以通曉漢語者為限。省議員在各省選舉會當選

安福國會選舉現形記

者。

選舉人。至多不得逾定額之半。在各省選舉會。以該省省議員充之。在蒙古青海選舉會。以各該區王公世爵世職充之。在西藏選舉會。以達賴喇嘛。班禪喇嘛。會同駐藏辦事長官。遴選相當人員充之。在中央學會。以中央學會會員充之。但被選舉人。不以該會會員為限。在華僑選舉會。以華僑居地。所設各商會。各選出一人充之。

三年五月公布之袁氏參政院參政資格

被任者須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一)有勳勞於國家者。(二)有法律政治之專門學識者。(三)有行政之經驗者。(四)碩學通儒。有信世著述者。(五)富於實業之學識經驗者。簡任者。由大總統簡任。

七年二月公布之安福參議員資格

被選舉人。以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三十五歲以上者為限。但蒙藏青海回部華僑。以通曉漢語漢字者為限。選舉人。在各省區地方選舉會。以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充之。(一)高等專門以上學校畢業。及有相當資格。任事滿三年者。或會



安福國會選舉現形記

任中學以上學校校長教員滿三年者。或有學術上之著述及發明。經主管部審定者。(二)曾任薦任以上官滿三年者。或曾任簡任以上官滿一年者。或曾受勳位者。(三)年納直接稅百圓以上者。或有不動產值五萬圓以上者。在蒙古及青海地方選舉會。以各蒙古王公世爵世職充之。在西藏地方選舉會。以駐藏辦事長官。會同達賴喇嘛。班禪喇嘛。遴選之相當人員充之。在中央選舉會分六部。第一部以曾任國立大學學校長及教員滿三年者。或有學術上著述及發明。經主管部審定者充之。第二部以退職大總統副總統國務員。及曾任特任官滿一年以上。或曾受三等以上勳位者充之。第三部以年納直接稅一千圓以上者。或有一百萬圓以上之財產。經營農工商業。經主管官廳證明者充之。第四部以華僑有百萬圓以上之財產。經駐在地領事官證明者充之。第五部以滿洲王公。具有政治經驗者充之。第六部以回部王公。具有政治經驗者充之。

元年八月公布之民國衆議員資格

被選舉人以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二十五歲以上者爲

六

限。蒙藏青海并以通曉漢語爲限。

選舉人以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二十一歲以上。在選舉區內。住居滿二年以上。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充之。(一)年納直接稅二元以上者。(二)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動產者。但於蒙藏青海。得就動產計算之。(三)在小學校以上畢業者。(四)有與小學校以上畢業相當之資格者。

三年十月公布之袁氏立法院議員資格

被選舉人以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三十歲以上。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爲限。(一)有勳勞於國家者。(二)任高等官吏五年以上者。(三)碩學通儒。(四)在本國或外國高等專門以上學校三年以上畢業者。或有相當資格者。(五)在高等專門以上學校充教員三年以上者。(六)有三萬元以上之不動產者。(七)有工商實業資本三萬元以上者。(八)蒙藏青海於前項資格外。得以王公世爵及其他相當人員。爲被選舉人。選舉人在中央特別選舉會。以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三十歲以上。現住京師。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充之。(一)有勳勞於國家者。(二)任高等官吏一年以上者。(三)碩學通儒。(四)在

本國或外國高等專門以上學校三年以上畢業。或有相當資格者。(五)在高等專門以上學校充教員二年以上者。(六)有一萬元以上之不動產者。(七)有商工實業資本一萬元以上者。(八)八旗王公世職。(九)華僑在國外有商工實業資本三萬元以上者。在各省及各特別行政區選舉會。以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三十歲以上。住居該選舉區滿一年以上。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充之。(一)任高等官吏者。(二)在中學以上畢業。或有相當資格者。但京兆八旗人民。得以高等小學校畢業。或有相當資格者為限。(三)有五千元以上之不動產者。但京兆八旗人民。得以動產計算之。(四)有工商實業資本五千元以上者。在蒙藏青海選舉會。以年滿二十歲以上之王公世爵世職。及其他相當人員充之。

七年二月公布之安福衆議員資格

被選舉人。以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二十歲以上者為限。但在蒙藏青海。并須通曉漢語漢字。

選舉人。以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子。年滿二十五歲以上。住該選舉區。滿二年以上。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充之。(一)年納直接

福安國會選舉現形記

稅四圓以上者。(二)有值一千圓以上之不動產者。但蒙藏青海。得就動產計算。(三)在小學校以上畢業者。(四)有與小學校以上畢業相當之資格者。

綜觀各種規定。段於衆議院。將納稅與財產之資格。比民國選舉法增高一倍。其於參議院。則儼然袁氏之立法院矣。而年齡之限制。則兩院均加高五歲。亦師袁氏立法院之遺意。雖尙未公然若袁之簡任。則以其地位非總統也。而於選民財產納稅資格。則較袁氏限制為尤高。

尤可異者。民國選舉法。於吸食鴉片烟者。褫奪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袁氏弛此禁。而段因之。豈國民吸煙不為禁耶。有云安福國會議員本。為牙片議員。以其議員全出於收買烟土之款。語雖滑稽。事實上信不誣也。各校肄業生。舊選舉法。與袁氏選舉法。均祇停其被選舉權。蓋恐防其學業。而仍尊崇其選舉權也。段氏新選舉法。則并其選舉權而亦停止之。是屏莘莘學子於公民之外矣。其視學生。校諸袁氏。為何如乎。

乙 內幕中之醞釀

改造國會。雖發端於段氏。而利用此機會者。初不祇段氏。若馮國

障。若徐世昌。此中競走之一人。殊不如袁氏之一人獨標也。三人者。皆袁氏餘裔。故其作用。仍不出袁氏範圍。茲再略誌其種種作用。

組織大黨。袁氏時代。大權集於一人。故政黨由分而合。若政友會公民黨之合組。籌安會并延攬國民黨進步黨之一部。是兼包并蓄政策。其主要目的。則使全國統於一尊而已。段於民黨深惡痛絕。萬難并容。即於附已各派。亦偏愛偏憎。不能兼用。故交通系進而研究系。即棄之如遺矣。然製造議員。端賴政客。故組織大黨。為萬不可緩之圖。而安福俱樂部。遂應運而生焉。徐樹錚為段之腹心。該部中堅自當屬之徐氏。第其為武人。而非政客。於運用選舉。非其所長。故不能不取材袁時辦黨老手王揖唐。遂以政客資格而占該部要席矣。選舉非錢莫辦。而曹汝霖陸宗輿輩。遂以金錢關係而加入矣。連籌帷幄。於全局成敗。關係甚巨。萬難輕信其事。未久之人。徐雖至妥。而又須從事於軍事。經營。勢難終朝坐守。於是而會競雋以親信資格。而參與秘密矣。辦理選舉。尤賴各省之力為多。而北京威令不行。又非徒恃多金所能作用。於是分許曹(錕)張(作霖)倪(嗣冲)以未來之副座。而三氏遂聯翩而為

該部名譽理事矣。安福今日之蓬蓬。勃勃實是以上之種種原因也。研究系不得志於段。遂營逐於馮氏之門。馮因下屆總統之爭。不肯甘居失敗。乃利用研究系運動選票。以資抵制。而安福研究兩系。遂不得不明豎旗幟為激烈之競爭。但勢力相懸。研究被安福所敗。其他小黨。若斌社雖假馮氏委張紹曾之名。若樂羣學社雖為徐(世昌)系。張志潭所組織。然羽毛未豐。實力不足。較之安福更望塵莫及矣。然則安福遂云全勝乎。是又不然。蓋其內部之組織極其複雜。交通系雖加入安福俱樂部。但交通之作用。在徐東海。與完全段系者不同。嗣因提款問題。(梁辦選舉。曾向交通部提款四十萬。王大不憚)而生衝突。徐曾之跋扈。又非梁氏樂與共謀。故每有望然他去之感。(現梁已返粵)此其內部分裂之徵兆也。且組織安福。賄買議員。暗中雖為段氏攫總統而設。外表却推重徐世昌。而王揖唐與徐亦有師生之誼。對徐萬難倡反對之行動。將來安福國會。即使告成。徐馮派各出其權謀競爭總統。除段氏以強迫手段攫取總統。恐非易易。况安福議員多金錢之結合。選舉總統時。若不再另出代價。恐此輩非法議員亦難指揮如意。至馮氏手段。雖不及段強硬。而巧滑則勝於段。現就安福國

會之勢力。馮雖不如段。而此安福國會爲不合法。馮非不知。馮如不能利用。不難以正大光明之說。令其同系之武人出而反對。再加以南方正式國會業已召集。馮屆時假謀國家統一之名。何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以一命令取消此安福國會。安福派議員將來爲徐爲段爲馮。必有左右爲人難之一日。安福首領亦必陷於進退爲谷之勢。安福前途殊不能抱樂觀也。

廣募資金。包辦選舉。以財力爲前驅。已成不移之定論。故安福以多方羅掘。爲不二法門。據報紙所傳。該部成立之初。段氏首捐金三十萬。繼由財政交通兩部各籌七十萬。交通系首領梁士詒之加入。本爲經濟上之援助。故亦有出資二百萬之說。此該部之基金也。徐世昌因希望下屆總統之關係。亦經慨解腰纏。據上海亞洲日報云。徐出資三百萬。恐不確。張倪因副總統之預約。亦各有數十萬之捐款。據報載某督曾出京鈔五十萬。龍出百萬。他若熱衷新選舉諸人。亦各出囊金。共襄盛舉。若陳官籌款六十萬。遣派鄭萬瞻王信敷趙伯威三人。回鄂組織安福俱樂部。支部江蘇鮑某。月出巨金。賄買選票。不受安福津貼者。其最著者也。此外經濟上之協助。則由陸宗輿之匯業銀行。供其流通。而償

安福國會選舉現形記

還匯業墊款。則特借來外債。與鴉片專買之餘利。故該部用款。源源不絕。而非他黨所能及。馮氏對於新選舉。初亦熱甚。唯出私囊以供賄買。非馮所甘爲。蓋其於私人經濟。夙極講究。竊恐選舉無效。徒耗金錢也。前由王克敏向清室借出公債票三百萬。擬在某銀行抵押現金一百六十萬。供研究系運動選舉之需。詎爲段破壞。未底於成。不得已向已系各督。要求籌款。而所得者祇數十萬。故研究系之選舉運動。未臻勝利。他若斌社樂羣學社兩小黨。更不足道矣。夫袁氏之搜括金錢。賄買議員。初亦乞靈於外債。繼因歐戰發生。借款停頓。遂變其趨向。發行公債。辦儲蓄票。加征印花稅。煙酒稅。驗契清丈中。求取多金。故袁死而中交停兌。民生凋敝。國內財源枯竭。段氏窮兵賄選。動需巨金。國內無可搜求。故以外債爲收入。政以賄成。難充慾壑。索款者紛至。債臺日高。而國產典押淨盡矣。官僚貪黷。不惜國權。袁段如出一轍焉。

指定議員。選舉由安福俱樂部包辦。而主持議員去取者。則爲徐樹錚。其指定方法。約分兩端。一曰積極指定。則由安福擇其關係較深者。開單交付覆選監督。務援助其當選也。一曰消極指定。凡態度不明。或有民黨嫌疑者。亦開單交付覆選監督。務妨害其

當選也。然中國地大人多。其宗旨若何。萬非徐氏一人所能盡悉。則由該部重要分子。及與該部有關係之各省軍民長官。開單推薦。再由徐氏詳覈。批定可否。如批可字。則其人應選。即為確定。可向該部支領津貼。如批否字。則落孫山之外。雖有勢力。無能為矣。按是抄襲袁氏籌安會舊日文章。不過批定可否。袁氏獨斷。而段則假手於徐氏耳。

收買方法。此次兩院五百七十三人。安福如能完全包攬。固屬大妙。然因馮氏之爭。終須失去少數。故規定至少亦須占有全額三分之二以上。蓋此數足敷總統選舉之用矣。其賄買預算。衆院則以覆選每人三十票以上。每票三百元為標準。則需萬元之代價。始出一議員。合計四百人。已需四百餘萬矣。參議院票數過多。勢難分辦。則用躉買方法。即以數人合為一組。共出若干元。共買若干票。而此數人。可同時當選矣。他若組織買票招待處。每省約給數十萬元。尚不在內。故運動之消耗。非數千萬莫辦。至安福預付之費。每人為六千元。以後仍源源接濟。研究每人給三千元。因已相形見絀。詎各省選舉人。買票居奇。票價因之飛漲。大出意料之外。而雙方之損失。因之益多。茲就各報所載。各省之票價。備列

於下。可見一斑。

一〇

直隸 參院票價每紙一千元至三千元。衆院票價開始三百元。終結八百元。

京兆 衆院票價千元以上。參院只祇一人。票價與之相埒。奉天 衆院每票五百元。

山東 始價三百五十元。繼因募集足額。有跌價至五十元者。

山西 票價四五百元不等。

河南 四百元至六百元。

江蘇 最低額二百五十元。最高額一千元。

安徽 五百元（由官廳定價）

中央 最低額二百元。最高額七百元。

其他各省。未見報載。不便臆造。然無一票不有數百元之代價。則可斷言。按賄買選舉。為袁氏惡政。然籌安會時代。每人所耗之賄買費。不過六千元。（安福預付津貼即本此數。）今且超過數倍矣。袁氏如在。亦當嘆羨段氏之豪奢也。

變通辦法。變通選舉辦法。亦發端於袁氏。昔之蒙藏選舉。行於

北京是也。段氏於衆院外蒙西藏選舉。參院蒙藏青海地方選舉。均在北京辦理。即步袁氏之成規。而參院中央第六部選舉在新疆舉行。移中央就地地方。又聞袁氏未有之新局面。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五省。業經獨立。是其選舉。明不能舉辦。而段氏主張就旅京該省人士組織選舉會。舉行於北京。曹錕擬就住居京津各該省人士組織選舉會。舉行於天津。則玄之又玄矣。

三、新選舉之結果。

近日各省新議員已紛紛選出。茲就各報所載。列舉如在。

參議院

直隸	馮宗遂	曹鈞	楊以侯	陳廣虞	趙元禮
奉天	曹有嚴	陳瀛洲	趙聯琪	陳克正	蘇毓芳
吉林	祝華如	于貴良	畢維恆	成多祿	徐肇銓
黑龍江	翟文選	蔡國忱	楊崇山	李占英	宋連甲
山東	莊陔蘭	李元亮	王錫蕃	張玉庚	尹宏慶
山西	田應璜	賈耕解	榮格	梁善濟	管紀綱
河南	尙未辦竣				
陝西	王懋	武樹善	郭毓璋	宋伯魯	何毓璋

安福國會選舉現形記

甘肅	尙未辦竣
新疆	尙未辦竣
江蘇	段書雲 韓世昌 鄧邦述 徐果人 周作民
江西	李盛鐸 吳鈞 陶家瑤 賀國昌 許受衡
浙江	沈銘昌 吳鍾鎔 沈金鑑 潘補 汪有齡
安徽	倪道杰 蘇文選 張敬舜 姜兆璜 龔心湛
福建	尙未辦竣
湖南	尙未辦竣
湖北	尙未辦竣
京兆	孟憲彝
察哈爾	鄭仲升
熱河	高錫恩
綏遠	龔秉鈞
蒙古	阿穆爾靈圭 德色賴託布 顏克堪 林炳華
	鄂多吉 李關杰 顏誠武 扎噶爾達賚
	吳德培 棍布扎布 朱仕清 楊壽扎
	阿拉坦 瓦齊爾 熙凌阿

安福國會選舉現形記

西藏 曾毓雋 江贊桑布 沈國鈞 梁鴻志 格勒守巴

黃錫銓

青海 烏勒濟 汪聲玲

中央 第一部 羅鴻年 胡鈞 周詒春 許喆 何焱森

吳宗濂 王世澂 鄧鎔 陳煥章 魏思旻

第二部 張元奇 朱啓鈴 周自齊 王揖唐 蔡儒楷

陳振先 熙彥 呂調元

第三部 梁士詒 任鳳賓 陳邦夔 江紹杰 王邦隆

第四部 譚雨三 章榮熙 盧謬生 林椒之

第五部 毓朗 溥緒

第六部 尙未辦竣

衆議院

直隸 卞蔭昌 田長庚 張濂 葉雲表 藉忠寅

王寶鋆 汪鐵松 蘇藝林 耿兆棟 張佐漢

盧嶽 張恩綬 王恩樹 王文芹 董景勳

賀培桐 武繩緒 聶裕被 曹岫雲 吳得祿

賈庸熙 韓梯雲

奉天 邵克莊 劉恩裕 曾憲文 高天和 董寶琳

孫孝宗 魏福錫 翁恩裕 馬津春 姚昌道

二人未選出

吉林 逮長增 金明川 賈明善 王沐身 趙驥

黑龍江 未見報載

江蘇 夏仁虎 孫錫恩 柳肇慶 蔣士彥 藍公武

洪玉麟 黃家璘 葛夢樸 孫潤宇 彭清鵬

孫靖圻 陸仲鵬 鮑宗漢 金詠拙 穆湘瑤

楊毓遠 沈蓀 王玉澍 王立廷 張從仁

楊潤 任祖葉 解樹強 李龍圖 顧詠蔡

夏定官 郝崇壽

安徽 王揖唐 關建藩 趙熙民 光雲錦 周行原

胡延禧 丁葆光 陳光譜 陳嘉言 江忠廣

崔法 高炳麟 劉兆麟 倪道煊 華維嶽

丁冠軍 邱鳳舞 吳山

江西 熊正環 宋育德 李京浦 魏調元 石雲星

包發鸞 熊正琦 饒孟任 吳道覺 程臻

誌 彙 午 戌

梅士煥 楊蔭君 葉先圻 黃文濬 劉丹書  
龍 晃 熊坤林 金 相 李愛蓮 贛南道

五人尙未選出

浙江 汪 然 金紹城 周承葵 汪立元 金 森

錢 豫 餘未詳

福建 尙未辦竣

湖北 尙未辦竣

湖南 尙未辦竣

山東 李慶璋 艾慶鏞 郭光烈 韓純一 邵晉蕃

榮慶祜 曲卓新 安鵬東 張棟銘 王 訥

王宗元 謝鴻熹 于之鳳 周福歧 夏繼泉

呂慶圻 王廣瀚 王之錄 杜維儉 王慶瑞

周祖淵 沙明遠

河南 徐卓增 郭景岱 李隨揚 陳鴻疇 鄭錫田

王曾禮 李自辰 彭運斌 袁振黃 張石生

張縉璜 陳善衡 金 壽 何雲峯 李綏恩

原恩瀛 王印川 王澤印 張 坤 王敬芳

安福國會選舉現形記

郭 涵 林東郊

山西 邢殿元 耿泰顯 劉 械 蘭 均 狄麟仁

郭德修 楊柏榮 高時臻 李道仁 劉培澤

李元晉 郭象升 裴寶棠 樊振聲 祁景頤

常贊春 李友達

陝西 未見報載

甘肅 尙未辦竣

新疆 尙未辦竣

京兆 張匯泉 康士鐸 白常文 孟錫珪

熱河 未見報載

察哈爾 張 欽 宋弼良

歸綏 未見報載

蒙古 車林桑都布 賀得霖 奚文翰 不爾格特入

周維藩 劉錫章 尙有內蒙古十三人未經選定

西藏 烏澤聲 克希克圖 羅卜桑車殊爾 黃雲鵬

臧蔭松 巫懷清 史啓藩

青海 龔慶霖 劉朝望



此等題名。連篇抄錄。未免使閱者生厭。然閱者宜注意。上列首一人。即現代總統馮國璋之子。第二人即四省經略使曹錕之弟。第三人即直隸全省警察處長楊以德之兄也。他如倪道煌倪道杰。同為安徽督軍倪嗣沖之姪。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張敬堯之弟。姜兆璜為熱河都統姜桂題之孫。錢豫為內務總長錢能訓之姪。劉兆麟為安徽財政廳長劉鴻慶之子。沈椿為洪憲功臣沈雲霈之子。貴胄羣聚一堂。洵為段氏選舉生色。而袁氏皇子。當袁氏鼎盛時代。未能於國會中一露曙光。能無歎望乎。

#### 四、新選舉之波折

新選舉因馮段之爭。而生種種波折。行不以正。無怪其然。茲記其羣萃大者如左。

撤銷選舉。湖北王兼省長。因馮之關係。當選舉方盛之時。曾電北京政府。以軍事倥傯。無暇兼顧選政。請允該省未辦選舉各區。即時停辦。已辦各區。立予撤銷。江西陳督。援例呈請。停辦贛南選舉。經段極力疎通。甫允照常進行。而湖北參眾議員。及江西贛南道衆議員。迄今尚未選出。

選舉訴訟。初選選舉訴訟。指不勝數。若江蘇松江陳子仁之控

自治委員吳士祺。福建韶安林晴孫之控初選監督包偉。江西九江當選人之控初選監督江念祖。胥因選舉舞弊。江蘇省議員陳伯盟且根據直接稅額計算選舉人數之浮冒。呈請注銷選民冊。此其最著者也。覆選訴訟。山東公民控覆選監督之篡取選票。京兆公民王德鄰等之控康士鐸張匯泉勾串選舉所長曹佃濫增選民數目。山東胡立峯之控訴短少票數。中央第一部選舉。張玉崑等亦因教育總長傅增湘之違法。而提起訴訟矣。然官吏派對於選舉訴訟。無論若何。不使成立。久經胸有成竹。故於被告。多方循庇。必用種種方法。強使訴訟無效而後已。如京兆訴訟。本已證據確鑿。而時效一語。既足打銷控安。其他可類推也。

研究與安福之暗爭。研究擁馮。安福擁段。研究與安福較。勢本不敵。乃根據總統選舉法三分之二出席之規定。籌得消極手段。隱相抵制。其術即運動已派。占議員全額三分之一。屆開會時。不予出席。安福之選舉總統。自歸失敗。即使不能如願。而安福金錢上。先受莫大之損傷。再倡舊法新會之折衷說。以阻新會之成立。如再無效。則該系議員。同赴廣州正式國會出席。則邪正相形。新會不攻自破。故段氏傳見王家襄。而有呵嚇之舉。

上之種種波折。多爲袁氏時代之所無。他若江寧之搗毀票區。安徽之羣毆選民。天津之滑稽倡優票紙。則袁氏時代已有先例。事雖怪誕。不足異也。至谷鐘秀孫發緒許世英諸人之聲明放棄選舉。及被選舉權。江蘇初選當選人。公呈時局不平。不肯投票。亦與袁時任意填寫請願人名。被反對者登報聲明者類似。

上列種種事實。多採自京津滬各報章。初無一語出於臆造。謂予不信。請一檢各報。即臚列滿前。恐較上之陳述。尙多十百倍也。

結論

官造議員。本出法治常軌。各種醜史。當然罄竹難書。今新選舉將次告竣。新國會之開幕。刻已定期。雖將來有無變化。尙未可知。而段氏之積極促成。固已毫無疑義。至其開宗明義第一議案。當然屬諸各種借債。吾敢斷定諸大議員。必一一欣然通過。蓋其當選。多賴借款之分潤也。吾國民以一千數百萬之票。紙造成數百億。質國產簽字委員。可謂自貽伊戚。而以後相因成例。每經一次之選舉。即須數千萬之賄賂。國富幾何能供此等犧牲否耶。目下舉國言論。多於新國會將來之舉。馮舉段。羣相揣測。嗚呼。官僚專制。

安福國會選舉現形記

必無益於人民。無益於國家。况以賄賂爲取得權位之利器。其用心已不可問。異日設施。安望其改良政治。其爭權奪利。固一邱之貉。於馮於段。又何擇焉。况違法選舉國人。勢不能承認。即使強以武力促成國之紛亂。更無已時矣。

# 大世界

新在  
橋上俱  
堍海樂第  
西部一國

游資每位  
小洋二角  
童僕減半

大長片電光影戲  
技術團大獻柔術  
最新奇猴犬演戲  
腳踏車大競賽  
僑治斯希臘幻術  
歐西團武技跳舞  
小京班文武京戲  
天左班大套魔術  
優美社文明新劇  
少林會尙武藝術  
白雲鵬文明大鼓  
老倭瓜特別大鼓  
英姑娘大平歌詞  
章月波巧耍花鏢  
何質臣單弦快書  
駱彩吾戲迷雙簧  
南金子戲迷雙簧  
開口笑口技鳥語  
侯鳳波文明快書  
王鳳祥文明快書  
周珊山時新灘簧  
朱耀庭雙珠鳳  
朱輝笙雙珠鳳  
曹少堂文明宣卷

吳玉蓀 玉蜻蜓  
吳小松 描金鳳  
吳小石 白蛇傳  
葉聲揚 英烈  
楊月桂 珍珠塔  
程鴻飛 岳傳  
花園內機器跑馬  
花園內機器飛船  
花園內升高轉輪  
花園內小蓬山  
花園內蹶躓架  
花園內跑冰場  
樓下哈哈奇鏡  
樓下動物院  
商場內彈子間  
樓上博物院  
大餐券每位一元  
春申樓京蘇大菜  
中餐券每位五角  
日式茶點飲冰  
共和廳精雅茶室

◁界大請鐘詳▷

◁報世閱點細▷

◀一牌贈六角包座場新▶

◀盒香嬰十正廂位另大▶

◀烟孩奉廳一券售劇▶

# 中國磁業復興記

附景德鎮調查記

譯遠東時報

德 彰

素好華磁之士。漫遊都市及上海各骨董店。觀其所售康乾磁器。索價皆數十百元不等。未嘗不拊膺太息於中國磁業之衰敗。景德鎮窯火之暗淡也。舊磁索價既倍曩昔。好古者欲見一二佳磁。亦惟有求之於博物院及收藏家而已。且出口華磁。日趨粗率。明清佳磁之榮譽。幾為削盡。幸而否運不長。時機漸轉。一山佛郎西司哥「San Francisco」賽會。獨得首獎以歸。是誠風雨鷄鳴。為中國磁業復興之初步歟。蓋中國得獎。非恃其古磁也。恃其仿古之新品耳。做造之佳。何以如是。則非一二語所能盡。想諸君喜中華磁業之復興。當不厭吾言之瑣瑣也。

十八年前沈敦和氏作吏前清時。嘗以重價購古磁數事。繼而以示友人。皆贗物也。沈氏已屢為所欺。乃發奮研求。意非得今磁古磁之辯。必不再購一磁器。研精既久。忽有所得。蓋今人所造磁器。其音節迥不同前。即色澤光潤。亦萬不及康乾之藍白磁。康乾造磁。皆隨風氣而異。一音節之低昂。一色澤之深淺。上有所好。則匠人殫精於是。而其色料又皆出自內府。故非時下膺品可得而比也。

康熙時嘗設專庫以貯顏料。備不時之需。乾嘉因之。遂以為例。其最佳者。則藏之內府。數百年如故。清室之末。全數發現。華磁復興之機。實兆於此。沈氏既設法得此顏料。於是備器用。召良工。做造康熙磁於景德鎮。時則民國紀元前三年也。

民國紀元前一年「布魯賽」Brussels開博覽會。中國以數古磁往賽。得最優獎。次年「都郎」Touloos開

博覽會。華磁與會者較多。獎亦上上。民國二年。日本以次年將開博覽會於「大賽」*Tokio*。見告。並約中國預會。時袁項城爲大總統。公文往復。直至開會前兩月。始下籌備之令。雖爲時倉促。然與會華磁獨駕。日磁而上。當是時。日本天皇亦蒞會。所購中國出產。除絲織品外。則磁器一具而已。嗟夫。國家之榮譽。雖張而良工之用心苦矣。

日人奮於此次之失敗。殫精極思。以冀改良製造。超絕華磁。於是招股五十萬。設磁器公司。屏去舊法。思於巴拿馬賽會時。爲日磁放一異彩。雖後來目的未達。然所費固不貲矣。時爲中國農商總長者。爲張季直氏。張氏謂沈敦和必竭力爲華磁爭首獎。蓋巴拿馬賽會。華磁與日磁首次互賽。幸而優勝。則華磁銷路必爲大增。以世界到會富豪。固甚多也。華磁優點。張氏莫不知之。然觀於日磁出口總數之大。中心不免忐忑。聞日本以機器製磁也。則亦試購一具。而成效不佳。於是沈氏獻議。不如仍用舊法。舊法雖鈍。然較用素所未習之機器爲佳。張氏韙之。定議以手工與格致爭。而其結果。則獲勝者手工也。

中國欲爲華磁得獎之心甚切。故袁政府遂予沈氏以便宜行事之權。內府染料。亦得任意取攜。景德舊窯。亦加修理。距開會前一年。而所製之磁器二百具告成。是二百具者。或做諸北京博物院之所蓄。或擬摹諸好古者之所藏。其大多數。則取「莫干」*Morgan*之五色圖報。或「布格勒」*Boule*之華磁考爲藍本。且擊碎一二古磁。究其內容。故其成蹟之佳。原本尙不及也。

會期既屆。中國遂以此二百具往賽。評判之餘。咸謂日磁最佳。時則沈敦和氏懸心翹首。曰盼好音也。噩

耗傳來。沈氏大忿。乃以電詰駐會評判員曰。日本以機器造磁。外塗德國顏料。華磁則皆出於手工。其顏料亦皆取諸國內。兩相比較。孰優孰劣乎。曰。磁色澤皆取諸銅鐵化合物。華磁色澤則取諸紅綠寶石粉。兩相較之。又孰優孰劣乎。沈電既達。評判員復行研究。舌戰移時。碎磁多具。始定議曰。中國最優。日本次之。奧匈第三。

懿歎休哉。華磁得獎歸矣。夫華磁消路。果能與「塞勿」(Sew) 及「哈維蘭」(Harpano) 產磁爭勝與否。尙屬疑問。而明清磁業之將興。則衆所同認者也。景德鎮如故也。昔時榮名。以使詩人「郎費樓」(Longfellow) 低徊無已者。今則復興矣。磁工巧匠如故也。昔所認爲絕學無偶者。今亦知繼承有人矣。苟政府經理有方。維持合法。則安知民國磁業不駕乾隆而上之哉。

附景德鎮調查記 W. T. Clemell 著

景德鎮居北河(Peiho)左岸。河流自北而南。較水平略高。較鄰村則窪下。故上遊水急時。往往有水患。全鎮位置。如處囊中。四圍皆山。東南數里。嶺勢陡峻。西北有羊腸小道。僅可通人。鎮中以磁業著名。一切物產皆附屬之。民房皆以盧平土爲之。所謂盧平土(Lopingeru)者。卽舊窰土也。沿岸數里。碎磁粘土堆積數層。周圍數里。亦復如是。以世界著名之磁業。据景德鎮者。幾九百載。其能不留一二特質爲世人所觀感乎。最奇者。景德鎮與中國各城獨異。至其建築之形式。居民之風氣。尤令人回憶「滿其思特」(Manolesst)不置。現時全鎮有窰一百零四處。約二十餘處。皆全年工作。其餘者皆以夏季開工。每開工時。以每窰平

均一二百人計。全鎮人口已驟達四五十萬。然大多數工人皆來自德昌。非土著也。來時不攜家室。鱗次而居。秋至工畢。即相率歸去也。

磁窯而外。小店尤多。男女磨集。或製模。或雕刻。或轉運。即合土上色。亦有專家。河中小艇雲集。非特運磁器。即供給柴炭者也。零售小店。聊大宗批發。則有商會。掌之。然亦不陳列於市。會中內容頗稱壯麗。全鎮房屋稍整潔者。獨此而已。

窯內用柴。每日至少須三萬担。即此而論。亦爲一大宗貿易矣。每次燒磁。窯火不絕者。三十六小時。俟黑煙轉白。則知火候到矣。於是聽其自熄。再須三十六小時。然後取出。窯內構造。無甚差異。窯頂如蛋形。牆厚而堅。外以磚內以粘土。上有煙筒通空氣。長約三四十英尺。圓徑底約八尺。頂約四尺。形如圓椎。上置磚。位置參差。凡煙筒皆向北。亦不盡然。惟工作皆不甚堅。敵則易之。年約一次。距地六七尺。有火門。以工人守之。頻頻加柴。每一分鐘所需者。自六十至一百磅不等。火門之下有穴一。所以出灰屑也。火門之上以粘土作兩圓形。狀如雙目。火大熱時。發光透明。工人觀其現象。以定窯內熱度。百不爽一也。

景德磁所合物質成分。皆視品物而定。其最要物質有二。一爲高嶺土。Kaolin。一爲百木子。Pematze。最少者爲石膏。居各物千分之一。高嶺土爲礬土與硅酸鹽之水化物。Hydrate silicate of alumina。分解後研之成粉。再澆於水。乾後模爲磚形。是蓋造磁必須之物質也。百木子爲礬土與硅酸鹽之結合物。（非水化物）碎後模作磚形。與高嶺土同。惟其鎔化性甚大。用之過多。則磁質將成半明。成分愈增。磁質愈明。而高嶺

土亦愈少。則磁器將不能成形也。以此之故。損磁最多。燒後變形尤為常事。故燒細磁者。皆宜於百木子之成分。三注意焉。

當陶器之未入窰也。暴之於烈日下。乾後以油口 *Yukuo* 及蘭子灰 *Lanchihui* 塗之。油口亦硅酸鹽之一種結合物。性易鎔。磁器之光潔。皆由於此。器之備一色或二三色者。如普通之藍白磁。是皆於燒前施色。藍者由於一種灰黑色壤質。其狀類鈷 *Cobalt*。燒前略現灰色。火候既到。乃由化學作用。變成藍色。至其他色澤。由化學作用而成亦然。惟燒山德寶 *Sangdeboeur* 磁時。色料與泥質混合。其鎔度既未預定。故所成之磁。良窳皆不可知。統計所用染料。除中國所產者外。由日本歐洲輸入者亦頗不少。凡染料皆以水混合用之。藍色尤甚。至紅色等。則與楓樹脂混合用之。向亦用蘇合香。如欲施以雜色。則有數種色料。必須上之燒後塗以油口。再行入爐燒之。爐者窰之小者也。

粗品磁器。皆用模形為之。刻畫細磁。皆用手工。磁中有數透明點者。在九江曰木型 *Wood Pattern* 當陶器未入火時。作三四小孔。燒後玻璃質流入。即成透明。即油口也。

轉磁器之輪。製法極簡。茅舍中時見十餘工人。傍一圓棹而坐。下設踏車。故圓棹可以旋轉如意。棹上作凸形。置泥塊其上。略施手續。即成器形。普通盃碗製法皆如是。如磁器構造稍繁。則每棹分作一二片。特至他店粘合之。或密縫其闕。或去其太甚。適可而止。此後則持付雕工。加色刻畫。通用磁器。製模處即兼雕刻之任。至村中刻畫店。以婦女主之者。則專為細磁設也。



此外有御窰。前清時燒磁進御之所也。由御窰巷可以直達巷之兩旁。皆爲磁器店。巷之兩極有牌樓二。巷之北有衙署一。監工官駐焉。署後茅屋鱗次。與外無異。再後則爲一小山。林木修美。風景絕佳。鬧市有此何殊仙境。山上有御窰二。修理未竣。尙未開工。故余等得一瞻其內容焉。

平時景德鎮爲江西第二巨鎮。開工時則居第一。然彼非府縣治也。一山村而已。距景鎮二三里。萬山叢疊中。復有一大鎮。居民約二萬名。李鎮中有磁窰。烟火終年不絕。登山一望。可見其裊裊而上也。

窰中所用高嶽土。百木子油口。多來自浮梁及鄰近各縣。有自安徽祈門由陸路來者。有自東流由水路來者。廬山側有石壙甚多。故來源亦大。湖南安仁縣有地名墨江。修安堡皆出石壙。亦來源之一也。石之運景鎮者。皆碎粉澱水。模作磚形。以便攜帶。

每年磁器出口總數。素無確切報告。蓋出口磁器。經過九江稅所者。不過六分之一。其餘雖亦有經九江者。然皆不由稅局。前清時以道員兼督御窰。磁成直解內府。每次約八百桶。每桶以一百二十磅計。爲數固已不少。至旅客所攜小販所帶。其爲數又不下三分之一。其餘則有由水路出南昌至廣州者。有由水路達祈門東流而至蘇州杭州上海者。又有由陸路運湖口彭澤東流。然後以小船運至長江流域者。故九江實非全數磁器出口之所。常人每訖華磁出口之少。皆誤信九江稅所統計表之故也。取九江流計表以六乘之。或可達其全數。蓋世界商人食其利者。固不止千百也。

# 北極探險俄羅斯全國游記

(續)

江夏生

## 九 多弼爾斯克城

十月四日抵此。支幕於距城三里餘之「安地時江」右偏之山崗下首。隊長足疾復發。勢頗沉重。以予前此代勞。尚無疵謬。仍浼代為執行。予憐其病。徇最後請。勉為之。考察城之附近百餘里。四周費時九日。事畢矣。君疾仍如故。遂提出問題於衆。一擬分全隊四分之一留伴病者。餘分三隊。分頭四出。飛行三百里以外諸地。日升出。日沒歸。衆韙予議。如法進行。行凡七日。所得益多。隊長賴休養漸就恢復。天相吉人。予所企禱也。特將所有發見事跡臚列之。

(一) 本城狀況 城為「多弼爾斯克」之首都。達於「多弼爾」江。與「安地時」江之交衝處。轄境約可吾華全國三分之一。枕山面水。得居高臨下之勢。城以軍事為前提。居民視之為畏途。咸聚族擇居於一二百里外。城上設炮台十三座。新式機關鎗隊八。常備兵一團。歐戰未肇以前。則常駐兵一師。蓋即執亞洲俄境軍事上牛耳之要塞也。予伴躬蒞觀操。凡二次。其操演之表示。精神散漫。不殊吾國少數劣等軍人之所謂應點。苟兩雄相遇者。交綏之下。延長力之薄弱。殆伯仲焉。城中建築多作圓塔尖頂形。高聳雲表。饒有歐洲氣象。市政整肅。街道寬闊。惟屋多木質。易肇火災。耳。負郭居民約四十餘萬。華人占十之一。教育不如「多末斯克」。僅中學一小學三而已。

(二) 「高兒的族」該族聚處城外一百四十餘里。兩江匯流之間。身短如侏儒。最高者不及四英尺。色黧。頭扁。面平。而闊。目小而銳。頂禿。耳大。冬衣犬皮。大衣馬皮。魚皮。製造光滑。儼然天衣。不現痕跡。水不侵熱。

不入一襲能御十餘年。俄人亦目之爲(魚皮族)族以獵獸捕魚爲生。畢歲與凍河冰地相週旋。寒颼入骨。雪光侵目。故多骨痛癱瘓失明等疾。俗信佛敬貓爲活神。因貓酣睡時。鼾聲如念佛。又能代除鼠患。保存魚皮衣。煥足減輕筋骨痛。故貓之代價。率值二三百羅布。卽蓄犬性情亦優於他族。蓋沿江冰地之犬。既擅入水捕魚。復堪拉車負重。常餐食品之支配。貓人犬三者之量各劑其平。無自厚者。蠻野之區。得此一種人。有其權。輕權重之覺悟。誠不啻雞羣之鶴也。(三)「棘尼阿族」族水陸雜居。漁獵互擅。皮色黃黑。面削額高。側望全不能見其鼻髮。濃而鬢鬚成無數。髮筒個個紛披。背後俄人亦稱之爲「長髮族」。男女服裝相同。好於袍尾綴響鈴。要以步履響聲細碎爲優美。食以魚獸。家犬供常饌。牛羊豬雞鴨米麥等。非喜筵無備者。俗崇信水火兩物爲神聖。而賤婦孺特甚。操舟時則夫安坐掌舵。高歌自適。婦鼓棹不許作聲。捕魚時則婦赤身入水。夫僅任牽網。出獵則婦充前驅。夫爲督隊。凡臨募輒裹糧。婦背逐諸幕外數里。處任之自接生。自調護。非屈三朝後不許宵家。有痛楚風霜難耐。冒死奔歸者。夫必殫殺。無仇儷情也。以故難產之婦。凍斃之嬰。觸目都是。卽倖而免。終孩提之世。迄無一人曾邀父母懷抱。憐愛者。喂乳要務亦祇立就提籃飲之耳。惟牝犬將娩。則必留於幕中。加意將護之。有逐犬產於門外者。路人皆得當面指摘。其忍其尤無人道之點。抑遇舟覆人溺事。惟袖手爲水神慶。決不施其援手焉。有攜火誤造其幕者。必責償三月糧。雖自吸旱煙之火。亦不攜之外出。晨興水火兩事。須先叩拜禱祝而後用。無敢先用而後補拜者。人誠錮蔽殘忍矣。特彫刻一藝。則殊擅勝場。能以大樹一本。不假鑿拚。剝成小舟。外刻飛禽走獸。

像栩栩欲活。是行過其地。沿江游賞。同伴「保羅亨利」君見舟而悅之。相邀附搭。擊楫中流。一驅塵積。口啣旱煙。斗下其舟。初未經意。及舟人覺。咆哮暴怒。幾將用武。卒致償以四十羅布。不趁其舟。始罷。噫。蠻俗自愚。復以凌人可笑。亦可憐已。

### 十 都門城

十月二十一日。午前十時。離「多彌爾斯克」向「都門城」方面進發。沿途罡風過處。沙石橫飛。駕御之間。偶一不慎。即生險阻。接近地面。高度二三百尺。間視綫作用。每為滾滾沙塵所障礙。輾轉多方。卒無效。乃相率略上升。避之。迨升愈高。而風力愈凜冽。堅冰在鬚。肢體欲僵。皮肉感覺。痛等慘受。斃割之刑。全身血輪熱度。亦漸退。漸低。其差可供給吾人腦力。不致斷絕。靈機者。端賴夫心頭一點幾微之溫暖耳。二十七日正午。行屆「加多明」河支流之上。端風力忽滅。蓋氣候將變之特徵也。隊長謹慎將事。忽傳令停下。覓可以避風之地。暫駐。迨夜闌。果然六出花飛。為勢極猛。馴致竟夜瑟縮。無溫。捱至天明。勉強探首。幕外。見滿望無垠之大沙漠。已化作銀裝世界。尖風撲面。射入睛球。其痛不殊。利刃鑽刺。衆束手無策。乃藉酒食。幕內運動二者。為禦寒計。蜷伏。凡九日。雪始止。藐小丈餘之幕。四週為團團之雪所壅塞。高幾三尺。弱苟續下兩三日者。天空地闊間。本隊區區二十人。其勢不為大雪所活葬者。幾希矣。險哉。十一月七日晨。全體振奮精神。飲酒如量。從事掃雪。鋤冰。修治機件。器物種種。外部諸役既妥。忽而發現所有陶瓦玻璃。諸質之器具。充量為寒威所劫。爆裂無遺。隊長駭然語同人曰。前去「都門城」為程。尙有四千六百七十

餘里。似此嚴寒。塞空人物。兩皆不耐。若再趨。起留滯者。或無倖免之望。願諸君各奮堅剛不撓之氣。戮力進行。共謀生命安全之策。衆同時舉手示贊成。議立決。行又兩日。風猛寒重。甚於前。乃暫駐。無人之冰地。一宵。翌晨氣候幸略順。急起行。十三日安抵「都門城」外。二百四十餘里之「奧文斯克河流」。處於時黃昏。日影已沒入地平。遂相約下駛。謀臨時安息所。次早狂飈怒吼。排沙捲石而來。風力襲人。冰肌砭骨。立足初不穩。更何敢冒無謂之險。僉議再留一日。日中無所事事。乃分組各詣附近四境。從事考察。足跡所經。耳目所接。獲得關於地質上資料甚夥。而於特殊教化上。亦得一種奇僻之種。族焉。族名「奧斯刁」。雜處河流傍岸間。捕魚以毒鈎。獵獸以弓矢。弓長六英尺。倍於其身。箭桿長四尺。上裝毒鏃。或用圓彈。開弓之法。尙橫。不若吾國以豎板爲式。背射。臥射。發無不中。俄人亦稱之爲神箭。族。人短小精悍。面平鼻扁。鬚髮殷然。常年用魚油塗體。望之儼然。退光漆器。以禦寒暑。夏時。裸逐。女子僅繫布一方。略蔽下體之一小部而已。日者予等重裝加身。且不暖。彼輩則空空然。鹿皮外罩一事。披如燈籠壳。狼奔豕突。額鼻兩處。且汗氣蒸騰。如初夏也。其亦稟賦與習慣不同於吾人歟。其女子私乳。坦露。初不爲恥。而於團團一副面目。則深藏固蔽。無以復加。不論少女老嫗。率皆彩帕密蒙。僅露眈眈兩睛於外。男子雖至親。亦不許一挹容色。頭載毗盧帽。如女尼。髮髻如何結束。無見之者。食以生魚肉爲糧。無穀食之需要。居則支木張大幕。中分數布幔。若者爲牲畜欄。若者爲烘火欄。若者爲坐臥間。舉族愛懶。如其命。苟有懶機。可乘者。各各競爭。瑟縮。大鹿皮套中。如布袋。和尙之僅露其首。全幕內外。臭穢熏灼。不可嚮邇。俗畏黑熊。獷狎視。弓矢如

無物羣奉之爲司命神。會有爭執發生。須宣誓表白衷曲者。輒張大其口。伸腰撐臂。獠牙厲齒。模擬黑熊噬人狀。而後始誓曰。茲事若有虛言。異日必遭熊神劫。既誓兩方嫌隙無不立解云。十五日溫度升至九度。方之數日來之降至寒度者。似較爲優。全隊復鼓勇趨目的地。午正始屆。暫支臨時幕。分隊之半留守。餘人入城覓度歲避寒之寓處。城中客寓雖二十餘家。率皆卑陋污穢。奔波半日。迄未獲得相當久駐地點。夜色迷離矣。遂出城報告隊長。隊長曰。明當再處。苟無適當投止之旅店。容有空宅出賃。本隊賃之。略購簡便用具。而雇一二粗作工人。亦足以度此闌珊歲暮也。予韙之。翌晨即分隊爲四組。一組守幕。三組分頭覓屋。予領組行至「樸路斯託夫」街。突見出賃招紙一方。標明內有雅潔住宅一所。房五間。客座畜欄。廚房咸備。月租四十五羅布。羨其價廉而屋宇敷用。趣入相之。引看者審予面貌。信爲同國。略詢來意。後即宣布其姓氏曰。某姓張。名占魁。宅屬某所有。倘相而合意者。價尙可讓。隨談隨領看一匝。與招紙無矛盾。心善之。姑請暫候。隊長閱看而後定。張喜諾。正午全隊復集。於臨時幕。餘二組無所得。聞予報告。悅焉。西芒氏君復看。頗愜意。議遂定。當日午後四時。且舉一隊所有折卸者。折卸歸納者。歸納者。雇人夫二十名。往返五次。搬運妥入新居。徐圖種種佈置。張君聞予等擬購牀榻桌椅。慨然曰。諸君辱降敝廬。增光不少。區區動用器物。寒舍餘剩尙多。會即料量移來。何必重勞破費。予以同國交談。便心感之。而代全體謝其惠。未幾木器鐵床動用器皿。果紛紛運至。不僅足用。且綽有餘裕焉。予等留此兩月。十有三日。天氣晴明。則出游。風雪則坐圍豪談劇辯。室內運動與夫修治措擦機件武器。爲度歲日行功課。張君情殊重。每

星期必備有飲食品貽贈。間亦追隨本隊談饑。抑引導出游。羈旅之人。得茲賢地主。至足感也。君蓋直隸河間人。輾轉貿遷於沿西比利亞一帶。垂二十餘年。沿途狀況。知之特詳。頗足備吾伴顧問。茲將游歷所得。暨出自張君口述者。列如次。

(一)「都門城」城屬古代。韃靼之故都。形勢險要。合爲亞洲。俄境西部。商務萃薈。地華商用駱駝。由廣漠運貨。俄西者。限制至此而止。苟不換馱。易他畜。負重。則不容再越雷池一步也。城饒水陸交通之利。水道由「安地時」江。通(俄比河)城之中區。特建大黑獄一所。專備配發過境囚犯。中站羈禁之用。獄之內容。足禁八百人。暴氣冲霄。予曾繞獄外土牆數匝。刑具鐮鐮之聲。槍人肺腑。無怪俄民。斥爲人間地獄。以近牆爲不祥矣。全城城廂內外。居民七萬四千餘人。舉華俄暨各種土著。種族悉有之。顧人雖衆。學校則除小學七區。中學門招一面。餘蔑有也。俄政尙愚。民頗以被征服。諸族不識字。爲幸。吁。壓力愈重。反動力愈大。俄之專制。受打擊。迄無寧日。寢致不永。其壽者。何莫非私利之自招也。

(二)本城轄境四週之出產。東南向多產黃金白金鐵金剛沙等。全俄金融界賴之。資挹注。綽夫而有餘裕焉。是方植物亦繁茂。森林徧野。春夏之交。蒼翠欲滴。麥田一望無際。不啻吾國腹地焉。西北向則爲野獸大出產地。如銀狐。玉面狐。長鬚狐。貉。獾。猯。獾。袋鼠。北大鹿。考老。博種。大狗。熊。獾。豺。狼。兕。長毛。大象。駱駝。野馬等。而以貂鼠爲貴。其捕之之法。冰饒越味。一預掘七八尺深。陷阱於地平中。置小飛禽數十只。阱口支枯枝敗葉。復佈薄冰於浮面。禽在阱中。上觀冰層。如天窗。屢鼓翼衝突。不得出。而又無所得食。急極乃狂噪不休。貂聞之。疑爲有糧。可獲。呼羣嘯類。隨冰地循聲徧嗅。所在既得。乃聯鑣躍入。冀逞



其饗餐正不料弋者隨其後也。二獵者覓得貂穴時。輒以石硫磺堆積穴口之上方。聚乾燥樹枝而焚之。利用地心吸力。硫磺煙順風奔洞入。貂悶極。舉族狂奔出。乃一一自投羅網中。無一或脫者。三貂不畏寒而賦有慈祥性。每以救濟凍殍生命爲己任。孰意人之無良。乃抹煞其善愿。以怨報之。法用強盛獵夫一人。行事之前。預飲砒霜酒如量。使週身血倌沸騰膨脹。爲禦寒之具。裸其上體。仰臥冰雪中。略不動彈。僞爲冷殍狀。貂有過而見者。憐焉。反穴奔報。聚族而來。層層厚伏人身。施其燠暖救殍之法。伏甫定。弋者突拽消息之端。俄而人貂同處大網中。乃起而一一殄斃之。歸剝其皮。求善價而售之。復食其肉以佐餐。張君嘗歎語余曰。某無狀。亦當年捕貂人也。最終一次。罟中貂凡三百餘。殄纔六之一。忽見銀鎗。老貂四股。粟匍伏仰首。視某面。血淚斑斑。下不止。意似目擊兒孫被殄。淚從天姓。慈愛而來者。某天良發現。疾釋手。毀罟盡縱之。遂改今業。云君蓋本城南。部「布符杜夫」森林場。場三分之一。主人翁也。光陰逝水。蟄處是間。忽忽已屆一千九百十七年二月二日。氣候日趨於平。吾儕豈貪安逸者。乃公同酌議。定於後日起行。赴接近北冰洋之「奧納山」。益人曰。以上揭出之點。起自「環春」埠。訖於「都門城」。悉屬彼號稱世界醒獅國數百年來所征服之土地之人民也。知識如此。生計如此。政俗如此。殆不足稱爲完全人格。吾等雖稱堂皇獨立自主國民。究其實。不啻處於列強均勢之勢圈潛勢力支配之下。讀吾記者。無戒慎恐懼心。則已有之。其感爲何如。讀者當自省。初何待夫不佞之詞費。

## 十一 納奧山



二月二十一日。安抵是山之西南部。山高蔽其西北。狂飈氣候極溫和。方之舊臘沿途嚴寒幾殭者屢。真不啻地獄天堂矣。流連山水間八日。奧納之義按。卽韃韃語帶也。蓋山脈發自北冰洋。迤邐南奔。儼然大地橫纏一帶。自此復出支脈。直接裏海之可侖布城而止。延長之度。凡一萬二千餘英里。峯巒突兀。上插雲霄。蹊徑盤曲。花木扶疏。怪石當道。擬壓人。倒壁蔽空。天一綫。驀然屆茲。固疑是水窮山盡。循石轉吻。忽而急湍奔騰。作萬馬衝鋒聲勢。懦者聞之。亦當蹶而復振。舉目遠矚。恰及「規可薩斯」兩峽之間。陡澗瀑布倒懸。彷彿玻璃天梯一道。通明透澈。波紋湧現。幻成梯級。歷歷可數也。稍近又類萬丈水晶簾。一軸沉沉低掛。再近聲浪繁於迅雷。倒瀉急於潮立。光芒四射。縷縷生輝。則似萬斛精圓珍珠。倒自天空源源下滾。徘徊欣賞。令人熱念都消。左方最高之峯。名「瑪篤薩克」。距海面水綫。凡五千三百九十五里。方之吾岳。不珠小巫之見大巫。崗旁勒石一方。詳註全山勝境。途程高度。凡八十六處。予件所由之徑。爲山之陽。卽亞俄入歐俄之通「阿兒干益尼城」之孔道。道之左右。七峯錯列。高低不一。局勢愈行愈逼。窄於軍事。上尤利伏兵扼險。饒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概。爲俄人計。洵不愧東北屏藩也。道旁矗立崇碑一方。碑高一百十五尺。廣四十二尺。陰陽兩面。陽東向。鐫「鮮卑」文。陰向西。勒「希臘」文。碑立自一千五百七十三年。中敘「苛煞克」忠良軍旅。平定「鮮卑」之戰。功留諭萬世。一系之子孫。皇帝兼詔國人。毋忘該族開疆拓土。降服醜虜之豐功偉績。云崇碑東麓。爲本山礦場總匯處。山產碧玉。白金。金剛鑽。磁鐵。自然銅。諸貴品。按一千九百十六年。總產額價值。爲八十二兆四十二萬七千餘羅布。過山大道。不以砂石填築。而

用厚八寸闊三尺之栗木板。架如浮橋式。助交通之便利。近山居民。六萬餘。皆與礦場有直接或間接關係者。沿路茶棚甚夥。酒食館亦有。予等日必一蒞。領略其風味烹調之法。頗不惡也。惟舉山之大。無一商店。意亦在礦員司工役衣食息三者。咸取給於公。初毋煩局外商賈。越俎代謀耶。三月一日。日本隊勉割山。明水秀之愛。離此赴略西之「阿兒干益尼城」。

### 十一 阿兒干益尼城

三月十四日。午後三時。抵此。游覽考察。凡十二日。城位於「白海」之南「奧納山」之西。距「吐美納河」入海口處四十英里。大彼得帝當年曾幸是處。特購荷蘭商船一艘。躬習航海術。以爲號召。遠商振興。利權之計。晚近商務繁盛。與亞俄恰克圖埒。本城轄地三十三萬一千六百英方里。人口五十二萬八千餘。附城居民數僅四萬餘。市政什九行歐制。屋宇原料磚二而木八。式多圓頂。以故祝融稅駕無虛日。出產以海鮮木材毛皮獸油牲畜爲大宗。離城西北三十餘里。有譽滿環球之聖庵一所。庵名「索老威斯克夫」。譯卽聖域之意。遠足家過從西北者。迂道必游之。又有朝聖宗教家來自遠邦者。年凡數萬人。略如吾國朝山進香之俗。庵爲女尼所掌。宗教事跡姑從略。茲特舉其饒有趣味之源流。爲讀者告。亦頗足引起美感也。先是該庵之開山鼻祖。尼乃一新寡之孀家。饒裕。因夫出獵。酒告罄。寒不支。爲北來捲雪（西北寒冽雪之下也。不若南方樂土從天而降。乃被北極罡風橫掃而來。故以捲雪得名。）所壅。斃憤而出家。立宏願。普濟凍殭過客。藉彌所天遺恨。既屆此。出資自建一庵。別選馴良大犬百十頭。終年細心研究。體會

犬性因勢利導。教其自冰雪中救人之法。越三年。犬學成。日三輪。輪四隊。六犬分頭出巡。出發時。頸下懸盛滿火酒。配有活塞之木瓶一口。啣皮帶圈一。按隊自赴。尼所指示之處。分嗅雪厚。冰深。中有無被塞致殤之人。有之。犬即拽出。就平坦處。六犬同時以腹煖之。俟殤者體微溫。一犬以爪扳其口。一犬咬開活塞。一犬口啣瓶底。貼人唇。灌之。灌已移之。揉之。舒活人之筋骨。乘便以六皮圈套殤者全體。犬各口啣皮帶。負之歸。再由衆尼施人工呼吸法。救治之。積時既久。受惠者多。聖其庵。孀隨庵而名。聖尼犬沾人傑地靈。惠亦附帶。享聖犬譽。今茲之犬。稟賦積祖遺傳。性生而即擅救人。初不待教而始能也。予領組出游。繞道隨喜。凡三次。熱度一如朝聖。輦特予愛犬成癖。訪犬友而非朝聖耳。聖犬體格堅剛。氣概雄偉。高凡二尺半。至二尺七八寸。長四尺餘。色棕黃。瘦頸灑毛。闊嘴昂頭。尾蓬鬆如獅子。目現祥光。見常人不濫吠。亦不屑搖尾乞憐。余每訪。必攜烤肉脯數磅。分饗之。往來既習。遙見予。伴蒞。即先後作人立狀。羣垂其手。表示歡迎。尼之首事者。沙樂。以予愛其犬。奉予伴如家人。酒饌羅列。留餐焉。迨予羣別退。值聖犬亦必搖尾追隨。送十餘里外。始悒悒而返。殊饒故交戀戀意。誠奇舉也。二十六晨。氣候和煦。溫度表升至三十一本隊乃乘時振機。離地面向「沙納杜夫」前進。

### 十三 沙納杜夫

自離「阿兒干益尼」行程。凡五日。時升時降。從事考察。四月一日。上午九時正抵此。居留又五日。事始竣。「沙納杜夫」者。地處「福爾加河」下游。面積三萬二千餘方里。人口三兆四十二萬餘。全俄孳生繁庶之

地當以此爲最。居民之先。初從「日耳曼」移殖而來。習俗不殊。其祖國荒涼廣漠。賴此一族人植其文化之基。大足爲庸愚黔首政策。開拓背馳。生面民以耕種擅長。田疇滿目。歲獲盈餘。學校林立。比戶知書。雖久壓積威之下。迄未汨沒其自立思想。俄本族諸羣。羨其造詣。而妬之。屢肆侵凌。彼族固生而尙武者。橫逆之來。不堪其虐。以故反抗之舉。時有發生。予件蒞止之。頃正兩方私鬥。興酣陳屍遍地。時也。迨北游言旋復。屆茲則本地人衆。以援助民主黨革命聲勢。推翻殘暴政府。幸告成功。故沿街大小各戶。競懸新俄旗幟。歡欣雀躍。生氣蓬勃。大有一勞永逸之樂觀態度焉。

#### 十四 沙納打城

四月六日。離「沙納杜夫」十一日。安抵是城。考察城廂附近。凡六日。按城基位置。毘連「沙納杜夫」西境。地盤勢力。統歸「卡利末」族人所占有。居處一如亞俄土著之用。幕其先本滿蒙混種。身中材如吾人。色黃髮黑。眼小耳大。鼻扁額高。服裝反歐制而類滿。請小帽長袍。垂其髮辮。女子則大環墜耳。關於項圈。饒有安徽休寧黟縣女飾風氣。夏時舉族露上體。繫短褲。跋利屐。斜搭巾一方。游行市上。雖及笄閨媛之新剝雞頭。亦復雙峯坦露。以爲美觀。初春秋冬三季。寒飆肆虐。則瑟縮被褥中。時歷百餘日。甚少出幕者。食品以乾馬肉。煮麪粉爲糊。充正糧。生計上除居奇駝。駝操縱取盈外。不知其他。春末夏終。數十日。人各萃蒼精神。搜集寒天食品。俗奉佛嗜茶。溺酒好博。其族酒量天成。雖孩提之幼。盡酒三觥。初無醉意。本隊蒞此。正當冰解氣候融和之會。每出輒見老少男婦聚族競出。乘禿馬背弓矢。縱韁馳騁。逐走射飛。演其好

身手日者予領組考察城南一路。路與該族大羣追逐百餘里。羨其馬術之精。不可企及。行屆中途。嘗見彼中有六七齡之娃。飛馳絕駛間。忽墜其不適足之利履。於時馬不停蹄。娃覺履脫。搖身一側。捷於鷹隼。驀下拾之。起復騰身一躍。手攀馬尾。向上一竄。安坐馬背。如行所無事焉。其壯者。路逢故交。思有所攀話。兩馬相馳中。手一招。輒見來入兩腿。微夾馬脅。足點蹬一躍如閃電。已疊騎友人馬背矣。越騎之敏妙。方之吾人步梯級。無其便也。十七日。離此赴「奧斯日加」一路。飛駛極受氣候平和之賜。游興之奮發。亦因而繼長增高。致足樂也。

### 十五 奧斯日加城

十九日下。駐是間。停機水面。分組傍岸登臨。游凡兩日。所得甚多。茲記其狀況如下。城之位置異於他地。頗類雞羣之鶴。孤立「福加爾」河流中之小島上。厥景不殊吾國彭澤縣之小姑山。傍島漁舟成陣。每屆夕陽西斜。漁父箕據船脣。高歌長嘯。漁婦低頭補網。安其婦職。稚子恣意磨鈎。習其素業。樂其所樂。事其所事。遙望之。絕妙一幅漁村晚照圖也。城之衝道。則違山鑿徑。拾級而登。廬舍枕山支架。高下參差不一。小河一道。如界劃鴻溝。穿城而過。沿海魚販集焉。就中出品。以鱈魚爲最貴重。捕之之法。不勞而獲。及夜分各各開始動作。輒見漁舟隊隊順流而下。排鈎如列柵。柵中垂乾電池一盞。魚見先疑是餌。疾行而前。擬吞之。迨觸燈鈴響。機關動。魚覺異思遁。觸鈎急而騰蹕。渾身益着鈎。漁父知魚性。不與爭衡。鼓棹隨魚進亦進。退亦退。徐徐順其適。必俟魚血盡暈絕。始以起重機提之出水。蓋鱈魚一尾。重常三四千磅。長亦

二、三十尺。力大無朋。苟冒味拂其性者。魚翻身奔突。舟立復。人且無倖。俄俗好宴客。宴必盛備珍饈。鱒鯉卽其一。如席面缺此一盞者。不啻爲主人慳吝表示。以故是魚之肉一磅。通常代價常十餘羅布。魚膠一具。重逾二十磅者。嗜好家常。不惜破慳囊。耗六七百羅布。購之一膏。饒吻爲快。余應俄政界友人招飲。凡數次。每宴必有烹調可口之鱒鯉羹一盞。一如吾國上席之用。燕翅焉。二十一日。辭此。整隊向「沙馬拿」進發。

### 十六 沙馬拿

二、十三日。屆此勾留三日半。始畢事。是埠與「沙納打」「沙納杜夫」同位「福爾如」河間。成品字形。毘連「錫蘭」境之「馬達路夫」河上。河建有橋。式如吾國黃河大橋之制。鐵路貫通。「奧命盤」與舊都「莫斯科」一埠。爲中亞細亞百物轉輸之集中地。熙熙攘攘之流。中含十餘種族人類。民居木築者三。支幕者七。華產以膠州毡帽爲最流行品。男女悉冠之。俗嗜酒尙茶。箕踞塵中。暨徘徊路上者。人各手拈茶磚一角。且咀嚼。且細嘗其滋味。馴致黑漿潰溢。粘附脣外。如舞臺上之丑角。不以爲怪也。酒則以馬乳釀。醱釀成。全羣恃之爲療治筋骨痠痛良藥。頗類吾人之信用虎骨木瓜酒焉。特其味酸且澀。方之中國之甕頭春。女兒紅。諸名釀。直可斥之爲無酒之價值。奉直魯之營商。彼地者。萬餘人。不識運輸國貨美酒。投其好。吸其利。惜哉。城治轄境。六萬八千三百英方里。人口三兆六十四萬三千人。俄國孳生繁庶之域。此其次多也。二十六日。午時。自此出發。向「卡順堡」。

十七 卡順堡

廿七日午前十時半下駛。是間支幕於距堡十里間。從事分頭考察游覽。七日事畢。堡距離「沙馬拿」二百里。弱。爲古代「韃靼」之首都。最近轄地二萬四千二百方里。人口三兆十二萬八千餘。韃靼回教徒占其十之三。商務較「沙馬拿」爲盛。土著側重口腹。食肆林立。幾占各業之半。操縱牲畜家。接洽買賣。非飲食不開談判。衆尤以賭博爲例行功課。食肆茶樓。每桌桌頂上率皆懸有一籃。籃中預儲立方寸餘之大骰三枚。敬備顧客隨時需要。賭法先由下風家口唱某點。注洋若干。又某點注馬若干。各注既定。始由衆指定一臨時公止人。手拽懸籃之繩三次。振蕩其骰。而後又由另一公正人傾骰下。莊家下風各不沾手也。一局告終。輸贏之鉅。盈千累萬。率以爲常。有不幸屢負而空其畜羣者。初無悔色。賭局最後結束時。輒見人頭蓋湧離其座。喧囂塞途。交割其勝負之牲畜。有地方之責者。熟視無覩也。市有大造船廠一所。水深十五尺半。能建五千噸以上戰艦。廠爲當年大彼得帝所手創。備作裏海尾閘軍事上之後盾。繞城堞堞。各置炮位。饒有二十年前上海懸城未折以前之景狀。城中瑋麗之建築物。有「聖母馬利亞堂」一所。穹窿之頂。高凡八百四十尺。大殿能容四千人。希臘教堂五十餘所。回教清真寺十二所。是卽神道設教之微意也。其差強人意者。則「卡順大學」。是學創自亞力山大第一之世。最近有學員二千名。每屆畢業能產出有學士資格者四分之一。學基左方爲大藏書樓。儲歐文古籍十三萬四千零二冊。亞文古籍七萬四千十二冊。抄本四萬零二百十五冊。漢文四庫全書悉備之。書另儲一倉。外客展覽。非得特別允

許狀。不准入。俄人上智者多。諳漢文。處心積慮。由來久矣。學之右方。爲博物院。院之陳列品。單簡陋劣。不啻該國科學幼稚之表示。是番本隊支幕之處。適與韃靼族回教徒摩古突君之家遙遙對峙。君固富而好客者。對予稱謂姓下每加一叔字。表其敬畏。蓋其先爲元太祖。以曾君臨中土故。有昆弟叔伯之稱。事越數百年。遠族尙遺傳其戀感。亦一異點也。君專精營運。蓄有大牧羣三。一在「波哈納」。一在「波斯」。一在「突厥」。積資甚鉅。起居服食。在在優越他人。其居之建築。一如族例。木料布幕各半。區爲前後兩座。平列十二間。中隔一空街。徧地鋪毡毯。四隅列衣箱。箱外繞以疊較長櫬。前座指定爲男子起居室。後座則專屬女子。男女異室。非夫妻母子授受不親。俗尤好潔。卽伉儷敦倫。屆時亦必先浴而後集。旣集而復浴。浴畢雙雙同叩教祖。感頌特賜。又一度生人樂之殊恩。一家用具。如面盆水罐碗盞等。亦界劃鴻溝。兩不侵犯。示其清真。男子禿頂。三日一薙。服對襟大衣。略如清制服章之外套。女子好修飾。傅粉至厚。雙頰塗胭脂。暈如餅印。眉畫刻削類刀形。齒染作石炭色。嫣然一笑。輒呈其灶突之光。指甲亦渲成橘黃色。以上數者。不備不足成爲婦人云。惟長袍繫腰。坦前胸一小部。微露雙峯中縫。戰戰然先其身體而動。又類歐婦制耳。予爲君之座上客兩次。彼中眷屬。亦僅驚鴻一掠。上述女子狀況。蓋得自他家者。君嘗語予曰。舉族人雖衆。顧無作神女生涯者。有之。穢聲旣播。路人皆得而活焚之云。俗嗜茶甚於他族。終日爐鑪煙燼。細意品評。若者爲祁門。若者爲西郎。若者爲寧州。若者爲平水。若者爲龍井。產地茶質。朗若列眉。雖老手茶師。無其的焉。男女結婚之禮。未合盃以前。兩不識面。撮合之法。一從執柯者之播弄。迨入門。舉凡禱告。



讚美見長上戚族夫妻交拜諸儀節。權屬教中長老操之。餘人率皆斂容木立如傀儡。一任長者一揮一動。其他不敢越俎也。成婚之次日。夫婦各匿一所。凡三日。名爲避羞。又人之將死。亦必以奔報長老爲合法。長老既蒞。趣肅容爲誦苛蘭咒。咒語多死而復生。生居天闕。或入人間。永不隨落畜生道。供仇人宰割之意。既死。則用白布繃尸。如石柱。傍壁矗立。復念念有詞。拂以枯枝。灑以聖水。而後趕緊棺殮下葬。蓋教律規定。人死斷氣。距下葬不得出六小時之內。否則靈魂無所附麗。或致誤入畜胎云。五月三晚。閑談間。隊長忽提出議案。徵求同伴意見。略曰。目前節屆夏初。氣候逐漸趨於炎熱。擬即乘時由本處折回。沿「奧納山」東北向進發。實行北極探險。以了此游之願。如中途無意外阻力發生者。同時再從山之西面詣「莫斯科」考察俄西諸境。未審諸君以爲何如云云。衆人聞命。舉手不迭。遂決翌晨離此。

### 十八 實行北極探險

一千九百十七年五月四日之晨六時半。全隊各司其事。復將前此爲寒冰所毀壞。近今添配修復諸器物。暨進行之餼糧服裝等。一二臉閱一過。覺與表冊注明應準備之數目無訛。七時正。始整隊出發。一路晝行夜宿。息息與西北狂風相抵抗。從事擇尤考察。十七日午後四時。行距奧納山「東北部」七千餘里。頓覺氣候忽然變遷。尖利乾風撲面。不殊仲冬之凜冽。過處令人骨節麻痺。失其感覺。眺首四望。但有無垠冰漠。射飛逐走之民族。闐如也。而最易惹起吾人戒備心者。則冰地寒光四射。中現有無數巨大熊羆。猛獸掌印。隊長恐生危險。悚然傳命。未得安全地位。以前不許任意遞降。衆遵命鼓勇猛進。駛約七百里。

間地面隱約有獵羣一大隊。略下百餘尺一審之。始見全隊皆着熊皮大衣。狀貌臃腫。挽鐵胎弓。背毒簇矢。鋼叉。蒺藜之屬。橫拖腰際。另有人畜一簇隨行。畜凡北大鹿四十餘頭。兩鹿編爲一組。各組背負網形活絡摺疊鉄柵一網。細審之下。覺其爲獵獸大羣無疑。趣升旗語。披告隊長。隊長得信。立令全隊回向。緩緩下駛。詎駭辭無意。間仰首天空。驟見巨物。從天而降。中復有人形者在。疑是神聖。賁臨不禁。斂其兇鋒。棄械匍伏。昂首張臂。申其誠敬焉。木隊先後履地。各離機撫慰之。羣之領袖者。亦略知俄語。互相問訊。始知吾人爲人。而非神。隨以土語諭其伍衆。乃駭怪雜欣悅。爭近吾儕前。傍機探首內矚。意似欽羨不置者。隊長隨談隨注視。該羣所披之熊皮外罩。頗覺暖氣蒸騰。大非他種毛皮可及。乘便詢其每襲價值幾何。領袖者答曰。此特獵時戰利品耳。價格何能知。自此略東南諸民族。則無喜衣此品者。因毛長革重。既難任其負累。復未覺其美觀。而由此再北。乃非此不足以禦寒。苟再接近北極者。雖集貂皮十層。亦不及此。既粗且重之蒙茸一襲也。隊長聞而憬然。立出羅布八十枚。擬換其一領袖者。人雖蠻野。頗富有美德。却資而趨大鹿隊中。立出熊皮一大網。分派其羣。而易其徽具外罩形式者。慨贈吾伴如數。隊長感極。復急從機內提包中。檢出羅布八百副。以誠懇之意。乞其嘉納。彼似審果峻拒。吾儕資吾儕。必不受其衣。行將兩不利。躊躇至再。始勉強收受。而當衆勻給全羣。一己分文。不與噫嘻。蠻族中竟有此尙義人。彼日以道德兩字爲口頭禪。而終其生。未當實行博施濟衆者。皆彼族之罪人也。當時同伴感其誠懇。乘熱衣其衣。始一一輪握其手而別。及升空。未幾頓覺氣候和煦。四肢活潑。如處東南。異而注視溫度表。則尙死守。

期 二 第

零度下初未動移。因悟夫暖自熊皮嘉惠而非氣候回溫。嗚呼世產一物必賦有一物之特長。地豈真棄材哉。要亦視夫用材者之得當與不得當耳。同伴自得此衣。迄於今茲日披夜被保全吾儕生命增進吾儕游興。何莫非熊皮外罩之賜也。行行復止止。二十三日之午竟抵北冰洋中之「羅都山納島」。島長六百餘英里寬廣約在六七十里間。傍島四週簇聚高闊數百餘尺之大冰排。冰阜無數。游覽島之東南角迄未接觸植物形影。僅遇大白熊三。小熊五。昂首人立疾走如飛而已。隊長恐其聚族追逐。傳令機略升高以避之。游徧東南都是晚宿於島之中央支幕。既安厚集隨帶皮件爲褥而以熊皮爲被。輪流稍休枕鎗待旦。次日繼續漫游西北角遙遙下瞰。突見幕頂之尖錯綜羅列如碁布。其爲另一探險隊歟。土著歟。獵羣歟。初未敢妄爲臆斷也。迨下駛審究竟通問訊始知該羣爲俄屬「波白納族」。與腦威國之一多那明族「各半人凡四十一。無女子。據彼自述係因誤犯死罪避嚴刑輾轉流徙至此。未集以前初非相識嗣以去此無所適遂相安同生死終年以漁獵所獲爲生。每屆六十日輒輪流一詣「奧納山」末端之一博多羅市」。以毛皮乾魚諸品兌換糖鹽酒麥布帛鐵器火具歸供公用云。余復叩以島名所由來曰前輩居此者有名「羅都山納」。今逝矣。緣彼生時屢與博多羅市人交換物品市人習其名。羅雖云亡及今島人之赴市者人輒以「羅都山納」島人目吾儕遂相習成風。以人名島焉。本隊盤桓島中凡三日二十六之晨始別是島暨諸避罪遺民時或升空時降水面向北進發空中寒氣極重頗難久耐而海面冰排又太多偶一不慎爲其擊撞必無倖特以宗旨抱定反覺愈前進愈鑿志願初未憚其險耳。

息。息。與。冰。天。雪。海。相。週。旋。忽。忽。又。閱。四。日。是。日。之。午。前。十。一。時。正。行。間。遙。見。地。影。一。幅。白。光。如。鏡。全。隊。欣。喜。狀。態。厥。狀。不。殊。天。涯。歸。客。之。近。接。鄉。關。迨。降。距。離。地。面。二。百。餘。尺。間。四。顧。荒。野。既。乏。林。木。之。形。跡。復。鮮。動。物。之。掌。痕。又。無。人。羣。帳。幕。嗚。呼。舉。世。之。大。幾。無。一。塊。土。無。主。之。者。有。之。厥。唯。本。隊。是。日。所。屆。之。北。極。與。夫。南。極。二。端。耳。世。人。謚。爲。險。境。而。以。吾。躬。親。目。擊。之。見。解。不。若。名。之。爲。絕。地。爲。愈。也。全。隊。先。後。下。近。冰。地。六。十。尺。間。乃。鼓。翼。平。行。向。北。續。進。又。約。行。七。八。十。里。之。處。忽。見。堅。冰。之。下。隱。約。映。射。斑。痕。無。數。趣。出。望。遠。鏡。瞭。探。之。詎。意。鏡。方。出。篋。鏡。片。突。然。紛。紛。碎。墜。驚。惶。中。俄。而。機。內。各。陶。瓦。玻。璃。質。諸。品。碎。裂。聲。競。作。蓋。前。此。添。備。諸。器。又。爲。寒。威。劫。去。矣。衆。無。奈。勉。強。再。下。一。以。考。得。確。情。爲。止。既。履。地。始。知。先。前。所。見。斑。痕。乃。人。物。遺。骸。積。壓。永。不。融。解。之。堅。冰。上。層。迄。未。朽。腐。逐。跡。尋。去。行。約。七。八。十。里。共。發。見。人。體。七。十。九。具。而。率。皆。衣。服。整。齊。者。殆。亦。昔。日。遇。難。之。探。險。家。也。吁。嗟。夫。先。我。而。來。者。如。是。如。是。人。非。木。石。況。此。絕。地。即。無。知。木。石。亦。不。能。容。衆。遂。慄。然。有。間。出。所。準。備。之。鐵。桿。一。事。附。屬。活。塞。鉄。筒。一。個。倚。裝。乘。筆。題。明。一。千。九。百。十。七。年。六。月。一。日。世。界。地。質。學。會。北。極。探。險。隊。長。某。隊。員。某。某。等。二。十。人。曾。蒞。此。之。記。念。書。一。通。實。之。筒。中。關。其。塞。鑽。冰。成。二。尺。餘。深。之。洞。豎。桿。對。先。烈。遺。骸。免。冠。而。後。退。蓋。本。隊。既。屆。之。點。已。達。北。緯。五。度。東。經。七。度。間。矣。隊。長。宣。言。再。進。者。機。內。保。存。溫。油。使。不。凝。結。之。力。必。告。絕。不。如。歸。休。遂。決。定。略。偏。西。向。返。轍。去。時。愈。進。愈。寒。而。歸。則。漸。行。漸。暖。十。二。日。行。屆。一。小。島。復。現。斑。痕。如。前。地。迨。下。而。審。之。乃。龍。骼。一。具。長。約。五。百。二。十。尺。頭。之。經。約。九。尺。餘。胸。脊。骨。樞。之。徑。約。十。二。尺。餘。其。不。同。於。常。龍。之。點。則。獨。角。筆。直。居。中。而。非。雙。角。耳。

附近復有獅象暨彷彿馬形諸遺骸甚夥。植物仍蔑有也。隊長仰天長嘆曰：海闊天空，一無飛鳥，是龍與諸獸獨遺其體於此，爲紀念殆亦北極探險之靈物歟。衆對景自維，亦不無根觸。乃忽忽上升，十三日之夜照常寄旋水面，輪流稍休待日。時戒備甫就緒，忽上流衝來大冰排一座，高如壁立，勢極汹涌。因水冰兩色難分，未明其立方數目。隊長發臨時緊急令，起旋升空避之。迨從高俯視，衆皆額手相慶。蓋冰排面積廣約七八里，略遲數分者爲勢不葬冰中不止也。險哉！十四日午後二時頃，途中溫度仍在零度未升，而吾儕則不甚覺其冷。下瞰前途復發現一小島，遙望之似有人類活動於其間，遂相約下駛視之。信然。本隊冒險冰天雪海中，未見地面人類，已兼旬。茲竟如願得之，其喜可以概見。島中人羣同時驚覺，吾人蒞止亦皆先後雀躍奔集，表其歡迎。彼此欣然問訊，有頃始悉島名「羅法山伯拉」。歐俄族與亞俄族各居其半，人凡二百七十五，中有婦女十九，已笄三十，未笄十五。終歲以捕大鯨魚、海鵝、海虎、海馬、海獺、海狗、莫的干尼魚（是魚水陸兩居，前兩翅具手爪形，中兩翅類獸足形，後翅始如魚之翅，頭扁口闊如鯨，尾銳似蛇，一鱗之徑四寸餘，一牙之長尺有咫，大者全身重常八九千磅，長約三百餘尺，性好與鯨鬥，既接戰非兩敗俱傷不止，島中人則正袖手樂其鬥，且死拖之傍岸，剖之鬻之，乾之熬之，運至東南各處，因以爲利云）等爲生。至於植物、飛禽、牲畜，則闕如。羣中賴以充燃料者，亦取材魚油、魚骨、魚皮之類。予等留此休息，凡兩日起居，息頗得該羣優待。十六日瀕行時，慨贈東道主歐俄人卡順利治氏以羅布二百枚，復領受彼烹調妥當土宜品之莫的干尼魚脊肉一大罐，始悒悒而別。以後中途常餐，頗賴其佐。

饌。蓋其膠質濃厚。肉質軟滑。味極鮮美。方之鱈鯉。不是過也。此番升空後。歸心如箭。十九日。已脫離北冰洋寒威之外。二十三。越『奧納山』西面。二十五。復經『都門城』。於時。溫度已升至五十九。二十八日。之午後三時。安抵目的地之一。

# 太平洋

## 第九期內容

民國統一問題 <sup>篇二</sup> .....	劍農
總統與政爭.....	鯁生
中國幣制改革論 <sup>篇四</sup> .....	端六
對德宣戰與條約.....	端六
中外匯兌論.....	端六
英國上院之改造.....	杜子
英國戰時公債.....	端六
分權與美制.....	鯁生
大學改制之商榷.....	周春嶽
女子之自覺.....	S R S
莎氏樂府篇.....	東潤
香塚記.....	伯熙
其他要目繁多不及備載	

本雜誌担任纂述者多現駐東西各國學子及國內名賢其主旨在攷證學理斟酌國情以求真是真非於財政經濟各問題尤多所論列內容分爲論說海外大事評林通訊文藝雜俎國內大事記等門每月一册定價大洋叁角半年一元六角全年三元郵費國內每册四分日本八分外洋及香港南洋各埠一角二分總發行所上海福州路一一九泰東圖書局代售處各埠各大書店編輯事務所上海法界愷自邇路二六一號

# 籀厂撫談

畫衲軼聞

(賓猷)

明季釋氏衣鉢盛於博山。黃山之僧弘濟弘仁實衍其宗。而漸江師者尤以畫禪獨稱於世。漸師俗姓江名韜。字六奇。號鷗盟。明諸生。甲申後爲僧。定名弘仁。少孤貧。性癖以鉛槧養母。一日負米行三十里。不逮期。欲赴練江死。母大殯後。不婚不宦。遊幔亭。皈報親。古航師圓頂焉。古航爲博山法嗣。吳山大師弘濟亦入閩爲僧。得法於洞上古航舟大師。漸師既返新安。歲必數遊黃山。每嘆武夷之勝。勝在方舟泳遊。而黃山之奇。海市蜃樓。幻於陸地。殆反過之。師將省墓界口。并詣鳩茲。別湯燕生。然後入山。研究性命之學。皆不獲如願。臨終擲帽呼我佛如來。觀世音而逝。畫法初師宋人。爲僧後。又嘗居齊雲。山水師雲林。王阮亭司寇所稱新安畫家多宗倪黃。以漸江開其先路。然漸師畫多層巒陡壑。偉峻沈厚。非若世之疏林枯樹。自謂高士者比也。

漸公生平傑作有爲王無悶畫卷。許芳城跋云。漸公此卷爲無悶將遊廬山而作也。以北宋丰骨。蔚元人氣韻。清逸蕭散。在方壺子華之間。無悶錦貝裝潢。千里致書。屬余與蝕庵品題。其高致逸興。惜不令玉山草堂諸子與吾友尊素與此佳事。爲浩嘆耳。

余族次孫太史之祖迤北先生名匯。精鑒賞。家藏漸師畫二。一仿元季四家卷。卷爲程蝕庵守作。高僅五寸許。長丈餘。題者甚衆。未及錄出。一枯木竹石立軸。紙本高貳尺餘。漸公自題云。古木鳴寒鳥。深山聞夜



猿唐句也。余偶抹此。雖無可狀其意。而空遠寥廓。老幹刁凋。或庶幾似其岑寂耳。時庚子臘月也。右角有迤北先生印。次孫太史草心樓讀書詩。稱爲雲林畫。蓋當時士人以師畫比雲林。大江南北之家。以有無爲清濁。太史官閩中。身死家中落。藏奔四散。余得斯軸。而右角迤北印。已爲人挖去。四方奔走。載余行篋中。朝夕相依。已三十年矣。而長卷不知落於誰氏之手。甚爲惋惜。

有明遺老許芳城先生。著有青巖集。自言癸卯之歲。休夏五明禪院。六月既望。適漸公歸自匡廬。道過豐溪。吳不炎兄弟留憩旬日。泊與其叔氏驚遠。偕漸公放筏西干。携先世所藏右軍遲汝帖真蹟。及宋元逸品書畫。凡數十種。訪芳城於荒寺。飯後江允凝注。呼舟貫酒。就蔭石淙。淪茗焚香。縱觀移日。程蝕庵守亦從南岸鼓柁而至。評賞之餘。佐以雄飲。不炎命小史度曲。允凝索長笛和之。直至夕陽在山。雲光搖曳。漸公解衣脫帽。捉紙布圖。允凝就其皋坂。暢厥煙澱。虛中流一舟。以待一兮。寫滌洄野泛之致。繪圖既畢。各賦一詩。芳城爲作石淙舟集圖跋。

漸師又有卷題辛丑十一月。伯炎居士將俶廣陵之裝。學人寫曉江風便圖以送。揆有數月之間。蹊桃初綻。瞻望行旌。蓋卽爲豐南吳氏作也。其後此卷流傳皖北某寺中。今歸邑子壺公所有。漸師畫所見頗多。余敢信其爲真虎者。祇二三紙耳。

漸公自幔亭歸黃山。往來雲谷慈光間。又餘年。挂瓢曳杖。憩無恒榻。每尋幽勝。則挾湯口聾叟。負研以行。或長日靜坐空潭。或月夜孤嘯危岫。倦歸則鍵關畫被。欹枕苦吟。或數日不出山。衲蹤迹其處。環乞書畫。

多攢眉不應頃忽滌硯吮筆淋漓漫興了數十紙不厭也雲谷僧嘗爲其祖益師請書塔銘師踞石運思筆致適逸得晉魏風味傳之士林以爲海嶽書龍井方圓庵記今再見也一日師至許芳城之研山亭謂之曰余近游浮溪始知二十四源孕奇於此沿口以進寥廓無量兩山轄雲礪穿其腹老梅萬株倒影橫崖根將化石每春夏氣交人間花事已盡至此則香雪盈壑沁入肺腑羅浮仇池並爲天地因念單道開辟穀羅浮曉起惟掬泉注鉢吞白石子數枚淡無所爲心嚮慕之荒壇斷碣之隙衲將鬪香茆一把老是鄉而解蛻焉龕門之石則青巖公事也芳城笑而不答明年師還自廬山寫三疊泉以贈逾數月尋脫破芒鞋示寂於五明禪院僊源湯巖夫誄師松下會從游諸子薙草種梅累其塔以瘞之又三年慈光八公修葺山史芳城以師雖埋骨披雲其煙駕香幢無日不在靈泉法海間爰次師入山一二事爲黃山漸江師外傳

漸師生平長物有十芳城爲作十供文一宋版漢書二雲林書畫卷三黃鶴山樵挂幅四淳化祖揚帖五古坑歛硯六梅花癭瓢七羊角竹枝八擊子銅爐九古瓷磬洗十定州蘆根餅陽羨匏壺也芳城與漸師相知最深圓寂之日爲送漸公歸塋文有云憶我與師從莊惠之游者三十年其中天地虛空情物屯幻不知幾經閱歷而剩此磊砢不羣踽踽涼涼頽然方外之漸公也乃一日棄割吾儕撒手告去西冷硯穴徒留空谷之香勾曲雷聲慘帶山陽之笛一時望煙幢而悵咽檐簷磨鏡者千人寫道蘊以如生掃石題碑者一老嗚呼素師旣逝天壤絕塚筆之儔安叟難羈何處領彌天之論交情真摯著於言表而兩人身

世之感尤覺無窮良可悲已。

漸師既歸道山同郡縉素之交契者相與躬負錘鏵剔柯薙草畚土澆泥藏厥蛻於五明之西巖累峯石而塔之鄉先生王蘆人祠部泰徵爲之作傳蝕庵程守銘於塔門芳城許文學楚又搜輯其題畫之詩作畫偈序略云師道根洪沃超割塵涅撫身立命慨夫婚宦不可以潔身故寓形於浮屠浮屠無足與偶處故縱游於名山名山每問於耗日故託歡於翰墨是以臨文構義灑汗墳典雅自矜慎不輕示人惟畫禪一門稍匿研討遂爾稱尊作祖江表士流獲其一縑一箠重於球璧磅礪之餘間有吟弄小詩極妍風味師皆隨乞散佚不經意聚爾乃遍徵好事沿幘索題旋輯手抄得若干首日晝偈雖未足窺全豹亦可以緬想高風爲墨池筆塚之雪泥鴻爪云

清道光十六年四月釋六舟年四十六以應程木庵孔目洪溥之聘至新安言聞附郭有太平十寺所謂十寺者蓋十房皆稱寺內有五明寺卽漸江師薙染處後山卽瘞靈骨處碣曰梅花和尚墓五明僅存敗宇數椽已不蔽風雨又至如意寺僧傳指精岐黃術談論亦頗蘊籍偶見佛堂中有石造像一四面凝塵積已盈寸拂拭視之乃東魏天平間所制者文曰天平四年六月十日靳逢受央成兄萬造像一區上爲七世父母所生父母眷屬現存此福萇命尅愛所求如意願願從心靳用事侍佛靳昌貴侍佛清信靳男侍佛可讀者六十三言其上又有四字則漫漶不可識矣觀此愛莫能釋時余鷗汀司馬重修梅花和尚墓屬六舟刻記於如意寺且傳指屢以書畫相委竟以此爲潤筆又得漸師山水册十頁謂其詩畫俱得

清靈之氣。係從止靜中悟來。惜末頁已缺一詩。無從覓補矣。金君棠友爲跋其後云。余行篋中有汪水蓮先生集。見詠漸江上人畫。知其清風高蹈。有脫於禪者。閱今二百年。筆墨日益少。而人品日益高。茲來新安。偶與汪坤甫廣文輝談及古衲埋骨之所。始悉在西千咫尺間。荒穢不治。當初萬斛清香。無復墓門有梅矣。亟於重陽日。尋訪得之。在五明寺側之東峯。笏好山。一灣練水向之。所受松雲巖壑之奇者。歷劫猶存。爰告同志。爲之修葺遺塚。擬補一十二本梅花。以抒嚮慕意。適吾杭六舟禪友於市肆間。得書畫小冊。業已零落散失。先後來歸屬題。愛玩不釋。遂以一段因緣識之於後云。道光某年月日。仁和慚媿林後人金萼識。二十三年。六舟又應程木庵之招。復至新安。暇行市肆。得漸江師畫浣花詩意一冊。謂與所得薛素素蘭竹易已小石藏蓮池大師墨蹟。初印本蕭尺木太平山水圖。及木庵贈漢安宮玉印。皆足誇歸裝云。

### 博山法嗣

明季士夫。逃隱空門。中多僞能文之儒。尤以天然衣鉢。稱盛於世。天然禪師函是。故南海孝廉曾起莘也。起莘字宅師。一云花縣吉逕人。少負才名。年二十五。舉於鄉。越五年。入廬山。事空隱。父母眷屬。並爲僧。

尼。壬午開堂詞林。住雷峯。暫住歸宗。退居棲賢。丙寅返雷峯而寂。年七十八矣。天然以盛年孝廉棄去。家人頗怪之。及時移鼎。搢紳遺老有託而逃者。多出其門。始嘆其先見天然之徒。今睨今離今釋。今壁今回。俱知名。他如今羞。今何。今育。今匝。今日。今廬。今又。今南。皆天然祖心二家弟子。分處南北者。華首者名道獨。字宗寶。稱空隱老人。南海陸氏子。少孤。與母居。不識字。得六祖壇經。日夕拜之。忽悟。數行俱下。年二十九。入博山。博山無異禪師。異之。遂落髮。爲博山法嗣。居廬山之金輪。旋徙黃岩。粵人請居羅浮之華首。祖心接空隱札詩有云。座下半成忠孝鬼。峯頭空贖雨花台。則是明季一老比丘。力駁此輩入道者。未嘗不大有補於風教也。

十力禪師者。空隱老人之上座也。能詩。工八分書。慷慨有才略。久游西北邊關。及滇黔秦蜀。與曹文詔虎大成交厚。年五十始依空隱出家。匡廬崇禎辛巳。從空隱說法於廣州光孝寺。與二樵薛起蛟同鄉舊識。梵修之暇。輒抵掌談四方兵將強弱。險要塞阨。密語薛曰。汝輩經生。不知興廢何伊。吾爲大事去矣。不久將革命。薛曰。代興者闖耶。曰。非也。中國之民。與中國之君相終始。日月既沒。雖有燭火。尙不能以微光自存。况腐草之螢哉。然則誰得之。曰。有天命者得之。老僧不及見矣。癸未八月。坐化於羅浮山。

金湖菴在廣東博羅東門外。背郭而居。面對金湖菴。爲祖心大師之徒。今育所建。肖師像居之。以像其歸也。大師爲韓尙書日續之忠孝公子宗隸也。大師少負異才。弱冠名聞海內。曾南海梁孝廉未央館大師家。好道交深於曾孝廉宅師。曾孝廉雅善華首。空隱老人大師因曾孝廉聞華首之說。先後出家。同師空

隱。孝廉名函是。大師名函可。而剩人其別號也。師居江寧。以文字之禍下獄。夾木再折無二語。項鐵三匝。兩足重傷。走二十里如平時。械送都門。其徒燃指爲燈。號於都市。得減死論戍瀋陽。令焚修慈恩寺。時順治五年也。師雖出世而忠孝發於天性。在戍所感傷身世。作爲詩歌。皆月泉谷音之遺響也。師自號擗擗和尚。招諸流寓者。結冰天社。師序之曰。嗟寒草之盡枯。幸山薇之尙在。布衲襤褸。匪獨果長老之梅州遠逐。孤臣憔悴。尤甚韓吏部之潮陽夕遷。珍重三書。蕭條隻杖。每長歌以當泣。宵寡和而益高。蘭移幽谷。非無人而自芳。桂植千山。實經冬而彌茂。悲深猿鶴。痛溢人天。盡東西南北之冰魂。洒古往今來之熱血。其次山東則北里先生刺翁光公春侯小阮阿元大頑二愚也。遼東則千山僧湧狂塔寺僧正羞雪蛆冰鬼。尙陽堡石人朝鮮狂封丁令五國子規醫無閭鎮君也。浙江則醫無閭僧大鈴錦魂北直則希與道者焦冥道者。陝西則寒還叫寔兀者薪夷不二先生也。其甦築天口。皆南直人。孝濱江西人。沙子青草大漠塚邊人也。庚寅至前二日。爲北里先生弧辰。師首倡詩和者。僧三人。道二人。士十六人。餘八人。合二公子。則左公懋第之二子小阮阿元也。北里先生。則其兄大來也。大來名懋泰。官吏部。大頑二愚則其二子也。唱和詩共六十餘章。哀音感慟。不堪卒讀。順治己亥示寂。年四十九。師戍遼海。每念鄉關。元日輒望。搏頰撫膺曰。博博卒不獲歸。故今育爲菴肖像以歸師。而郝中丞浴爲之記。有韓五者藏師幼肖像一冊。則師少時命寫生。手戲圖之者也。凡二十餘幅。各有題目。始而舞綵階庭。次而束髮就學。次而恭慎趨庭。次而弓馬馳驟。次而妓樂豪飲。次而講學傳經。次而青雲翔步。次而擁笏臺端。次而爭議抵掌。次而被逮囊頭。

次而孤身放逐。次而無家乞食。次而披薙入山。次而登壇說法。次而圓寂兀坐。後來大概與符亦前兆也。其豪飲一幅尤佳。男女雜坐。師披衣前庭。兩人持師之耳。一人手大盃灌之。張口直吞。如長鯨之吸。面圓而肥。短髭綴喙。言庵中之像。面長白哲。乃如二十許人。豈已成佛相莊嚴妙麗耶。

祖心戍藩陽。真乘阿字出塞訪之。真乘之父圓實同真乘出家。真乘欲訪祖心。以父在遲遲其行。圓實呵之曰。而兄不知死所。道誼之謂何。遂含淚出門。徒步萬里訪祖心。相見之次。而圓實之訃音至。祖心哭之。詩云。扶子携孫入化城。閩天風雨草鞋輕。則知真乘父子固空隱住西禪時所剃度也。阿字後住海幢寺爲首座。程周量王說作往來有詩。

祖心之從弟五戒行人函靜。青嶠山人晁之子。名履泰。國難後事空。隱於華首。

今覲者石鑑禪師新會楊大進也。甲申後棄諸生。問道於空隱。順治庚子。從天然落髮。壬寅往吳中。爲空隱乞虞山錢蒙叟作銘。甲辰之棲賢。旋入閩。復返棲賢。

今離者卽覺禪師與石鑑同邑。本姓黃。與從弟真佛俱棄諸生出家。真佛之子角子。九歲從父爲僧。不數年。悟大乘。爲天然第七法嗣。住棲賢。

今釋者澹歸禪師。一字蔗餘。故金給事堡師。天然從至東莞。關裁庵。住十餘年。住仁化。關丹霞山別傳。詩文極富。嘗序王說作耳鳴集云。余謁雷峯（卽天然）始識說作。雷峯雖提持祖道。然不廢詩士之能。詩者多至焉。皆推說作第一手。余亦時爲詩。性既粗直。詩亦憤悻扼激。每見說作詩。輒自失。以爲有媿於風。

人也。

今壁者仞千禪師。東莞溫氏子。能詩。工楷法。住匡廬。爲第四法嗣。與具五禪師。今莖並爲名僧。

今回者鴻暹禪師。王相國應華之次公子。桂也。能詩。善畫蘭竹。不屑世事。相國相唐王聿錡於廣州。廣州破。出降。禪師恥之。相國薨。旣葬。一日梳櫛。笑曰。萬髮皆捐。一髮何用。遂棄。諸生爲僧。往來羅浮雷峯間。又天然之徒。有今無者。善詩。豪宕不羈。郡中校士。士有冒籍應試者。今無聞之。卽用紅紙大書張於市。糾衆首擊之。人傳以爲笑。

今種者翁屈山也。初師天然。觀其新語中。引葉石洞外志。等仙釋於猗獯。謂其蔑棄人倫。詭言出世。顧忍心詆毀。獨何心哉。又謂明時諸道學。輒往羅浮。湛甘泉治朱明。方西樵治金牛。黃泰泉治泰霞。龐弼唐治黃龍。葉綱齋治石洞。因稱羅浮爲道學之山。抑亦張大其詞矣。

### 舊德述聞

吳縣潘文勤言。趙撫叔貽其劉繼莊廣陽筆記。爲德清戴子高藏本。屬葉鞠常曾以丁詠之本校之。付諸剞劂。今在功順堂叢書中。以爲繼莊雖生於北。而蹤跡栖栖吳頭楚尾間。敝衣躑躅。甘於客死而無悔。全謝山爲之立傳。言其似有所諱。而不欲令人知者。卽人亦莫之能知。又其論學之言曰。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心胸。爲他日經濟天下之具。然抱此救時濟變之才。欲有所就。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廣陽雜記。舊題門人黃曰瑚輯。曰瑚字宗夏。余高祖行。與族祖白山名曰瑄者。爲從兄弟。嘗聞顏習齋確乎。



其不可拔之訓。又號確夫。仁和譚仲修大令言廣陽雜記五卷。順天劉廷獻繼莊撰。繼莊振奇士。其人兼通醫算聲韻治憲之學。說理論事。尤有獨見。至於蓄思隱軫。而回曲其詞。易代久而猶有魯連田橫之想。豈不異哉。又嘗作師儒表。列顏習齋及其弟子李剛主。王崑繩。劉繼莊爲大儒。俱載復堂日記。昔顧亭林生於南。而生平足跡多在西北。繼莊生於北。其蹤迹多在東南。二先生蹤迹雖異。所學同。而所志同。蓋一則志在經畫西北。一則志在經畫東南。共抱其救時濟變之才。欲有所就而未嘗一日忘天下也。顧皆以所志遠大。非一人一時所能成。而人亦無有應之者。乃不得已著書以終老。令讀其書。主於經世實用。而於天地陰陽風土民性。皆深通其微。尤再三致意。其意在并包天下利濟萬世。而不在乎一代一方之利病。有可知也。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及其子死。無後。卽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子。旋亦亡矣。沈徵士彤爲之立傳。亦不甚詳。茲據廣陽雜記出於族祖確夫先生所輯者。略得其梗概而已。余於里居之暇。訪得邑人鄭木癭先生圻所爲方太君墓志銘。白山族祖之子。鳳六公呂所隸書。其詞云。黃門方太君者。國子上舍宗夏黃君之母。夫人隱君復庵先生之德配也。太君系出歙西魁堯村之方氏。僑居吳下。隱居從厥考。避地於吳。方公耀寔器重。而許纓焉。太君端莊貞靜。於歸於黃。事尊嫜。先意承顏。誠謹踰常禮。隱君放達不羈。慷慨慕義。急人之急。不惜傾囊。延賓客無虛日。太君則尙儉樸。惟時督僮婢。藝蔬菜。勤紡績。以供服御飲饌。而奢儉盈縮。乃克相濟。歲甲寅。讎家構禍。陷隱君。產沒家破。當死生呼吸之際。太君出死力撐柱。匿子女。依母氏。余安人。以免於難。是時上舍方九齡。太君以女紅佐不給。雖備極勞悴。冬夏無

少輟猶恐其子力學弗篤。乃藏其屨。俾肄業於刀尺之旁。既而上舍學成名著。欲伏闕上書。訟公寃。中道間釋而返。隱君繫非所者凡十四寒暑。其遭顛沛。歷艱危。俾夫與子卒得脫。皆太君轉危爲安之力也。隱君與張采舒爲患難交。因寄其室於隱君。太君親之如姊妹。與之同起臥者凡五載。隱君終。上舍適遠館。舍飯歛殯。皆出太君拮据。迨上舍奔喪。遂營葬於吳西跨塘橋之鍾家村。邑侯許公表其墓曰隱君。太太年既邁。以祖墓在故鄉。乃率上舍返潭渡之舊居。佐修祀事者垂十年。太君在吳。則教其女孫吟詠。有繡餘偶草行世。與張夫人處。則爲之講說閨範。在里閭相見。則勗以婦道。享祀賓筵。則躬親操治。不以委諸媵妾。歲時則祀其父母於他室。以報舊德。翁之兄弟。殯久乏嗣。則爲治窀穸於芳村。其甘勞勩。喜教誨。尙儉崇禮。類如此。前贈太子少保張公。今粵西大師左公。爭禮上舍。參其軍事。多殊績。咸謂其甯靜澹泊之有本也。不信然歟。太君以康熙後壬寅八月壬午壽終內寢。距生順治乙酉九月癸亥。年七十有八。遺命隱君既葬於吳。與考妣墓相望。無遷歛之理。老婦幸正首邱。數十年松楸胥萃於是。又豈忍舍吉禮。謂合葬非古。無幾相見。徒撼體魄。卓識尤不可及。茲卜於是冬十一月乙巳葬於歛東三十里竹金山之陽。以上舍如夫人梁氏附於右壙。太君出二子一女。長曰瑚。太學生。娶張氏。繼劉氏。次曰璉。女定姑。俱早歿。又庶出一女元珠。亦歿。孫男一。克諧。卽梁出。孫女一。克巽。卽能詩者。張出。適鄭氏。早卒。法得備書。圻家鄭村。與潭渡接壤。稔聞太君之懿行。又辱上舍命。爰撫實誌之。而系以銘。銘曰。慈孝賢明。坤維特立。爲宮於幽。永綏窀穸。春兮秋兮。孺子慕兮。子孫千億。驥雲路兮。新安古稱風俗淳。龐民勞向義之地。明季黨禍。蜚

誣。蠱。害。多。有。株。連。余。族。祖。如。白。山。先。生。道。德。文。章。彪。炳。區。宇。猶。不。克。免。至。一。木。堂。詩。文。稿。尙。不。獲。保。全。於。梨。棗。而。確。夫。先。生。軼。事。今。多。不。傳。僅。於。譜。牒。溯。源。錄。中。得。誦。二。三。首。文。字。而。已。余。來。滬。上。遍。詢。吳。中。士。夫。無。復。能。言。之。者。而。墓。誌。幸。存。於。書。肆。紙。堆。中。殆。有。神。物。呵。護。者。非。耶。前。歲。又。得。周。岷。來。尋。爲。先。生。畫。扇。岷。來。師。友。皆。大。儒。其。行。事。著。李。恕。谷。年。譜。中。而。張。庚。著。畫。徵。錄。乃。言。其。所。交。非。正。豈。不。冤。哉。

文社瑣聞

結。社。立。會。昉。於。晉。唐。明。代。士。大。夫。遭。際。衰。微。特。重。聲。氣。論。者。謂。復。社。廢。興。幾。與。國。運。相。終。始。蓋。所。以。勉。德。行。勵。學。業。廣。交。遊。也。某。年。上。已。吳。閩。宋。旣。庭。實。穎。章。素。文。在。茲。復。舉。社。事。飛。箋。訂。客。大。會。於。虎。阜。江。浙。二。省。及。自。遠。赴。者。幾。二。千。人。先。一。日。布。席。山。頂。次。夕。聯。巨。艦。數。十。飛。觴。賦。詩。歌。舞。達。曙。翌。日。各。挾。一。小。冊。彙。書。籍。貫。姓。名。而。散。誠。盛。事。也。吳。梅。村。祭。酒。曾。以。詩。紀。之。云。楊。柳。絲。絲。逼。禁。煙。筆。床。書。卷。五。湖。船。青。溪。勝。集。仍。遺。老。白。裕。高。談。盡。少。年。筍。展。鶯。花。看。士。女。羽。觴。冠。蓋。會。神。仙。茂。先。往。事。風。流。在。重。過。蘭。亭。意。惘。然。可。以。知。其。概。已。

幾。社。首。唱。六。人。周。勒。卣。勳。杜。仁。趾。麟。徵。李。舒。章。斐。徐。闇。公。孚。遠。陳。臥。子。子。龍。夏。瑗。公。允。彝。彭。燕。又。賓。按。杜。麟。徵。仁。趾。陳。子。龍。原。字。人。中。周。勳。勒。卣。夏。允。彝。彝。仲。徐。孚。遠。闇。公。彭。賓。燕。又。左。六。子。雲。間。人。周。天。亡。杜。成。進。士。死。夏。從。容。就。義。陳。慷。慨。赴。難。死。徐。飄。泊。二。十。餘。年。終。不。食。死。李。客。燕。中。因。就。中。書。舍。人。彭。乃。謁。選。司。李。汝。甯。卒。

陳臥子常月夜泛舟白龍潭。匏尊瓦杯。欣然獨酌。興至輒高詠。良久岸上一人曰。足下少住。亦棹扁舟。携壺竟上臥子船頭。各不交語。吟詠間作。夜深始徹。其人上岸大聲曰。我朝以八股壞天下。幾社諸君。又以才情壞八股。臥子欲與再談。乃搖手而去。明日臥子語夏瑗公。瑗公曰。此公爲劉公榮則不足。爲顧子敦則有餘。然我輩終落其齒牙。老學庵筆記載慎伯鈞秋夜待潮錢塘江上。露坐。設天酒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鈞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事頗相類。

幾社非師生不同社。或指爲此朋黨之漸。苟出而仕宦。必覆人家國。臥子聞而怒。夏考功曰。我輩以師生有水乳之合。將來立身必能各見淵源。然其所言。譬如挾一良方。雖極苦口。何得不虛懷樂受。臥子曰。兄言是。乃邀爲上客。

有社友年三十餘。生鄉曲間。頗有文筆。猶未得備弟子員。徐闇公與同至金閶。時吳越名賢畢集。房書將告竣。書賈專候選本付梓。闇公夜謂其人曰。內有一二篇。吾詭稱失尾。兄別先爲續之。俟諸君在坐。簡尾不得當。云一時未能尋閱。容少暇。以意足成。兄輒起。願爲代庖。乃從容布置。如出一手。亦可聳流輩。其人遵其言。莫不驚歎。爭致款曲。遂得知名。又一人每苦無由入社。適遇二衿偶語云。幾社諸人。爲復社羽翼。實將來東林後勁。君子不黨。吾輩實恥爲之。其人聞之大呼曰。君不讀歐陽朋黨論。何由論人間事。天下無不知兩社爲正人君子。而君輩敢訟言爲黨。是降非錯。吾正恥與若同生天地間。奮躍入寒流。衆驚救。

得免。一時傳入兩社爭爲延致。遂成名士。

周澹勒卣在吳門舟次。一童子錢姓者來謁。自云先本松江人。父以賈寓吳閶門。慕周名。特齋沐請見。勒卣因與談藝。几上有琴。童子自取彈之。音調既諧。舉座傾耳。有欲再使彈者。童子堅不奉命。從容辭去。客式怒之。勒卣曰。昔戴逵不爲武陵王鼓琴。宛華不肯爲宋主彈琵琶。猶爲美談。何獨周勒卣客。輕與人周旋。絲竹勒卣於社中諸人。雖意態落落。而人自有欲親之意。或問夏考功。勒卣何遂能爾。考功曰。勒卣清超澹遠。譬之登武夷。涉湘水。那得不繫人數日思。方相國守松郡。與幾社諸人周旋。尤愛勒卣。人謂勒卣固千里駒。宜方願爲伯樂。方聞之。歎曰。勒卣得題。嘗以慨嘆出之。其人自非壽徵。吾愛渠。正以一往有雋氣。不屑作酒肉貴人耳。未幾勒卣竟天卒。勒卣秉弱而有所愛憐。遂得羸疾以死。同人鮮不哀慟。宋轅文輓之。云。弱羽明珠擁莫愁。君家願曲舊風流。一時腸斷人何處。風雨蕭條燕子樓。山陽玉笛異時情。故舊論文共不平。縱使未堪軒冕貴。何妨白髮老諸生。數日後忽夢勒卣。至曰。兄詩固佳。胡不曰。縱使未堪丘壑老。何妨白髮困諸生。轅文醒而異之。特於佛祠設位祭焉。張受先聞之。嘆曰。勒卣工愁善恨。不語如九曲明珠。耐人尋索。

又六人社者。黃憲副明爲諸生時。與顏文僖清。錢修撰福。李憲使希顏。曹侍御閔。顧比部斌。結社課文。乃當縣治共營一寓。留儒衣冠於其側。過朔望。必偕詣學宮展謁。既退。以月課互相批閱。絕無假借事。竟沽酒盡歡。翌明各理歸棹。雲開六子會。藝成時。陳夏輩名在科目。顧偉南開雍猶未入泮。而特爲諸人裁定。

無所遜避。是年學使者聞其名。始拔附諸生。嗣後屢列前茅。陳夏既死。偉南潦倒。與時浮沉。賣文自給。偉南爲嘉靜丙戌進士。中季立孫。楊彥履。李補之。錢肇揚。王顯甫。張伯復。高元錫。爲七子社。見林儀卿社草序。林弘齋。董環亭。盛淳庵。王玉宇。錢傳岩。華繩庵。喬絃。所取文社。李屯部。南湄。朱司成。文石。兩公爲甲乙共十人。初會則淳庵冠其曹。而弘齋亞之。次會文石首弘齋。而次淳庵。後林盛俱登甲。餘亦鄉薦。所未經許可者。竟無所遇。方衆甫。范牧之。唐元徵。董立宰。王敬夫。陸以宵。楊彥履。馮咸甫。何士抑。高皋甫。陳子有。構李馮開之。吳江沈孝通。所稱十八子社。見何繩武集。然方衆甫而下。通計之止十三人。當再考。隆慶庚午鄉試。王敬甫。方衆甫。徐孟儒。唐元徵。陸以宵。何繩甫。范牧之。同入闈。惟牧之入彀。唐抑所與方學憲衆甫。馮祭酒之結社。譚藝公。年不先人。而以直諒見憚。卽爲文字。飲酒公。一示約束。舉座屏氣。各量窮斗石。而四坐寂然。林太僕景暘。爲人敦慤。雅負人倫鑒。延文士與子有麟爲同學。每學社必晨起滌几席。設楮墨。旣就坐。供客具。必親閱之。命題期以酉畢。旣畢則引大觴酌客。欸坐默語。皆稱引古道往事。相慰勉。深夜無倦。客與其社者。張宗伯鼐。鄭憲副棟。杜方伯喬林。杜駕部士基。姜中翰雲龍。錢比部大忠。不得第者。惟李紹文一人。張侗初云。太僕好提獎後進。每創會論文。先生歸然主盟。當席詳確可否。已乃勞苦好飲食之。諸君子筆墨之氣如虹。或落筆千言。藜火熒熒堂皇間。中廚呼辦如流水。僮僕奔走。勞問不絕。盛鄰汝名翼進。家道豐腴。家有園池。又樽疊絲竹之屬。事事副之。社中倚爲顧廚。故四方咸曰。眼不見顧家全盛園。顧氏園在松江郡東郊。悉做仙山樓閣。其名甲於天下。啓禎時已漸廢。只得嘗盛家一夕餐。十個

游客九繫船。楊伯立。陸文裕齊名。中以病廢。初與曹弘濟同奎結詩社。相唱和。後有欲附入者。伯立輒婉辭却之。人問故。曰。病廢無用。聊以自遣。人多則好尚不一。少加雌黃。便分門戶。吾固不欲耳。伯立名學禮。有寄陸文裕公詩云。風物蕭疏兩鬢絲。感懷當在夜深時。心灰未冷金猊熱。首級無功鐵馬悲。杜宇敢言游子怨。芙蓉空帶美人姿。山家亦有陽春調。不與多才宋玉知。詞林莫不稱賞。

范更生。名文若。初名景文。美姿容。以風流自命。與常熟許士柔。孫朝肅。華亭馮明珍。崑山王煥如。五人爲拂水山房社。而蹴跋文壇。必推更生爲最。一日東南風大起。拂水岩如萬斛珍珠。從空拋撒。更生把酒揖之。曰。始覺吾輩詩文。有負於此。更生以萬歷丙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除汝上知縣。以嚴察爲治。再調光化。遷南京兵部主事。爲考功中傷。全遷移南大理評事。以憂去官。卒好爲樂府詞章。或擬之湯臨川云。清乾嘉中文酒之會。盛於維揚。尤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筱園。及鄭氏林園爲最。至會期。於園中各設一案。上置筆二。墨一。端硯一。水注一。箋紙四。詩韻一。茶壺一碗。菓盒茶食盒各一。詩成卽發刻。三日內尙可改易重刻。出日徧送城中矣。每會酒殺俱極珍美。一日共詩成矣。請聽曲。邀至一廳甚舊。有綠琉璃四。又選老樂工四人。至均沒齒禿髮。約八九十歲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間命啓扉門。門啓則後二進皆樓。紅燈千盞。男女樂各一部。俱十五六歲妙年也。員周南云。文社之風。始於唐人。明代至談時藝。驚虛名。已爲識者所鄙。薄。後此惟以酒食相徵逐。藉標榜爲聲華。華靡薰心。焜炆時俗。而潔身自好之士。無怪避之若浼焉。

# 新唐詩

曹昌麟

曹民父君取蕪塘退士唐詩選本集成七言律如千首。題曰新唐詩。裁訂工整。運用自然。猶其餘事。隱括時事。寄慨遙深。有足多矣。讀者慎勿僅以詩重也。至劉禹生君洪憲紀事詩。下詠尙未脫稿。上詠紀註。從緩并刊。編者識。

漢皇

辛亥袁世凱被召入都未幾隆裕太后率宣統帝讓之

漢皇重色思傾國。宣室求賢訪逐臣。世事蹉跎成白首。狂夫富貴在青春。風波不信菱枝弱。雲雨難忘日月新。一曲紅綃不知數。五千貂錦喪胡塵。

長恨歌白居易 賈生李商隱 老將行王維 洛陽女兒行王維 無題李商隱 馬嵬坡鄭 琵琶行白居易 隴西行陳陶

其二

嗣皇繼聖登夔皋。辜負香衾事早朝。長樂鐘聲花外盡。未央前殿月輪高。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古雲霄一羽毛。北極朝廷終不改。東門酤酒飲我曹。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韓愈 爲有李商隱 贈關下裴舍人錢起 春宮曲王昌齡 長恨歌白居易 詠懷古跡杜甫 登

樓杜甫 送陳章甫李頎

玉人

新唐詩



辛亥秋盡京華相識皆南下余獨留都中

玉人何處教吹簫。銅雀春深鎖二喬。月殿影開聞夜漏。鳳城寒盡怕春宵。英雄割據雖已矣。人事音書漫寂寥。樓閣玲瓏五雲起。天涯涕淚一身遙。

寄揚州韓綽判官

杜牧赤壁 杜牧宮詞 顏為有 李商隱 丹青引 杜甫閣夜 杜甫長恨歌 白居易野望 杜甫

燕臺

十月出都聞滬宵變抵滬夜市猶酣歌

燕臺一去客心驚。早服還丹無世情。回樂峯前沙似雪。仙人掌上雨初晴。千尋鐵鎖沈江底。萬里歸心對月明。莫是長安行樂處。夜深前殿按歌生。

望薊門

祖詠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李 白 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 益 行經華陰 崔 顥 西塞山懷古 劉 禹 錫 晚次鄂

州

廬山謠送魏萬之京 李 頎 宮詞 白居易

楚客

端方被命權川漢路政擁兵西走資州其部下擒戮以獻鄂軍集二詩哀之

海鷗何事更相疑。萬古惟留楚客悲。漢口夕陽斜渡鳥。巴山夜雨漲秋池。卽今飄泊干戈際。始是新承恩澤時。金粟堆前木已拱。勸君莫惜金縷衣。

積雨輞川莊作

王維 長沙過賈誼宅 劉 長 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元中丞 劉 長 夜雨寄北 李 商

其二

隱 丹青引甫長恨歌白居易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甫金縷衣杜秋娘

少陵野老吞聲哭。丞相祠堂何處尋。欲上青天覽明月。羞將白髮對華簪。江山故宅空文藻。玉壘浮雲變古今。回日樓臺非甲帳。長河漸落曉星沈。

哀江頭甫蜀相甫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李贈闕下裴舍人錢詠懷古跡甫登樓甫蘇武廟甫

溫庭 婦娥李商隱

避地

壬子南京政柄移北避之滬

古戍蒼蒼烽火寒。初因避地去人間。謝公宿處今尚在。詞客哀時且未還。正是江南好風景。忽聞海上有仙山。雲邊雁斷胡天月。歲歲金河復玉關。

聽董大彈胡茄李桃源行王維夢遊天姥吟留別李詠懷古跡甫江南逢李龜年甫長恨歌白居易蘇

武廟溫庭征人怨柳中庸

其二

秋九月北旋清淮

黃河遠上白雲間。幽咽流泉水下灘。潮落夜江斜月裏。鷄鳴紫陌曙光寒。田園寥落千戈後。關塞蕭條行

新唐詩  
路難誰為含愁獨不見東風無力百花殘

四

出塞王維琵琶行白居易題金陵渡張祜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作岑參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望月有

感寄兄弟作白居易宿府杜甫獨不見沈佺期無題李商隱

寄身

冬春于役江淮間

寄身且喜滄洲近十二樓中盡曉妝玉筋應啼別離後蓬門未識綺羅香風吹仙袂飄飄舉臥後清宵細細長聞道欲來相問訊青春作伴好還鄉

江州劉長卿宮詞薛逢燕歌行高適貧女秦韜長恨歌白居易無題李商隱寄李儋元錫韋應物聞官軍收河南

河北杜甫

金陵

癸丑夏六月黃興夜出江寧城渡江而東

風物淒淒宿雨收金陵津渡小山樓三湘愁鬢逢秋色一片降旛出石頭今日垂楊生左肘明朝散髮弄扁舟昔人已乘黃鶴去唯見長江天際流

同題仙遊觀韓翃題金陵渡張祜西塞山懷古劉禹錫晚次鄂州盧綸老將行王維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李白

黃鶴樓崔顥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李白

其二

滬宵二次之變肇自江西某軍南下防揚州

烏衣巷口夕陽斜不是宸游玩物華且欲近尋彭澤宰豈宜重問後庭花徒令上將揮神筆空見胡桃入漢家舊業已隨征戰盡路旁時賣故侯瓜

烏衣巷劉禹錫奉和聖製春望作王維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崔曙隋宮李商隱籌筆驛李商隱古從軍行

晚次鄂州盧綸老將行王維

其三

寧軍移滬戰甚急

萬里浮雲陰且晴多情却似總無情明眸皓齒今何在冰簟銀床夢不成忽見陌頭楊柳色更堪江上鼓鼙聲嫦娥應悔偷靈藥願接盧敖游太清

聽董大彈胡笳李頎贈別杜牧哀江頭杜牧瑤瑟怨溫庭筠閨怨王昌齡晚次鄂州盧綸嫦娥李商隱廬山謠寄盧

御史虛舟李白

其四

南中黨人星散白狼猶擾於腹地

海內風塵諸弟隔雨中春樹萬人家白狼河北音書斷朱雀橋邊野草花直挂雲帆濟滄海應將性命逐

新唐詩

六

輕車無情最是臺城柳終古垂楊有暮鴉

野望杜甫奉和聖製春望作王維獨不見沈佺期烏衣巷劉禹錫行路難李白自古從軍行李頎金陵圖韋莊隋宮李商隱

其五

蜀人某督避居蘇滬間

省中啼鳥吏人稀月照城頭烏半飛萬里悲秋長作客五湖煙水獨忘機身當恩遇常輕敵心怯空房不忍歸爲問元戎寶車騎白門寥落意多違

酬郭給事王維琴歌李賀登高杜甫利州南渡溫庭筠燕歌行高適秋夜曲王維春思皇甫冉春雨李商隱

春晚

甲寅春匿跡冷曹深自韜斂

可憐飛燕倚新妝不把雙眉鬪畫長千載琵琶作胡語十年征戍憶遼陽山中習靜觀朝槿城上高樓接大荒遠路應悲春腕晚重幃深下莫愁堂

清平調李白貧女秦韜詠懷古跡杜甫獨不見沈佺期積雨輞川莊作王維登柳州城樓柳宗元春雨李商隱無

黃鶴樓

乙卯冬客有道出京漢渡江而至杭遊者述京都近事

故人西辭黃鶴樓。昨日之日不可留。估客晝眠知浪靜。長安不見使人愁。晴川歷歷漢陽樹。故壘蕭蕭蘆荻秋。唯見江心秋月白。兩三星火是瓜洲。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 李晚次鄂州 盧綸登金陵鳳皇臺 李黃鶴樓 崔

西塞山懷古 劉禹錫 琵琶行 白居易 題金陵渡 張祜

其二

却看妻子愁何在。長使英雄淚滿襟。楓葉荻花秋瑟瑟。春城紫禁曉陰陰。東風不與周郎便。日暮聊為梁父吟。世事茫茫難自料。當時只記入山深。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杜甫蜀相 杜甫琵琶行 白居易 贈闕下裴舍人 錢起赤壁 杜牧登樓 杜甫寄李儋元錫 韋應

桃源行 王維

其三

玉璽不緣歸日角。山形依舊枕寒流。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國衣冠拜冕旒。渭水自縈秦塞曲。砧聲近報漢宮秋。請君試問東流水。此地空餘黃鶴樓。

隋宮 李商隱 西塞山懷古 劉禹錫 詠懷古跡 杜甫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作 王維奉和聖製春望作 王維同題

仙游觀 韓翃 金陵酒肆留別 李白黃鶴樓 崔顥

新唐詩

浮雲

紀丙辰一月至六月間事

總為浮雲能蔽日。誓將報主靜邊塵。驚風亂颭芙蓉水。變調如聞楊柳春。庾信平生最蕭瑟。賈生才調更無倫。若非羣玉山。頭見猶是春閨夢裏人。

登金陵鳳皇臺李白 輪臺歌岑參 登柳州城樓柳宗元 聽安萬善吹箏策歌李頎 詠懷古跡杜甫 賈生李商隱 清

平調李白 隴西行陳陶

其二

荳蔻稍頭二月初。畫眉深淺入時無。九天閶闔開宮殿。一片冰心在玉壺。賈誼上書憂漢室。茂陵秋雨病相如。羯胡事主終無賴。梁父吟成恨有餘。

贈別杜牧 近試上張水部朱慶餘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作王維 芙蓉樓送辛漸王昌齡 自夏口至鸚鵡

洲夕望岳陽寄元中丞劉長卿 寄令狐郎中李商隱 詠懷古跡杜甫 籌筆驛李商隱

其三

與爾同消萬古愁。人間亦自有丹邱。吳宮花草埋幽徑。王濬樓船下益洲。醉臥不知白日暮。尚衣方進翠雲裘。漢文有道思猶薄。芳草萋萋鸚鵡洲。

將進酒李白 同題仙游觀韓翃 登金陵鳳皇臺李白 西塞山懷古劉禹錫 送陳章甫李頎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

# 新唐詩

曹昌麟

曹民父君取舊塘退士唐詩選本集成七言律如千首題曰新唐詩裁訂工整運用自然猶其餘事隱括時事寄慨遙深有足多矣讀者慎勿僅以詩重也至劉禹生君洪憲紀事詩下詠尙未脫稿上詠紀註從緩并刊編者識

漢皇

辛亥袁世凱被召入都未幾隆裕太后率宣統帝讓之

漢皇重色思傾國。宣室求賢訪逐臣。世事蹉跎成白首。狂夫富貴在青春。風波不信菱枝弱。雲雨難忘日月新。一曲紅綃不知數。五千貂錦喪胡塵。

長恨歌白居易 賈生李商隱 老將行王維 洛陽女兒行王維 無題李商隱 馬嵬坡鄭 琵琶行白居易 隴西行陳陶

其二

嗣皇繼聖登夔皋。辜負香衾事早朝。長樂鐘聲花外盡。未央殿月輪高。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古雲霄一羽毛。北極朝廷終不改。東門酌酒飲我曹。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韓愈 爲有李商隱 贈關下裴舍人錢起 春宮曲王昌齡 長恨歌白居易 詠懷古跡杜甫 登

樓甫送陳章甫李頎

玉人



辛亥秋盡京華相識皆南下余獨留都中

玉人何處教吹簫。銅雀春深鎖二喬。月殿影開聞夜漏。鳳城寒盡怕春宵。英雄割據雖已矣。人事音書漫寂寥。樓閣玲瓏五雲起。天涯涕淚一身遙。

寄揚州韓綽判官杜牧赤壁杜牧宮詞顏况為有李商丹青引杜甫閣夜杜甫長恨歌白居易野望杜甫

燕臺

十月出都聞滬宵變抵滬夜市猶酣歌

燕臺一去客心驚。早服還丹無世情。回樂峯前沙似雪。仙人掌上雨初晴。千尋鐵鎖沈江底。萬里歸心對月明。莫是長安行樂處。夜深前殿按歌生。

望薊門祖詠廬山謠寄盧御史虛舟李白上受降城聞笛李益行經華陰崔顥西塞山懷古劉禹錫晚次鄂

州盧綸送魏萬之京李頎宮詞白居易

楚客

端方被命權川漢路政擁兵西走資州其部下擒戮以獻鄂軍集二詩哀之

海鷗何事更相疑。萬古惟留楚客悲。漢口夕陽斜渡鳥。巴山夜雨漲秋池。卽今飄泊干戈際。始是新承恩澤時。金粟堆前木已拱。勸君莫惜金縷衣。

積雨輞川莊作王維長沙過賈誼宅劉長卿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元中丞劉長卿夜雨寄北李商

隱 丹青引杜甫長恨歌白居易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杜甫金縷衣杜秋娘

其二

少陵野老吞聲哭。丞相祠堂何處尋。欲上青天覽明月。羞將白髮對華簪。江山故宅空文藻。玉壘浮雲變古今。回日樓臺非甲帳。長河漸落曉星沈。

哀江頭杜甫蜀相杜甫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李白贈闕下裴舍人錢起詠懷古跡杜甫登樓杜甫蘇武廟蘇

溫庭 婦娥李商

避地

壬子南京政柄移北避之滬

古戍蒼蒼烽火寒。初因避地去人間。謝公宿處今尚在。詞客哀時且未還。正是江南好風景。忽聞海上有仙山。雲邊雁斷胡天月。歲歲金河復玉關。

聽董大彈胡茄李頎桃源行王維夢遊天姥吟留別李白詠懷古跡杜甫江南逢李龜年杜甫長恨歌白居易蘇

武廟溫庭 征人怨柳中庸

其二

秋九月北旋清淮

黃河遠上白雲間。幽咽流泉水下灘。潮落夜江斜月裏。鷄鳴紫陌曙光寒。田園寥落干戈後。關塞蕭條行

新唐詩

四

路。難。誰。爲。含。愁。獨。不。見。東。風。無。力。百。花。殘。

出塞王維琵琶行白居易題金陵渡張祜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作岑參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望月有

感寄兄弟作白居易宿府杜甫獨不見沈佺期無題李商隱

寄身

冬春于役江淮間

寄身且喜滄洲近十二樓中盡曉妝玉筋應啼別離後蓬門未識綺羅香風吹仙袂飄飄舉臥後清宵細細長聞道欲來相問訊青春作伴好還鄉

江州劉長卿宮詞薛逢燕歌行高適貧女秦韜長恨歌白居易無題李商隱寄李儋元錫韋應物聞官軍收河南

河北杜甫

金陵

癸丑夏六月黃興夜出江寧城渡江而東

風物淒淒宿雨收金陵津渡小山樓三湘愁鬢逢秋色一片降旛出石頭今日垂楊生左肘明朝散髮弄扁舟昔人已乘黃鶴去唯見長江天際流

同題仙遊觀韓翃題金陵渡張祜西塞山懷古劉禹錫晚次鄂州盧綸老將行王維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李白

黃鶴樓崔顥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李白

其二

滬宵二次之變肇自江西某軍南下防揚州

烏衣巷口夕陽斜不是宸游玩物華且欲近尋彭澤宰豈宜重問後庭花徒令上將揮神筆空見胡桃入漢家舊業已隨征戰盡路旁時賣故侯瓜

烏衣巷劉禹錫奉和聖製春望作王維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崔曙隋宮李商隱籌筆驛李商隱古從軍行

李順晚次鄂州盧綸老將行王維

其三

寧軍移滬戰甚急

萬里浮雲陰且晴多情却似總無情明眸皓齒今何在冰簟銀床夢不成忽見陌頭楊柳色更堪江上鼓鼙聲嫦娥應悔偷靈藥願接盧敖游太清

聽董大彈胡笳李順贈別杜牧哀江頭杜牧瑤瑟怨溫庭筠閨怨王昌齡晚次鄂州盧綸嫦娥李商隱廬山謠寄盧

御史虛舟李白

其四

南中黨人星散白狼猶擾於腹地

海內風塵諸弟隔雨中春樹萬人家白狼河北音書斷朱雀橋邊野草花直挂雲帆濟滄海應將性命逐

輕車無情最是臺城柳終古垂楊有暮鴉

野望杜甫奉和聖製春望作王維獨不見沈佺期鳥衣巷劉禹錫行路難李白古從軍行李頎金陵圖章莊隋宮李商

其五

蜀人某督避居蘇滬間

省中啼鳥吏人稀月照城頭烏半飛萬里悲秋長作客五湖煙水獨忘機身當恩遇常輕敵心怯空房不忍歸為問元戎寶車騎白門寥落意多違

酬郭給事王維琴歌李賀登高杜甫利州南渡溫庭筠燕歌行高適秋夜曲王維春思皇甫冉春雨李商

春晚

甲寅春匿跡冷曹深自韜斂

可憐飛燕倚新妝不把雙眉鬪畫長千載琵琶作胡語十年征戍憶遼陽山中習靜觀朝槿城上高樓接大荒遠路應悲春腕晚重幃深下莫愁堂

清平調李白貧女秦韜詠懷古跡杜甫獨不見沈佺期積雨輞川莊作王維登柳州城樓柳宗元春雨李商

題李商

黃鶴樓

乙卯冬客有道出京漢渡江而至杭遊者述京都近事

故人西辭黃鶴樓。昨日之日不可留。估客晝眠知浪靜。長安不見使人愁。晴川歷歷漢陽樹。故壘蕭蕭蘆荻秋。唯見江心秋月白。兩三星火是瓜洲。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 李白晚次鄂州 盧綸登金陵鳳皇臺 李白黃鶴樓 崔

西塞山懷古 劉禹錫 琵琶行 白居易 題金陵渡 張祜

其二

却看妻子愁何在。長使英雄淚滿襟。楓葉荻花秋瑟瑟。春城紫禁曉陰陰。東風不與周郎便。日暮聊為梁父吟。世事茫茫難自料。當時只記入山深。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杜甫蜀相 杜甫琵琶行 白居易 贈闕下裴舍人 錢起赤壁 杜牧登樓 杜甫寄李儋元錫 韋應

桃源行 王維

其三

玉璽不緣歸日角。山形依舊枕寒流。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國衣冠拜冕旒。渭水自縈秦塞曲。砧聲近報漢宮秋。請君試問東流水。此地空餘黃鶴樓。

隋宮 李商隱 西塞山懷古 劉禹錫 詠懷古跡 杜甫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作 王維奉和聖製春望作 王維同題

仙游觀 韓翃 金陵酒肆留別 李白黃鶴樓 崔顥

浮雲

紀丙辰一月至六月間事

總為浮雲能蔽日。誓將報主靜邊塵。驚風亂颭芙蓉水。變調如聞楊柳春。庾信平生最蕭瑟。賈生才調更無倫。若非羣玉山頭見。猶是春閨夢裏人。

登金陵鳳皇臺李白輪臺歌岑參登柳州城樓柳宗元聽安萬善吹觱篥歌李頎詠懷古跡杜甫賈生李商清

平調李白隴西行陳陶

其二

荳蔻稍頭二月初。畫眉深淺入時無。九天閶闔開宮殿。一片冰心在玉壺。賈誼上書憂漢室。茂陵秋雨病相如。羯胡事主終無賴。梁父吟成恨有餘。

贈別杜牧近試上張水部朱慶餘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作王維芙蓉樓送辛漸王昌齡自夏口至鸚鵡

洲夕望岳陽寄元中丞劉長卿寄令狐郎中李商詠懷古跡杜甫籌筆驛李商

其三

與爾同消萬古愁。人間亦自有丹邱。吳宮花草埋幽徑。王濬樓船下益洲。醉臥不知白日暮。尚衣方進翠雲裘。漢文有道思猶薄。芳草萋萋鸚鵡洲。

將進酒李白同題仙游觀韓翃登金陵鳳皇臺李西塞山懷古劉禹送陳章甫李和賈至舍人早朝大

明宮作王維長沙過賈誼宅劉長卿黃鶴樓崔顥

其四

宓妃留枕魂。王才奉帚平。明金殿開野老。與人爭席罷太真。含笑入簾來。紅樓隔雨相望。冰黃竹。歌聲動地哀。但使龍城飛將在。漢文皇帝有高臺。

無題李商隱長信怨王昌齡積雨輞川莊作王維集靈臺張祜春雨李商隱瑤池李商隱出塞王昌齡九日登望仙

臺呈劉明府崔曙

其五

古來萬事東流水。志士仁人莫怨嗟。寶扇迎歸九華帳。輕煙散入五侯家。茂陵不見封侯印。閣道回看上苑花。休問梁園舊賓客。紫泉宮殿鎖煙霞。

夢游天姥吟留別李白古柏行杜甫洛陽女兒行王維寒食韓愈蘇武廟溫庭筠奉和聖製春望作王維寄令狐

郎中李商隱階宮李商隱

其六

窈窕丹靑戶。牖空春風拂。檻露華濃。花迎劍珮。星初落。車走雷聲。語未通。金粟堆前松柏裏。畫樓西畔桂堂東。洛陽親友如相問。來是空言去絕蹤。

丹青引杜甫清平調李白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作岑參無題李商隱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杜甫無



新 唐 詩

題 芙蓉樓送辛漸 李商 王昌 無題 李商

正殿

裴青約游頤和園登萬壽山排雲殿留句

不辨仙源何處尋。萬方多難此登臨。三春白雪歸青冢。二月黃鸝飛上林。少小雖非投筆吏。兩朝開濟老臣心。遙窺正殿簾處處。雲母屏風燭影深。

桃源行 王維 杜甫 征人怨 柳中庸 贈闕下裴舍人 錢起 望薊門 祖詠 蜀相 杜甫 宮詞 韓逢 嫦娥 李商

長安

五月張勳入京復辟十日

康有為在滬求仙鸞判云落花時節又逢君

長安城連東掖垣。寂寂花時閉院門。月殿影開聞夜漏。驪宮高處入青雲。此情可待成追憶。死節從來豈願勤。舊業已隨征戰盡。落花時節又逢君。

聽董大彈胡笳 李顧 宮中詞 朱慶 宮詞 况長恨歌 白居易 錦瑟 李商 燕歌行 高適 晚次鄂州 盧綸 江南逢李

龜年 杜甫

其二

清室論張勳禁城騎馬

上諭大都出張意

白日登山望烽火。平明騎馬入金門。從今四海為家日。殺氣三時作陣雲。野哭千家聞戰伐。詔書五道出將軍。龍吟虎嘯一時發。鸚鵡前頭不敢言。

古從軍行

李頎集靈臺 張祐西塞山懷古 劉禹錫 燕歌行 高適閣夜 杜甫老將行 王維聽安萬善吹簫築歌 李頎宮

中詞

朱慶餘

其三

張勳免職

風塵瀕洞昏。王室世事空。知學醉歌欲上青天。覽明月。別開紅燄。救飛蛾。行人刁斗風沙暗。御苑砧聲向晚多。為問元戎寶車騎。罷官昨日今如何。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杜甫 江州重別薛八柳六二員外 劉長慶 謝眺樓 李白贈內人 張祐古從軍行

李頎 酬郭給事 王維 利州南渡 溫庭筠 送陳章甫 李頎

其四

南京總統府成立勳軍遺散歸農

金闕曉鐘開萬戶。紫泉宮殿鎖煙霞。無情最是臺城柳。閣道迴看上苑花。峽裏誰知有人事。城中相識盡繁華。即今飄泊干戈際。飛入尋常百姓家。

新唐詩

一二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參隋宮 李商隱金陵圖莊奉和聖製雨中春望之作 維桃源行 王洛

陽女兒行維丹青行 甫烏衣巷 劉禹錫

其五

滬上復辟派聞京城被困猶望解圍

徒令上將揮神筆欲取燕城作帝家日色纔臨仙掌動黃山舊繞漢宮斜古來青史誰不見聞道玉門猶被遮長樂鐘聲花外盡隔江猶唱後庭花

籌筆驛李商隱隋宮李商隱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王維奉和聖製雨中春望之作王維輪臺歌

岑參古從軍行李頎贈闕下裴舍人錢起泊秦淮杜牧

其六

某某三部發給宣統九年五月俸十餘日梅村詞云脫捨妻孥非易事一錢不值何消說可為若輩誦矣

輩誦矣

良人玉勒乘驄馬望帝春心計杜鵑秋月春風等閒度鶯啼燕語報新年身當恩遇常輕敵邑有流亡愧俸錢驚破霓裳羽衣曲梨園子弟散如烟

洛陽女兒行王維琵琶行白居易春思皇甫冉燕歌行高適寄李儋元錫韋應物長恨歌白居易觀公

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杜甫

其七

南軍紛集於南京北軍擬建政府於津門時五月十九日京徐猶未下勳軍集於京城東西長安街及中央公園

男兒本是重橫行手把芙蓉朝玉京借問路旁名利客更堪江上鼓鼙聲吳宮花草埋幽徑海畔雲山擁薊城不見長安見塵霧深松竊聽來妖精

燕歌行高適廬山謠寄廬御史虛舟李白行經華陰崔顥晚次鄂州盧綸登金陵鳳皇台李白望薊門祖詠長恨

歌白居易聽董大彈胡笳李順

其八

清室厚遇張勳以直督兼閣臣留京乃各省不見援終至戰敗匿入外館

未得報恩不得歸君臣相顧盡沾衣腰懸相印作都統夕奉天書拜玲闈海內風塵諸弟隔孤城落日鬪兵稀臥龍躍馬終黃土萬里雲羅一雁飛

古意李順琴歌李順韓碑李商酬郭給事王宿府杜甫燕歌行高適閣夜杜甫利州南渡溫庭筠

其九

復辟派多昔日贊助共和之輩共和規復又紛向清室辭職

昔隨劉氏定長安柳拂旌旗露未乾樓閣玲瓏五雲起東風無力百花殘九天闔闔開宮殿萬里黃河繞

黑。山。劍。外。忽。傳。收。薊。北。朝。辭。白。帝。彩。雲。間。

寄韓諫議甫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岑參長恨歌白居易無題李商隱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之作王維征人怨柳中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杜甫早發白帝城李白

其十

共和規復優待將廢

坐法宮中朝四夷。他生緣會更難期。勸君更盡一杯酒。在地願為連理枝。玉筍應啼別離後。寒林空見日斜時。可憐後主還祠廟。借問苦心愛者誰。

韓碑李商隱遺悲懷元稹渭城曲王維長恨歌白居易燕歌行高適長沙過賈誼宅劉長卿登樓杜甫韋諷錄事宅

觀曹將軍畫馬圖杜甫

昨夜

傳聞動軍有淫及宮女之事

昨夜風開露井桃。芙蓉帳暖度春宵。卻嫌脂粉污顏色。辜負香衾事早朝。神女生涯原是夢。玉人何處教吹簫。龍池十日飛霹靂。折戟沈沙鐵未銷。

春宮曲王昌齡長恨歌白居易集靈臺張祜為有李商隱無題李商隱寄揚州韓綽判官杜牧韋諷錄事宅觀曹

將軍畫馬圖杜甫赤壁杜牧

漢將

五月二十五日收京曹大都復職

張勳有出亡之說

漢將辭家破殘賊。龍媒去盡鳥呼風。歸來池苑皆依舊。走馬蘭臺類轉蓬。且欲近尋彭澤宰。斷無消息石榴紅。舊時王謝堂前燕。會向瑤台下相逢。

燕歌行高適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杜甫 長恨歌白居易 無題李商隱 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崔曙

無題李商隱 鳥衣巷劉禹錫 清平調李白

其二

哀清室

九華帳裏夢魂驚。笳鼓喧喧漢將營。禁裏疎鐘官舍晚。平明吹笛大軍行。五更鼓角聲悲壯。萬里浮雲陰且晴。日暮漢宮傳蠟燭。替人垂淚到天明。

長恨歌白居易 望薊門祖詠 郭給事王維 輪臺歌岑參 閣夜杜甫 聽董大彈胡笳李颀 寒食韓翃 贈別杜牧

其三

民軍光復是為第三次有前後三稱臣而復為民國官吏者

金山西見煙塵飛。東望都門信馬歸。願得燕弓射大將。將因臥病解朝衣。夢為遠別啼難喚。力盡關山未

解圍總爲浮雲能蔽日。澹然空水對斜暉。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岑參長恨歌白居易老將行王維酬郭給事王維無題李商隱燕歌行高適

金陵鳳皇台李白利州南渡溫庭筠

其四

張勳背城一戰人咸擬其必死今乃告存

亞相勤王甘苦辛猶堪一戰立功勛遲遲鐘鼓初長夜寂寂花時閉院門地下若逢陳後主至今猶憶李將軍國家成敗吾豈敢文采風流今尙存

輪臺歌岑參老將行王維長恨歌白居易宮中詞朱慶餘隋宮李商隱燕歌行高適寄韓諫議注杜甫丹青引杜甫

其五

江西人多贊助復辟者

六年西顧空吟哦聞道故林相識多長樂鐘聲花外盡禁門宮樹月痕過鎖銜金獸連環冷風送宮嬪笑語和今日垂楊生左肘黃昏飲馬傍交河

石鼓歌韓愈送陳章甫李願贈闕下裴舍人錢起贈內人張祜宮詞薛逢宮詞顧况老將行王維古從軍行李願

其六

曩被解散之國會議員楚越粵湘四省爲共和肇造之地

臨別殷勤重寄詞。勸君惜取少年時。妝成每被秋娘妬。搖落深知宋玉悲。黃鶴一去不復返。海鷗何事更相疑。共來百粵文身地。湘水無情弔豈之。

長恨歌 白居易

金樓衣 杜秋娘

琵琶行 白居易

詠懷古跡 杜甫

黃鶴樓 崔顥

積雨輞川莊作 王維

登柳州城樓 柳宗元

長沙過賈誼宅 劉長卿

明湖二首

民軍議閉置清室於昆明湖頤和園迴憶舊游感集二律

昆明河北萬壽山迤西爲玉泉山

影落明湖青黛光。望仙樓上望君王。斑駁只繫垂楊岸。密雨斜侵薛荔牆。最是楚宮俱泯滅。可憐飛燕倚新妝。桃花盡日隨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廬山謠寄盧御史虛舟 李宮詞

逢登柳州城樓 薛逢

無題 李商隱

詠懷古跡 杜甫

清平調 李白

桃花谿 張旭

金陵酒肆留別 李白

征人薊北空回首。金闕前開二峯長。臨穎美人在白帝。盧家少婦鬱金堂。機中錦字論長恨。城上高樓接大荒。太液芙蓉未央柳。一枝穠豔露凝香。

燕歌行 高適

謝眺樓 李白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杜甫

不見 沈期

春思 皇甫冉

登柳州城樓 柳宗元

長恨歌 白居易

清平調 李白



鄉關二首

舍弟避亂出都航海渡江遄返淮舍來書述都中亂離部員星散能得鄉關團聚洵入生樂事耳  
故園東望路漫漫詞客哀時且未還三晉雲山皆北向中天月色好誰看晴川歷歷漢陽樹古戍蒼蒼烽火寒  
平影分爲千里雁輕舟已過萬重山

逢入京使岑參詠懷古跡杜甫登金陵鳳皇臺李白宿府杜甫黃鶴樓崔顥聽董大彈胡笳李颀自河南經亂關

內阻饑望月有感寄兄弟作白居易早發白帝城李白

輕羅已薄未更衣芭蕉葉大梔子肥海內風塵諸弟隔省中啼鳥吏人稀數叢沙草羣鷗散萬里雲羅一雁飛日暮鄉關何處是銅鑪華燭燭增輝

秋夜曲王維山石韓愈野望杜甫酬郭給事王維利州南渡溫庭筠春雨李商隱黃鶴樓崔顥韋諷錄氏宅觀曹將

軍畫馬圖杜甫

# 貧民語

(續)

老談

門既啓。果爲壯夫牽車回。互相問答。壯夫牽車入置左側草地上。檢點車箱零物。支篷已舉。凡車燈坐墊。腳墊之屬。一一挾持之時。笨漢已閉門。訖。謂壯夫曰。

你拿不完。我來幫你。

壯夫曰。

不用了。我一個子行啦。

語時。兩人相將入室。壯夫位置各物已促。笨漢坐已亦隨意箕踞地上。出紙烟吸之。語老嫗曰。

媽。今天大哥在這兒。你老沒有倦呀。姐姐睡啦。

老嫗方作呵欠。隨應之曰。

姐姐睡久了。我正在這兒同你大哥說。去年打仗的事兒呢。到不覺得倦。

壯夫卽自語曰。

提到去年打仗的事兒。哭都沒地方去哭。真是那裏的晦氣。

笨漢喟然曰。

老太太正說到逃到二姨媽家。第二天你纔來。說你看打仗去。幾乎也幹了。你這一天一夜在那兒呢。打仗到拾沒時候兒。纔佳的呢。

壯夫頓現威容答曰。

貧民語

二

我來說給你明白了。城裏剛開仗的時候，我就趕着去。瞧知道在天壇那兒打我，出南池子口，一直向前門走了去。離前門不遠，纔瞧着城門樓上有幾十個人，並沒有軍衣，擎着手槍，見人走過就打。準頭極好。我正停住腳兒，見西面兒出來一支兵，瞧了去，像模範團裏人，向天壇去的。剛要走前門大街，那城門樓上槍子兒直打下來，立刻打倒了，好幾個那支兵，便退了下去。我知道，准走不過了，就回來向西繞了去。見那支兵正打方門兒，向總統府跑，瞧着他們一會兒都上了土山子，向外打，瞧了去，西面也不能走了，只得回來，等得打張勳宅子的時候，我想這可不是打到家門口兒來，打仗是不容易，看着的到不可以不見個式面，走了去，纔知道沿河都紮了張勳的兵，來打的兵在皇城外邊打了幾個窟窿，對着窟窿向裏打。先前還沒拾沒單，用槍打後來，可就得起炮來，啦。清記得是二十四一早，我走了出去，那槍炮子兒正打得熟鬧，遠遠兒見着張勳的宅子，烟霧成天的，知道是毀了。那槍炮子兒滿天的亂飛，想回家怕走不過，就蹲在一顆大樹旁邊，蹲了一會，後來槍炮的聲音漸漸鬆下來，纔趕着跑了回來，等到了門口，把我嚇唬了一跳，牆倒壁塌，破窰似的，不成個樣兒了。走到裏面，見媳婦子在地上騎着，可是沒了氣，啦。再瞧老太太，扭扭帶老媽兒都不見了。我算着一定逃到那兒去，啦。再向屋子裏各處一瞧，見箱子櫃都大敞着，要緊的東西都沒了。我算着，准是老太太他們帶走了。笨漢方屏息注目，聽其陳訴，至此忽問曰。

我剛聽老太太說不是沒有帶什沒嗎要緊東西那兒去了呢。  
壯夫急曰。

可不是後來纔知道被老媽兒捲了那時候兒我心裏并不着急算着已經糟成這樣兒了候找着老太太他們再說覺得肚子裏餓得慌趕着已個兒做了點飯胡亂吃了就算計着找老太太去本算着到順治門外芝蔴街三大爺家去問剛出門不遠見大路上紮着兵一見着我就拍拍的兩槍我趕着睡道算好沒有打着就上來兩個兵把我拉了問張勳在不在宅子裏你出來幹什沒的我知道他們認錯了把我當着張勳宅子裏人趕着對他們說了還不肯信麻犯了好一會兒纔放我却還是不准我過去沒有法兒想只好又走了回來。

老嫗即攙言曰。

您瞧險不險那拍拍的兩槍要幹也就幹了。

笨漢即應曰。

那真算大兄弟好造化槍子兒是有眼的要幹可不就幹了嗎這回來了又怎嗎呢。

壯夫曰。

怎嗎呢回來了對着媳婦子屍首到難受起來算了一算那一會兒也不能就辦到棺殮的事兒又不能終俸這屍首躺在地下就在後面取了一副鋪板拏屍首放熨帖了聽着外面滴瀝索落的槍子兒

聲音還沒有歇料想出去不了。就躺到匠上睡了一覺。醒了已經天晚了。又已個兒做了點飯吃了。心裏直不是味兒。勉強混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一早起來。拾沒顧不了。先走了出去。瞧瞧見張勳的兵已經沒有了。向西走了去。大路上紮的兵也沒有。昨天的多路上也許人走了。我就一直出了南池子口。奔到順治門外芝麻街三大爺家。敲開門來。一問老太太他們都沒來。算着准到二姨媽家。拉腿也沒歇。就一警氣跑到後門。到了二姨媽家。纔見着老太太帶着妞妞在那兒。我心纔放下來。等得問起來。纔知道沒帶什沒東西。老媽兒也沒帶來。這纔明白東西給老媽捲了。老太太聽了。又着急起來。趕着要回去。二姨媽竭力的攔也攔不下來。沒有法兒。好在街上膠皮車已經有了。叫了兩輪教妞妞跟着老太太坐。大家趕了回來。一進門。老太太見着那樣兒就哭了。再拏東西細查。一查所有要緊點的都沒了。媳婦子的屍首還沒收拾。老太太哭得淚人兒一樣。那時候兒算着這事真不好辦。

老嫗發其悽愴之音曰。

你老怨我哭。你想見着那副神情。誰還警得住呢。

笨漢亦喟然曰。

這可真不能怨那時候兒。最要緊的是要替大奶奶裝裹起來呀。

壯夫應曰。

可不是嗎。我算着不知道外邊拾沒樣兒了。得先出去打聽打聽纔是。就胡亂做了一頓飯吃了。出去

先到北面去瞧張勳的宅子。還有些兵在那兒守着。遠遠瞧了去。屋子都打塌了。外圍牆還好。好兒的也不知道張勳打死了。沒有後來各處一打聽纔知道張勳被外國人放了一輛電車來接了出去。張勳還不肯走。是兩個差官硬架着上車的。聽說那炮打的時候。氣得同傻了。一個樣兒。睜大了眼。一手擎着一把力。一手擎着鴉片烟槍。前面走到後面的嘴裏亂罵主意也通沒了。

笨漢又急問曰。

到那時候兒。還罵誰還不怨自家嗎。

壯夫曰。

怎嗎肯怨自家呢。他這一回出來復辟。原是上人的當。這時候兒自然是罵那把他當上的人了。

笨漢又曰。

外國人接他出去。難道不怕人擎他嗎。後來躲到什嗎地方呢。

壯夫應曰。

那到沒有什沒車上。插了外國旗子。誰也不敢動一動。聽說拉到交民巷。外國人營盤裏。到今天還在裏邊呢。

笨漢曰。

他是有地方安頓了。他的那些兵呢。難到全個兒打死了嗎。

壯夫曰。

打也打死了些。那能全個兒打死了呢。後來那些兵見事體鬧壞了。就都投了。降繳了槍械。使他們辦子都銹了。一批一批的。用火車裝了。押着送回去了。

笨漢曰。

咱們北京城裏仗打過了。後來怎嗎呢。

壯夫曰。

那有什嗎怎嗎呢。地根兒還不是咱們老百姓吃虧嗎。那時候兒來的兵。很不少。步軍統領就換了人。段祺瑞又做了總理。副總統還在南京。就算他做了總統。些總次長也都換了人。

笨漢欣然曰。

這樣局面全變了。兄弟你爲什嗎兒不找點事兒幹幹呢。

壯夫曰。

不要說起人呢。到全是以前些舊人。不過我近幾年。同些議員老爺們。混有些舊門子。全冷了。想託人也沒有處託。只好算了。到是家裏幾個錢。同要緊點的東西都沒了。饒裏竟沒有處開銷。那時也顯不了。東挪西借。拼拼湊湊的。把媳婦子裝裹了。抬了出去。算了了一回事。每天吃喝全靠變賣東西。閒了。就出去打聽打聽新聞。到還有個味兒。

笨漢笑問曰。

什嗎新聞。這樣有味兒。說幾件我知道知道。還有那宣統皇上復過辟了。將來又怎嗎樣兒呢。

壯夫曰。

新聞多着呢。現在也記不清啦。說到宣統皇上現在還不是個宣統皇上。有人說是將來還得有復辟的。李兒出來呢。

笨漢曰。

這又是怎嗎一回事呢。已經鬧成這樣兒了。還要復辟嗎。

壯夫曰。

不是說他自己要復辟。不過人家猜着恐怕還有這一天就是了。這不要去管他。想着復辟的那幾天。小爺也真可憐。什嗎事兒他也問不了。都是張勳的幾個人。在那兒做主。等得開了仗。宮裏聽到炮聲。把個小爺嚇得不得了。後來南苑的飛機飛了一架來。向着宮裏丟了一兩個炸彈。宣統爺立刻就嚇出病來。那皇太妃聽說本就不願意復辟。到打仗的時候。只膽了哭。些太監們把飛機當着一件怪物。說雷震春是雷震子。一轉宮裏各處寫了他的名字。帖着說是那飛機的炸彈。就可以鎮壓住了。

笨漢曰。

後來到沒有派他的不是嗎。



壯夫曰。

那到沒有聽說是徐世昌說的人情。後來把事體全推在張勳身上。又下了一道命令。拏辦了幾個人。就算了。

笨漢曰。

這幾個人殺沒有殺呢。

壯夫曰。

那兒去殺連拏也。一個沒有拏着。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同那袁總統死後拏辦那帝制犯一個樣兒。

笨漢曰。

那些人在那兒呢。

壯夫曰。

不過住在天津租界上。還到那兒去呢。現在聽說除了張勳也都特赦了。

笨漢曰。

這到難得一個全沒有殺。

壯夫曰。

那自然啦。一件他們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并不是真同這些人過不去。一件人也要憑個良心。已經翻

了。臉算起來很對不住他們的。了。面子上自然是不能不拏辦認真去殺他們自己心裏可也有些過不去。只好嗎嗎糊糊的算了。

笨漢復問曰。

大奶奶到什時候兒纔裝裹起來的呢。

壯夫曰。

那還能怎麼樣呢。好用易東拼西湊。同募化差不多。纔收了起來。送到墳塋上去了。

笨漢不禁感嘆而言曰。

還算大奶奶福氣。北京城裏雖然打了仗。幾天就平服了。慢慢的讓人裝裹了。葬下去。你嫂子可就沒有這個造化。

老嫗時正悲愴。忽發其悽楚之聲曰。

你們大奶奶到底怎嗎的。

笨漢方欲作答。壯夫亦致問曰。

我正要問你湖南那邊到底怎麼回事。嫂子又怎嗎不在了呢。

笨漢悽然曰。

說起來話長着呢。我一到湖南的時候兒。到也很好。家就住在省長公署後邊。後來沈大人走了。王老

爺跟着一同走。我因爲有个家在那兒。就沒有跟道走。想謀个事兒。後來有朋友勸我。說你手裏有幾個錢。不如同人合夥開个小鋪子。再慢慢找着事。不好嗎。我想到也不錯。況且湖南的票子。要匯兌到北京來。吃虧太大了。因爲別的賣買不內行。怕受人欺。就搭了个本地朋友。開了个小錢鋪子。一天到也賺个頭兩吊錢。買賣到很做得。那湖南朋友人到也靠得住。我後來也就不另外謀事去了。

壯夫曰。

開錢鋪子的買賣本好。幾年下來很可以贖錢的。

笨漢曰。

可不是就這兩年不到。除吃盡用。每人也賺个五六百吊。雖說做个小買賣。到很舒服的。湖南米又便宜。頓頓都吃大米飯。魚肉是斷不了的。後來聽到什麼民黨要來。咱們起初心裏還有點兒怕。到是他們湖南人知道說不要緊。後來果然來了些兵。地方上一點沒有什嗎。開鋪子的門都沒有上。一上同前一回譚延闓的時候兒。沒有二樣。

壯夫應曰。

是呀。從大哥到了湖南。我知道已經翻來翻去好幾轉啦。

笨漢曰。

可不是嗎。這一次比前家回不同的是。有些廣西兵。聽到說同本地兵不很合得來。別的到也沒有什

嗎。壯夫問曰。

照這樣聽了去。並沒有拾沒。又怎嗎會吃虧的呢。

笨漢曰。

這原是以前的話。吃虧是這一回。咱們北邊兵去了。大家纔遭難的呀。

壯夫詫曰。

咱們北邊的兵。不都是規規矩矩的嗎。怎嗎大家會遭起難來呢。

笨漢曰。

這可不要說起我先不也是你這樣想。頭裏聽得拾沒。民黨要來了。我到有點怕。本地人到知道說不要緊。他們都照常一樣。後來果然一點什嗎都沒有。這一回。咱們北邊兵打下岳縣來。湖南人就驚慌得了。不得一個個都說北兵要來了。有兩錢的都搬了。出去。有到漢口的。有到上海的。還有搬到鄉下去的。我還心裏在那裏笑他們胆怯。我向來很知道咱們北邊的兵很規矩。並且還在那裏真喜歡算着。湖南向來北邊人不多。這一來可就好了。來上許多北邊人。就說兩句話兒也便當些。我同你嫂子都很高興。對着本地人。我還竭力的分說。咱們北邊兵怎嗎樣有規矩。怎嗎樣直爽。那些人都不是很信。又一起起的傳得來說。岳州被北兵糟蹋苦了。我還認是謠言。那知道岳州打下了。省城裏兵就都預備走了。本地兵同廣西兵又鬧了一鬧。各人都離了省城。還有幾營就着臨走的時候。揀那有錢的搶

了。一搶土匪又趁着裏邊趕熱鬧。大家已經嚇得什沒似的。不到一半天。那北邊兵可真來了。

壯夫問曰。

那北邊兵是那一個帶的呢。

笨漢曰。

那可我也找不清。因為本地人都叫他北兵。誰也找不明白是誰的。清記一天街上大家亂着說兵已經到了城外了。城裏的人先不過是有錢的搬了出去。那時兒就大家都跑了。城裏人就去了一多半。我搭夥的那人也勸我同他一路走。我想着我北邊人怕他幹拾沒就拏定主意不走。那人可就捲了些票子帶着家小走了。我正想着打聽打聽外邊的信。忽然聽得城外放起砲來。欣喜欣喜。直對着城裏邊打。沒有跑的人打死了一多半。我家裏到臨晚的時候兒。直二連三來了幾個砲子兒。屋子打得個稀爛。你嫂子可就這個時候兒打死了。我那時候兒拾沒也顧不得了。拏了幾十塊現錢。逃了出來。空裏砲子兒不斷的打來。不敢直着身子走。滿街都是死人。還有那傷了沒死的。躺在地下。清叫喚。落下一個開花彈來。在那街石上儘迸兩邊的房子。哈哈的倒我一路爬着躲着。好半天工夫纔出了城。纔算躲過了砲子兒。就連夜逃到鄉下去。

老嫗忽攙言曰。

大奶奶就這樣打了後來怎嗎樣兒呢。

笨漢太息曰。

你老不用慌。候我細細的說着說起來真也可憐。我在鄉下躲了有一二十天。離城有一百多里地。那城裏的北邊兵也來過好幾回。到了鄉下一點理也不講。見着東西就搶。見着媳婦子就姦。不願意就開槍。高高興興走。還要放把火。我算好地。根兒沾了北邊人的光。一開口他們知道我是本京人。略問幾句。就算。了。身上也沒很搜。那本地人可沒這樣容易放過去。第一先搜了身上東西。跟後就用刺刀架着頸子。問他是不是匪黨。問得好還好。問得不好不是一刺刀。就是碎起來。一槍。貓兒狗兒留着活的。都少。再是遇着女人。那可就更苦了。也不問年紀。大的年紀。青的。拉倒就幹強。一強就是一刺刀。我住的那屋子後邊有個老太太。已經有六十歲了。他們也不放過他。那老太太急得嚷道。我老了。求你們饒了我罷。那兵回答的到也有趣。說也不要你生兒子呢。管你老不老。大兄弟。你想這還成句話嗎。壯夫慨然曰。

這也不能怨他們。我也聽得他們隊下人說過。當兵呢。原是替國家打仗的。現在的打仗却多半不是爲着國家。那些上中級官長打起仗來。還有那勳位勳章的榮耀。一層層升上去的。望想咱們當兵的就打了大勝仗。不過得點兒犒賞。那有什麼大好處。到咱們不搶搶擄擄快活。快活不。傻了。嗎。再說到女人。那些中上級官長是不用說了。那個不是三個五個小老婆的。睡就是下級官長也還偷個空兒出去嫖嫖。只有咱們當兵的最苦。終年可以鑲不着女人。邊打下個地方來。大家還不暢快暢快嗎。

笨漢感然曰。

你聽得來的這套話理呢。到也還有理。不過這樣一來。百姓可不苦了嗎。

壯夫曰。

誰不是這樣說呢。我問你。你在鄉下一二十天幹些拾沒。

笨漢曰。

那有好事由兒幹。一天到晚老防着城裏兵下來。後來聽得城裏各事有了點頭緒了。新督軍也快來了。鄉下人漸漸的也安了心了。我這纔重又回到城裏去。到省長衙門後邊一瞧。滿地都是亂磚碎瓦。那裏還有個家。連你嫂子的屍首也不知那兒去了。我便東奔西走。想找兩個熟人問問。東也是一片空地。西也是一堆磚瓦。城裏通換了樣兒。却一個熟人遇不着。到添些新開的饅饅店。都是咱們北邊人進去胡亂吃了一頓。直到老圓兒要落快了。纔遇着一個舊同行。原前開錢鋪子的。邀我到他家裏歇了一夜。說起來纔知道城裏大家小戶屋子。多半被炮火燬了。北邊兵一進來。竟有許多天街上沒有賣買。這幾天纔略好一點。死的這批人。可也記不出個數兒。官裏教兵打當兵。就抓着做苦活的。去當差挖了幾個大坑。一古腦子都胡亂埋了。我這纔知道你嫂子一准被他們埋了。這可不永遠沒有處尋啦。比起你們大奶奶來。可不是造化着多了嗎。

語至此不禁淚和聲咽。語亦遂停。老嫗此時亦扯其敝衿。頻拭其面。以表其代為痛悼者。壯夫則默不一

語者移時始緩緩言曰。

這也算個劫數應該怎嗎再也逃不了的不。要說嫂子了。料想這一回湖南遭劫的人比咱們家好的也不知道多少。料想結果也是一個樣兒。原是沒有法兒的事。嫂子有靈感也怨不着你的。你瞧是不

是  
笨漢曰。

誰不是這樣想呢。不過想到了那難受是免不了的。只好怨命可怨誰呢。  
壯夫毅然曰。

這是咱們在屋子裏說怨起來可是要怨那政府裏咱們別的事兒可算不知道單說這一回北京城裏同那湖南的打仗可是爲的什嗎那復辟的事體我前不說過嗎張勳要不上人當也不會有復辟這件事咱們北京城裏又怎嗎會有仗打呢就如湖南他那裏也沒有造反也不是盜匪不過是不願意姓段的一個人就這樣掀天動地的打起來連兵連百姓這是毀了多少人怎嗎教人不怨呢。

笨漢蹙然曰。

你這話呢錯也不錯我在湖南那些人提到這一回打仗恨得來什麼似的他們說得更好有的怨政府裏就你剛纔說的話差不多有的怨民黨說都是他們惹出來的事照我瞧怨也是白怨還得自己怨命我聽說外國這一回打仗打了好幾年了死的人可算是沒有數兒的啦那又怨誰呢。



壯夫方欲有言。老嫗忽欠伸而言曰。

你回到省城家都沒了。後來怎嗎樣兒呢。

笨漢曰。

那時候兒我知道湖南是貼不住了。要回來可沒有這盤費。就每天替人家做做短工。先拏肚子混飽了。腰裏的幾塊錢。死也不用。想等個機會好回來。後來有人教我一個法兒。是先到岳州。到了岳州。再同輪船上水。商量幫着他做工。可以不要船錢。就到漢口了。到了那兒。再打主意就容易了。

壯夫曰。

這到很便當。你幾時到漢口的呢。

笨漢曰。

那有這樣容易。好容易纔到了岳州。那知道聽得人說起來。岳州比長沙糟場得還要利害。比我初來的時候。全個兒不同了。本地人提起了打仗。來就怨氣沖天的。只賸了嘆氣。說還不很敢說。我一到就趕着去同輪船上。去商量起。先還做不到。後來遇着一支船肯了。這就上了輪船。到很安逸。等到了漢口。簡直又是一個天下。瞧着到反難受起來。好在漢口到京早路。多容易打主意。就要腿也到了。

老嫗嘆曰。

這真是佛爺保佑。遭了這場大難。能個趕回來。也就算造化了。

笨漢曰。

老太太說得很是。我在湖南的時候。滿算着回不到北京城裏來了。現在到了家。真也算萬幸了。

壯夫曰。

大哥現在準備做點拾沒事呢。

笨漢曰。

我剛到家。還沒有計算到這件事。過天我正要同你商量呢。我還要問你。現在北京城是怎麼樣兒。情形。

壯夫曰。

我也找不過清楚。前天遇着个籌安會裏的舊同事。現在在國務院裏當茶房。他到混得很好。星期這一天。到來找着我說了半天話。聽他說起來。內裏邊鬧得很不好。說是下半年要舉總統了。爲着這件事情。想的人很多。府裏同院裏也是面和心不和。總理身邊的人。也在那裏吵窩子。大家鬧得總理也沒。有法兒。天津那邊些督軍。又在那兒天天會議。聽說要用兵。又沒有錢。現在全在裏打主意。借債。聽說外國人又不肯空口借。都要有个押頭。正在那裏找尋着。揀人家要的去押錢。聽他說得很可笑的。說將來找不出押頭來。還要拏咱們窮百姓去押呢。

笨漢曰。

這又奇了。外國人要我們這些窮百姓幹什沒呢。咱們中國這是多少人。他要了去。又向什沒地方放呢。這可不麻犯嗎。

壯夫曰。

那兒真個把咱們人送到外國裏去呢。不過將來在咱們身上打主意還他就是了。

笨漢曰。

這我可明白了。算是他們借下了。教咱們還就得了。

壯夫曰。

着呀。他們借了。要得他們自個兒還。准就不肯借了。

笨漢曰。

我又不明白了。想做總統做就是了。現在沒有個議院在那裏。麻犯要用兵幹什沒呢。

壯夫曰。

這我可也不知道。想來不用兵。總統便做不了。纔在那裏拚命兒幹的。

笨漢方欲致問。忽老嫗大聲曰。

阿呀。姐姐又溺匠啦。這孩子真個兒不長進。十多歲了。只要睡着了。就不醒。拉溺也不知道。只要不叫他。他就溺匠。

語時卽蹣跚而起。就匠頭尋做布爲幼女襯墊。笨漢笑曰：「怎嗎？姐姐還溺匠呀？」

老嫗曰：

「這了頭睡覺很沈。每天得我叫他拉溺。今天說着話兒，忘了叫他，就溺匠啦。」

笨漢曰：

「本來天不早了。我們說着話，不覺得准有三更多了。正言時，遠聞鉦聲震響，笨漢數之笑曰：

「怨不得四更了。連累老太太睡晚了。我明天再來罷。」

壯夫曰：

「忙什沒再坐一會。」

笨漢曰：

「不啦。明天一早你還得去趕賣買呢。我不就攔你了。」

語時卽起立。與老嫗略致別詞，仍插烟筒腰際，緩步而出。壯夫仍作挽留語，借出室門，仰見繁星如繡，殘月半規，斜照樹杪。知晨雞唱曉時已甚速。二人啓扉，老嫗倚室門遙致珍重語。笨漢乃出門別壯夫而去。記者曰：此篇所記初未一及姓名，然觀各人問答於各人生事，固能了然。知爲今日國中最多數最痛。

貧民語

二〇

苦。之。貧。民。也。至。其。所。論。時。事。影。響。模。糊。殘。缺。不。完。而。語。語。以。真。摯。出。之。無。一。言。欺。僞。率。為。衰。衰。羣。公。所。不。肯。言。亦。所。不。能。言。者。是。是。非。非。胥。無。成。見。閱。者。作。野。史。觀。也。可。作。信。史。觀。也。亦。無。不。可。徒。於。章。句。間。求。之。非。記。者。所。知。矣。民。國。七。年。六。月。



# 交通銀行廣告

本銀行自前清設立以來至今已閱十年額定資本金庫平銀一千萬兩實收五百萬兩歷年盈餘公積達一百十九萬餘兩總行設在北京各省所設分行計七十餘處國外分行二處此外另有代理及兌換機關多處專辦各項匯兌活期定期儲蓄存款抵押放款貼現期票代收客票及其他匯業實業等銀行一切業務并奉政府特許有發行鈔券代理國庫及經募公債等特權凡與各界交易無不格外克己一切往來手續均照商界習慣辦理力求簡捷所取匯兌等費尤為公道發行鈔券準備充足兌換便利凡公款出入完糧納稅發俸放餉商場交易以及應付輪路郵電各費一律通用茲將本行總分行地點開列于左

總行 北京 分行 (京兆區域) 北京 海甸 通縣 (直隸省) 天津 保定 唐山 順德 勝芳 灤縣 (山東省)  
 濟南 濟甯 棗莊 煙臺 龍口 (河南省) 開封 禹家口 漯河 信陽 鄭縣 焦作 道口 彰德 歸德 (山西)  
 省) 石家莊 豐鎮 大同 (江蘇省) 上海 揚州 浦口 無錫 徐州 清江浦 鎮江 蘇州 (江西省) 九江  
 (浙江省) 杭州 (湖北省) 漢口 沙市 宜昌 (湖南省) 長沙 (四川省) 重慶 (安徽省) 蕪湖 蚌埠 安慶  
 宣城 (廣東省) 廣州 (東三省) 營口 奉天 長春 吉林 黑龍江 鐵嶺 孫家臺 遼源 哈爾濱 西豐 錦縣  
 呼蘭 綏化 (特別區域) 熱河 歸化 張家口 赤峯 朝陽 (海外) 香港 星加坡  
 上海分行 地點 四川路三十五號 電話 中央三一八八號 三九五九號  
 經理 陶蘭泉 副經理 錢新之

附啓者凡上海本行南京浦口無錫揚州徐州杭州等分行發行之上海江蘇及各該處地名之鈔票嗣後在蘇浙兩省不分畛域一律行用無上海本行南京浦口無錫揚州徐州杭州蘇州鎮江清江等分行均見票隨時照兌現金不取貼水特此廣告